中華文史叢書之六十四

民初刻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賊情彙纂（一）

張德堅撰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文史叢書之六十四
民初刻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賊情彙纂（二）

張德堅撰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賊情彙纂

壬申十一月盋山精舍印

序

賊何所恃所恃者詭秘不易知耳自粵至楚殘破數千

兩年我官中猶不能確指賊目為誰某況其餘乎咸豐癸丑正月

收復武昌鄂人之脅以行者絡繹逃歸於是留心時事之士始獲

諮詢筆記非賊至鄂特弛其禁緣自鄂以上賊 無多所 軍

井便於稽察不能如鄂人之易逃自是以還 脅愈衆逃者愈

多而賊情浸漸以洩時 德堅 充湖北撫轅巡捕官因好聞賊情彼

都人士凡有采輯手輙錄寄然人言各殊虛實參半比年于役大

江南北竝隨吳文節公至堵城常易裝往來賊巢所見行陣之士

被擄逃人受害鄉民不可勝計留心訪究隨時記載居然成帙又
以供役節轅時屢發俘賊難民鞫問摘錄供詞甚夥遂綜核而編
輯之成賊情集要一冊自慚末職粗才無辨賊之分眞冀効一得
或可為知己知彼之助嘗上諸大府輙嘉納之亦偶有置而弗閱
者甲寅九月上浣
欽差辦理軍務前少宗伯大帥曾公克復武漢後駐節漢江整旅
誓師即日下劄飭堅方自江北旋省爰錄賊情集要　霞仙
先生上　初無自薦之心竊請
大師獨能辨賊必能知賊亦必樂人之知賊聊為芻蕘之獻耳嗣

大帥連克蘄州田鎮所向皆焚巢掃穴俘獲賊中文籍汗牛充棟更得彼中有心計者來歸出俘什使辨之所指悉不謬以前上之册互證亦多符合遂檄調赴武穴行營設采編所編輯賊情彙纂一書以德堅為總纂官鄒君漢章方君翊元邵君彥烺副之別委李生楙程生奉璜為分纂增委廖生文鳳潘生澈遲譚生光藻光炳黄生炳烈充繕校之役乙卯正月賊復上犯武漢移局長沙同儕星散惟程生終始相依而邵君亦旋由金口來會邵君浙人久為幕府上客沈毅精練以識見充其膽氣自軍興來身歷行陣者五易寒暑一應戰守機宜山川形勢莫不瞭如指掌且於大器一

節尤所究心而語習者癸丑甲寅兩捍鄂城殫極勤勞並以所造
巨礮擊挫賊鋒屢獲奇效嗣因圍急乞援江北突出重圍間關奔
走不辭險苦人所難及不惟楚事知之最詳即粵西起衅原由亦
能言之歷歷曾擬勦賊事宜及認真團練論數十條上陳
維蘇溪崇鶴卿兩中丞極為擊節稱賞優礼冠賓僚惜兩中丞不久去任
未竟其用感時不遇詞多激切然氣節壯烈不以徒勞墮其奮往
之概誠有志之士是書所多撰著叙事從實不復潤飾寓激厲於
勸懲之中至性至情流溢楮墨故
大帥羅致之位諸賓從之列時參帷幄之謀兼以深悉賊情是以

派同編纂意以謂洞燭奸頑俾可攻其瑕隙擇人而任鄭重其事甚盛舉也今夫星辰將帥戎馬書生無一非圖功殺賊之人然不必盡能知賊甚至有謂賊情不必知者或因賊情本不易知深求弗獲受人欺紿轉致僨事不禁廢然思返耳往者官軍屢挫實坐不能知賊之咎今之屢捷亦未始非漸能知賊之效然不易知之故則有數端焉蓋犬羊之性有剿無撫非古之敵國叛鎮比信使不通間諜不行此不易知一也陷賊冠裳乘間幸脫方百喙自解掩飾被擄之名何敢罄言此不易知二也俘獲之賊當推鞫時自計必死非夸大取快於須臾即哀號乞命於萬一其侈言賊勢强

盛異言賊不足乎皆不可以為據縱百計開導之終不吐實此不易知三也　脅鄉民慮其隱諱恒赦釋而後問之絕其顧　惜多惷陋不過充賊散卒夜中秘計毫無聞見一朝幸脫如夢之覺即能追憶半屬囈云此不易知四也即使偶得充偽官有才識者赦其罪優視之使放心暢述宜可得賊情要領殊不知賊計至密賊令至嚴凡私相往來刺探軍事者每殺以警衆且於有心計人防其逃出宣洩益禁錮之如處囹圄所知僅一館一衙之事而不能知賊之全局此不易知五也至於探役執不惜命雖誘以重賞未肯入賊巢便有鹵莽貪利之徒毅然竟往不知賊中暗號必為賊

殺徒去不回其能回報者無非探附近居民之言依然隔膜此不易知六也有此六不易知往往因噎廢食於賊情概不求知即得真情智者且　為誣妄矣果如所云豈賊情終不能知耶抑又不然以上難知之數端要即可知之門逕恃一人欲全知固不能苟得一人知數事積百人即可知數百事更於此數百事中精覈而抉擇之自可得可信之百數十事以俘件勘證之彼中來歸者詮釋之鬼蜮情形又將奚遁哉彼中來歸者何即程生奉璜是彼有心計豈不知以上所云禁錮愈密僅知一館一衙之事者乎所不然者程生權奇倜儻機智過人圖為荆聶不果遂更其意欲盡知

賊情以冀一朝復見天日傾羣言以獻或可補官軍所不逮耳遂動心忍性與賊周旋寖久而與洽矣佯為計畫盡其軍事矣然賊既受其籠絡且弛其禁得至各軍各館潛察而默識矣欲乘間得脫且相隨自江甯至武昌矣以故所知為獨詳且確以可知賊情之道適萃集於一時實難遘之機會乃以德堅夙著及數子記載為嚆矢集俘伴為證據恃程生為耳目復廣搜博採多收而嚴裁之聞自何人見自何處更一一詳註之刪所誣存其實統成書十二卷總目九分目五十八附目二十七圖七十一於彼中一舉一動纖悉靡遺賊情於是乎大備誠非囿於偏隅一知半解及逞才

臆造者所得操觚而記述也至諸偽制有難於簡畧處文氣龐雜鄙俚所不敢辭求實弗求文工拙故不暇計矣然心折是書者又往往獎許過當姑弗論己而不意更有深惘為甚癡不達者其辭曰以子負明敏才識曷不草檄行間効功一戰曷不攉纛百里捍衛一邑乃殫思竭技汗流終日記此悖逆之言行乎況深求過真事事如見其不知子夙昔致知之由者非謂言偽而辯即别有疑議子何取焉於戲人各有心難掬以相示亦惟附之妄言妄聽然此等親切代計之言苟非真痴又幾不免為所動矣於以見一人作之百人撓之凡事成功不易為可慨也斯事猶然其十倍重於

斯者非忠信堅固又豈易觀厥成哉德堅孱弱闇陋在事數年徒
嘗險苦毫無建樹其恨賊愚忱謬謂將欲破賊必先知賊故視聽
所及旋及記之不過好知賊情之一入己耳乃遭逢
大帥以知賊為急務撤充此役鼓之舞之心益專一如射志彀務
求破的冀報知遇於萬一也若草撤行間權篆一邑姑無論才力
不勝即曰能之似其利亦細微可見較量是書之成梓行天下使
我無不知賊情之將士賊恃强吾用智隨處以寡破衆以巧勝拙
其為有益又豈一隅百里所能限耶此誠
大帥之本懷深懼菲材所不能副幸賴邵君善記程生能述戮力

同心竟獲厥成
大師當代偉人以志勇成其忠視
國事如家事識名將於偏裨創水師之良法豐功偉績罄楮難述
其好聞賊情抑一端也書成上之當聽其覆覈裁成而加序焉何
僭序為緣體例俱備無弁言於簡端似覺缺然故歷述纂書緣起
於此
咸豐五年乙卯七月中澣甘泉張德堅識

賊情彙纂卷一

原委官紳銜名

總纂官六品銜湖北即補府經歷縣丞張德堅
同纂官湖南益陽縣訓導　鄒漢章
六品銜候選從九品順天　邵彥烺
湖北興國州廩生方翊元
分纂湖南巴陵縣生員李楙
分纂六品軍功江蘇上元縣文童生程奉璜
湖南候選從九品譚光楑

分纂湖　北興國州生員潘澂運
繕校六品軍功湖北咸寗縣生員廖文鳳
江蘇甘泉縣文童生黃炳烈
湖南邵陽縣文童生譚光炳

移局長沙纂書官暨延請繕校生童各銜名

總纂官六品銜湖北即補府經歷縣丞張德堅

同纂官六品銜候選從九品順天邵彥烺

分纂官六品軍功江蘇上元縣文童生程奉璜

繕校 湖南長沙縣監生劉瀛甲

六品軍功湖南長沙縣文童生周壽眉

六品軍功湖南善化縣文童生聶起榮

湖南善化縣文童生俞錫沆

湖南湘陰縣文童生李鼎元

江蘇甘泉縣文童生黃炳烈

委各札

差兵部侍郎銜前禮部右堂曾　為

札飭事照得逆黨倡亂以來賊情詭變百出前後所獲逆書及偽文卷急須逐條編纂成帙以備查核查有湖北候補縣丞張德堅等深悉賊情前呈輯要一編持論甚為中肯仰即會同訓導鄒漢章悉心核定如偽官制偽軍目偽禮書及分踞要地之逆首姓名及前後伏誅賊目等類分門別類編成全册并派廩生方翊元李楙邵彥烺文童程奉璜分司編纂之任先定門類請示飭遵務令賊中情偽畢見庶大軍剿辦

愈得要領合行札委札到該生員即便會商妥辦此札

咸豐四年十一月初三日

一札湖北即補縣丞張德堅

一札候選訓導鄒漢章

廩生方翊元

從九邵彥烺

生員李　楙

童生程奉璜

奉札後稟

曾部堂

敬稟者竊卑職等接奉

鈞札云云奉此謹按逆黨倡亂以來蹂躪數千里非常暴虐亙古所無且詭變百出其情偽最難深悉今編輯偽書偽制詳載賊情不獨大有益於兵機寔指日編修方畧之一助惟所援地方既廣賊目又多於蜉蝣佔踞之地往往不久竄去或官隨即克復一方聞見難周若總考全局必多掛漏即或咨查各省未必盡得其情且恐過需時日擬就現俘之偽書偽

文告及各家所記賊情分類而編輯之其餘各省賊情亦就
其彰著纂入容俟採訪再行續編除所獲偽件祈全行
發編外倘蒙將近年邸抄及有關係文案隨時而
發出摘纂似較詳備謹遵
札先擬條目於後應增應減伏候
鈞裁

擬纂九條

劇賊姓名　首逆事實　羣賊事畧　附賊踞地方

賊官制　科目　偽守土官　偽朝內官　偽鄉官　偽軍中官　偽女官

賊軍制　陣法　技藝　營規　號令　營壘　偵探　土營　旗械　水師

賊禮制　偽宮室　服飾　偽印　輿馬　偽朝　稱呼　儀　飲食　偽時憲

賊糧　擄刦　關榷　貢獻　科派　口糧　船運

賊教　偽書　刑罰　偽天條　講道理　禮拜

賊數　擄人　逃亡　老賊　新賊　童子兵

賊文書　誥諭　黃單　稟報　門牌　書札　冊籍　告示　封條　照票　條欵甚多隨時編訂

註　以上係初寫條目現多增改

雜載

欽差兵部侍郎銜前禮部右堂曾

仰即照所擬各條分類編輯所請各件已飭俘獲所悉數移

送其邸鈔文案該員等赴承辦吏書處查閱此繳

咸豐四年十一月　　初五　　日

又稟生員廖文鳳等留所幫辦及請關防緣由

欽差兵部侍郎銜前禮部右堂曾

廖文鳳等即留該所幫同繕辦每名每月酌給薪資四兩另

請採編所關防已飭鐫刻容即領發繳

咸豐四年十二月　　初十　　日

又稟卑所賊件書稿未失請留湘辦理俟纂成赴營銷委由

欽差兵部侍郎銜前禮部右堂曾

該員等所纂賊情書稿仰即在湘省繕辦所需薪水已札飭湘潭捐局委員黃守曹牧在於功牌捐項下按月支取銀四十兩整至廩生方翊元已於月前來江分纂稿件業經面繳矣此繳外發去黃守曹牧一札仰即轉交

咸豐五年三月　初三　日

賊情彙纂卷一

總目錄

雜賊

載數

賊情彙纂卷一

分卷目錄

卷一

僞禮制

僞宮室

僞印

僞時憲

僞朝儀

僞服飾

僞儀衛輿馬

僞稱呼

飲食

卷九

賊教

講道理

卷十

卷十一

賊數

僞官伍卒數

老賊

新賊

童子兵

擄人

逃亡

女官女軍數

卷十二

雜載

凡例

一是書注意在能悉賊情非欲傳文字也雖文如八家不知賊情亦復無取更恐肆才臆造

一賊中諸偽制皆有意旨衍支離使人無從揣測今敘諸偽制多重複繁冗且雜邪教諸隱語幾使閱者不耐實由苦思索解始得端緒必須層層推究方能明晰若以簡鍊出之恐多遺漏

一偽官表已另著凡例四則此外凡敘偽官銜名於重複處可省偽字者諸從畧

一書中凡就俘獲之供摹敘則概不用註其餘各說係何人所見

所說皆於一編之終分註之其不逐句註者恐文氣隔斷使閱
者不能一目直下也

一采訪姓氏分官紳兵勇等爲四等畧叙其來歷附於簡端凡書
中後註係何人所說皆直書其名如不識爲何如人翻閱即知

一纂書各員皆悉賊情各有記述即來訪諸姓氏是也因已列銜
名於前其註但註何人所述不必更註何員所註以省冗贅

一凡我論斷之文於賊教中天父天兄諸字自應直行而下若擡
寫偽文告偽書諸式其抬格之處悉從原本

一賊中改易文字以及偏旁多至數十字其偽文告偽書文義率

皆荒謬滿紙別字緣皆鄙夫撰擬固宜如是凡摹偽文式過訛
別字概仍之俾存其實

一偽印偽文告服飾旗幟凡不易述者皆繪圖繫說

一所采賊情自庚戌秋冬起至乙卯六七月間上賊中記計日新
月異積有見聞自當隨時編入天方厭亂賊滅必速又孰願此
後更有所增乎

一探報失真俘賊混供皆不足據揑造傳鈔明眼人一見即知如
云偽天王係木刻小人賊中共四十軍軍各二十五百人偽檢
點係三品官新科狀元已招駙馬在江寗蓋故明宗廟諸語皆

不采入

一是書竭力搜剔於賊情似覺詳盡知己知彼庶可攻其瑕隙然事務求實不尚粉飾一切偽制本屬荒謬暴虐者皆極力醜詆之然披猖至此似非毫無伎倆於軍制諸條轉多記其能事劇盜在前詈之何益覽者諒焉

一采訪諸家或有言官兵畏避不堪記述情形似未必皆確即或一二處誠如所言亦概不編入此諱所當諱也

一是書之成實由官軍直抵潯江俘獲賊中文籍至多參考諸家記述又得彼中有心計者一一詮釋之賊情於是乎備識非一

州一邑囿於聞見者所能綜覈凡我同志莫不以先覩為快然文人相輕古今通病未必仝無異議或曰此不急之務今豫為此未免迂濶蓋其意欲屬諸善後非謂不宜辦也或曰此無益之舉悖逆不經諸制徒亂人意何足考究此則直斥為非者也或曰賊所恃在難知能知賊必能辨賊苦心孤詣總攬而精勘成此必傳之書較之靖逆記平猺記畧尤為確切賅備指日大功告蔵方畧館開必以此為準則此又自信不能成是書傾心折服者也悠悠之口毀譽懸殊幾使胸中作氷作炭若持平之論則不然謂能悉賊情必有益於軍情此事急而不宜稍緩者

也將来々

國史采擇必先稽章奏後考與説無人記載久必湮沒此又事可緩而不得不豫者也恃此二解餘可弗辯矣

采訪姓氏

官紳

朱祖培 廣西舉人湖北候補同知久在廣西軍營游保今職

朱宷 浙江廩生游幕廣西多年壬子九月至湖北於諸逆里居來歷及初起賊情言之最詳癸丑五月具投劾有人謂其從賊甚久恐是奸細致未留用其人是曾陷賊中然讀書知道斷非甘心從賊者

方靖 安徽桐城諸生姚石甫廉訪戚屬嘗佐粵西戎幕

張凱嵩 湖北進士廣西臨桂縣人癸丑丁憂回籍知粵事詳

羅鳳池 廣西廩生帶勇屢立戰功周文忠奏保以知縣用選授湖南清泉縣引見改發湖北知粵事甚詳

龍瑞 四川廩生久從軍於兩粵以軍功保選湖北通山縣

覃瀚元　廣西潯州諸生以軍功選授湖北黃岡縣丞

楊宗時　江蘇監生湖北候補從九品在事日久多知軍事與賊情

劉春生　江蘇監生湖北候補未入流久事勸捐團練深悉鄉間賊情

瞿騰龍　湖南行伍總兵官久歷戎行與之談賊情終日不倦

駱永忠　廣東行伍副將自粵至鄂皆在事曉暢機宜所知賊情最詳實

梅　青　湖北行伍千總曾出兵廣西湖南

蕭長齡　湖北行伍守備曾出兵充　賽中堂武巡捕

鄒元採　湖南人候選道庫大使

陳慶洽　湖北江夏生員原任署兩江總督芝楣陳公之子

曹禹門　湖北監生新選廣西縣丞在事日久頗知賊情

禹繼賢　湖北漢陽監生廣西縣丞委在湖北坐探

聶士澄　湖南衡山縣諸生　常南陔中丞戚屬

李年茂　湖北江夏廩生

程文偉　湖北江夏在籍候選州判

王　鏢　湖北江夏在籍候選九品

呂佐之　湖北江夏六品軍功文童生屢次帶勇殺賊並改裝往來賊巢請援兵多次

甘　棠　湖北江夏六品軍功文童生

黃金吾　湖北江夏廩生

張玉琴　湖北江夏監生　陳芝楣制府之妻侄

楊　燮　湖北江夏名醫賊曾脅去治病

張長義　順天監生候選刑部司獄原任武昌府司獄張士彥之子

姚登三　湖北江夏六品職員著有壬癸筆記

田行達　湖北江夏五品職員鄉居富戶

賀敘章　湖北武昌六品職員富戶

潘文藻　湖北黃岡生員住余家集

徐鍾湞　湖北安陸縣生員住月落嶺

姚藻鑑　湖北漢川生員住劉家隔

周固軒　湖北黃陂縣人候選從九品

喬綏福　湖北孝感副貢前任直隸饒陽縣　喬見齋中丞子

黃鼐臣　湖南沅江縣人湖北候補從九品

兵勇

任　福　湖北撫標右營馬兵記名外委

朱占鰲　安徽安慶城守營馬兵

李先登　湖南鎮筸鎮戰兵

王安福　湖南新寧勇六品軍功久隨　江文忠公者

譚大朋　湖南新寧勇六品軍功久隨　江文忠公者

鄭寶全 五品川勇頭目

胡舉高 五品川勇頭目

姚焚雄 六品楚勇頭

羅大才 楚勇

周定邦 楚勇

逃難衿民

譚恩晉 湖北應山諸生著有再生憶述

丁富文 安徽懷寧監生

左用賓 安徽桐城生員

李國概 安徽太湖貢生

柳 森 安徽潛山廩生原任廣西知縣柳𡵓清之侄

唐全詔 安徽當塗生員

後裕寬 安徽蕪湖生員原任東河總督朱公襄戚屬

李敬思 江蘇上元廩生

周　寬　江蘇上元廩貢生

袁　炯　江蘇江都監生

趙時澤　江蘇甘泉生員

王福興　湖北江夏縣人素貿易於江寧

李丕基回湖北武昌府清書被脅至江寧隨賊北犯於許州逃

宣必昌　湖北漢陽人素販木於江寧

謝士才　湖南益陽人船戶

劉玉貴　湖南湘陰人船戶

曾有年　湖南湘潭人船戶

石有貴　湖北興國人販盐於賊境

洪四相　安徽黟縣人販棉花於賊境

趙　興　湖南武陵人販貨於賊境

汪裕茂　江西鄱陽人販瓷器於賊境

羅芳溶　湖南湘潭人素貿易於江甯

俘賊

戎　林　江蘇提標外委由蘇太道委帶戰船至鎮江清敗被擒初充牌刀手旋授前九軍軍帥恩賞指揮北犯被官兵盤獲問供十一次所供多實情大府以戎林從賊久未便以人才可用款之平正法

康東序　江蘇江甯縣漕書充總聖庫先生雖知賊中庫藏實數

藺萬有　江甯回民充總聖糧先生雖知賊糧實數

吳兆桂　安徽合肥人充牌刀手升總制犯江西俘於山鎮

吉昌陞　廣西桂平老賊封功勳總制俘麻城之宋埠

方萬瑲　安徽桐城人充典袍俘於江夏石嘴

劉文達　江蘇江都監生充典油鹽

劉文達 文達弟武生兄後十二軍典旗幟同俘於江夏之青山

吳玉狗 江蘇甘泉人年十二歲係後十三軍軍軍帥老弟俘獲於青山問供十餘次對答如流言賊中情狀歷歷如繪且能背上諭半本及偽天條各書誠奇童也湖北岳方伯憐而收養之城陷不知所終

楊有玉 安徽梁縣人充偽燕王左三通傳

明昌祿 安徽合肥人充偽燕王典輿

石佑高 湖北興國人充中十一軍典聖糧以上三犯官軍克復武昌後搜捕餘匪時俘獲

其兵勇被難矜民俘賊采詢鞫供實不止此數每知一事隨手記之或亡其人姓名或諸家記載但云難民所說未載姓名緣事屬新奇則易於默識尋常人之姓名一詢即

忘未能確記故也俘賊尤多亦就共知共見有案牘可考者載之

賊情彙纂卷一

劇賊姓名上

謹按逆黨自金田倡亂以來僭立天王分封八王所署僞官不可數計且有已爲我兵擒斬諱其死仍留其銜名於僞縉紳中者羣賊多頑童市儈賊酋狗情授官雖身居顯秩毫無執掌今首編劇賊姓名若盡錄其僞官轉致渠魁屠涸茲就僞詔書僞文案所載各條兼採衆説互相勘證僞王侯外擇其爲尤凶悍屢拒我師及賊中號爲能者分首逆事實劇賊事畧兩則詳敘里居出身官職曾犯何處現踞何處併及其

性情狀貌俾我官軍得以辨識愈易殲滅云其不能知者謹

闕文以俟

首逆事實

劇賊事畧偽守土官偽鄉官姓名附

賊情彙纂卷一

首逆事實

首逆偽天王洪秀全

秀全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大黃江之思旺墟人廣西潯梧一帶土著者少壟山貿易多廣東人秀全實廣東花縣籍現年四十三歲身材魁碩赤面高顴有鬚粗通文墨素無賴日事賭博多蓄亡命以護送煙土洋貨為生往來兩粵及湖南邊界得商賈謝資益事結納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皆其黨與初因辦劉嘆夷逆黨旁觀營伍廢弛欲行叛逆起首由馮雲山莊桂平縣土豪胡以晄村內

傳天帝教拜盟僅三十餘人嗣夷務平定遣散之勇多歸之漸聚衆至三百餘人曾經地方官訪拏秀全等伏匿深山蓄髮至尺許迨末弋獲未幾李沅發滋事廣西巡撫鄭祖琛招敢死之勇合劉即係此股應募打仗較官兵得力然坐是益驕楊秀清尤譎詐有才遂同羣醜密計詭稱天父下凡附體造言煽惑於庚戌年十月以三百餘人自白沙至金田村倡亂首陷桂平平南賀縣等處挾刮貲粮裹脅壯丁兼擄婦孺每至一村必盡焚房屋絕百姓顧念勢必隨行旋陷修仁荔蒲諸邑勢日猖獗秀全僭稱天王楊秀清稱東王蕭朝貴稱西王馮雲山稱南王封博白富戶韋正為北王

桂平富户石達開為翼王假其貲財起事故加以王爵官兵堵剿互有勝負惟脅從日衆敗竄之後不久復戕當踞永安州時困守半載賊釜底游魂詎乘間宵遁反施詭計傷我四鎮直逼桂林旋陷全州及湖南道州攻撲長沙我軍屢勝乃竄岳州水陸東下猝至湖北壬子十一月十二日陷漢陽十二月初四日穴地攻城陷武昌省分股陷黄州提督向榮軍薄城下楊秀清韋正石達開抵拒屢挫知武昌不可守癸丑正月初二日秀全等遂率醜類下竄佔踞武昌省城僅一月初至湖北勢甚窮蹙既得武漢所獲貲粮軍火不可數計自益陽至蘄州武穴所擄民船戰船約數千艘新

擄男婦約五十萬人旌旗徧野帆幔蔽江至此竟成燎原之勢官軍寡衆不敵望風披靡正月十七日未刻賊前船至安慶戌刻即陷屠擄四日而去直奔江寧二十九日至聚寶門初十日外城陷次日內城亦陷駐防兵巷戰靡有孑遺二月二十二日分股陷鎮江府旋陷揚州秀全遂改江寧省為天京僭立宮殿朝儀徧布偽書廣署偽官遣逆黨四出犯山東河南直隸山西五月再陷安慶圍攻江西省陷南康吉安九江等府九月破田家鎮再陷黃州十二月陷廬州省甲寅正月復陷漢陽六月復陷武昌省湖南北郡邑多遭蹂躪賊衆大敗於湘潭復由水路竄擾常德七月再犯岳

州水陸兩股迭為我官軍所敗殲其渠魁痛加焚洗所踞之地次第克復逆黨惶懼乃竄踞九江楊秀清遣石達開救湖北不果退踞安慶甲寅臘月二十五日九江水師因賊用火船驚營小挫除夕元旦江北旱營接踵潰敗賊衆遂乘勢上竄正月初七日陷漢陽二月陷武昌復分擾江北郡邑秀全仍踞江寧省住總督署妻妾親族皆自粵西隨來盛置妾媵僭稱妃嬪其子僭稱幼主秀全僻處深宮從不出户人罕識其面自知詐力不及楊秀清一切軍務皆委之任其裁決秀清自恃功高朝見立而不跪每詐稱天父下凡附體令秀全跪其前甚至數其罪而杖責之造言既畢其為

君臣如初夫古之叛逆未路受制於臣下篡奪者有之縛獻者有之襲殺者有之未聞跪而受杖仍尊為王者荒唐兒戲真蜂衙蟻隊之不若至於秀全等狂悖殘殺之罪擢髮難數罄竹難書應別詳賊情諸條內此但叙其倡亂以來大概願俟俘獲之日錄記諸首逆供詞庶可隨時補纂也

註潯州府至花縣籍一節朱祖培李寀羅鳳池說

註年貌一節程奉璜說

註粗通文墨直摸桂林一節朱祖培李寀說

註旋陷全州至分擾江北郡邑一節皆共知共見者

註仍路江寧至跪而受杖一節程奉璜說

首逆偽正軍師東王楊秀清

秀清廣西潯州府桂平縣人住大黃江金田村之花洲原籍廣東嘉應州世業農秀清獨無賴為隸為傭皆不稱意後同洪秀全結夥護送洋貨積殖自封秀清年約三十餘身中人黃瘦微鬚現損一目識字無多奸譎異常結黨護送商貨時洪秀全信任之獲利常倍既聚衆至二百人於金田倡亂封秀清為正軍師東王詭稱天父下凡附體妖言惑衆一切號令皆自伊出官軍追剿數數窮蹙秀全及羣賊皆有散志獨秀清堅忍多施詭計籠絡羣醜敗而復熾自粵西至江寧秀清皆與洪秀全同行洪秀全每至一處必

深藏不出秀清則盛陳儀衛巡行閭市凡有軍務議定奏上無不准者每批旨准二字不時頒賜衣飾食物每奏謝必優語答之現踞江寧省初住藩署三日旋移將軍署後移旱西門前山東鹽運使何其興住宅盛營宮室多立偽妃嬪窮奢極欲每數日必朝洪秀全所立而不跪往往據洪秀全之座詭稱天父下凡附體任伊進言煽惑自秀全以下各偽王偽官皆長跪聽受敷衍畢仍朝洪秀全然後歸偽第出示以多用鉦鼓旌旗如賽會狀屬下偽官惟奏謝恩賞遲達洪秀全其餘軍務悉稟奏秀清聽其裁處轉奏以取偽旨秀清多任心腹密布私人邏察羣下有言行可疑或為官

兵內應及有一切犯偽今事皆默識之突言天父附體指出其人所行何事立時識服重則點天燈五馬分屍輕則斬首株連纍纍時興大獄以示威猛以眩神奇故羣醜畏悚又陰察有才能可任使者以恩結之有殿左五指揮唐正才者總管水營船隻癸丑二月偽北王韋正遣其殿前右二承宣張子朋乘船上犯湖北張子朋性極兇橫因爭船隻責打水營多賊衆心齊叛欲盡閙船上駛探識抑或各散秀清得信立至北王府將韋昌輝杖責數百張子朋杖責一千並傳到唐正才重賜金帛加封丞相銜用好言撫慰水營羣賊悉聽唐正才指揮唐正才調停羣下始無叛心其權詐

籠絡人心類如此然自恃功高一切專擅洪秀全徒存其名秀清叵測奸心實欲虛尊洪秀全爲首而自攬大權獨得其實其意欲彷古之奸權爲一事成則殺之自取又欲以假仁義欺人一切詰諭動以不可害民爲詞殊不知羣醜猖狂奸擄焚殺無所不至神人共憤不久成俘此又秀清自謂爲智而旁觀深笑其愚者也

註籍貫起首各情形朱祖培李宗覃瀚元羅鳳池說

註在江寧各情形程奉璜說

偽又正軍師西王蕭朝貴

朝貴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大黄江新墟人係洪秀全妹夫從洪秀全楊秀清率亡命護送洋貨得商人謝貲以為生金田倡亂封為西王同楊秀清參贊軍務詭稱天兄下凡附體與楊秀清朋比煽惑年三十餘面貌兇惡性情猛悍每率羣醜與我兵苦戰咸豐壬子七月先犯長沙洪秀全楊秀清等均屯道州八月二十二日始至朝貴與我兵戰中炮身死羣收其屍葬以偽王禮全股下竄湖北我軍掘得朝貴屍戮之楊秀清等諱其死一切示諭仍列其銜

註在廣西情形朱祖培李宋羅鳳池說

註藏於長沙鄒元株周壽眉聶起榮說

偽副軍師南王馮雲山

雲山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大黃江思旺墟人祖知文義為村塾師兼通星卜素習天主教洪秀全楊秀清蕭朝貴皆習其教鈔寫妖書惑衆在桂平縣土豪胡以晄村内結盟入夥一切偽教章程及行軍號令皆雲山與盧賢拔所訂雲山曾經桂平縣訪拿監禁黃玉崑等設計行賄脫之嘗在獄時黃玉崑歛錢資其費用謂之科炭故至今猶遣叙科炭功加封諸偽職壬子四月攻撲全州都司武朝顯以勁兵四百與賊大小十數戰更率百姓登陴以熱桐油稀飯澆之十日之内斃賊無算雲山亦死於亂軍中剿賊殲斃賊

首諱言故至今仍存偽南王名號

註　朱祖培李寀方靖

註羅鳳池等所說

偽又副軍師北王韋昌輝

昌輝即韋正改今名年約三十餘身材瘦小白面高顴鬚眉疎秀頗知文義陰柔奸險廣西鬱林州博白縣人素業質庫兼饒田産富甲一邑洪秀全倡亂所過富室一空掘土數尺昌輝懼獻銀數萬入夥封為北王自粵西至江寧皆在賊中屢與我兵戰現據江寧先住富室李姓家移住中正街前湖北巡撫伍長華新宅昌輝曾讀書小有才為楊秀清所忌雖封偽王事楊賊惟謹凡軍務羣下具稟昌輝石達開謂之稟報昌輝揣度可行則轉稟楊賊謂之稟奏楊賊若准始轉奏洪賊以取偽旨其實其事已由楊賊施行

凡緊要奏章若無楊賊僞印洪賊不閲故一應奏章必先送楊賊處蓋印雖昌輝自奏亦不能逕達昌輝位下楊賊一等奸詐相似陽下之而陰欲奪其權故楊賊加意防範咸豐甲寅五月楊賊命昌輝上犯湖北令下多日楊賊私屬羣下稟奏挽留徉作不准瀕行忽改遣韋俊黃再興等八月復令昌輝赴湖北安徽行次彩石楊賊復下令調回改遣石達開往張子朋激變水營楊賊杖昌輝數百至不能興又詐稱天父附體時挫折之楊賊與昌輝互相猜忌似不久必有併吞之事

註在廣西情形李寀羅冰池章瀚元說　註江寗情形程奉璜說

偽左軍主將翼王石達開

達開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大㭬村人年約二十餘身材長大黑面高顴微髭多髮目有凶光人甚鄙陋凶悍家本富饒獻賊十數萬金入夥封為翼王自粵西至江寧皆與其軍事壬子十二月踞武昌率羣醜出太東門與我兵苦戰陷江寧先往故明張侯第嗣住上江考棚癸丑八月奉偽旨赴安慶一帶安民十一月回江寧以偽燕王秦曰綱代之甲寅八月官軍自岳州水陸下剿楊賊遣達開援湖北行至蕪湖官軍已克復武漢達開又奉偽旨踞守安慶旋至湖口達開銅臭小兒毫無知識每見楊賊詭稱天父附體造

言時深信不疑惶悚流汗尊奉洪楊韋三賊若神明楊賊嘉其誠
慤故屢委以軍事

偽天德王洪大全

大全湖南衡州府清泉縣人身幹碩偉性情狂悖初應童子試屢次被抑爲商爲吏皆若不屑然機警有才每設計搆訟魚肉鄉里輒得多資樗蒲一擲千金揮霍不事生產每被酒肆言多詆時事及譏刺我官吏嘗謂承平日久文恬武嬉法令不行百事廢墮且財用匱乏所倡理財諸說皆屬末節今可以救時者惟復人丁賦稅一條諸臣工顧惜身名不肯冒不韙以補救今以爲恤民不逮此議逮至勢不可支所下苛令必百倍於此行見明季加賦斂餉諸事復行於今日況疆守遼濶處處爲守處處皆不足守若有豪傑

起事便不可收拾其悖逆之談類如此同里紳耆患之公首拘訊以無左證釋之遂亡命江湖至粵西大黃江晤楊秀清傾談甚暗入夥造逆初封天德浸師旋封為天德王自金田至永安皆與洪逆俱大全教行仁義所過之處擄七留三所臨官紳概予世襲丞付鐵券代守疆土不變衣冠祇取歸心助力而已但得一省各處可傳檄而定楊秀清既忌其才又惡其說遂因之永安突圍出大全因服項懸鐵索坐竹兜由小路潛逃為今升總兵官錢玉貴所獲使相賽獻俘京師磔之或曰凡首逆逃竄皆着囚衣俾可夫吾得脫大全並未被囚未知孰是凡在永安軍中者皆言大全才識

非常若赦而用之必可滅賊或大全果有過人處非洪楊諸賊比亦未可知

註籍貫狀貌素行皆聶士登說

註狂悖諸言駱永忠說當時供詞即如此其後解官亦多聞之

註被擒情形蕭長齡方靖張凱松說

註在廣西情形李寀羅鳳池覃瀚元說

註江寧情形程奉璜說

偽燕王秦日綱

日綱廣西潯州府貴縣人年約三十餘身材中八面長有髭攢眉仁口識字無多人甚憨猛初為洪秀全手下健兒曾充鄉勇畧習刀矛技藝自粵西至江寧屢與官兵接仗在江寧往前往湖北宜昌府程家督宅初封天官正丞相嗣封頂天侯癸丑十一月代石達開守安慶甲寅四月調回江寧封燕王楊賊再令北犯曰綱往援鳳陽廬州一帶不願北行稟奏楊賊云北路官軍甚多兵單難往續奉偽旨仍往安慶撫民曰綱遂偏擾安池各屬邑甲寅六月回江寧省八月奉偽旨往湖北一帶稽查河道容拏奸宄曰綱行

抵九江其時官軍已克復武漢黃再興石鳳魁敗竄至田家鎮曰綱得信立下諭痛責黃再興石鳳魁失機命將兵衆駐紮田鎮候伊調度一面稟奏楊賊詎所見與楊賊適合稟奏未到江寧即有僞旨命鎖拿黃再興石鳳魁赴江寧而以田鎮軍事委曰綱統理并遣涂鎮興侯裕寬幫辦涂侯兩賊乃楊賊心腹密授機宜以防黃石兩賊之變乃密刺軍事也曰綱住田鎮稟奏楊賊之件甚多此次官軍攻克田鎮賊中一切文書罄為我獲益得賊得要領

曰綱竄踞九江復犯黃梅廣濟武漢一帶

註 籍貫考自僞家冊其餘情形皆程奉璜所説

僞豫王胡以晄

以晄廣西潯州府桂平縣亞柳村人年約四十身材中人黃面高鼻短頦鬍濃鬍少家本素封曾應童子試其人好高務遠雖係鄉民而喜結客素與洪秀全等爲友與馮雲山尤暱雲山訓蒙曾主其家遂倡立天帝會邀洪秀全等入夥自倡亂以來至江甯皆與其軍事初封春官正丞相住江甯府署加封護國侯改封護天侯旋封豫王癸丑四月楊秀清遣以晄犯安徽桐城縣之集賢關破官兵營盤九座陷舒城旋爲官兵剿敗革職又命戴罪立功陷太平府擾繁昌蕪湖等處現踞守西梁山

註
籍貫出身李案說其餘情形皆程奉璜說

賊情彙纂卷二

劇賊彙略上

偽佐天侯陳承瑢

承瑢廣西老賊年約三十餘短小精悍高顴廣顙露顴微髭識字無多頗有權畧辛亥五月封羽林侍衛壬子九月升伸后正侍衛十一月升殿左　指揮十二月升殿右二檢點　升地官副丞相九月升天官正丞相　升興國侯五月改佐天侯自臨江寧盤踞道署迄今並未外出楊韋諸賊倚任之所謂偽朝內官也賊中往來一應文書皆承瑢收發

籍貫及起事情形皆未祖培李寀覃瀚元說何年月升何官
皆考自偽官簿其餘一切狀貌性情在江寧路何宅第出犯
何處皆程奉璜說其何處識覺或考自官軍文業或賊中偽
文亦多有程奉璜說者各劇賊事畧皆同以下更不復註

偽衛天侯黃玉崑

玉崑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大黃江人年約四十長身駝背濃眉大鼻髭鬚甚多曾讀書稍通文墨素為訟棍出入公門魚肉鄉黨庚戌十月馮雲山等傳天帝教拜盟經桂平縣訪拏獲案玉崑與逆黨密計行賄脫馮雲山於獄伊亦願從入夥至　沙圍營倡亂有女甚美獻　石達開為偽妃初封翼貴丈雖與其軍事不　專權壬子二月封殿左一指揮七月犯長沙始獨領一隊與官兵接仗玉崑奸譎異常善撫賊衆故敢死之士多歸之十一月升殿左一檢點首陷漢陽癸丑二月至江寧楊秀清等欲大肆屠戮玉崑極

言不可即橋偽誥諭張貼安民五月升夏官正丞相辦理軍務頗合楊賊心計遂　令偽官自點檢以下俱至伊處聽令甲寅二月升衛國侯三月因事革職重責數百交羅苾芬監押玉崑羞忿乘間投水苾芬遣人救之密不聲張蓋賊之偽令凡自盡遇救亦必斬首玉崑與苾芬厚故待之如此嗣在石賊偽府裏理書繕八月復職改封衛天侯現踞江寧住察院署審辦案件復委以軍事丙辰七月二十九日　援武昌紫魯家卷為官軍所殲

偽補天侯李俊良

俊良本名俊昌因避韋賊諱故改之廣西老賊年約三十餘身面白目有凶光微鬚奸險莫測賊在桂平茶地時封為中軍長素精醫理凡賊之有病者俱令診視辛亥九月賊踞永安州洪逆沾染時疫俊良用藥一劑而瘳遂封國醫職同偽將軍專醫各渠賊疾病壬子七月在長沙加封指揮癸丑二月至江寧升檢點收羅醫士採辦藥材為典內醫之首五月封恩賞丞相七月楊賊目疾劇甚俊良率諸醫竭技診治甲寅四月楊賊一目已損漸無痛楚封為補天侯現踞江寧評事街富室胡姓之宅雖未奉偽令出兵亦

帶統下之人守城或出城與官兵接仗

偽靖湖侯林鳳祥

鳳祥廣西老賊年約三十身材瘦小面黑微髭賊踞永安州時封爲御林侍衛壬子九月在長沙升土官正將軍十一月在岳州升殿左一指揮十二月在漢陽升殿左一檢點率羣醜首陷武昌省升天官副丞相素稱亡命每與官兵死戰癸丑二月賊犯江寧鳳祥先登儀鳳門而進二十三日與李来芳羅大綱等分股攻陷鎮江揚州羅賊踞鎮江鳳祥復回揚州住府署三日楊賊行偽誥諭令鳳祥率衆北犯以曽立琀代之嗣竄擾山東直隸乙卯二月克復高唐州為官軍所殲

偽定湖侯李來芳

來芳本名聞芳因避石賊諱故改之廣西老賊年約三十身材高大黑面高顴有髭無鬚不通文墨人極凶悍嗜殺辛亥八月賊踞大宣莫村時封為戊一監軍壬子七月在郴州升金一總制帶右一軍攻陷桂陽嘉禾攸縣等處九月在長沙升金官正將軍仍管右一軍十一月在岳州升殿右二指揮率羣醜攻陷漢陽升殿右二檢點十二月陷武昌省升地官正丞相癸丑正月賊衆下竄廿九日來芳首至江寗攻撲聚寶門二月廿三日與林鳳祥羅大綱等分股攻陷鎮江揚州住運司署三月初旬揚賊行偽誥諭遣來

芳等率衆北犯遂與林鳳祥吉文元等擾山東直隸乙卯二月克
復連鎮爲官軍所殲

偽平湖侯吉文元

文元廣西老賊年約三十身材長大面黑凶惡人極粗鄙辛亥五月賊踞象州新寨時封為御林侍衛壬子十一月攻陷漢陽升仲后副侍衛十二月陷武昌省升土官副將軍癸丑二月賊衆下竄犯江寧升殿右指揮初十日江寧城陷文元率衆先登二十三日加封春官副丞相統羣醜犯六合及沿江一帶三月楊賊令文吉與李來芳林鳳祥等帶六軍賊衆北犯竄擾山東直隸為官兵所殺

偽鎮國侯盧賢拔

賢拔本名賢達因避石賊諱改之廣西老賊年約四十身材中人面黃顴濶鼻高嘴大露齒有鬚兩耳重聽粗通文墨而狂妄異常初在賊中稱為盧先生其偽天條奏章及三字經等偽書俱賢拔與洪賊審撰辛亥八月賊踞永安州封為左掌朝儀職同將軍設官分職定禮作樂一切僭妄制度皆賢拔奏請施行自永安至江寧升職檢點癸丑三月封恩賞丞相四月告病開缺七月調為楊賊簿書十月升秋官又正丞相仍理楊賊偽府事甲寅二月封鎮國侯旋以夫妻犯天條革職五月楊賊令在刪書衙刪改六經令

寄江寧明瓦廊大街前戶部郎中梅曾亮宅

偽勳湖侯朱錫琨

錫琨廣西老賊年約四十身材高大面貌出悉庚戌十二月賊在金田時封為右軍長辛亥七月賊至桂平茶地升戊一監軍帶中一軍屢與官兵死戰壬子九月在長沙升土一總制十二月賊陷漢陽升土官副將軍仍領中一軍十二月賊陷武昌省升殿左三指揮癸丑二月賊逼江寧錫琨帶賊兵攻大東門初十日江寧城破升殿左三檢點即令看守大東門四月楊賊令錫琨與黃益芸帶六軍賊衆北犯并援應林鳳祥等五月初旬行抵六合為官兵誘至小河殲斃逃賊回城直訴而楊賊諱言其死殺逃賊以滅口

仍以功奏洪賊押狀官正丞相九月封勤湖侯

偽滅湖侯黃益芸

益芸本名益雲因避馮賊諱故改之廣西老賊年約四十身材中人面黑顴高有鬚無鬍不甚識字初為楊賊統下健兒能以草藥療急病自金田至道州皆與楊賊共處壬子二月封為前一軍拯危急監軍拯危急者軍中倉卒之醫也旋升木正木一甲一監軍十一月賊至岳州升土二總制領中二軍攻撲漢陽為官兵所敗降為散卒癸丑二月賊逼江寗升復全一總制領右一軍攻旱西門三月升土官正將軍四月升殿右十六指揮與朱錫琨帶六軍賊眾北犯接應林鳳祥等至六合小河為官兵所斃逃賊回報楊

賊諱敗為勝殺逃賊以滅口仍奏洪賊井為秋官副丞相九月加

封滅湖侯并厚恤其家

偽國兄洪仁發

仁發洪逆之兄初秀全亡命江湖仁發未與共處及在金田倡亂始入夥年四十六歲軀幹魁梧面方色赤鬍濃而鬚少不甚識字楊賊忌之甚尊為國兄而於軍事無與焉每詭稱天父下凡附體肆行謾罵數數挫折癸丑七月楊賊傳各偽官聽令仁發獨後至楊賊以為不欲微諷於所屬洪逆稍稍聞之内不自安即出偽詔令仁發至楊賊處肉袒請罪並請杖責楊賊佯不欲杖仁發固請而後杖之既受杖始欣然自得其愚陋大都類此現踞江寧珠市前四川布政使李宗傳宅

偽國伯韋元玠

元玠韋昌輝之父年約五十身材長瘦黑面有顴髭髯稀疏家本富有聞洪逆等倡亂懼毀其家隨子入夥尊為國伯而不與軍事每逢偽禮拜日必書本章稟奏跪請洪楊二賊之安遇有喜慶大事亦隨班稱賀甚至跪於其子之前三呼千歲韋賊恬然受之蓋賊中呼父為肉父己父為天父所生故直受不辭嗟乎父子天性忍心如是此賊之所以為賊也現踞江寧住中正街前河南巡撫潘鐸之宅

偽國宗韋俊

韋俊韋昌輝之胞弟年約三十面黑高鼻無鬚不甚識字癸丑二月至江甯始封國宗職與偽丞相同五月楊賊令與石祥楨率羣醜援賴漢英等困擾九江一帶十一月回江甯是時曾立瑲踞揚州為官兵所困楊賊復令攻打三义河因賞穿黃袍甲寅二月又令與石祥禎等犯湘潭四月陷常德復陷岳州武昌等處七月調回江甯與秦日綱等攻打兇兇機為官兵所敗九月復令與石鎮崙等救援田家鎮半壁山一戰鎮崙授首後幾成擒賊衆喪胆十三日官兵收復田家鎮俊遁回安慶

偽國宗石祥禎

祥禎石達開之兄年約四十身材長大赤面有鬍自廣西至江寧皆未與軍事癸丑五月賴漢英等率羣醜犯江西為官兵所敗請援楊賊始令祥禎與韋俊等往救因陷九江湖口等處十一月回江寧復令與秦日綱前赴安慶在廬和池州一帶收貢擄粮甲寅二月又令與韋俊等犯湘潭敗竄常德五月復破岳州六月復陷武昌省七月調回江寧令赴西梁山抵拒我兵祥禎敗回旋在七家甕打仗為官兵所殲

偽國宗石鎮崙

鎮崙石達開之兄年約三十身材中人面黑高顴有鬍短頦人甚粗鄙自廣西至江寧雖與軍事仍聽指揮檢點約束癸丑二月始封國宗尊與偽丞相將五月楊賊奏請凡國宗之能服衆者頒給印信使出犯各郡縣於是鎮崙得擾江西九江一帶十一月調回江寧次三义河十二月回江寧賞穿黃袍甲寅二月復與韋俊等犯湘潭遂陷常德復陷岳州武昌等處七月調回攻打兎兒磯賊衆大敗鎮崙僅以身 九月又與韋俊等援田家鎮十月半壁山一戰為官兵所殲

偽國宗韋濱

韋濱韋昌輝之兄年約四十身材高大面貌凶惡鬍鬚稀疏初至江寧不甚着名癸丑二月凡洪楊諸賊兄弟概封國宗濱亦與焉甲寅二月始給印信與韋俊等犯岳州遂擾黃陂孝感一帶七月調至西梁山與胡以晄攻打太平府為官兵所敗遁回江寧韋昌輝斥其無用追回印信作為閑散國宗現踞江寧住高升大街富室劉姓之宅

偽國宗提督軍務石鳳魁

鳳魁石達開堂兄年約四十身材中人面方色黑廣額高顴濃眉大鼻掀唇巨口鬚少髭多肩聳背駝粗通文墨不諳軍務自廣西至江寧皆與達開俱初未嘗與軍事癸丑三月封為國宗曾與賴漢英犯江西敗回江寧甲寅二月韋俊上犯湖南以鳳魁守漢鎮六月陷武昌省遂踞總督署發號施令羣賊拱聽八月官兵克復武漢遂下竄田家鎮十月楊賊遣人解回江寧以不能守武漢殺之

偽天官正丞相曾水源

水源金田老賊年約二十餘身材中人面黃無鬚廣額高顴頗知文義初為童蒙師庚戌年馮雲山在胡以晄村內傳天帝教寫字無人邀水源入夥及洪逆倡亂時封為御林侍衛擬撰偽書批咨偽本章與洪楊二賊不離跬步壬子九月賊在長沙升伸后副侍衛仍掌一切文案十一月在岳州升土官正將軍始與軍事首陷岳州十二月武昌陷楊賊奏請改補偽東殿簿書癸丑三月在江甯升職檢點四月升東殿左丞相十月改為天官又正丞相十一月帶賊衆攻打三汊河賞穿黃袍甲寅二月升天官正丞相仍理

僞東府事七月楊賊令其攻打東壩敗回收入東牢今未復職前

踞江甯候駕橋前廣東糧道易長華宅

偽天官又副丞相曾釗揚

釗揚廣西潯州府桂平縣人年約三十身材瘦小面圓嘴歛微鬍鬚寡言笑頗通文墨初爲童蒙師庚戌年馮雲山等傳天帝教惑衆釗揚走從之得司筆札爲餬口計及洪賊等倡亂其一切偽文檄皆釗揚與之合計壬子十月賊勢大張設官分職授與右史職同將軍掌記偽王之言動而不與軍事十二月升右掌朝儀職同指揮編纂偽儀制癸丑四月楊賊偽府理文案之人升偽東殿右丞相職同檢點五月封恩賞丞相十一月改爲天官又副丞相仍理偽東殿事甲寅二月洪逆下偽詔删改六經以釗揚總其成現

臨江寓住明瓦廊大街前戶部郎中 梅曾亮之宅

僞地官副丞相黃再興

再興初名天中因避天字改名再興廣西潯州府桂平縣人年三十九歲身矮面黑廣額高顴深目塌鼻面貌凶惡鬍鬚稀疎稍知文義人甚奸詐初在賊中不甚著名庚戌倡亂爲後二軍前營左一東兩司馬辛亥二月升卒長因開功相明晰洪賊知其能寫字令入詔書衙編纂僞詔書壬子十月在長沙詔書編成以功升左史職同將軍掌一切文案及記各僞王登朝問答之辭謂之記錄月繳一本於洪賊癸丑二月至江寧升職指揮四月升職檢點六月以科炭功封恩賞丞相十月升地官副丞相理僞北殿事甲寅

二月改理偽翼殿事六月賊復陷武昌省石達開奏洪逆令再興赴湖北一帶安民造冊七月扺武昌與偽國宗石鳳魁同勦軍事八月官兵恢復武漢再興下竄田家鎮集潰敗之衆以禦我師十月楊賊發偽誥諭調回江寧以不能守武漢奏而殺之

偽地官又正丞相羅苾芬

苾芬廣東嘉應州人年約四十身材中人面長五官平正濃鬚微鬚人甚奸詐善笑寡言粗通文墨自幼販賣烟土於潯梧一帶道光十八年粵督林奏粵省凡獲販鴉片者殺無算苾芬懼遂亡命於粵西為韋賊司會計庚戌年洪賊倡亂昌輝挾以入夥初封御林侍衛壬子八月在長沙攻城為官兵所敗降為監軍十二月賊破漢陽升復前職十一月升偽北殿簿書掌一切文案四月升偽北殿丞相十一月升地官又正丞相仍理偽北殿事凡掌賊行事苾芬能以意會故信任之先踞江寗富室譚姓之宅今移於馬路

衙前江寧布政司 理問吳景周宅

偽地官又副丞相劉承芳

承芳廣西老賊年約四十長身駝背尖臉攢眉高顴有鬍人甚粗鄙初在賊中不甚著名自至江寧始封偽翼殿簿書職同總制癸丑八月隨石達開赴安徽省安民升翼殿丞相職同指揮十月升地官又副丞相仍理偽翼殿事甲寅八月又隨石達開赴安徽十二月隨至湖口縣凡石賊所在之處皆與承芳俱現踞江寧住紅紙郎前任四川布政使方積宅

偽春官正丞相黃啟芳

啟芳廣西鬱林州博白縣人年約二十餘身長面白美麗自喜賊中之貌都者稍通文墨暴躁非常先在韋賊家教讀庚戌年洪賊倡亂韋賊挾以入夥凡一切文案皆啟芳與羅苾芬掌之頗見信任壬子八月在長沙初封偽北殿簿書後改為右二簿書癸丑十月升偽北殿吏部尚書掌封偽官頒發偽執照甲寅四月升春官正丞相仍理偽北殿事現踞江寗廪生甘可貞之宅

春官又正丞相蒙得恩

得恩初名得天因避天字改得恩廣西老賊年約四十餘身材長大聳肩駝背面黑而方攢眉大鼻濃鬚巨口人極叵測辛亥五月賊在象州新寨時封為御林侍衛壬子二月在永安州升偽殿右二指揮八月在長沙革職十二月在武昌復原官癸丑二月在江寧因病開缺七月升殿左七檢點凡搜掠良家子女以充各劇賊之下陳皆得恩先意籌之八月十七日乃楊賊生日得恩逐戶搜選不分良賤勢迫刑驅號哭之聲吁天搶地十月升春官又正丞相總理女營事務其各營女官及女巡查等日三至而聽令焉現

居江寧馬道街前河南總督潘錫恩之新宅

偽春官又副丞相林紹璋

紹璋廣西老賊年約三十身材中人面黑微鬚在賊中為散卒士于十月賊破岳州以功升水正木二乙二監軍帶左二軍賊直趨武漢癸丑二月至江寗調炎正炎一丙一監軍四月升炎四總制統帶前四軍隨朱錫琨等攻六合縣各賊目均為官兵所敗紹璋獨以軍還楊賊甚喜奏封恩賞丞相十月升春官又副丞相甲寅二月與韋俊等犯湘潭官兵戰勝賊衆全軍覆没革職調回湖口縣協同守城八月升復全官正將軍紹璋托病不赴求秦日綱代為婉稟楊賊顧帶罪立功現踞湖口縣先在江寗踞巡道署

偽夏官正丞相何震川

震川廣西柳州府象州新寨村人年約三十身材高大面白而圓五官平正有髭鬚又甚文秀初為廣西諸生曾應北闈鄉試庚戌年洪逆倡亂被脅入夥一家二十二口失散殆盡僅賸一弟一姪並震川三人初封副典詔命職同將軍掌繕寫偽諭壬子十二月升偽殿前右史日登偽朝記洪逆之言動月成一書與左史聯名呈獻癸丑二月至江寧升職指揮四月升職檢點六月封恩賞丞相九月改為殿前右正史十月升左正史甲寅二月升夏官正丞相與曾釗揚等刪改六經兼辦軍務窺其隱微似亦知賊之為賊

然既失身其中不過苟延歲月敷衍其事享目前之富貴已耳現
賂江寧明瓦廊大街前戶部郎中梅曾亮之宅

偽夏官又正丞相周勝坤

勝坤廣西老賊年約四十身材長大面貌凶惡家本富有素業質庫庚戌年洪逆倡亂罄家以獻封為左一軍副典聖庫癸丑六月升炎二正將軍始與其軍事曾犯鎮江揚州瓜州一帶十一月攻三义河援救揚州以功封恩賞丞相甲寅四月升夏官又正丞相帶賊衆上犯皖廬屢與我兵抗現踞守廬州者

偽夏官又副丞相曾錦謙

錦謙廣西鬱林州博白縣人與韋昌輝比隣而居年約三十餘身材瘦小廣顴高額鼻大尖頦有髭無鬚識字無多人甚粗鄙與韋賊同時入夥在金田時封為左軍長壬子九月在長沙升金正金一庚一監軍癸丑二月至江寧升土三總制帶中三軍曾犯鎮江揚州瓜州一帶四月升水官正將軍踞守瓜州六月升殿左九檢點十二月官兵收復揚州錦謙敗回江寧楊賊欲殺之韋昌輝救免令與胡以晄上犯廬和一帶甲寅二月廬州陷四月升夏官又副丞相仍踞守廬州

偽秋官又正丞相曾添養

添養本名天養因避天字故改之廣西老賊年約五十餘身材高大面貌凶惡濃髭長鬚慓悍異常賊中號為能者初封御林侍衛癸丑二月至江寧升殿左九指揮六月升殿左一檢點十月升秋官又正丞相甲寅三月楊賊令與韋俊等上犯湘潭四月陷岳州俊等回攻武昌着留添養踞守岳州七月在城陵磯打仗為官兵所殺殲首級重十餘斤其軀幹之偉可以想見自添養授首羣賊無所倚恃氣燄頓仍其機警有謀又可知矣

偽秋官又副丞相陳宗勝

宗勝廣西老賊年約三十身材中人尖臉高顴微髭鬚初封土官副將軍癸丑二月至江寧升殿左五指揮三月升殿右二檢點踞守朝陽門即大東門五月封恩賞丞相八月帶賊衆犯高淳東壩敗回甲寅四月楊賊令往廬州援胡以晄等屢與官兵抗逆踞廬州府

偽冬官正丞相羅大綱

大綱廣東潮州府揭陽縣人年約四十餘面貌凶惡濃髭鬚素為海中劇盜擄掠商賈往來芙塘一帶出沒無常道光三十年官兵捕之急遂亡命於潯梧值洪逆倡亂因走歸之初封左二軍軍帥壬子四月在全州升土一總制管帶中一軍十月在岳州升金官正將軍十二月升殿左一指揮癸丑二月至江寧帶賊衆犯鎮江揚州瓜州四月升殿左五檢點踞守鎮江六月升冬官正丞相八月田家鎮官兵失利武昌同知勞光泰所招之潮勇多降楊賊概令羅大綱統帶之凡一切犯偽令之事悉置不問甲寅二月調回

江寧今與胡以晄等上犯和廬三月踞守安慶省遂擾建德東流等處十月官兵收復田家鎮羣賊下竄楊賊又令大綱踞守湖口縣以遏我師羅大綱慓悍機警賊中號為能者然因非粵西老賊功在秦日綱上而不封侯王心甚怏怏

僞冬官又正丞相賓福壽

福壽廣西老賊年約五十身瘦面長聳肩塌背苦臉攢眉形同骷髏微髭鬚素為木工洪逆起事時相從入夥封為典木匠職同總制壬子十二月至湖北所擄木匠盡交福壽統帶升職將軍癸丑二月至江寧大興土木木工愈衆遂立木營升職指揮七月封恩賞丞相甲寅四月升冬官又正丞相專理木營事現踞江寧住三條巷前河南陝州李溟宅

僞冬官又副丞相許宗揚

宗揚廣西老賊年約四十身材中人面黑而尖微髭鬚初封御林侍衛癸丑三月在江寧升殿左七指揮曾攻打六合縣小河爲官兵所敗八月又隨石達開赴安徽連犯建德東流等處十一月調回江寧甲寅三月封恩賞丞相四月升冬官又副丞相率羣賊犯山東直隸一帶七月敗回江寧收入東牢

賊情彙纂卷二

劇賊事畧下

僞殿前丞相督理織營鍾芳禮

芳禮廣西老賊年約五十身材長大黑面高顴微鬚髯初封御林侍衛癸丑二月至江寧封恩賞丞相督理織營事務凡江寧封城中衆業機者皆一綱打盡分綵絡經限日繳緞足若干並立營伍亦有前後左右中各名色斬然不紊現踞江寧府東大街前戶部廣東司郎中記名道甘熙宅

偽殿前丞相羅瓊樹

瓊樹廣東潮州府揭揚縣人羅大綱族兄年約四十身軀極矮面黑眼小微鬍鬚扯嘴贊冒當羅賊踞守鎮江時以瓊樹為協理所有緊要文報及解金銀餉足皆令其押送以此取信於楊賊甲寅二月封恩賞丞相三月隨韋俊等上犯湘潭四月陷岳州六月復陷武昌石鳳魁令瓊樹四出擄粮凡大冶興國及江西武寧一帶無不知有羅矮子者八月官兵收復武漢羣賊下竄瓊樹退踞湖口縣與大綱聲勢聯絡協力拒守屢抗官兵

偽殿前丞相何潮元

潮元廣西老賊年約四十身材中人黑面高顴微髭鬚稍知醫理亡命江湖能以符水治病趁錢餬口庚戌年洪逆倡亂相從入夥封為內軍帥而不准用符水謂之曰妖符壬子六月升內醫監軍癸丑二月升前一軍內醫職同總制六月封恩賞丞相十一月隨秦日綱出踞安徽潮元得擾桐城樅陽一帶甲寅三月楊賊令與林啓容分踞九江遂在瑞昌湖口等處擄粮現踞守湖口縣

僞殿前丞相左一檢點林錫保

錫保廣西老賊年約三十身中面白五官平正有髭無鬚初在賊中封爲典硝職同監軍壬子八月賊在長沙各軍皆設典硝而以錫保爲僞天朝總典硝職同將軍癸丑二月至江寧升職指揮八月封恩賞丞相甲寅二月升殿左一檢點踞江寧織造署審辦案件殘忍好殺終日刑求鍛鍊周内故入人罪以衒己之精明而博楊賊之歡心

偽殿右二檢點胡海隆

海隆廣西老賊年約三十身材瘦小滿面露骨目有凶光聲音洪大初在賊中封為巡查職同監軍壬子八月在長沙升職總制癸丑二月至江寗封偽天朝總巡查職同將軍凡各巡查皆日至其所聽令十二月升殿右二檢點甲寅二月與林錫保同居終日搜殺喜用非刑

偽殿前丞相右四檢點張潮爵

潮爵廣西老賊年約三十餘身長面白窄額高顴鼠吻微鬚与右山光初為楊賊統下健兒壬子八月封中一軍帥癸丑二月升中三巡查三月升土四總制管帶中一軍四月升金官副將軍八月升殿右十指揮與石達開赴安慶安民十一月石賊回江寗以秦日綱代之潮爵為副甲寅二月封恩賞丞相四月又升殿右四檢點其安民造冊擄粮等事皆潮爵總其成現踞守安徽省有久名祿亦封恩賞丞相住江寗丸兒巷前直隸按察使周開麒宅

偽殿左五檢點吳如孝

如孝廣東嘉應州人年約四十身材中人黑面小眼廣額高顴微髭鬚稍通文墨初為洋商司會計販煙土於潯梧一帶折耗貲本遂亡命粵西庚戌年洪逆倡亂相從入夥封為左一師師帥壬子七月封恩賞丞相師帥先是賊中軍中官最尊聖兵與卒長有上下牀之別縱有大功恩賞不過師旅帥後至江寧始大署偽官十一月至武昌升木一總制管帶左一軍癸丑四月升殿左一指揮與羅大綱分股陷鎮江揚州揚賊令與羅大綱踞守鎮江六月升殿左五檢點十一月調回江寧攻打東壩旋復調回甲寅七月官兵

圍攻鎮江府如孝敗竄不知下落或爲官兵所殲容查明補錄

偽殿前丞相右六檢點李壽暉

壽暉廣西潯州府賀縣人年約四十身材中人面白而方廣顴高
顴長眉細目鼻高耳大鬍鬚稀疎舉止安詳人頗文秀賊中之有
風度者楊賊頗愛之壬子四月封為正典鐫刻校對一切偽書癸
丑三月至江寧調為東殿簿書職同檢點八月封恩賞丞相十一
月升殿右六檢點仍理偽東府事甲寅二月楊賊出示招人製造
噴筒改名花筒以壽暉董其成致染漆瘡稟請開缺三月江寧監
生吳長松在城謀為內應事洩長松走免株連黨衆貢院收剪髮
人數萬楊賊欲盡殺之壽暉竭力跪求請審明而後殺於是分別

生瘡生蟲者免死活人萬餘現踞 江寧察院署

偽殿右八檢點白暉懷

暉懷廣西老賊年約四十餘身材長大面貌凶惡初在賊中不甚著名壬子十一月始為御林侍衛十二月升月令副侍衛癸丑二月至江寧升殿右十二指揮五月與賴英漢等犯江西十月敗回江寧十一月攻打三汊河以功升殿右八檢點甲寅二月出踞廬州三月楊賊令與韋俊等上犯岳州湘潭城陵磯一戰羣賊喪膽紛紛下竄楊賊調暉懷回江寧收入東牢

偽殿前丞相右十二檢點林啟容

啟容廣西老賊年約三十餘身材高大長面高顴微鬚無鬚本籍湖南久貿廣西遂落籍焉初為楊賊統下健兒不甚著名癸丑二月至江寧尚未授官四月封土官正將軍五月升殿右八指揮與賴漢英等率羣醜犯江西為官兵所敗七月石祥禎等又犯江西啟容遂據九江一帶州縣甲寅三月升殿右十二檢點踞守九江屢與官兵抗啟容殘忍異常每詐殺人以警衆故羣下多憚之

偽殿前丞相右十四檢點魏超成

超成廣西老賊年約五十身材中人面黑高顴濃髭微鬚目有凶光辛亥九月封為殿前監斬官自永安至江寧殺人不可勝計甲寅三月以病乞赴江西就醫託招兵為名曾擾湖北興國州江西武寧縣義寧州等處十月升殿右十四檢點調回江寧

偽殿左二十一檢點覃炳賢

炳賢廣西老賊年約四十身材中人面貌凶惡封御林侍衛癸丑八月升殿左二十一檢點與石達開出擾安徽十一月石賊回江寧以秦日綱代之炳賢為副曾犯廬和建德東流宿松太湖一帶現踞安徽省

偽殿左二十三檢點梁立泰

立泰廣西潯州府桂平縣白沙墟人黃再興之姻親年約三十身材長大小臉高顴微鬚無鬍初為賊中聖兵辛亥十一月賊踞永安時封為後二師帥十二月升後二軍軍帥癸丑二月至江甯升御林侍衛三月升大吉副侍衛五月封恩賞丞相八月升殿左二十三檢點與石達開出擾安徽所屬各州縣十一月石賊回江甯以秦曰綱代之立泰為副現踞安徽常擾建德東流廬和一帶出沒無定究以安徽為老巢

偽殿右三十檢點陳玉成

玉成廣西老賊陳承瑢之姪年十九歲身軀矮小面白而方巨口無鬚兩眼下有黑斑二塊羣下識為四眼人窮凶極惡嗜殺無厭自廣西至江寧未與軍事以其稚也癸丑四月封為左四軍正典聖根職同監軍甲寅四月隨韋俊等上犯湘潭玉成志在武漢故未隨行五月由武昌縣入梁子湖繞至省城東面六月初二日帶五百賊衆縋城而上官兵潰散遂陷鄂省七月又擾黃孝等縣八月升殿右三十八指揮踞守蘄州九月升殿右三十檢點十月官兵收復蘄州連破田家鎮玉成敗伏廣濟黃梅一帶旋至九江依

林啟容協同踞守現由黃州上竄漢陽玉成捨死苦戰攻城臨陣

趨捷先登賊中最為可恨

偽殿左三十一檢點曾鳳傳

鳳傳廣西老賊年約四十身材中人面長有鬍攢眉巨口人甚粗鄙初為賊聖兵每戰輙勝由兩司馬升後一師帥癸丑二月在江甯升左三軍帥三月升木正木三甲三監軍四月升木三總制管帶左三軍踞守江甯大平門紫金山麓營盤九月封恩賞檢點甲寅二月升殿左三十一檢點仍踞守太平門八月官兵收復武漢韋賊下竄楊賊令鳳傳與韋俊等援救田家鎮踞守月餘十月我兵攻克田家鎮鳳傳與秦日綱等均竄九江湖口等處

偽殿前丞相正總典聖庫吳可億

可億廣西老賊年約三十餘身面俱長廣額微髭素業賀庫家饒

資財庚戌年洪逆倡亂舉室從賊壬子九月洪逆等大署偽官封

可億為典聖庫職同將軍凡擄得金帛悉令典收焉癸丑五月封

恩賞丞相七月升職檢點現踞江甯水西門大街富室姚姓宅

僞殿前丞相副典聖庫譚順添

順添廣西潯州府平南縣大宣墟人年約四十身短面黑愁眉失頰微髭鬚初封為正典刑罰壬子九月升副典聖庫職同將軍癸丑五月封恩賞丞相七月升職檢點現踞江甯與吳可億同居

偽殿前丞相仲后正侍衛張維崑

維崑廣東老賊年約四十身長面黑廣額高顴攢眉大眼捐鼻巨口髭鬚不多人甚粗鄙暴躁異常辛亥六月封為前一軍典硝癸丑二月至江寧升御林侍衛三月升仲后副侍衛仲后二字乃侍衛中最尊者得役使衆侍衛且可鞭撻之五月封恩賞丞相十月升仲后正侍衛凡城外官兵打仗衆侍衛皆聽維崑指揮某當出仗某應伺候朝門現踞江寧松濤巷前陝西鳳邠道查炳華之宅

偽殿前丞相東殿吏部一尚書李壽春

壽春廣西賀縣人李壽暉之弟年約三十身材中人白面小眼高顴微鬚粗通文墨頗有心計初偽詔書衙協理癸丑二月封東殿簿書嗣改爲吏部一尚書在楊賊頭門接發偽文書楊賊有機密事皆與壽春及侯謙芳秘計十月封恩賞丞相現踞江寧候駕橋前廣東糧道易長華宅

偽殿前丞相東殿吏部二尚書侯謙芳

謙芳廣西老賊年約三十身材中人面白五官平正髭鬚稀疎人頗文秀癸丑二月封偽天朝總宣詔書職同指揮七月封恩賞丞相甲寅三月調為東殿吏部二尚書楊賊信任之同惡相濟凡有機密事皆引謙芳及李壽春計議權勢在韋石二賊之上偽侯相為之側目現踞江寧與李壽春同居

偽東殿吏部三尚書侯淑錢

淑錢廣西老賊年約三十餘身中面白廣顴露顴深目高鼻濃鬍

鬚初為總聖庫協理癸丑八月隨石達開赴安徽省凡附近一帶

所擄之物皆淑錢典收焉甲寅三月升東殿吏部三尚書巡察安

徽河道七月調回江寧踞旱西門大街前湖南衛永彬桂道張曾

宅

偽東殿戶部二尚書侯裕寬

裕寬廣西老賊年約三十身中面白微鬚狀類婦人素不識字初為蕭朝貴厮役壬子八月蕭逆授首其婦向充楊賊婢媵甚見寵幸裕寬仍為厮役癸丑二月至江寗封為典西厨職同將軍七月升職指揮甲寅三月調為東殿戶部二尚書七月楊賊令其出巡安徽湖北八月官兵收復武漢羣賊下竄楊賊即令裕寬踞守田家鎮十月官兵克復田家鎮裕寬與秦日綱等分竄九江湖口等處

偽殿前丞相東殿左七承宣涂振興

振興廣西老賊年約三十身材瘦小面黑無鬍攢眉扯嘴形若猴
猴初為蕭逆統下健兒壬子八月蕭逆授首遂依楊賊而仍理偽
西殿事癸丑二月至江寧封為西殿右二指揮七月調東殿左七
承宣職同檢點十月封恩賞丞相甲寅七月楊賊令與侯裕寬等
出巡安徽湖北一帶　月踞守田家鎮官兵克復後與秦曰綱等
分竄九江湖口等處

偽殿前丞相左五指揮唐正財

正財湖南永州府祁陽縣人年約四十身材中人面白有鬚素為木客兼販商米壬子七月裝米赴下游貿易十月在岳州遇賊連船被擄楊賊撫以好言加以偽官封典水匠職同將軍遂甘心從賊先是賊在益陽見船即擄初無所謂水營也自設水匠之官賊船始有統轄十二月賊踞漢陽欲破武昌懼涉漢江之險正財搭浮橋渡洪楊諸賊癸丑二月至江寧以功升職指揮五月封恩賞丞相九月升殿左五指揮提督水營事務總辦船隻甲寅三月韋賊令張子朋上犯湘潭因封船隻激變水營楊賊得知先差親信

之人赴唐正財所以好言撫慰將聾賊重杖數百張子朋重責一千並出僞示曉諭水營人心始服事詳楊賊條內現在江寧儀鳳門外築水營踞守龍江關

偽殿前檢點左二十一指揮羅除隆

除隆廣西柳州府象州人年約二十餘身材中人面白深目高顴短額無髭稍知文義妻為中二軍女軍帥朱妹進於蕭朝貴為妃封為西貴勇自廣西至長沙皆與朝貴俱蕭逆死即歸楊賊統下戰必先登楊賊喜其趫捷收為親隨癸丑二月至江寗封恩賞檢點甲寅三月封殿左二十一指揮六月隨黄再興赴湖北安民八月官兵克復武漢除隆逃至洪山為官兵所殲

偽殿前丞相左二十七指揮曾添浩

添浩曾添養之弟廣西老賊年約四十身材高大面方短視高鼻欽嘴有髭微鬚自廣西至江寧皆與添養俱癸丑四月封為功勲七月升殿左二十七指揮隨石達開上犯安徽頗肆凶威賊衆甚憚之羣呼曾七哥甲寅三月與韋俊等犯湘潭再犯岳州城陵磯一戰添養授首添浩遁回武漢守大東門六月封恩賞丞相八月官兵克復武漢添浩下竄田家鎮守磨盤山十月官兵攻克田家鎮遂隨秦曰綱下竄九江湖口

偽殿前檢點左三十九指揮古隆賢

隆賢廣西老賊年約三十身短面黑窄額高顴小嘴尖頦無髭鬚不甚識字初封右四軍兩司馬癸丑四月封全副全四卒四監軍六月升金四總制守江甯太平門七月封恩賞檢點甲寅四月升殿左三十九指揮七月隨黃再興至湖北守漢陽八月官兵克復武漢隆賢竄田家鎮以鐵鍊橫江阻截我師十月十三日官兵鏟斷之遂克田家鎮隆賢隨秦日綱等下竄九江踞守小姑山丙辰七月來援武昌左脚中礮尋遁去

偽殿右四十指揮余廷璋

廷璋廣西老賊年約四十身長面黑廣額高顴大眼塌鼻有髭無鬚不甚識字暴躁異常素推車販米於潯梧一帶庚戌年洪逆等倡亂隨之入夥封為左二軍正典聖粮癸丑二月至江寗升土二正將軍五月與賴漢英等上犯江西十月敗回革職甲寅四月升復木二副將軍踞守江寗聚寶門外雨花台九月升殿右四十指揮楊賊以九江為官兵圍急令廷璋帶賊衆赴援十二月十六日在小池口為官兵所殲經德化縣生員劉士特具禀報明

偽殿前丞相左四十九指揮陳桂堂

桂堂廣西老賊年約四十身材瘦小面白長方有髭無鬚人甚奸詐壬子七月封為中二軍前營前旅帥癸丑二月至江寧升中四巡查三月升後四軍水四總制守朝陽門屢與我兵抗七月封恩賞丞相甲寅三月升殿左四十九指揮仍守朝陽門桂堂趫捷機警賊中讓為能者實羅大綱之流亞黃再興知石鳳魁不足守武昌曾奏請桂堂代之未至而官軍克復再興嘗歎息語人曰如桂堂來武漢必不失是誠劇賊尤當注意殲旃

偽殿前丞相北殿右二承宣張子朋

子朋廣西泗城府淩雲縣天峩嶺人年三十餘身材高大廣顙撇鼻兩顴隆起凹腮巨口無髭眇一目性情慘酷嗜殺無厭初為韋賊統下健兒常送偽文往來於東粵壬子七月封御林侍衛癸丑二月升月令侍衛三月升右八指揮四月調北殿右二承宣職同指揮十一月打三汊河封恩賞丞相甲寅三月與韋俊等上犯荊楚曾擾德安一帶七月調回江甯八月官兵收復武漢羣賊竄踞田家鎮楊賊又令子朋觧礮船數十隻至田鎮以禦我師十月官兵克復田鎮子朋與羣賊下竄九江令踞守湖口縣子朋曾因激

變冰營被責楊賊愛其趫捷故不忍殺之湖北人民聞張瞎子名無不股慄其凶橫可知

偽殿前丞相北殿右八承宣吉志元

志元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大梭村人年約十九身材瘦小面黃露骨廣額塌鼻大嘴尖頰目有凶光形同乞丐粗鄙好殺暴躁異常賊中初起事也吉姓從逆最先一家數十人分隸各賊統下志元係吉成鳳之子成鳳授首賊憫其死故封志元為恩賞丞相壬子三月調為北殿僕射癸丑四月升北殿右八承宣甲寅三月與韋俊等上犯湘潭遂在黃陂孝感一帶擄粮經官兵追躡由黃岡倉子埠下竄田家鎮十月在半壁山打仗為官兵所殲志元久踞黃孝及倉子埠彼處百姓無不知有吉丞相者

偽功勳前夏官副丞相賴漢英

漢英廣東嘉應州人係洪逆妻弟羣賊呼為賴國舅年約四十面白頭尖高顴大嘴有髭無鬚頗通文墨兼知醫理久在廣西貿易洪逆等倡亂初封為內醫職同軍師壬子十月升殿右四指揮始獨領一隊癸丑二月至江寧升殿右四檢點城陷時漢英先入偏出偽示脅人從逆五月楊賊令其上犯江西路過安徽沿途縱火衙署民房焚燬殆盡圍攻江西省斡城三攻皆為我兵堵截殺退九月楊賊調漢英回江寧作其無用革職刪書現踞江寧明瓦廊前戶部郎中梅曾亮宅

曹錦發
陳宗揚
汪得勝
曾立瑲
鍾廷元
孟文慰
江成林
韋志泰
黃鳳岐

偽春官又正丞相癸丑十月攻打揚州三汊河為官兵所殲

偽冬官又正丞相甲寅三月在江寧犯偽天條為楊賊所殺

偽殿前丞相甲寅七月隨韋賊犯岳州為官兵所得

偽夏官又副丞相先踞揚州府後犯直隸山東為官兵所殲

偽秋官又副丞相曾踞揚州府後為官兵所殲

偽殿前丞相甲寅六月踞守金沙洲八月克復武漢為官兵所殲

偽殿右八檢點癸丑五月帶賊眾犯江西為官兵所殲

偽國宗曾犯蕪湖縣甲寅八月踞蘄州十月竄回九江府

偽殿左四十九指揮甲寅十月在半壁山為官兵所殲

石鎮崙　偽國宗曾犯湖北沿江一帶八月踞守蘄州十月竄回九江府

陳文全　偽將軍屢犯江西武寧縣義寧州甲寅十月在半壁山為官兵所殲

陸鍊福　偽西貴親曾犯崇陽通山一帶甲寅十月在半壁山為官兵所殲

陳仕容　偽殿左七檢點踞廬州府

陳元旺　偽殿右二十檢點踞西梁山

李壽成　偽殿右二十一檢點曾犯東壩踞太平府和州一帶

張遂謀　偽殿左二十九檢點踞舒城縣

陳文青　偽東殿右十二承宣踞湖口縣

黃文全　偽東殿左三十一承宣曾犯湖北八月竄回九江府

曾水連　偽殿右二指揮前犯建德後踞東流沱帶二百人逃散

李維新　偽殿右十指揮踞西梁山

曾夢章　偽殿右十二指揮踞和州

劉瑲隆　偽東殿刑部六尚書曾擾田家鎮武穴一帶

李鳳敎　偽東殿工部二尚書曾擾武穴一帶

胡鼎文　偽東殿左五承宣踞湖口縣

陳承發　偽東殿吏部六尚書曾擾安徽廬和一帶

新成全　偽殿左三十七指揮廣東嘉應州人年約三十身中面黑慈眉瞪眼無鬚曾踞湖北武昌府署

陳七寶　偽殿右十四指揮曾擾湖北江西沿江一帶

黃益芸　偽殿前丞相洪逆姻親

黃盛爵　偽殿前丞相洪逆姻親

黃盛坤　偽殿前丞相洪逆姻親以上三賊安富尊榮不理軍務
現踞江寧府西街富室陳宅

李來勝　偽殿左十三檢點曾踞廬州府

彭奕嵩　偽殿右三十八指揮曾由岳州敗回復擾黃孝一帶

蒙榮芝　偽北殿戶部一尚書年約三十長背駝面黑而長對眼
高顴無鬚曾帶賊衆攻蕪湖東壩等處

姚茂鴻　偽北殿工部一尚書年約三十身短面黑而方五官平
正有鬚性情殘酷嗜殺現踞江寧中正街譚宅

藍成春　偽殿左十五檢點曾踞安徽合肥縣派河驛一帶

黃超鳳　偽殿左十九檢點曾踞廬州府

廖敬順　偽金十三軍總制踞崇陽為官兵所殲

梁兆鴻　偽侍衛係金田老賊在長沙犯偽令為賊所殺

李世光　偽侍衛係金田老賊在永安州病死

黃成德　偽後軍長其時尚無諸偽官號乃金田老賊在桂平縣病死

艾慶麟　偽巡查久踞漢口凶虐異常犯偽令為賊所殺

胡萬智　偽天朝育才官曾踞興國州官兵克復時身受數刀猶呼天父東王洪恩當以死報可謂至死不悟

萬衆汾　偽檢點曾犯江西并冬官副丞相回江寧又犯三汊河降偽總制四年犯武寧為官兵所敗本名范湘蘭五年在黃岡縣投誠欽差官賞給花翎四品頂戴帶千人屢次打仗甚為出力

梁修仁　偽土八副將軍在半壁山為官兵所殲

韋以德　偽國宗提督軍務乃韋昌輝之姪年約二十十月官兵克復田家鎮在半壁山為官兵所殲

劉紹武　偽炎三總制路守半壁山甲寅十月官兵攻克田家鎮為官兵所殲

黃忠來　偽殿左十五指揮曾犯青陽廬江無為州等處

黃英兆　偽殿右二十指揮踞廬州府三汊河一帶

陳仕章　偽殿左二十九指揮踞巢縣

孟文建　偽殿左三十二指揮曾犯青陽廬江無為州等處

賴桂英　偽殿左三十三指揮踞湖口縣

陳志書　偽殿左五十七指揮踞湖口縣

陳坤書　偽殿前功曹副侍衛踞巢縣

黃品成　偽殿前夏至副侍衛踞西梁山

雷黃順　偽殿前清明副侍衛踞西梁山

林世容　偽立冬副侍衛踞湖口縣

何新全　偽翼殿左一承宣年約三十餘身長面白廣顙高顴微髭性情叵測順為楊賊信任

林添九　偽立冬正侍衛踞廬州府守西門

閆才泰　偽殿前小雪副侍衛踞安慶省

劉　滿　偽水五副將軍曹踞宿松縣

方營宗　偽翼殿右二承宣年約三十身肥面黑高顴無髭素為石賊信任

韋爾綸
蘇義
翁振乾
黃榜超
曾水保
劉壽麟
羅忠球
萬宗忠
劉勝才

偽翼殿吏部尚書年約三十身長面白微鬍皺眉苦臉
粗知文墨性情奸險
偽金七副將軍年約二十身材瘦小面黑面長有麻無
鬍
偽將軍年約三十餘身長面白粃鼻人甚奸險頗有權
謀
偽水二總制年約五十身中面黑面方短視扁鼻大嘴
微鬍
偽功勳乃曹添養之弟年約三十餘身中面白有麻髮
重無鬍高鼻扯嘴尖領人甚粗鄙
偽典天茶踞湖口縣
偽功勳土正土一戊一監軍曾踞東流縣
偽天朝副典硝踞桐城縣
偽北殿左一指使曾在黃陂孝感二縣擄粮

劉蔚鴻
陸　英
韋　球
梁俊明
楊明來
黃盛乾
隆超富
覃桂來
張立旺

偽金七正將軍路太平府
偽夷五副將軍路西梁山
偽土二正將軍路湖口縣
偽土八副將軍路西梁山
偽金二副將軍曹路蘄州
偽天朝入正典鉛碼路廬江縣
偽天試翰林將軍督理黃州郡民務
偽典南典曹路蘄水縣
偽典入聖糧路建德東流等處

謝茂才　偽右十一軍正典聖庫曾踞大冶縣
徐履泰　偽左十四軍正典硝曾犯黃州府
羅文彩　偽後二軍正典聖粮曾踞蘄州
朱雄邦　偽燕第左一通傳曾巡查九江江西
雷茂興　偽中八軍巡查曾踞漢川縣

郭懷善　偽黃州郡總制
孫漢傑　偽興國州監軍
李嵐谷　偽蘄州監軍
柏金魁　偽蘄水縣監軍
陳文柏　偽羅田縣監軍
李名玉　偽繁昌縣監軍
黃振鈞　偽潛山縣監軍
黃振興　偽銅陵縣監軍

註　各守土官鄉官姓名皆被自偽文稟奏

方為城　偽湖口縣監軍
萬成桂　偽青陽縣監軍
林大鵬　偽彭澤縣監軍
宋徵祥　偽廣濟縣監軍
陳作霖　偽九江郡總制

僞品級銓選

僞官品級等差及怪誕不經諸名色已詳著於僞官表內覽者可以觸類引伸而窮其究竟其品級次序則僞王最尊次僞侯次僞丞相次僞檢點次僞指揮次僞將軍此僞朝內官品次之大略也軍中總制最尊次監軍次軍帥次師帥次旅帥最下爲卒長兩司馬此僞軍中官品級之大略也侍衛典事註以職司某官意皆僞朝雜職而僞禁城內官則較外官爲尊僞東王府屬亦視各僞王府屬爲尊其外出任事亦同正職

僞官銓選不由吏部所謂天官丞相僅有其名而已丞相檢點指

將皆各舉其屬列名具稟呈於偽北王翼王轉申於偽東王偽東王可其議始會名同奏於洪逆以取偽旨榜示偽朝堂俾使周知乃頒給印憑而授職焉其有戰功亦由各偽王官保奏奪我州郡城池關隘重地則加超擢保升亦數百員外此敘功則以擄級之多寡為擢升之次第凡招兄弟徵糧米獲得江間民舟探實我軍信息皆與優獎循次升擢賚功課職頗協衆情初無依違故其黨爭為致死雖屢至窮蹙而不舍焉

右並見我軍所獲偽稟及鄒元椂鄒漢章口述

賊情彙纂卷三

偽官制

權奸之謀不軌嘗竊名器私爵賞以收召物望驅馭人材而逞賊竊發亦每飾其智為淵藪之誘軍興以來妖氛所以日熾延至今而未靖者由賊僭竊名號多設偽職以餌不馴之民故也先是賊起金田自偽王以下僅有軍長侍衛諸名至陷湖北踞金陵侈然自得驕心盛而其官愈冗由是分朝內軍中守土為三途有妄託古制沿其名而悖其義者有勦取稗官詭誕而不可詰者其氣焰視前世張角孫恩為尤熾至

廣置女官備軍師丞相總制監軍之員則不惟近日教匪所無亦自昔訂裕紅巾之徒所未見聚羣不逞之徒資以威權量其肥瘠以飽脂膏縱百萬虎狼於都邑傅之羽翼以人為食而良善無所措其身矣猶且侈言安民嚴禁擾害殺一二人以飾耳目其心可謂甚毒其謀尤為至講也茲據偽文案偽詔書偽官簿暨逃出難民所述各分節目畧綴緣起著於篇曰偽官制

偽官表

偽品級銓選

僞朝內官

僞軍中官

僞守土鄉官

僞女官

僞科目

偽官表說

粵匪自倡亂以來所署偽官名目紛繁不可究詰其偽銜更繁六官五行方位數目正副等字覽者目迷五色殊不得其端緒其意靡他特恐官軍倣其製爲彼中文書用間圖之故於官制曼衍錯綜使人終不能揣測也當由粵西竄擾湖南邊界時肆逆已經兩年脅逆數人我軍中猶不能確指為誰某又安能知其偽官之制哉自癸丑正月賊搶武昌下竄鄂人之被脅者中途逃歸絡繹不絕於是留心時事之士甫得徧詢廣諮操筆而詳記之互勘以求得當似於賊情可十得六七偽官制其一端也惟人言人殊亦無

所謂確據逮甲寅九月官軍水陸東下賊衆屢拒我師節節敗竄直搗潯陽所俘獲賊中文案綑載纍纍　大帥檄發編輯賊情分別條目逐盡錄偽銜於賊中官制已極賅備惜多雜廋詞隱語若僅據文案以定偽官之等差仍未敢臆斷復得投誠被脅有心計人一一詮釋條分而縷晰之其昔有今廢之制則刪削之續改之制則增輯之悉心考證似可符賊中之今制爰訂偽官總表一分表十六列於偽官制之首庶一覽了然不致為其蔽惑矣夫君子之畏小人也動曰其人深險不可測城府不可知殊不易與可見能知人我之利不能知人我之患處事且然況行軍耶茲苦思索

解於偽官制也必詳必盡固未必即有益於兵機然於不易知者已盡知之其易知者則無所不知可概見矣賊之猖獗適在我不能深知賊情之時是賊之滅亡亦必於我洞悉賊情之日孫子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引此一言可以定論已

凡例

一偽官總表分表但於總目上加偽字其橫格內各銜一概從畧凡遇天朝朝內等字樣仍加偽字

一賊中偽銜數目皆作壹貳等字茲仍寫一二九十以省筆畫之繁

一賊改五行中火字為炎各偽銜俱照寫炎字俾存其實次序皆炎水木金土者即賊中稍記前後中左右中也

一畸零偽官及所廢偽職均不立表附詳表後補遺說內

一偽官多虛標分數其實並無此數今依其制以為定式庶覺賅備至考覈偽官實數應另詳賊數門內

偽官等差總表

一等	東王	西王	
二等	南王	北王	
三等	翼王		
四等	燕王	豫王	國宗
五等	侯		
六等	丞相	恩賞丞相	平湖丞相
七等	檢點	職同檢點	恩賞檢點

八等

指揮

職同指揮

恩賞指揮

九等

將軍

職同將軍

恩賞將軍

十等

總制

職同總制

恩賞總制

十一等

監軍

職同監軍

恩賞監軍

十二等

軍帥

職同軍帥

恩賞軍帥

十三等

師帥

職同師帥

恩賞師帥

十四等

旅師

職同旅帥

十五等

卒長

職同卒長

十六等

兩司馬

職同兩司馬

偽王侯分表

一等偽王
- 東王
- 西王

二等偽王
- 南王
- 北王

三等偽王
- 翼王

四等偽王
- 燕王
- 豫王
- 國宗

偽侯
- 頂天侯 秦日綱初封頂天侯旋升燕王此爵廢不復置
- 護天侯 胡以晄初封護天侯旋升豫王此爵廢不復置

衛國侯

黃玉崑初封衛國侯後改封衛天侯此爵亦不復置

興國侯

陳承瑢初封興國侯後改封佐天侯此爵亦不復置

鎮國侯

盧賢拔封鎮國侯革職此爵不復置

佐天侯
衛天侯
補天侯
靖湖侯
定湖侯
平湖侯
剿湖侯
滅湖侯

偽官分表

偽丞相

天官正丞相
天官又正丞相
天官副丞相
天官又副丞相
地官正丞相
地官又正丞相
地官副丞相
地官又副丞相
春官正丞相
春官又正丞相
春官副丞相
春官又副丞相
夏官正丞相
夏官又正丞相

偽檢點

殿前左一檢點
殿前右二檢點
殿前左三檢點
殿前右四檢點
殿前左五檢點
殿前右六檢點
殿前左七檢點
殿前右八檢點
殿前左九檢點
殿前右十檢點
殿前左十一檢點
殿前右十二檢點
至殿左三十五
檢點殿右三十

偽指揮

殿前左一指揮
殿前右二指揮
殿前左三指揮
殿前右四指揮
殿前左五指揮
殿前右六指揮
殿前左七指揮
殿前右八指揮
殿前左九指揮
殿前右十指揮
殿前左十一指揮
殿右十二指揮
至殿左七十
指揮殿右七

偽將軍

炎一正將軍
炎一副將軍
至炎十正將軍
炎十副將軍止
水一正將軍
水一副將軍
至水十正將軍
水十副將軍止
木一正將軍
木一副將軍
至木十正將軍
木十副將軍止
金一正將軍
金一副將軍

偽總制

炎一總制至
炎十九總制止
水一總制至
水十九總制止
木一總制至
木十九總制止
金一總制至
金十九總制止
土一總制至
土十九總制止
計總制九
十五人

偽官分表

偽丞相

天官正丞相
天官又正丞相
天官副丞相
天官又副丞相
地官正丞相
地官又正丞相
地官副丞相
地官又副丞相
春官正丞相
春官人正丞相
春官副丞相
春官又副丞相
夏官正丞相
夏官又丞相

偽檢點

殿前左一檢點
殿前右二檢點
殿前左三檢點
殿前右四檢點
殿前左五檢點
殿前右六檢點
殿前左七檢點
殿前右八檢點
殿前左九檢點
殿前右十檢點
殿前左十一檢點
殿右十二檢點
至殿左三十五
檢點殿右三十

偽指揮

殿前左一指揮
殿前右二指揮
殿前左三指揮
殿前右四指揮
殿前左五指揮
殿前右六指揮
殿前左七指揮
殿前右八指揮
殿前左九指揮
殿前右、指揮
殿前左十一指揮
殿右十二指揮
至殿左七十一
指揮殿右七

偽將軍

炎一正將軍
炎一副將軍
至炎十正將軍
炎十副將軍止
水一正將軍
水一副將軍
至水十正將軍
水十副將軍止
木一正將軍
木一副將軍
至木十正將軍
木十副將軍止
金一正將軍
金一副將軍
至金十正將

偽總制

炎一總制至
炎十九總制止
水一總制至
水十九總制止
木一總制至
木十九總制止
金一總制至
金十九總制止
土一總制至
土十九總制止
計總制九
十五人

偽監軍

炎正副炎一丙一監軍
炎正副炎二丁二監軍
至炎正副炎九丙九
監軍炎正副炎十
丁十監軍止
水正副水一壬一監軍
水正副水二癸二監軍
至水正副水九壬九
監軍水正副水十
癸十監軍止
木正副木一甲一監軍
木正副木二乙二監軍
至木正副木九甲九
監軍木正副木十

夏官副丞相
夏官又副丞相
秋官正丞相
秋官又正丞相
秋官副丞相
秋官又副丞相
冬官正丞相
冬官又正丞相
冬官副丞相
冬官又副丞相

六檢點止但分
左右不繫前
計檢點三
十六人

十二指揮止
但分左右不
繫前字
計指揮
七十二人

軍金十副
將軍止
土一正將軍
土一副將軍
至土十正將
軍土十副將
軍止
計將軍
一百人

甲十監軍止
金正副金一庚一將軍
金正副金二辛一監軍
至金正副金九庚九
監軍金正副金十
辛十監軍止
土正副土一戊一監軍
土正副土二己二監軍
至土正副土九戊九
監軍土正副土十己
十監軍止
計監軍一百人

偽軍帥

前一軍軍帥
以次排編至前
十九軍軍帥止
後一軍軍帥
以次排編至後
十九軍軍帥止
左一軍軍帥
以次排編至左
十九軍軍帥止
右一軍軍帥
以次排編至右
十九軍軍帥止
中一軍軍帥
以次排編至
中十九軍軍
帥止
以上各十九軍
共九十五軍

偽師帥

前一軍前營師帥
每一軍帥分轄
前後左右中五
營師帥凡繫
銜必標明某一
軍某營師帥
計九十五軍應
有師帥四百七
十五人

偽旅帥

前一軍前營師
帥前營旅帥
每一師帥分轄
前後左右中五
營旅帥凡繫
銜必標明某
軍某營師
帥某營旅帥
計九十五軍應
有旅帥二千三百
七十五人

偽卒長

前一軍前營前
前一卒長
每一旅帥分轄
前後左右中一
二三四五卒長
繫銜前一軍
前營前前一
卒長者乃前
一軍前營師帥
前營旅師第一
卒長也故偽銜
有前十三軍前
營左右一卒長
諸字樣凡卒長

偽兩司馬

前一軍前營前
前一東兩司馬
每一卒長分轄東
西南北四兩司馬
銜繫前一軍前
營前前一東西
司馬者乃前一
軍前營師帥前
營旅師前一卒長
東兩司馬也故偽
銜中有後十九軍
右營中左三卒長
四兩司馬諸字樣
凡司馬必標明某

應有軍師
九十五人

必探明某軍某
營某營前後
左右中一二三四
五諸層次計九
十五軍應有卒
長一萬一千八百
七十五人

軍某營某營
前後左右中一二
三四五東西南北
諸層次計九十
五軍應有兩司
馬四萬七千五百
八

偽同職官總表

職同檢點

侍臣
掌朝門
掌朝儀
日下侍衛
左史
右史
引讚
通讚
總聖庫
總聖糧
東殿六師尚書
東殿承宣
東殿僕射
東殿左右指使

職同指揮

二十四節氣侍衛
偽天朝各典官
偽試三鼎中
天朝督內醫
天朝總巡查
典東輿頭目
北翼殿尚書
北翼殿承宣
北翼殿僕射
北翼殿指使

職同將軍

東殿參護
典北翼輿頭目
東殿各典官
協理總聖庫
偽試二中翰林
各門巡守將軍
提報
朝內極危急
頭關提船將軍
燕豫第大旗手

職同總制

北翼各典官
北翼殿參護
各街道巡查
偽試二甲進士
燕豫六部尚書
燕豫歷
燕豫傳
國宗協理
國宗掌書
天京左右巡河道

職同監軍

各軍典官
安徽湖北巡河道
侯相檢指六部尚書
燕豫尉
燕豫伺
侯相檢指歷

東殿引讚

東掌門

典天輿頭目

東殿大旗手

北翼殿掌門

朝內疏附

北翼殿大旗手

典桩官

侯大旗手

侯相檢指傳

國宗尉

國宗伺

天朝次等典官

燕豫各典官

相檢指大旗手

職同軍帥

侯相檢指尉

侯相檢指伺

侯相檢指各典官

將軍總制監軍書理

將軍火旗手

職同師帥

將軍總制尉

將軍總制伺

軍帥書理

職同旅帥

監軍尉

監軍伺

師帥書理

職同卒長

軍帥尉

軍帥伺

旅帥書理

職同兩司馬

師帥尉

師帥伺

卒長書理

偽同職官分表

職同檢點偽官名目十七

侍臣

左一侍臣右二侍臣至左四十七侍臣右四十八侍臣止計四十八人

掌朝門

左掌朝門

右掌朝門

掌朝儀

左掌朝儀

右掌朝儀

日干侍衛

仲后正侍衛

仲后副侍衛

大衛

天罡

河魁

從魁

登明

勝光

太乙

大吉

小吉

傳送

左右史

左史正副各一人

右史正副各一人

計四人

引贊

左一引贊右二引贊至左七引贊右八引贊止計八人

功曹
自仲后侍
衛至功曹
侍衛止副
各一人計
二十四人

通讚

左一通讚
右二通讚
至左七通讚右八通讚止計八人

總聖庫

正總聖庫
副總聖庫
又正總聖庫
又副總聖庫

總聖粮

正總聖粮
副總聖粮
又正總聖粮
又副總聖粮

東殿尚書

東殿吏部一尚書至吏部十二尚書止
東殿戶部一尚書至戶部十二尚書止
東殿禮部一尚書至禮部十二尚書止
東殿兵部一尚書至兵部十二尚書止
東殿刑部一尚書至刑部十二尚書止
東殿工部一尚

東殿承宣

東殿左一僕承宣
東殿右二承宣
至左二十三承宣右二十四承宣止計二十四人

東殿僕射

東殿左一僕射
東殿右二僕射
至左三十一僕射右三十二僕射止計三十二人

書生工部十二
尚書止
每部十二人計
七十二人

東殿指使
東殿左一指使
東殿右二指使

東殿引讚
東殿左一引讚
東殿右二引讚
至左七引讚
右八引讚止
計八人

東殿掌門
東殿左掌門
東殿右掌門

典天輿頭目
正典天輿一人
副典天輿一人

東殿大旗手
東殿大旗手
一人

職同指揮偽官名目十三

偽天朝節氣侍衛

立春正副侍衛
雨水
驚蟄
春分
清明
穀雨
立夏
小滿
芒種
夏至
小暑
大暑
立秋
處暑

偽天朝各典官

典天輿一十人
典天馬一百人
典天樂三百人
典金錦四十八人
典天祀三十人
典天礮三十人
典天吏六人
司天水六人
典天廚二人
典天魚一人
典天柴二人
以上謂之朝內典官專供給洪逆者計一千

偽試三鼎中

狀元
榜眼
探花

偽天朝督內醫

天朝督內醫四人另有天朝掌醫四人專治外科

偽天朝總巡查

天朝總巡查一人

典東輿頭

正典東輿一人副典東輿一人

白露
秋分
寒露
霜降
立冬
小雪
大雪
冬至
小寒
大寒
自立春侍衛
至大寒侍衛
正正副各一
人計四十八
人

五百二十五人
典簿書四人
典召命二人
宣詔書四人
提中關一人
典天牢四人
典刑罰二人
典鎸刻四人
典聖庫四人
典聖粮四人
典油鹽四人
典買辦二人
舂人四人
漿人四人
宰夫四人
典天茶二人
典茶心二人
典金官二人

典玉局三人
典綉錦二人
織錦匠三人
典結綵四人
典角帽四人
典金拌二人
登輿匠四人
典旗幟二人
督銃礮二人
鑄鉛碼四人
典紅粉四人
典硝四人
鑄銅礮二人
督造戰船二人
典鉄二人
典銅匠二人
鑄錢匠四人

典木匠一人
典竹匠一人
典石匠一人
以上偽天朝
典官給事
洪逆兼伕
各職者

北翼殿尚書

北殿吏部尚書

北殿戶部尚書

北殿禮部尚書

北殿兵部尚書

北殿刑部尚書

北殿工部尚書

北殿每部六人共三十六人翼殿吏部尚書至工部尚書

北翼殿承宣

北翼殿左一承宣

北翼殿右二承宣

至左二十三承宣右二十四承宣北翼殿各二十四人

北翼殿指使

北翼殿左一指使

北翼殿右二指使

北翼殿僕射

北翼殿左一僕射

北翼殿右二僕射

至左十五僕射右十六僕射北翼殿各十六人

翼殿掌門

北翼殿左掌門

北翼殿右掌門

北翼殿大旗手

北殿大旗手

翼殿大旗手

偽朝內疏附

朝內正疏附

朝內副疏附

職同將軍偽官名目十

東殿參護
西殿參護

東殿參護手六百人即牌刀手西殿參護八十人因蕭逆被殲附於楊逆統下

東殿各典官

典東輿八百人附典西輿一百人因蕭逆被殲附楊逆統下

典東馬八十人

典東龍一百人

典東彩二百人

典東樂二百四十人

典東鑼五十二人

典東礮二十[illegible]人

典東吏二十人

典東牢四人

總聖庫協理

總聖庫協理二人

偽試二甲翰林

無定員

各門巡守將軍

大南門巡守將軍

小南門巡守將軍

大東門巡守將軍

小東門巡守將軍

北門巡守將軍

太平門巡守將軍

水北門巡守將軍

旱西門巡守將軍

水西門巡守將軍

典東刑四人
典東袍二人
典東鞾二人
典東厨二人
典東水二人
典東柴二人
以上各典官多
至一千七百五十
二人此皆楊
逆司儀衙之
官其下所使
之人林林不可
數計

提報
正提報一人
副提報一人

偽朝內極危急
朝內極危急一人

頭閱提船將軍
頭閱提船將軍一人

典北翼輿頭目
正典北輿一人
副典北輿一人
正典翼輿一人
副典翼輿一人

燕豫弟大旗手
燕弟大旗手
豫弟大旗手

賊同總制偽官名目十二

南北翼殿各典官

典輿北翼各八百人

典馬北翼各六十人

典樂北翼各一百人

典彩北翼各八十人

典鐵北翼各二十四人

典硝北翼各二十人

典吏北翼各十二人

典牢北翼各二人

南北翼殿參護

南殿參護四十人馮逆援首附於韋逆統下

北翼殿參護各八百人

即牌刀手

各街道巡查

無定員

女巡查

無定員

以老年之賊巡查各女營女館非以女官為巡查也

偽試三甲進士

無定員

燕豫六部書

燕吏書

燕戶書

燕禮書

燕兵書

燕刑書

燕工書

豫吏書

豫戶書

豫禮書

豫兵書

豫刑書

豫工書

每部一人

燕豫曆

燕曆二人

豫曆二人

典南北刑各二人

典南北庖各二人

典南北廚各二人

典南北水各二人

典南北[illegible]各二人

燕豫傳

燕左一通傳
燕左二通傳
至左七通傳
右八通傳止
計八人
豫左一通傳
豫右二通傳
至左七通傳
右八通傳止
計八人

國宗協理

每國宗一人

國宗掌書

無定員任
國宗自着

僞左右江天京巡河道

天京左江巡河道一人
天京右江巡河道一人

典教官

典教官一人

僞侯大旗手

侯大旗手
每侯一人

職同監軍偽官名目十一

各軍典官

宣詔書二人
典聖庫二人
典聖糧二人
典買辦二人
典油鹽二人
典旗幟二人
典礮二人
典鉛碼二人
典紅粉二人
典硝二人
典罪囚二人
典刑罰二人
疏附一人
巡查一人

安徽巡河道

湖北巡河道一人
安徽正巡河道一人
安徽副巡河道一人
湖北正巡河道一人
湖北副巡河道一人

六部掌書 侯相檢指

吏部掌書
户部掌書
礼部掌書
兵部掌書
刑部掌書
工部掌書
每一侯相檢指每部各一人

燕豫尉

燕尉六百人
豫尉六百人
凡尉皆牌刀手

燕豫侍

燕侍千人
豫侍千人
凡侍皆給事左右之人

燕豫各典官

典燕袍一人
典燕廚一人
典燕輿一人
典燕樂一人
典豫袍一人
典豫廚一人
典豫輿一人
典豫樂一人

内醫一人

掌醫一人

功臣一人

拯危急一人

理能人一人

典鐵匠一人

典木匠一人

典竹匠一人

典繩索一人

凡二人皆一正一副一人則

其銜不贅正副字樣

侯相檢指　歷

侯歷　每侯一人

相歷　每相一人

檢點歷　每檢點一人

指歷　每指揮一人

其禁衙如佐天侯侯歷殿右十四指揮指歷之類

侯相檢指　傳

侯傳　每侯六人分左一右二左三右四左五右六如補天侯左一通傳之類

相傳　每相四人亦分左一右二左三右四

檢傳　每檢點二人亦分左一右二

國宗伺尉

國宗尉六百人

國宗伺二十人

凡須給提督軍務印之國宗每一國宗尉伺寬數若閒散國宗尉不得過十人伺不得過四人

偽天朝　次等典官

典花官四人

典天鳥四人

典鐘表二十人

典風琴四人

醫司騾馬一人

典天獸四人

相檢指　大旗手

相大旗手　每丞相一人

檢大旗手　每檢點一人

指大旗手　每指揮一人

指傳

每指揮一人亦分左一右二其繫街如殿前左三指揮右二通侍之類

職同軍帥偽官名目五

侯相檢指 尉

侯尉 每侯五百人

相尉 每相五百人

檢尉 每檢點三百人

指尉 每指揮一百人

侯相檢指 伺

侯伺十六人

相伺十二人

檢伺十人

指伺八人

侯相檢指 各典官

侯典袍

侯典廚

侯典輿

侯典樂

每侯各典官各二人

相檢指同

凡侯相等典官銜如佐天侯

總制將軍監軍 書理

每將軍書理四人

每總制書理四人

每監軍書理四人

將軍 大旗手

每將軍大旗手二人

典樂之類

天官正丞相典祀之類

職同師帥僞官名目三

將軍總制尉

將尉 每將軍一百人

總尉 每總制八十人

將軍總制伺

將伺 每將軍六人

總伺 每總伺四人

軍師書理

每軍師書理四人

職同旅帥偽官名目三

監軍尉　監軍伺　師帥書理

監尉　監伺　師帥書理

每監軍六十人　每監軍四人　每師帥二人

職同卒長偽官名目三

軍帥尉　軍帥伺　旅帥書理

每軍帥尉四十人　每軍帥伺四人　每旅帥書理二人

職同兩司馬偽官名目三

師帥尉

每師帥尉二十人

師帥伺

每師帥伺四人

卒長書理

每卒長書理二人

旅尉

每旅帥十六人

偽守土官偽鄉官表

郡總制

湖北黃州郡總制

每府設一人以老賊充之統轄鄉官

州縣監軍

湖北蘄州監軍安徽青陽監縣軍

每州縣設一人以老賊充之統轄鄉官

鄉軍師

安徽安慶郡總制東流縣監軍華陽鎮鄉前一軍軍帥

每一軍一人每一州縣分三軍三軍不等自軍帥以下皆以本地人充之

鄉師帥

湖北黃州郡黃岡縣監軍團風鄉前一軍前營師帥

鄉旅帥

湖北黃州郡總制黃岡縣監軍團風鄉前一軍前營前旅帥

鄉卒長

湖北黃州郡總制黃岡縣監軍團風鄉前一軍前營前前一卒長

鄉兩司馬

湖北黃州郡總制黃岡縣監軍團風鄉前一軍前營前一卒長東兩司馬

偽女官表

女軍師

左輔正軍師
右弼又正軍師
前導副軍師
後護又副軍師
各一人

女丞相

天官丞相
至冬官副
丞相共十二
恩賞丞相

女檢點

殿前左一檢
點至殿右三
十六檢點共
三十六人
恩賞檢點

女指揮

殿前左一指揮
至殿右七十二
指揮共七十
二人
恩賞指揮

女將軍

炎一正將軍
至土四副將
軍共四十人
恩賞將軍

女總制

前一總制
至十八總
制四十人

女監軍

前監軍
至中八監軍
共四十八人

女軍帥

前一軍軍帥
至中八軍軍
帥共四十八
女營前後
左右中各
八軍共四十
軍女營每
軍帥轄卒
長二十五人
兩司馬一百人
女共二千五百
人即男營師
帥之制

女卒長

前一軍前一卒長
至中八軍中二十
五卒長共千人

女管長

前一軍前一東
管長
至中八軍中二十
五北管長共四十
人女兩司馬改
名管長。

偽女官同職表

職同檢點

天朝內掌門

東西殿內貴使

職同指揮

東西殿內掌門

南北殿內貴使

女錦繡指揮

職同將軍

南北殿內掌門

翼殿內貴使

女錦繡將軍

職同總制

翼殿內掌門

燕第內貴使

偽豫王胡以晄尚未授室故無豫第內貴使

女錦繡總制

職同監軍

女錦繡監軍

僞官表後補遺考

僞官不常置及隨時點派者

育才官（賊選僞試進士充各 僞王府教請間封育才官使出路 地方採訪賢才）

天試 正副掌考

東試 正副掌考

北試 正副掌考

翼試 正副掌考

安徽 正副掌考

湖北 正副掌考

試無定期充無定員

偽同職所屬偽官名目

六部尚書六部書六部掌書書理

凡偽王侯丞相檢點指揮有六部尚書六部書六部掌書諸名色其六部尚書所屬又各署六部掌書六部書六部掌書又各有掌書書理惟偽東殿各尚書之掌書須給印信其餘掌書書理六曹執事若吏胥而已

書使　凡一切同職官均有書理但改稱書使視長官同何職屬官亦同辦屬何職如軍中各典官職

檢猶羨　同監軍其書使亦同監軍書理所同之職

将差
總差
監差
軍差
師差
旅差

凡一切偽同職官均有尉伺但概改為差如東殿尚書東殿承宣職同檢點其尉伺則稱東殿吏部一尚書檢差東殿左一承宣檢差之類遞而下之則有指差至旅差諸名色

僞同職官歴

傳

各典官

歴傳各典官至指揮以下則無有同職官亦惟職同檢點指揮者有之如東殿一尚書檢歴北殿右二承宣指傳之類

以上同職官所屬僞官人數亦視正職官置幾人亦置幾人

僞兼攝官

軍中自總制至旅帥。各挑衝鋒陷陣之剽賊為大旗手然不另署皆選所屬僞官兼充

僞流外官

卒長 兩司馬大旗手

兩司馬書理

卒長兩司馬亦挑劉賊為大旗手挑識字人為書理至卑本無偽職然散卒奉之如官長倘該管長官知其能即下札諭調取有朝為兩司馬大旗手舂升旅帥而充總制大旗手者有朝為兩司馬書理暮為將軍書理者

僞官勲階陟降名色

功勲 凡從至永安突圍之賊無論僞職大小悉加功勲二字

功勲加一等 凡在金田與祝洪逆生日者無論僞職大小悉加功勲加一等五字

平湖加一等 凡擾三汊河無論僞職大小悉加平湖加一等五字

監試加一等 凡監試一次則加一等有銜署監試加三等者

功勲平湖加一等 此則永安老賊又擾三汊河者

功勲平湖加二等 此則金田老賊又擾三汊河者

功勲平湖加三等 此則金田老賊又擾三汊河且別臨一城有功加一等者

功勲平湖監試加二等 此則永安老賊又擾三汊河曾充監試者

功勲平湖監試加三等此則全田老賊又擾三汊河又充監試一等者

功勲平湖監試加四等此則全田老賊又擾三汊河又别隘一城有功加一等及充監試一次者

功勲平湖監試加三等降一等

功勲平湖監試加三等降二等

此則本有勲階有過降等者如功有三等降至三等則除功勲平湖監試諸字樣

炎一正將軍降一等

木正木一甲一監軍降一等

此則無勲階有過降等者猶之降級留任之意如降至三等

則另降改補或竟革職矣

昔有今廢偽官名目

頂天侯

護天侯

衛國侯

興國侯

鎮國侯

或因改封或所封之人升黜皆不復置

東殿丞相

西殿丞相

北殿丞相

翼殿丞相

御林侍衛

日干甲官至癸官侍衛

月建正月至十二月侍衛

以上俱廢

炎官正副將軍

水官正副將軍

木官正副將軍

金官正副將軍
土官正副將軍
今去官字改加數目自一至十
前軍長
後軍長
左軍長
右軍長
中軍長
此賊倡亂之初所立名色至茶地皆改為軍帥

西南殿各屬官典官

因蕭馮二逆被殲諸偽官俱廢僅留叅護典輿典廚典袍數十人供給蕭馮二逆家屬

將使

虎使

豹使

今改爲某尉某伺

註偽官表皆采自偽文告偽官簿及諸家記述賊情集要合程奉璜所說分晰考訂而頭千緒緑毫訛誤即與偽制不合凡七易稿

偽品級銓選

偽官品級等差及怪誕不經諸名色已詳著於偽官表內覽者可以觸類引伸而窮其究竟其品級次序則偽王最尊次偽侯次偽丞相次偽檢點次偽指揮次偽將軍此偽朝內官品次之大略也軍中總制最尊次監軍次軍帥次師帥次旅帥最下為卒長兩司馬此偽軍中官品級之大畧也侍衛典事註以職司某官意皆偽朝雜職而偽禁城內官則較外官為尊偽東王府屬亦視各偽王府屬為尊其外出任事亦同正職

偽官銓選不由吏部所謂天官丞相僅有其名而已丞相檢點指

將皆各舉其屬列名具稟呈於僞北王翼王轉申於僞東王僞東王可其議始會名同奏於洪逆以取僞旨榜示僞朝堂俾使周知乃頒給印憑而授職焉其有戰功亦由各僞上官保奏奪我州郡城池關隘重地則加超擢保升亦數百員外此敘功則以擄刼之多寡爲擢升之次第凡招兄弟徼糧米獲得江間民舟探實我軍信息皆與優奬循次升擢賚功課職頗協衆情初無依違故其黨爭爲致死雖屢至窮蹙而不舍焉

右並見我軍所獲僞稟及鄒元標鄒漢章口述

偽朝内官

左掌朝門右掌朝門各二人侍臣四十捌人仲后大衡大吉小吉功曹勝光天罡登明太乙河魁從魁傳送十二日千侍衛正副各一人又有二十四節氣自立春侍衛至大寒侍衛正副各一人典天輿頭目二人典天輿一千人典天馬一百人典天樂三百人典金鑼四十八人典天礮三十人典天更六人典天廚二人司天水六人典天魚一人典天柴二人掌朝門侍臣日千侍衛典天輿頭目皆職同檢點二十四節氣侍衛至典天柴皆職同指揮以上各偽官皆朝夕執事於偽朝門專供洪逆役使者統計一千六百二

十一人蓋即洪逆侍從儀衛之官頭目若是之多其屬執役之人愈不可以數計

偽左右史正副共四人主記事記言如古制左右掌朝儀二人主儀定偽禮樂通讚引讚左右各八人主傳偽王視朝時出入言語朝内疏附二人題報二人主接遞文報典簿書正副共四人即偽詔書衙典詔命正副二人主繕寫偽詔書旨宣詔書正副又正又副共四人主收發偽書提中開一人主龍江關權稅典天牢典刑罰各四人主監獄刑法典鐫刻四人主刊刻偽詔旨偽書總聖庫總聖糧正副又正又副各四人典聖庫典聖粮各四人另有總聖

庫協理二人分主庫藏粮米之出納典油鹽四人主收發油鹽典買辦二人主採買物料舂人四人主舂碾粮食漿人四人主收發醬醋宰犬四人主宰割牲畜典天茶二人主收發茶葉典茶心二人主收發菜品點心典金官二人主鑄印並鎔金銀為器飾典玉局一人主雕琢玉器典綉錦二人主督男綉工刺綉織錦匠二人主織刻絲粧緞典結彩四人主張掛燈彩典角帽四人主製造冠帽典金靴二人主製造靴鞋整輿匠四人主修整輿轎督銃礮一人立督造鎗礮鑄鉛碼四人主鑄造大小鉛彈典紅粉四人主製造火藥典硝四人主煎熬硝磺鑄銅礮二人主造銅礮督造戰船

一人主造戰船典鍊二人統領鍊工造製兵器鍊器典銅匠二人主製造銅器典木匠典竹匠典石匠各一人皆各領工匠主製造各器具凡所典之事俱兼司收發又有典妝官一人職同總制主供偽宮闈脂粉典花官四人主培植花木供應瓶盎愛玩及棟鬚髮薰茶諸用典天鳥典天獸各四人主馴養鳥獸醫騾馬一人即馬醫典鐘表二十人主修鐘表典風琴四人主修八音盒謂之次等典官俱職同監軍以上統計一百六十四人自左右史至總聖粮俱職同檢點總聖庫協理職同將軍其餘各典官俱職同指揮此則承奉洪逆併供給諸職賊目者其金水等匠復立諸匠營別詳

偽軍制營壘條內

偽東王一人銜繫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其下稱九千歲賊中刑賞生殺偽官升遷降調皆專決之洪逆畫諾而已所屬銜繫東殿凡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尚書每部千二人共七千二人主分受偽官禀奏封賞吏部錢穀戶部以下類推加六房所掌以廣西識字義人為之承宣二十四人主發號施令僕射三十二人主特偽王服食起居如典童左右掌門二人引讚八人典東輿頭目二人大旗手一人左右指使二人即叅護頭目叅護一千六百人即牌刀手主出入侍從直宿偽王府如侍衛典東輿

八百人典東馬八十人典東龍三百人楊賊出入行前後有龍燈各一條故獨有典東龍名目典東彩三百人典東樂二百四十人典東[illegible]三十二人典東礮二十四人典東更二十人典東宰典東刑各四人典東靴典東袍典東廚典東水典東柴各二人自尚書至大旗手均職同檢點餘俱職同將軍統計三千五百六十四人此皆給事楊逆及儀從之官頭目若是之多所屬之數可想其六部尚書又各有六部掌書如胥吏但帶冠而給印偽東王權重事繁故屬官視他人以倍

偽西王一人銜繫雲師右弼又正軍師其下稱八十歲所屬官本

與偽東王等偽西王伏誅遂以其屬改調別職僅留西叅護八十人典西輿百人附於偽東王統下每令分守城垣夜中巡更

偽南王一人銜繫雨師前導副軍師其下稱七千歲所屬本與偽北王等偽南王亦早伏誅故所屬官多改調別職僅餘南叅護四十人典南袍二人附於偽北王統下

偽北王一人銜繫雷師後護又副軍師其下稱六千歲所屬六部尚書三十六人承宣二十四人僕射十六人掌門二人左右指使二人大旗手一人左右叅護八百人典北輿頭目正副各一人典北輿八百人典北馬六十人典北樂一百人典北刑二人典北宰

二人典北吏十二人典北彩八十人典北鑼二十四人典北礮二十人典北厨二人典北袍二人典北水二人典北柴二人尚書至大旗手職同指揮叅護及各典官職同將軍

僞翼王一人銜繫電師左軍主將其下稱五千歲所屬六部尚書每部一人承宣二十四人僕射十六人左右掌門二人左右指使二人大旗手一人左右叅護八百人典翼輿頭目正副各一人典翼輿八百人典翼馬六十人典翼袍二人典翼樂八十人典翼絲八十人典翼鑼二十四人典翼礮二十人典翼刑二人典翼牢二人典翼吏十二人典翼水二人典翼柴二人各官所同之職與僞

北殿同六部尚書則分曹治事自承宣以下皆偽府宿衛奔走之官所事着於其名如承宣主傳命典厨主治膳俱可類推僕射則皆以童子為之任灑掃盥沐賤役而偽東西殿僕射竟尊同檢點、與日千侍衛並職蓋妄自崇奉已與洪逆無別

偽燕王一人銜繫霜師自頂天侯升封所屬有燕大旗手一人燕歷亦稱燕經歷二人燕傳亦稱燕通傳六人出入將命燕吏書戶書禮書兵書刑書工書共六人燕尉六百人燕伺二十人燕典袍燕典厨燕典輿燕典樂各二人大旗手職同將軍歷傳六部書職同總制尉伺各典官俱職同監軍

偽豫王一人銜繫露師自護天侯升封屬官與偽燕王同自偽東王以下所屬署銜俱冠以某殿偽國宗皆各偽王兄弟偽制東王以下親屬前輩為國伯同輩為國宗後輩為國相在外亦稱國宗有才者則加提督軍務銜出據要地分援郡縣抗拒官軍任事不丞偽侯所屬國宗協理一人掌書無定員均職同總制國尉六百人國尉伺二十人均職同監軍其無職守者亦置屬官以尊寵之國伯銜協理一人國尉十人國伺四人閒散國宗銜協理一人國尉八人國伺二人俱職同總制

偽侯銜繫真忠報國世襲其頂天侯護天侯加封偽王其爵不復

置以佐天侯為最尊主收發偽文書總攬偽朝政次銜天侯次補天侯後命諸劇賊率兵北寇更封靖湖侯平湖侯定湖侯剿湖侯滅湖侯諸爵所屬侯大旗手一人侯六部掌書六人侯歷二人侯傳六人侯尉五百人侯伺十六人侯典輿侯典祀侯典廚侯典樂各一人大旗手職同總制掌書歷傳俱職同監軍尉伺各典官俱職同軍帥

偽丞相二十四人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正副又正又副四人賊政令皆歸偽東王次則偽北王翼王與議六官丞相僅有其名承意旨具文書而已惟奉偽命出任兵事權亦次於偽王

外有平湖丞相以擾三汊河功封位次最卑皆不給印又有恩賞丞相乃偽官加銜或一時任意而授在外則稱殿前丞相並無屬官不得與六官丞相並正職丞相所屬掌傳歷傳尉伺各典官人數及所同何職均與偽侯同惟大旗手一人職同監軍與之少別偽檢點三十六人屬官與丞相同惟相歷各官吏以檢點諸名色偽指揮七十二人屬官同檢點惟吏以指歷指傳指尉指伺諸稱其繫銜與檢點俱稱殿前左一殿前右二編排自十一以後則去前字以殿左十一殿右十二以次相承賊擾湖北以前將士有功者不拘何職加恩檢點恩指揮虛銜出則改稱殿前檢點殿前指

揮與恩賞丞相同均無屬官每私署掌書大旗諸職
偽將軍分炎水木金土正副俱一至十以下所屬有大旗手一人
將軍書理四人均職同軍帥將歷一百人將伺六人職同師帥又
有頭關提船將軍一人主收發擄獲民船戰船各門巡守將軍十
八人分守江寧省現門之九門
偽育才官無員數亦不常設有胡萬智者以偽育才官分路湖北
興國州自稱天試進士在偽東殿訓讀授是職大概如教習而位
較尊間亦任事
偽殿前國醫一人封真忠報國補天侯屬官至多偽天朝內醫四

人職同指揮偽天朝掌醫四人專治外科亦職同指揮又內醫四人職同將軍內醫七人職同總制又內醫七人職同監軍各軍內醫四人職同總制各軍內醫十四人職同軍師恩賞檢點督醫將軍一人掌醫二十五人職同總制涵朝內診脉醫生九人分設各街道醫生至六十人並職同軍師賦於將士病者醫治甚勤藥餌無缺左右常有服役之人又設朝內拯危急一人職同將軍各軍拯危急職同監軍屬官無數則皆治外科主療受傷之人將士成廢疾者以理能人收撫之並無員數賦所以要結軍心貌似優恤者以此為最醫官瑣碎增封無定員品級亦無定制故偽官表宮

祇載內醫掌醫等數名目
僞天朝總巡查一人職同指揮各街道巡查無定員僞天京左右江巡河道各一人均職同總制僞官亦有陟降勳階凡賊起自金田與祝洪逆生日者爲功勳加一等金田以後從至永安州者皆稱功勳而無加一等之名後在揚州擾三汊河者銜繫以平湖一等如功勳加等則稱功勳平湖加二等僅有功勳則稱功勳加一等至再陷武昌或別有功績又加一等故有銜署功勳平湖加三等四等者其僞官監試一次即加一等記過則降一等或二等已詳註僞官表後其僞俸名爲分肉惟僞王給俸至豐自丞相以下

以五斤遞減其典輿馬侯歷侯傳各官資用甚薄或不免飢寒故常托出招兄弟賄屬偽王親信給批赴各郡縣擄掠金帛盈槖而後歸否則求出為守土官或帶兵分擾郡縣以其便於擄掠剝民自肥也

洪逆僭號太平天王之初其傳偽命已有朝內軍中之稱而未著其制至負固江寧僭建偽朝遂定內外之分然亦無成書可稽偽官簿為鈔錄未竟之册文武併逢前後錯出尊卑相間率屬無分今考偽文案集衆說於偽銜未繫某軍某地者斷自偽王至將軍附以流雜為偽朝內官雖將軍以下皆嘗出據要地

抗拒官軍分擾郡縣然其大概則在朝為本職必得偽詔命而後出也惟是官名位階日新月易雖其所自定亦旋相矛盾蓋狂狡無賴偶竊偏隅遽謂神器可盜而有乞丐攫金驕過素封授柄巨猾深居自逸日興制度以快其恣雎嘗一日封賞丞相檢點至數百人如婦嫗採餅以餌群嬉之兒追至印綬充塗無可資給假以事端四出剽奪尊下扇虐而復避其名嗟乎民丁斯時幾何不至胥立也哉

偽軍中官

偽總制每軍一人分炎水木金土即前後左右中也於炎水木金土更分一二三四以次相承至於土十九總制止應有總制九十五人自監軍以下悉受節制其掌醫繡錦及金匠金鞾營皆有總制之官而治軍為正職監軍以下皆同偽監軍每軍一人分炎水木金土於炎水木金土仍分炎正炎一丙一炎正炎二丁二等各色以五行正副千支數目以次推衍共監軍一百人平時轄軍軍帥獨任至出師乃以監軍統之其丞相檢點指揮以偽命出則並轄數軍總制以下皆聽約束行文繫銜則僭署欽差大臣

僞軍帥每軍一人軍分前後左右中五營營有師帥又分前後左右中五營五旅帥分司之旅帥下分一二三四五五卒長司之每卒長下分東西南北四兩司馬司之每兩司馬下分剛强勇敢雄猛果毅威武五伍長司之每伍長下分衝鋒破敵制勝奏捷四五卒凡軍帥所屬師帥五人旅帥二十五人卒長一百二十五人兩司馬五百人每軍所轄合僞官伍長伍卒共一萬一千一百五十五人

僞師帥統五旅帥共率二千六百二十五人

僞旅帥統五卒長共率五百二十五人

偽卒長一名管長軍中又稱營長統四兩司馬共率一百另四人

偽兩司馬統五伍長共率二十五人

賊初起廣西踰湖南皆山谷叢雜之地無所謂水軍也既由益陽下竄湖北擄得民間船隻無算更立水營亦如陸營之制設總制以下諸官惟師帥至多有六百餘人所統旅帥下至伍長卒長亦虛標分數實則僅得十之三四其制於投閒私出剽掠者每樂就水營為藏身計以其分散洲渚稽察不易得實也

賊之攻城以地道為得計取開煤山之工為之遂立為土營凡指揮一人將軍分一二正副四人後又封指揮至三十餘人將軍六

百餘人總制則分土疋金凡陸營水營除正職官外亦設各典官與偽朝所立大同而小異如通軍冊籍則設正副宣詔書二人掌之凡擄得銀錢衣物及油米等項則設典聖庫典買辦典聖粮典油鹽總之亦正副二人分司典守出納典旗幟二人製造旗幟繕寫一軍旗字其軍裝各件別設典礮典鉛馬典紅粉典硝典鐵匠俱正副二人典木匠典竹匠典繩索俱正副一人巡查一人專司查察典刑罰二人專管刑杖典罪囚二人專司牢獄疏附一人專遞偽文書掌醫一人治外科內醫一人治內科凡有打仗傷者則有極危急一人先以草藥敷之然後送於能人館養之所設理能

人一員專司病人茶飯湯藥如一切藥料則取給於功臣設功臣一人總之功臣者賊之打仗被傷之人均謂之功臣計自宣詔書至功臣皆謂之軍中典官凡三十有五人而一軍之執事備焉

以上皆偽軍中官凡賊之攻城掠地侵擾州縣嘗以偽國宗偽丞相領軍而操練士卒條分隊伍屯營結壘接陣進師皆責成於軍帥由監軍總制上達於領兵之賊以取決其大小相制視衆如寡臂使指應頗能聯絡一氣分合咸宜其所以無名而動草竊稱雄蹂躪數省屢挫我師者由所立軍中偽官分數能明得馭衆之道也

且其法至嚴凡有失利取敗違令私財重則立斬輕則責降不敢徇情略無姑息有功亦破格升遷賞不踰時而桀驁不馴之徒遂羣焉俯首甘心服役至身臨矢石而不惴膏塗草野而無悔矣

偽守土官鄉官

偽總制府一人主轄監軍軍帥凡賊之獄訟錢粮由軍帥監軍區畫而取成於總制民事之重皆得決之雖大辟不以上聞

偽監軍每州縣一人其小縣或竟屬於總制各軍刑政由軍帥議定乃稟監軍以達於總制如我之直隸州知州而權較重亞於偽總制焉

偽軍帥每軍一人凡轄一萬二千五百家家籍一丁所屬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一如軍中之制亦分前後左右中一二以下諸軍其未置監軍統之者則以一人為總軍帥所職上給貢賦下理民

事如我之州縣而權適之得發民為兵所轄為伍卒有衝鋒勇敢之名家備戎裝人執軍械賊意蓋寓兵於農令軍帥兼文武之任也

偽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以次相承皆如軍制惟軍中師帥所率二千五百人守土師帥則二千五百家下如至兩司馬皆同所轄人多以倍數而職不如軍中之尊軍中卒長得治鄉官軍帥

初賊所破州縣皆擄其財物殘其人民而去未嘗設官據守自竊江占寗分兵攻陷各府州縣遂即其地分軍立軍師以下偽官而統於監軍鎮以總制監軍總制皆命於偽朝為守土官自

軍師至兩司馬為鄉官鄉官者以其鄉人為之也先是大彰偽諭聲以兵威令各州縣並造户冊即於鄉里公舉軍師旅師等議定書冊並各户籍歛費呈於偽國宗檢點申送江寧是謂受降其軍師假以令旗得操徵調之柄催科理刑皆專責成自師帥至兩司馬悉設公堂刑具建三角旗以旗長短為尊卑之分軍師得備彩輿升以四夫旛蓋塞途儀衛甚盛最下兩司馬亦有隨從人護擊斷鄉里炫燿宗族賊兼許以子孫承襲世傳下替而無恥之徒不學之輩為其所誘妄希顯榮遂趨之如騖其閭謹飭之士為衆姓所共推委曲維持志全鄉里亦多為所污

不能自脫而上著生計絲粟難隱裹脅逃民並得稽察賊之牢籠人士聯絡方域計蓋無譌於此者至周禮軍帥以下諸官本以鄉大夫士出任軍政無事仍復其常董師靖暴一歸司馬未聞別樹軍旅之職賊乃剽竊虛名專貴戎陣並創鄉官亂州長黨正之法濫授兵柄刑賞給錯而無知者詫為法古胡不一復周禮之文耶至六官之建失其所掌盜賊行徑誣蔑聖制則又不待辨而自明也

偽女官

偽左輔正軍師一人右弼又正軍師一人前導副軍師一人後護又副軍師一人六官正副丞相各二人殿前繡錦指揮二百四十人繡錦將軍二百人繡錦總制一百二十人繡錦監軍一百六十人以上至指揮主督各婦女製剌金綵冠服之又偽宮禁城女檢點自左一右二次至三十六共三十六人指揮自左一右二次至七十二共七十二人將軍分炎水木金土正副如男職封賞無員數恩賞丞相恩賞檢點亦無員數以上皆偽朝內執事女官

女總制自前一至中八共四十軍軍各一人女監軍如之女軍帥

統女卒長卒長領四兩司馬一兩司馬營二十五人一軍師營二十五卒長共管女兵二千五百人女軍帥四十人管卒長一千人兩司馬四千人女兵十萬人女營無師帥旅帥以兩司馬管之卒長領之軍帥統之悉隸於監軍總制凡有驅使夕令朝遵無敢背之者此軍中女官之大概也

女官亦有恩賞各職如夫為檢點被官兵所殲其妻女亦封為檢點偽職間有封恩賞丞相者且多少艾自至南京無不錦衣玉食出入鳴鉦乘馬張黃羅繖蓋女侍從數十人喧闐於道然悉充各偽府內貴使計自甲寅七月所封恩賞女丞相三百餘人檢點五

百人指揮數十人封將軍者數人而已非盡從其功之大小也蓋又於此中論長幼焉別媸妍焉是指揮以下卒皆老邁昏愚之輩偽天朝內掌門東西殿內貴使俱職同檢點東西殿內掌門南北殿內貴使女綉錦將軍俱職同將軍翼殿內掌門燕第內貴使女綉錦總制俱職同總制女綉錦監軍職同監軍此偽朝內門及各偽府內執事任意封賞迄無定額自然逆宣淫偽王效尤而楊賊尤甚凡偽官婦有色者皆使充一貴使之職移居偽殿不啻媵妾或與其婦親近即假託天父誣以犯天條之罪輕則笞責重則立斬其凶虐不情如此

賊素有女軍皆偽王親屬猺獞醜類生長洞穴赤足裹頭攀援巖谷勇健過於男子臨陣皆持械接仗官軍或受其衂所擄婦女皆以軍法部署置總制諸官以統之自湖北擄得婦女無慮十數萬美者收入偽宮逼充妾媵其善女紅者分入繡錦營置指揮以下官領之餘悉迫令解定任荷搏門溝濬濠運土諸役俱立官以督工不中程者鞭撻隨之其頑梗悉投廣西婦女次至湖南湖北其閒需索刑逼千態萬狀自癸丑歲五月後每人給米四兩惟許食粥違者立斬其總制軍帥諸偽官復從而朘尅之婦女不堪其苦前後死者無數賊嚴男女之禁雖夫婦同

止宿亦治以極刑而譏訊恩逮熟舊矜念家屬授以夫職任事房闥晝夜宣淫無所顧死者已矣生者或備驅策役同牛馬或受污辱賤甚娼妓自處軒輊洗濯無自轉不若授以刀鋸投湯火之為愈矣

註 偽官及鄉官女官名目人數皆考自偽文告偽官簿及王禍與李丞基宣以昌譚恩普諸難民所說獨程奉璜記號尤為詳備餘霞編成可符識中令制

偽科目

會試元甲三人取中者為狀元榜眼探花封偽指揮職次甲無定數取中者為進士封為總制職先是賊完偽例試取壹等為軍師二等為師帥三等旅帥後乃易之無慮布衣紳士倡優隸卒取中即為狀元翰林諸科甲寅天試元甲三名為吳容寬汪祖槐夏慶保其試以各渠賊生日為期石達開二月生試期以初一日為翼試韋昌輝六月生試期以二十日為北試楊秀清八月生試期以初十日為東試洪秀全十二月生試期改於十月初一日為天試以其子乃十月生也一年凡四試又甲寅年九月二十日天試元

甲三卷次甲六卷三甲十卷則其試亦無常試期並不循例矣已應試取中者值期仍須入試中則署以其試某官封賞加一等官從其大

鄉試中者無定額亦不論門第出身取中即為舉人一名授軍帥之職二名以下授師帥之職當發榜後其偽舉人即赴偽守土官署報名給以行資具舟車送入江寧應偽會試其偽官取中者無計還家未為偽官者亦得自便於甲寅年凡試二省安徽鄉試掌考官為偽天試狀元武立勳無副湖北鄉試正掌考官為偽翼試狀元楊啟福副掌考官為翼試榜眼張友勳其試文亦如八股詩

則試帖惟題目皆出僞書不本四書五經及子史文集安徽鄉試文題真命天子福命將胡北鄉試文首題真神獨一皇上帝次題皇上帝乃真皇帝詩題天父下凡事因誰耶穌捨命待何為凡詩文題皆出自洪秀全函封付掌考官至試日拆發懸示其掌考官雖在此省各處人皆許入試僅於一日試一場取中者俱不覆試其應試者多僧道巫覡卜星相之流以賊嚴禁醮祝多毀寺觀此輩無棲身之所求食之資如讀書有志者皆不屑為所污一則欲爭捷徑為入試之階一則欲藉獲雋得資斧之助雖文理悖謬無不入彀在湖北鄉試入場未入千人取中者至八百餘名固由

考官無學氣類相聚亦洪逆寬其資格誘以仕途且示士心悅服進取者衆也

賊之於癸丑歲開科江寧也出示令士子先期十日赴偽詔命衙報名謂之東試來者不及五十人於是展限十日鳴鉦傳令不應試者斬屆期應試者併偽官仍不及三百人或作詩刺之云不是高攀桂一枝文章結到盡頭時功名如我成羊質軍令驅人步鳳池慶廣萬千仍有空才搜三百已無遺可憐等第分軍旅珍重三更矮屋思徵詞嘲誚及冷賊徒之心又秀才王其炮肯入試詩題四海之內有東王乃借詩叱之云 四海皆清土何容此陸梁人

惟知　北闕世竟有東王心為紅巾碎愁隨白髮長傷心憐
弟妹含淚別爹娘殺賊應憑向殃民總是楊避秦何處好回首問
鈄陽楊逆見之怒甚遂處以極刑而死此可見煦養日久廉恥風
振忘生敵愾義激儒林使秉筆懷緩之徒見之其不愧恨交集措
身無地者鮮矣

賊於科舉外又有招賢之制竊踞郡縣暨剿賊行兵所至之地皆
署榜於所居門墻及偽官衙前由招賢而懸示於榜其略曰體國
經野致治必在於興學賢幼學壯行懷才必期於見用況值天命
維新之際正屬人文蔚起之時天朝任官惟賢需材孔亟凡屬武

達文通之彥久列於朝專家曲藝之流不遺於野但恐採訪難週使羅未徧抱璞者恥於自獻徒韞櫝而深藏懷珠者慮其暗投亦韜光而不市當知天朝見賢即用望治維殷勿以自薦為可羞即宜乘時而利見倘有一技之長仰即報名投効自貢所長或由管長具稟保薦入朝量才錄用家口厚給資粮不致失所俾免內顧之憂以慰從公之志云云其意蓋欲炫以美名誘以小惠謂可旁招英俊然所至之地惟醫卜星相稍知字義及鄉俗淺學市井猥才江湖落魄生計無資者赴其招為一時衣食計既至江寧皆使入詔書衙任以傭書之役或徒困辱之終不得美職至粗通經術

略識異於鄙倍者皆避之若浼不 恥 非類恐陷叛逆亦知其

徒具虛文夸言敗誘無求賢之實也

按賊之文武科舉與其招賢亦沿前代流寇故事雖虛文粉飾濫予名第未若張獻忠之屠戮滿城驅赴江流要皆據非其所取快一時自鳴得意以遴選為遊戲既有是事亦不能没其實惟事跡寥寥無庸別立門類因併招賢一條附偽科目後至其敢廢聖籍虛構妖言竟以為儒林之式取士之資欲上掩乎孔孟則斯文之一阨再見於秦火餘燼者也

賊稱軍中帶兵偽官曰佐將甲寅二月陷江寧有因佐將之人故

又開武科以四月初一日為鄉試徧貼偽示令投考者先期五日赴偽詔命衙報名屆期佐天侯赴教場校閱先試馬上箭五枝次試步下箭三枝無後場技藝當日完場應試者三百餘人皆各衙牌刀手取中谷光輝等一百四十七名為武舉十五日韋賊赴教場校閱謂之會武試加試馬上礮三聲取中劉元合等二百三十餘名為武進士韋賊因陳賊所取人數過濫復出偽示命不中者亦一　會試五月初一日楊賊復試於教場遂奏請洪逆以劉元合為武狀元職同指揮谷光輝周得三為榜眼探花職同將軍餘二百餘人皆職同總制次日偽朝門設宴謂之會武宴羣賊雖經

中武一無除授仍回原衙聽候調用

註其狀元章考諸姓名考自偽文告江寧試期各情形程奉璜所說安徽情形柳森丁富文左用賓說湖北情形陳文偉品佐之張五琴王鑣等說

謹按古者節用之道自朝無偉位始官府奔走之吏皆小民耕耘所資奉竭終歲田畝之入不足供豪貴一宴之費冗員聚於上則饑莩聚於下有國建官之廣病未有不及於　以盜賊行之乎者王莽侈言復古變易　制冀可牢籠天下令甫布而兵加其頸

有竈下中郎爛羊都尉之謠遂為　眉所屠　世貂蟬盈座僭偽立受誅夷盡以　井伍伯推埋大憝加之軒冕得施刑賞其肆　貪婪如蛇蝎致螫出於天性之不可已其能以盜賊之法繩之使不為虐哉往見賊立鄉官　砥行之士盡不屑為惟貪鄙狡黠者爭先夤緣下至兩司馬亦假賊威權

暴横里閈借端科派私飽囊槖計一縣衣食於民者幾萬家使賊
不逮殲則比戶悉不聊生此偽官之建所以重困民力人怨天怒
而不可延於歲月間也先儒謂有關雎麟趾之精意而後可行周
官王莽行於前而致誅安石行於後而兆禍賊之　二人
於體國經野之道未窺毫末踵事效尤僭設六官軍師諸職徒以
飼養梟獍　無累於聖人適增其矯誣之罪而　著而出
之以見其勦取稗官如節氣侍衛之　周猥若兒戲即其妄托法
古者道聽井窺亦不　市名也

賊情彙纂卷四

偽軍制上

逆賊荒誕暴虐已無人理惟於軍制似有法則渠賊如楊秀清馮雲山羅大綱曾添養林鳳祥吉文元李來芳輩或久爲劇盜或曾充鄉勇於行陣機宜山川形勢頗能諳習雖不讀書罔知兵法然皆譎詐機警逞其毒燄竟能成燎原之勢者蓋盜亦有道也試觀始定軍日似亦　有條　如每一軍領一領萬一千五百人以軍帥統之總制監軍監之其下則分轄五師帥　領二千五百人每師帥轄　五旅帥各分領五

百人每旅帥轄五卒長各分領百人每卒長轄四兩司馬領伍長五人伍卒二十人共二十五人由本及末一氣通連頗得身使指應之效其於陣法也任意詭造原無精義然所習用之牽線陣可保既敗不致全潰伏地陣且能反敗為勝故屢

不更具法次則賊之營壘而操縱亦若有把握度其必不防也則朝行暮宿散處如投道旅毫無屏蔽若於慎防守之處則重濠重墻窖置竹釘木樁甚至封垛加城其負固又無所不至攻我堅城則全恃開挖地道特藉所擄挖煤山人為土營復立諸匠營及各典官使被脅百工技藝各有

所歸各効其職役凡軍中所需咄嗟立辦賊皆山僻亂民水
師實非所習自益陽至江寧擄得民船不下萬艘遂別置水
營其實水戰諸法茫然不解不過以船多人衆張其聲勢乘
風急駛倏忽即至使我軍民自計寡衆弗敵引避不遑遂得
肆行蹂躪恣意刦掠至於旗幟器械因不惜物力無非標新
立異以侈多華麗為能況驅市人戰人與器不相習即有利
器亦無所用之他如營規以多殺示威技藝以敢死為技圖
我則迭施詭計偵探則虐使鄉民不近人情但求事濟亦未
嘗不取效於一時然迹其逆天悖理行為久已神人共憤賊

之滅亡必速又奚待耆蔡始知耶夫賊亦自知罪孽山積為覆載所不容故謀以自救者莫不苦思熟計以冀常勝不敗庶緩須臾之死耳今欲審賊情自以能悉其軍情為重亟爰採俘獲賊中文案滙萃諸說輯偽軍制一門分疏條目於左賊之伎倆似可十得八九矣

偽軍目軍冊

陣法

營壘

土營 附諸匠營

水營

旗幟器械

營規附號令

詭計附技藝

偵探

賊情彙纂卷四

偽軍制上

偽軍目軍冊

賊中冊籍似有偽文案門可歸惟所俘刊本偽太平軍目伍卒冊及寫本兵冊家冊細載纍纍千篇一律捨此數種亦別無所謂冊籍已軍目兵冊實關軍制聞各渠魁造逆之始即先定此制先立此冊似一應偽制莫不權輿於此尤應冠於偽軍制之首且逆賊百事妄誕獨於隊伍之制條目井井雖時有損益於初制終無改移蓋逆黨自矜行之有效而愈以其法為足恃也曾以偽軍冊數

種延一精敏之士今尋其節目竟終日茫然無從着手可知稍涉
鹵莽且不能知況行之手今將各偽冊鱗列互勘考定最後之制
諸冊各標一式庶知隅舉可知於軍目則條分縷析之於兵冊家
冊則存其原式務求簡備俾一覽了然不致索解人不得矣或謂
賊立軍師旅卒兩伍諸名目皆倣自周禮夏官之制廣立鄉官亦
即井田遺意逆賊夸大保無是心先儒謂必有關雎麟趾之精意
而後可行周官逆賊殘虐黔黎毫無人理其脅於積威暫充鄉官
者官軍一至甘就編氓拋棄偽官巾服惟恐不速安見其比閭旅
黨諸法可行於鄉里哉至其軍目雖竊附古制頗倣戚少保束隊

陣諸法惟無什長與之小異更逞其私智肆其慘殺嚴號令肅紀律使人人失關可倖生退則必死之志此則全用威劫賊目殘忍性成人人優為之非必有所帥束也考歷來叛逆雖披猖一時但伸撻伐無不撲滅其間有竊據地方苟延歲月者亦必畧有所倚恃夫粵匪逆天悖理得罪天下萬世其滅亡也似可跂足而待乃竟蔓延數省覊誅數載旋敗旋熾仍未見其窮蹙所恃無他蓋始定軍目不憖於法有以啟之也其記載也可勿詳哉

偽太平軍目式

前一軍軍師

前營師師　後營師師　左營師師　右營師師　中營師師

前後左右中　前後左右中　前後左右中　前後左右中　前後左右中

營營營營營　營營營營營　營營營營營　營營營營營　營營營營營

旅旅旅旅旅　旅旅旅旅旅　旅旅旅旅旅　旅旅旅旅旅　旅旅旅旅旅

師師師師師　師師師師師　師師師師師　師師師師師　師師師師師

前營旅師　後營旅師　左營旅師　右營旅師　中營旅師

前前前前前　後後後後後　左左左左左　右右右右右　中中中中中

一二三四五
卒卒卒卒卒
長長長長長
前一卒長
東西南北
兩兩兩兩
司司司司
馬馬馬馬

一二三四五
卒卒卒卒卒
長長長長長
前二卒長
東西南北
兩兩兩兩
司司司司
馬馬馬馬

一二三四五
卒卒卒卒卒
長長長長長
前三卒長
東西南北
兩兩兩兩
司司司司
馬馬馬馬

一二三四五
卒卒卒卒卒
長長長長長
前四卒長
東西南北
兩兩兩兩
司司司司
馬馬馬馬

一二三四五
卒卒卒卒卒
長長長長長
前五卒長
東西南北
兩兩兩兩
司司司司
馬馬馬馬

後十三軍軍師

前營師師　後營師師　左營師師　右營師師　中營師師

前後左右中　前後左右中　前後左右中　前後左右中　前後左右中

營營營營營　營營營營營　營營營營營　營營營營營　營營營營營

旅旅旅旅旅　旅旅旅旅旅　旅旅旅旅旅　旅旅旅旅旅　旅旅旅旅旅

師師師師師　師師師師師　師師師師師　師師師師師　師師師師師

前營旅師　後營旅師　左營旅師　右營旅師　中營旅師

前前前前前　後後後後後　左左左左左　右右右右右　中中中中中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卒卒卒卒卒
長長長長長
前一卒長
東西南北
兩兩兩兩
司司司司
馬馬馬馬
水營前一軍軍師
前營師師

卒卒卒卒卒
長長長長長
前二卒長
東西南北
兩兩兩兩
司司司司
馬馬馬馬
後營師師

卒卒卒卒卒
長長長長長
前三卒長
東西南北
兩兩兩兩
司司司司
馬馬馬馬
左營師師

卒卒卒卒卒
長長長長長
前四卒長
東西南北
兩兩兩兩
司司司司
馬馬馬馬
右營師師

卒卒卒卒卒
長長長長長
前五卒長
東西南北
兩兩兩兩
司司司司
馬馬馬馬
中營師師

前後左右中
營營營營營
旅旅旅旅旅
帥帥帥帥帥
前營旅帥
前前前前前
一二三四五
卒卒卒卒卒
長長長長長

前後左右中
營營營營營
旅旅旅旅旅
帥帥帥帥帥
後營旅帥
後後後後後
一二三四五
卒卒卒卒卒
長長長長長

前後左右中
營營營營營
旅旅旅旅旅
帥帥帥帥帥
左營旅帥
左左左左左
一二三四五
卒卒卒卒卒
長長長長長

前後左右中
營營營營營
旅旅旅旅旅
帥帥帥帥帥
右營旅帥
右右右右右
一二三四五
卒卒卒卒卒
長長長長長

前後左右中
營營營營營
旅旅旅旅旅
帥帥帥帥帥
中營旅帥
中中中中中
一二三四五
卒卒卒卒卒
長長長長長

前一卒長
東西南北
兩兩兩兩
司司司司
馬馬馬馬

前二卒長
東西南北
兩兩兩兩
司司司司
馬馬馬馬

前三卒長
東西南北
兩兩兩兩
司司司司
馬馬馬馬

前四卒長
東西南北
兩兩兩兩
司司司司
馬馬馬馬

前五卒長
東西南北
兩兩兩兩
司司司司
馬馬馬馬

此賊初定軍目式也曾列偽太平軍目一冊以一軍為例全刻五百兩司馬前列軍帥旅帥師帥後列卒長每一卒長之下列兩司馬四人尚無東西南北之分及剛強伍長衝鋒伍卒諸名色千篇一律滿紙皆卒長兩司馬字樣不知其軍制者無不開

卷茫然嗣後得續改軍目眉目較前清楚因於旱營各舉二軍水營各舉一軍著之於篇以為定式十軍百軍皆同俾覽者可以觸類而推尋焉

僞軍冊式

前一軍軍帥前營師帥前營旅帥前一卒長東兩司馬伍卒

剛强伍長　勇敢伍長　雄猛伍長　果毅伍長　威武伍長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後二軍軍帥左營師帥右營旅帥前三卒長南兩司馬伍卒

剛强伍長　勇敢伍長　雄猛伍長　果毅伍長　威武伍長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左五軍軍帥中營師帥後營旅帥右二卒長西兩司馬伍卒

剛强伍長　勇敢伍長　雄猛伍長　果毅伍長　威武伍長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右十一軍軍帥前營師帥中營旅帥後四卒長北兩司馬伍卒

剛强伍長　勇敢伍長　雄猛伍長　果毅伍長　威武伍長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中十五軍軍帥右營師帥前營旅帥左一卒長東兩司馬伍卒

剛强伍長　勇敢伍長　雄猛伍長　果毅伍長　威武伍長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每一軍計五百兩司馬令於前後左右中五軍各舉一兩司馬伍卒冊式著之於篇以概其餘如號衣上刷印某軍某營某司馬聖兵左綴剛强二字右綴衝鋒二字即知是何軍何營何司馬管下第一伍長所管第一伍卒如左綴雄猛二字右綴奏捷二字即知是第三伍長所管第四伍卒賊中曾刻偽軍冊長濶二尺以一軍為一冊計軍帥一人師帥五人旅帥二十五人卒

長一百二十五人兩司馬五百人剛强勇敢雄猛果毅威武諸伍長各五百人共伍長二千五百人衝鋒破敵制勝奏捷諸伍卒各二千五百人共伍卒一萬人合伍長伍卒一萬二千五百人自軍帥至兩司馬共六百五十六人合計一軍偽官伍長伍卒統共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六人賊於各鄉攟置鄉官以一萬二千五百家為一軍並頒給所刻偽軍冊脅令填註脅令詳造家冊呈送寓兵於農本周官比閭旅黨之法然古法以七家供一卒此則一家一卒似賊中有軍無民矣既籍民以為兵復責以貢獻恣意刻掠陷賊之民如陷水火彼蒼好生厭亂豈容賊

之肆虐至於此極哉

僞兵冊

前十三軍前營前前一東兩司馬統下

正司馬吉添順 年二十六歲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大宣墟人庚戌年在金田入營壬子十二月破武昌封爲前一軍前營前前一東正司馬

副司馬江萬菁 年十八歲湖北武昌府江夏縣青林寺人壬子二年十二月在武昌入營癸好三年破天京封爲前一軍前營前前一東副司馬

書使陳萬順 年四十五歲湖北黃州府黃岡縣團風人癸好三年正月在黃州入營

伍長譚大福 年十九歲湖北黃州府蘄水縣蘭溪人癸好三年正月在黃州入營

周繡良 年二十三歲湖南岳州府巴陵縣鹿角人壬子二年十月在岳州入營

陳亞福 年三十二歲廣東廣州府南海縣安樂鄉人癸好三年正月在安慶入營

朱瑲貴 年三十歲安徽池州府貴池縣池口人癸好三年正月在大通入營

馬添林 年四十二歲安徽廬州府合肥縣派河人癸好三年正月在大通入營

伍長 姚萬奎 年三十五歲湖北黃州府黃岡縣余家集人壬子二年十二月在黃州入營

張有財 年十八歲湖北武昌府興國州酒鋪人癸好三年正月在黃州入營

陳守道 年十九歲江西南昌府新建縣吳城人癸好三年六月在吳城入營

董萬吾 年二十八歲江南揚州府江都縣北來寺人癸好三年二月在揚州入營

高三順 年二十六歲江南江寧府上元縣城內人癸好三年二月在天京入營

伍長 黃大興 年二十六歲江南江寧府句容縣茅山人癸好三年二月在天京入營

陳良銀 年四十一歲安徽池州府貴池縣殷家匯人癸好三年二月在天京入營

趙佝子 年十七歲湖北黃州府麻城縣宋埠人癸好三年六月在鷲公頸入營

陳發科 年四十二歲河南河南府洛陽縣西鄉人癸好三年正月在九江入營

汪成才 年三十二歲安徽徽州府黟縣汪村人壬子二年十二月在漢陽入營

伍長 蘇容林 年三十歲江南蘇州府元和縣南厰人癸好三年二月在鎮江入營

黃丹桂 年三十六歲江南鎮江府丹徒縣張官渡人癸好三年在鎮江入營

周家齊 年四十五歲湖北漢陽府漢川縣劉家陽人癸好三年九月在漢川入營

牌尾 陳小四 年十五歲湖北武昌府大冶縣冶山人癸好三年九月在興國入營

萬如意 年十四歲湖北黃州府麻城縣宋埠人癸好三年六月在宋埠入營

伍長 鄧添瑲 年二十三歲湖北武昌府崇陽縣木四都人癸好三年六月在團風入營

李泉順 年五十二歲陝西西安府涇陽縣夏樓人癸好三年九月在漢口入營

牌尾江毛兒年十三歲安徽安慶府桐城縣東鄉人癸好三年十一月在桐城入營

吳長菁年二十四歲安徽廬州府無為縣宋家沖人癸好三年五月在安慶入營

牌尾朱貴兒年十一歲安徽安慶府桐城縣大林莊人癸好三年十一月在桐城入營

牌尾趙瞎子年五十九歲湖北武昌府江夏縣城內人壬子二年十二月在武昌入營

牌尾鄭杏花年十四歲湖北武昌府江夏縣城內人壬子二年十二月在武昌入營

偽兵冊每一兩司馬造一本呈本管卒長每卒長合四兩司馬兵冊彙造一本呈本管旅帥每旅帥合五卒長兵冊彙造一本呈本營師帥每師帥合五旅帥兵冊彙造一本呈本管軍帥每軍帥合五師帥兵冊彙造一樣四本分送本營監軍總制將軍及偽詔書

衙如有逃走增添隨時改造節節呈送每七日各兩司馬館開人數單赴典聖庫衙領禮拜錢典聖粮衙典油鹽衙領米油鹽其尊職大館更領敬天父果品菜蔬諸物

僞家冊式

梁立泰 年三十五歲係廣西潯州府桂平縣白沙墟人庚戌年七月在金田入營八月封前營長東兩司馬九月升前營旅帥辛開元年十一月封後二前師帥十二月蒙

天父 後一軍帥

天兄

天王

東王大開天恩封為後二軍軍帥

父梁萬鑄在家升天

母胡大妹 宜營封為後四軍女軍帥

妻廖大妹在繡錦衙

妹梁曉妹 北殿內貴使

子梁小保 幼

女梁二妹 幼 以上俱隨營

兄梁立漢 在武宣打仗升天

弟梁立海

梁立洲 在家未隨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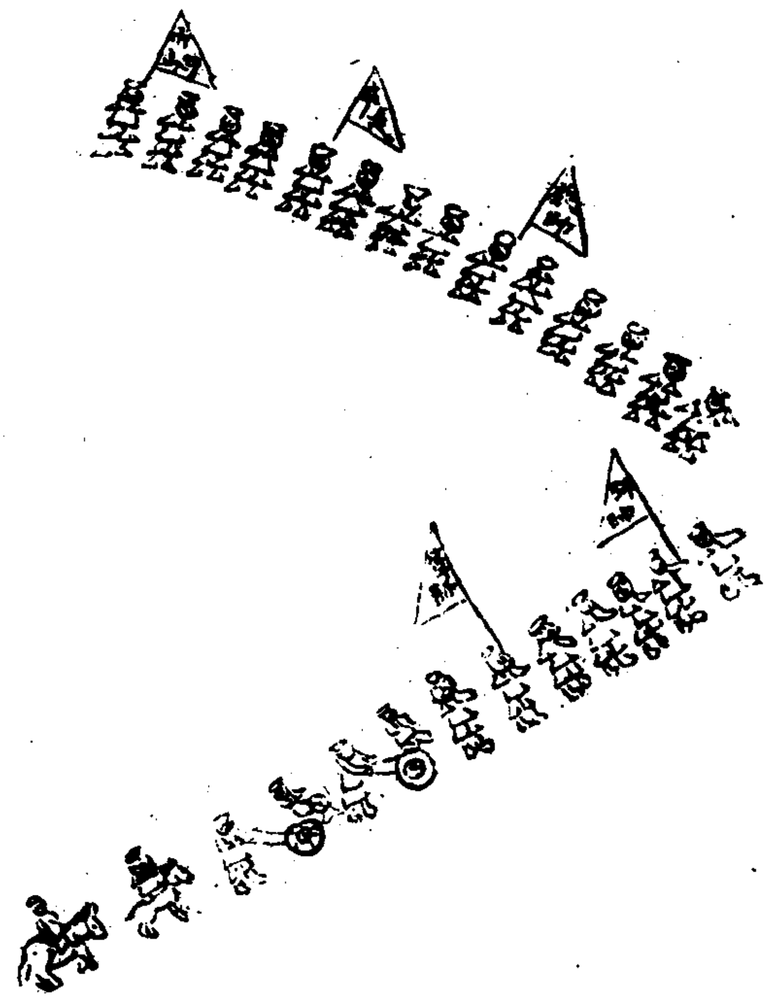
偽家冊每軍自軍帥始至伍卒止人各一頁亦由兩司馬造送曆曆彙轉如偽兵冊之制各軍典官所屬亦造兵冊家冊由各典夂官遲送本管總制總制彙造送偽詔書衙

註 偽軍目軍冊家冊皆以俘仲勵訂程奉璜所說亦同

陣法

昔黃帝造五兵以勝徒手射又以長勝短弓矢出而五兵之用殺矣同一利器欲求勝人則惟以有法勝無法此陣法之所當講求而古人代有傳書也然自火礮之技精一彈可以斃辟易千人之將列陣能禦之乎矧古之名將多不師古岳少保之言曰運用存乎一心不泥陣法在宋已然矣逆賊因盜烏合何有於陣法惟所用牽線螃蟹伏地諸陣人多知之於賊情冀無遺漏不得不圖說而詳記之非以賊之陣法為可取也其餘設伏誘敵以捨為取將進反退諸伎倆應詳敘於詭計條內茲不俱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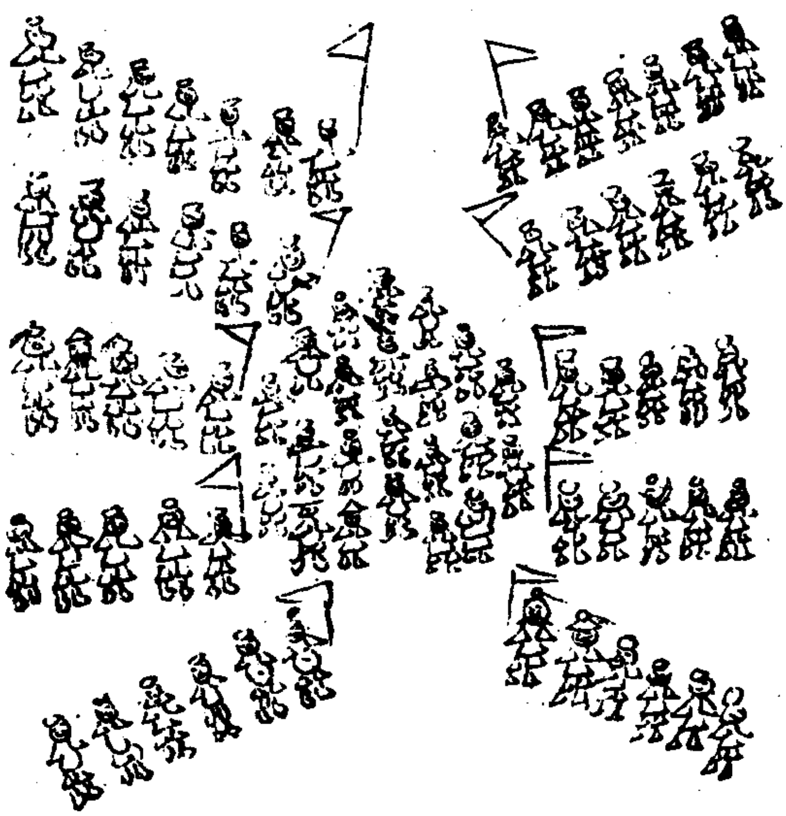
牽線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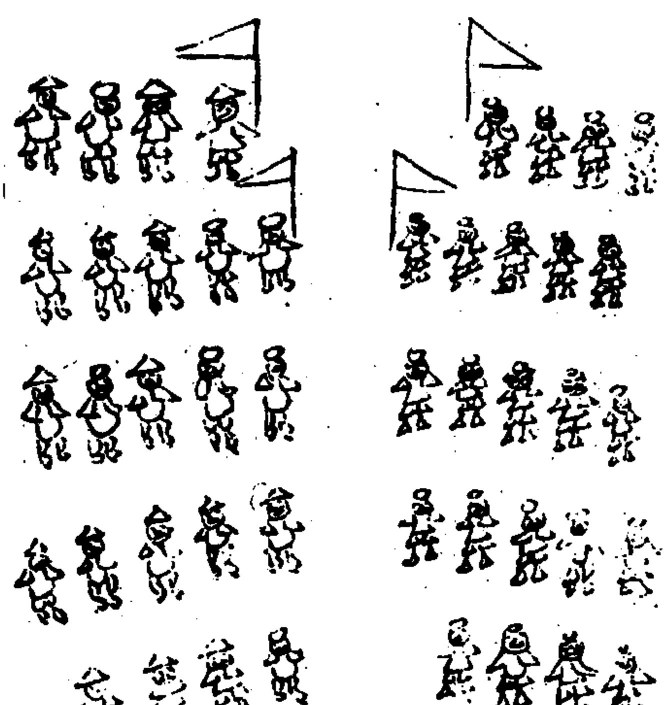
賊軍専恃人衆令嚴凡由此城鄉竄彼城鄉必下令作牽線陣行
走每兩司馬執旗一面後隨二十五人百人則間卒長旗一面五
百人則間旅帥旗一面二千五百人則間師帥旗一面一萬二千
五百人則張軍帥旗一面其軍帥監軍總制皆乘與馬隨行一軍盡
一軍即續覓路則分雙行狹路則單行肩相挨足相躡魚貫以進
斬然不紊賊衆數萬誠有首尾蜿蜒二三十里之時探役不察每
報賊軍排列數十里殊不知不過一線單行並非旌旗蔽野也賊
令至嚴凡行走亂其行列者斬蓋防人逃走途中有一人將便溲
必呼相挨兩三人使之等候結伴徐徐歸隊如隻身想息路旁所

管賊目即手刃之倘以傚眾故有屎溺狼藉滿身而不敢停步者若長髮老賊則又不然且容其乘椅轎矣容其休息民舍矣其牽線行走也此二三十里中但有官兵迎勦追急侍擊首尾蟠曲鉤連頃刻全集可以相救每與官軍接仗勢果不行支賊目敲金方准奔竄然仍遵牽線之令此時路寬雖十行二十行可也但不得斜奔旁逸亦必魚貫而退挽手急趨官軍往往追之不上及見其隊伍不亂亦未敢窮追賊知一潰被殲必多故互相攜手猶能以人眾勢聚拒我此牽線陣之所以始終不易其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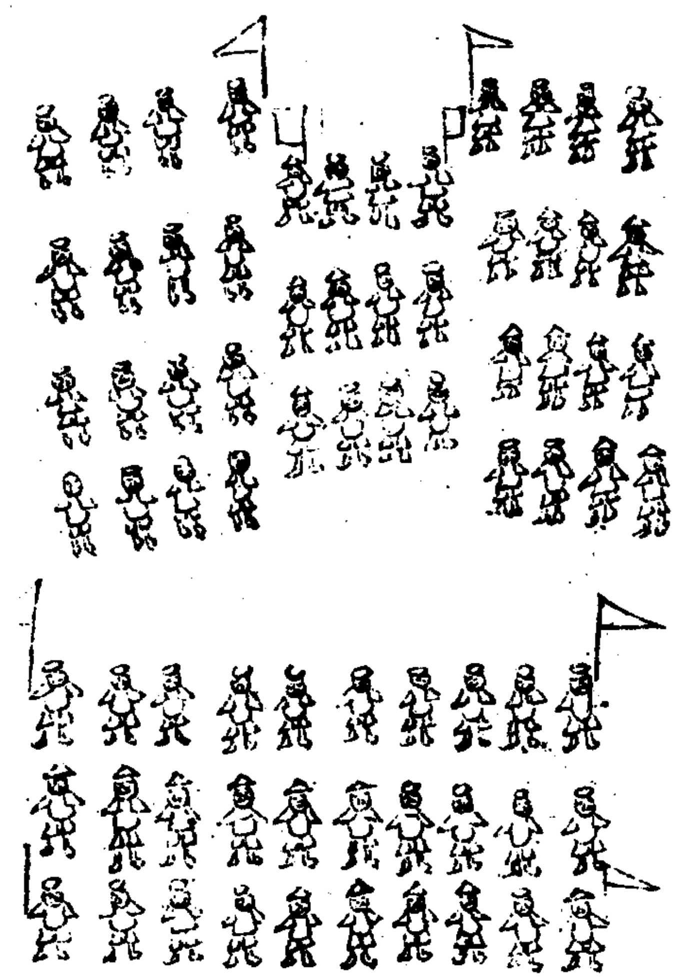
螃蟹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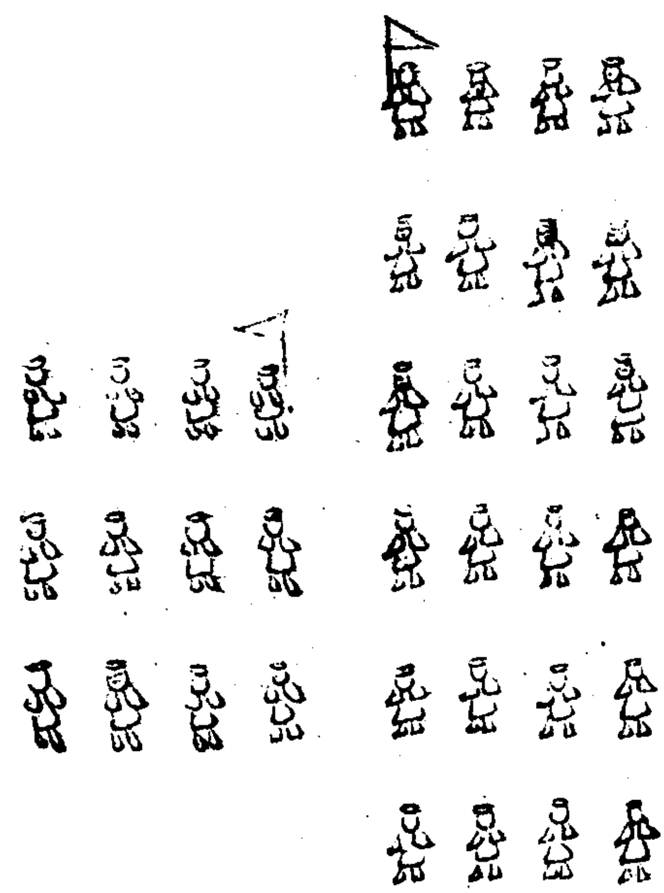
螃蟹陣變為兩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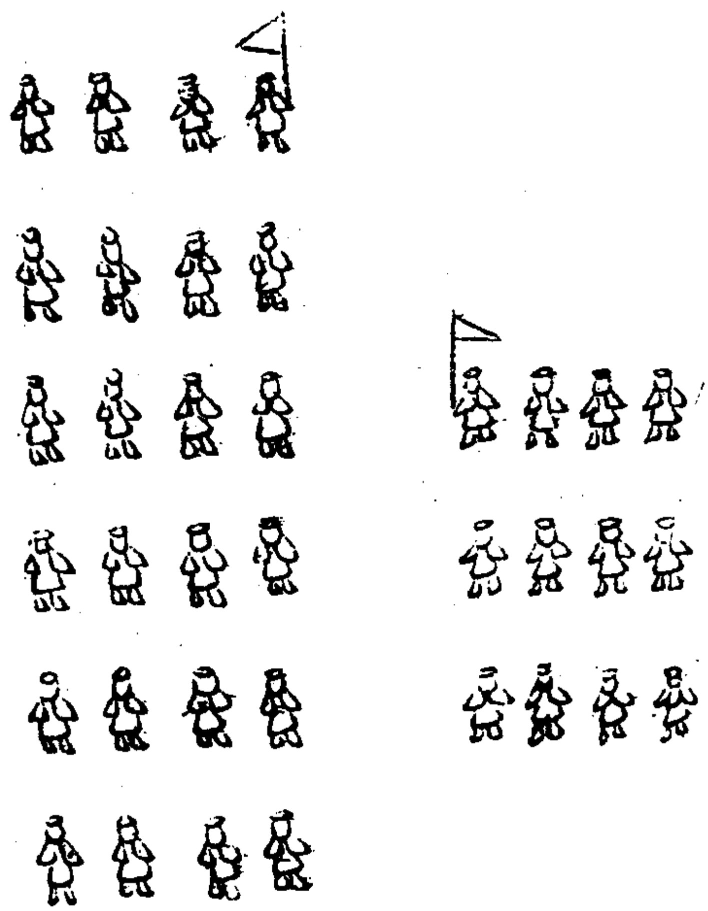
螃蟹陣變為四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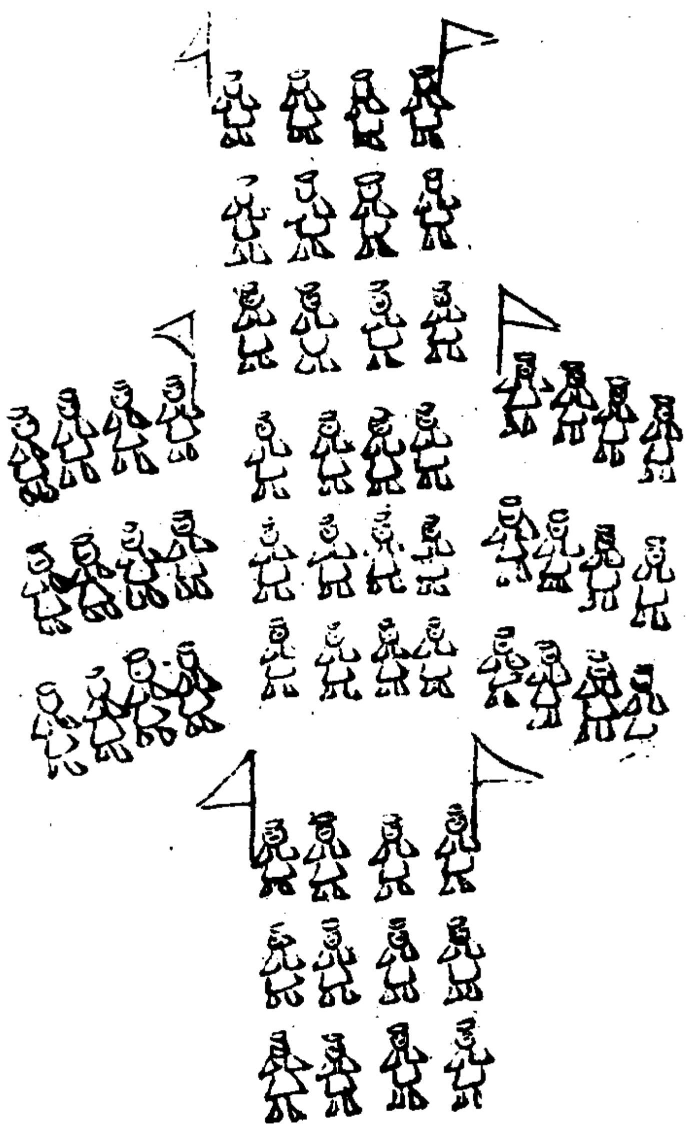
螃蟹陣偏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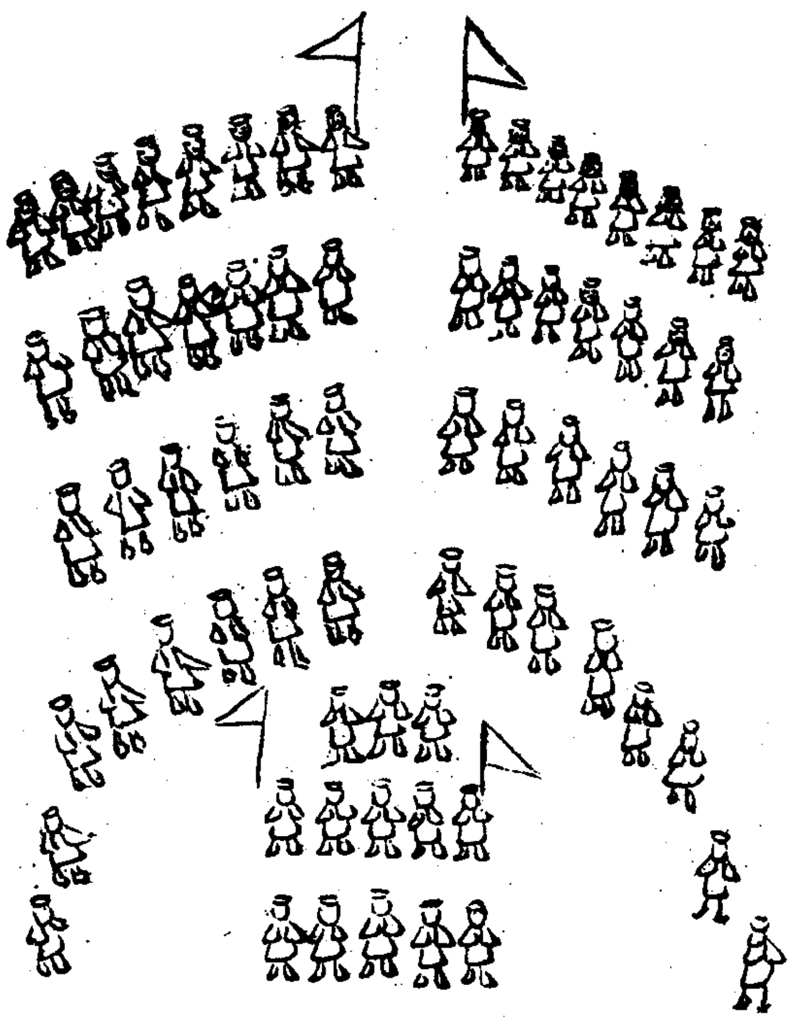
螃蟹陣偏右圖



螃蟹陣分五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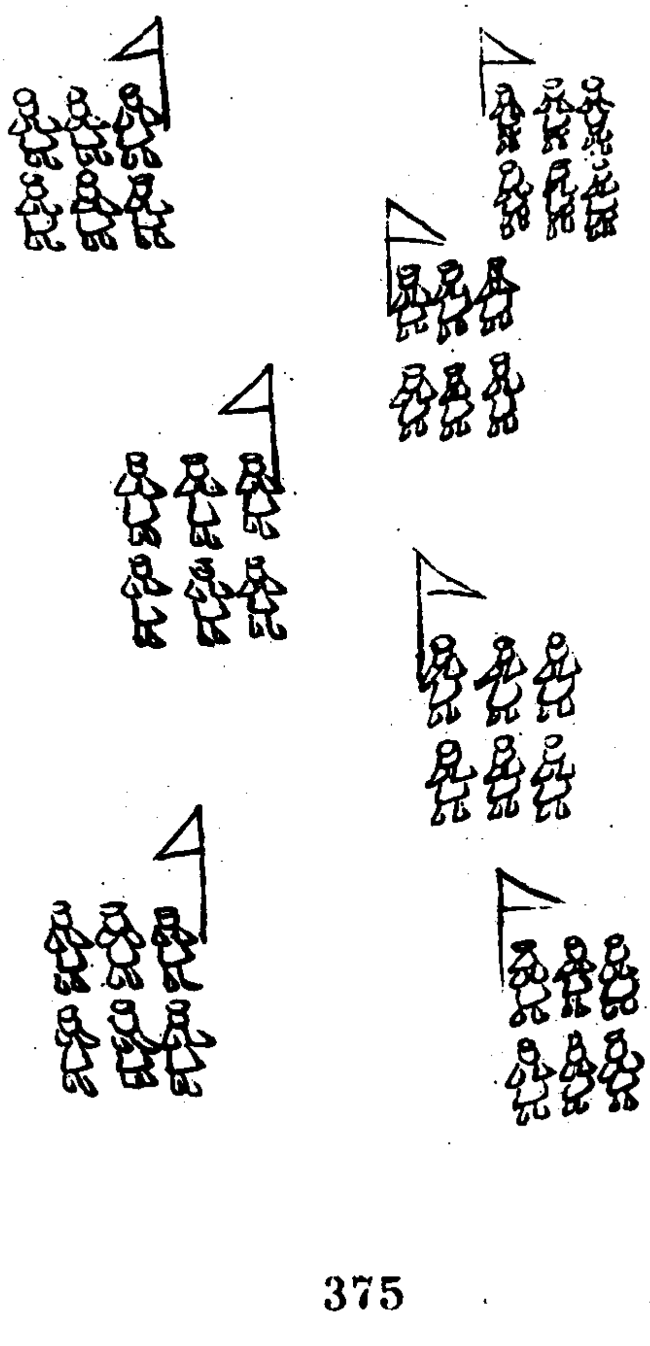
大螃蟹包小螃蟹陣圖



螃蟹陣者乃賊中三隊平列陣也中一隊人數少兩翼人數多形似螃蟹故賊中創此名目逃出難民及慣與賊戰兵勇多知之賊軍平列視我軍分幾隊即變陣以迎戰如官軍僅左右兩隊賊即以陣之中隊分益左右翼亦為兩隊如官軍前後各一隊則合左右翼之前鋒為一隊以左右翼後半與中一隊合而平列以為前隊接應如官軍左一隊兵多則變偏左陣右一隊兵多則變偏右陣如官軍出四五隊賊亦分為四五隊次第迎拒其大陣包小陣法或先以小陣拒我後出大陣包我或詐敗誘追伏兵四起以包我軍皆賊之慣技至於損左益右移後置前臨時指揮其權則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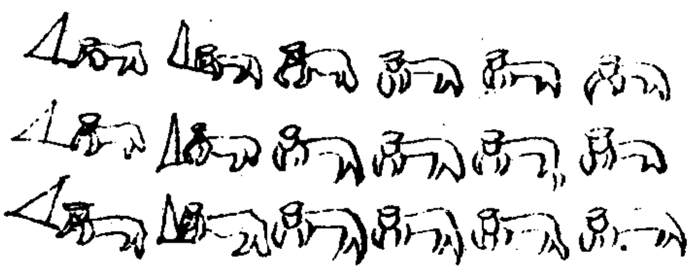
之賊目其進退開合之疾徐惟大旗數人嫻習羣賊悉提心在口
視大旗所往而奔赴之無敢或後故賊中不演技藝專練急奔大
旗數人日至所管偽帥處聽令所講求者皆接仗機宜一軍用此
數人便可役使萬衆畧無參差振裘挈領深得以簡馭繁之妙賊
目何知想由熟計苦思不覺暗合於竅要耳

百鳥陣圖



百鳥陣賊中有此名目然不常用偶值平川曠野與我兵戰以二十五人為一小隊分百數十隊散布如撒星然使我軍驚疑不知賊之多寡每隊人數僉同又不知宜先攻何處秀皇不進坐是而失利者有之

伏地陣又名臥虎陣圖



賊中散卒無不知伏地陣者但遇官軍追勦至水窮山阻之地忽一旗偃千旗齊偃瞬息萬人數千人皆貼伏於地寂不聞聲我軍急追突見前面渺茫無不詫異徘徊疑神疑鬼賊貼伏約半炊之頃忽一旗立千旗齊立萬人數千人風湧潮奔呼聲雷吼轉面急趨以撲我兵我兵一疑不釋又增一疑而益以一驚其不轉勝為敗者鮮矣此陣用於長沙用於南昌武昌亦人所共見者

營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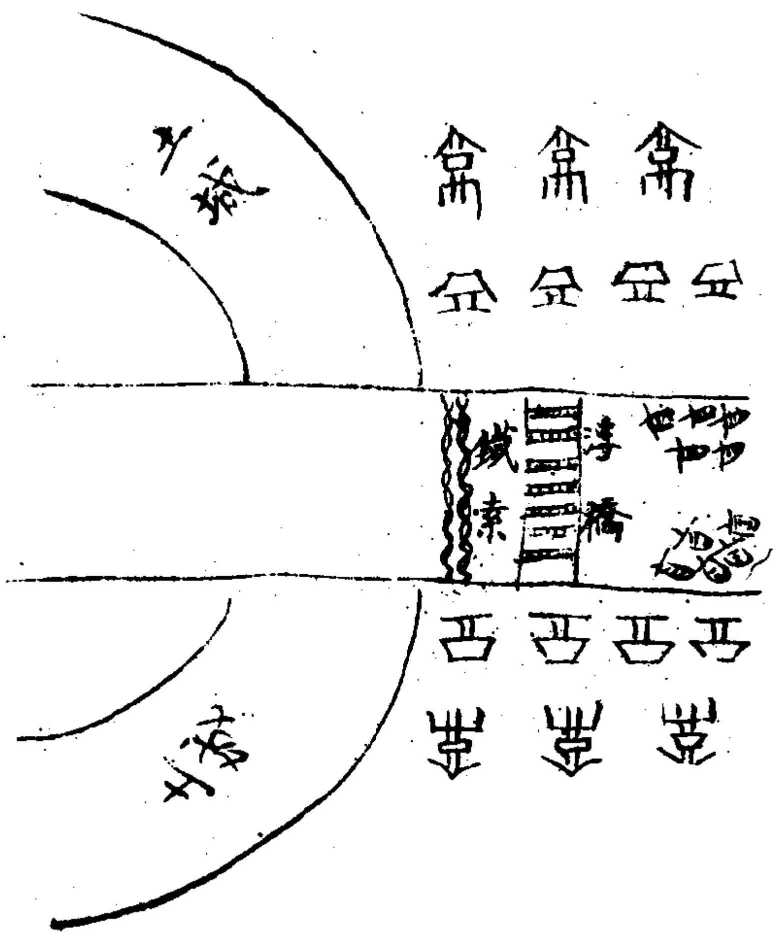
夫今之論賊情者非鄙薄易視之即懲於屢挫深求而高視之二者宜有一是即以賊之營壘論其易視者若曰賊無帳房賊軍無枝藝其防守之術又甚疎但得猛士率精銳千人隨處可以襲之其深求高視者又曰吾嘗與賊屢戰矣其夾江而營阻山以營夾河夾市包我城包我營以為營動合古法未可輕舉殊不知二說皆非愈以見賊情之不易測其易視者為尤不可用高視之不無畏葸尚有謹慎自防之心不過堅守我寨賊去多日我猶不知為單士鄙笑而已若驕敵輕進處處敗挫寒士卒之心長狂寇之氣

否可勝道哉然則賊之營壘果何如乎要知營壘堅與不堅防守嚴與不嚴則視所守為何如賊耳曾立滄踞守揚州朱錫琨黃益芸屯營六合縣河口百務廢弛陳承瑢皆逆料其必敗時告楊逆下偽詔誥諭戒飭之未幾揚州即為官軍克復朱黃二賊果全軍覆沒他如石鳳魁據武昌官軍日逼黃再興亦預知其不可守仍賴再興死拒數日且能竄出大東門自脫而兼脫鳳魁石黃兩賊之才已見優劣其他久攻不下之處所守之賊非曾立瑲朱錫琨等輩可比從可知矣然亦必視我輩之氣勢方其克復武漢直抵九江鋒銳不可當幾又無堅不破矣總之賊營壘非師古法凡守

城某寨其有攤謀心計劇賊必躬自踏勘盡攬山川形勢於胸中以意為之必堅必固且能倚伏相救聲氣相連兵書良法亦不過如是賊不讀書何曾夢見不過自苦思熟慮得之譬如世之奸人日以利己損人為事精神所注一言一動自能有益於己非必有所師承也至於戰則勝守則固此等劇賊亦不多有惟其能之是以狂之其不能者跂而效之朝為散卒暮擢偽帥豈無為耶往賠戰士談及賊之營壘動輒鋪張所指諸法皆金湯十二籌洴澼百金方各書中名色與難氏所述偽文告所載都不合今擇其有據不謬繫說其不能如者殊未敢臆造也

註曹立瑜路守揚州去云俟程奉璜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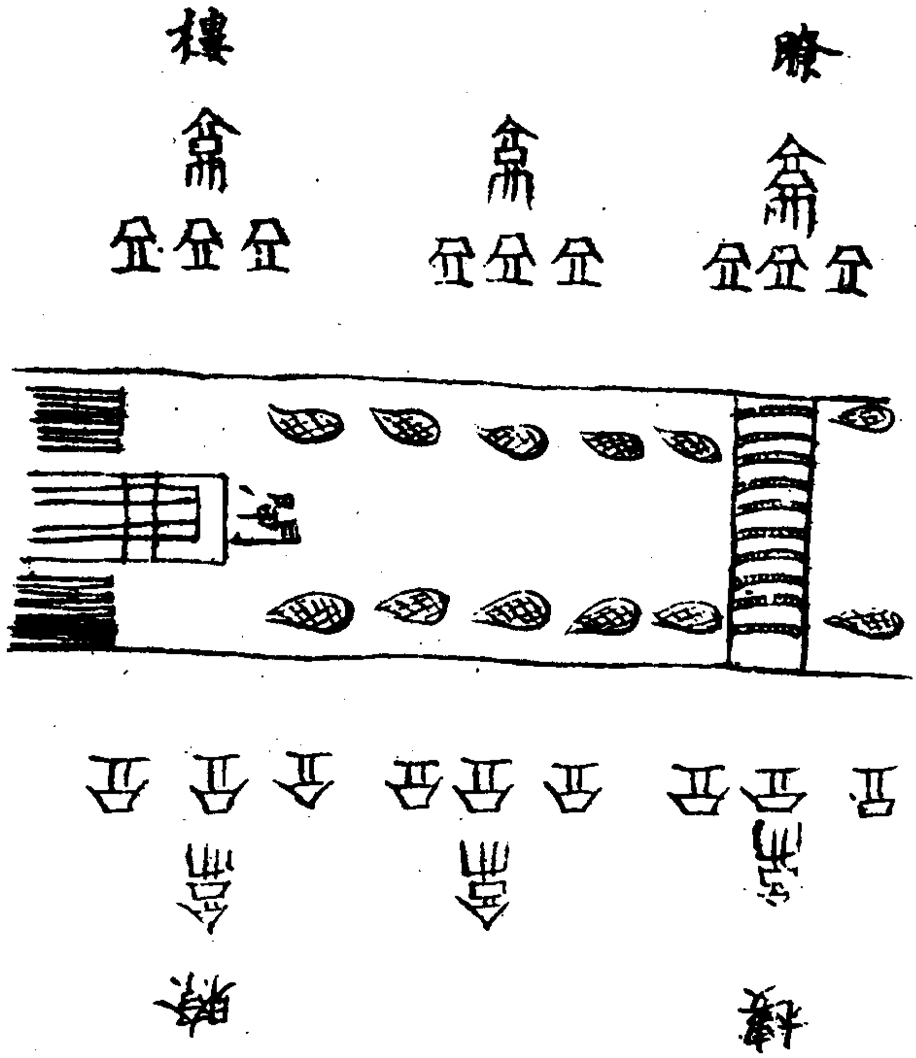
夾江為營圖



夾江為營賊屢行於武漢黃州樊口田家鎮半壁山諸處於武漢則搭浮橋於田家鎮半壁山則橫攔鐵鍊於黃州則堅築壁壘以防北岸南岸僅置兩營此人所共知者殊不知賊衆蹂躪沿江數千里上下多次凡無官軍之處皆水陸三路並進行則同行住則同住必夾江為營如是晚住團風鎮北岸陸路之賊則全住街市民房南岸陸路之賊則住洲上民房設不數住則寄宿於船船分兩岸停泊其房屋較少之一邊則停船七八成以船二三成停於房多之一岸三路表裏從不參差其佔據漢陽漢口當武昌未陷之日則盡調船隻於小河江邊河口密植樁頭以木筏載兵可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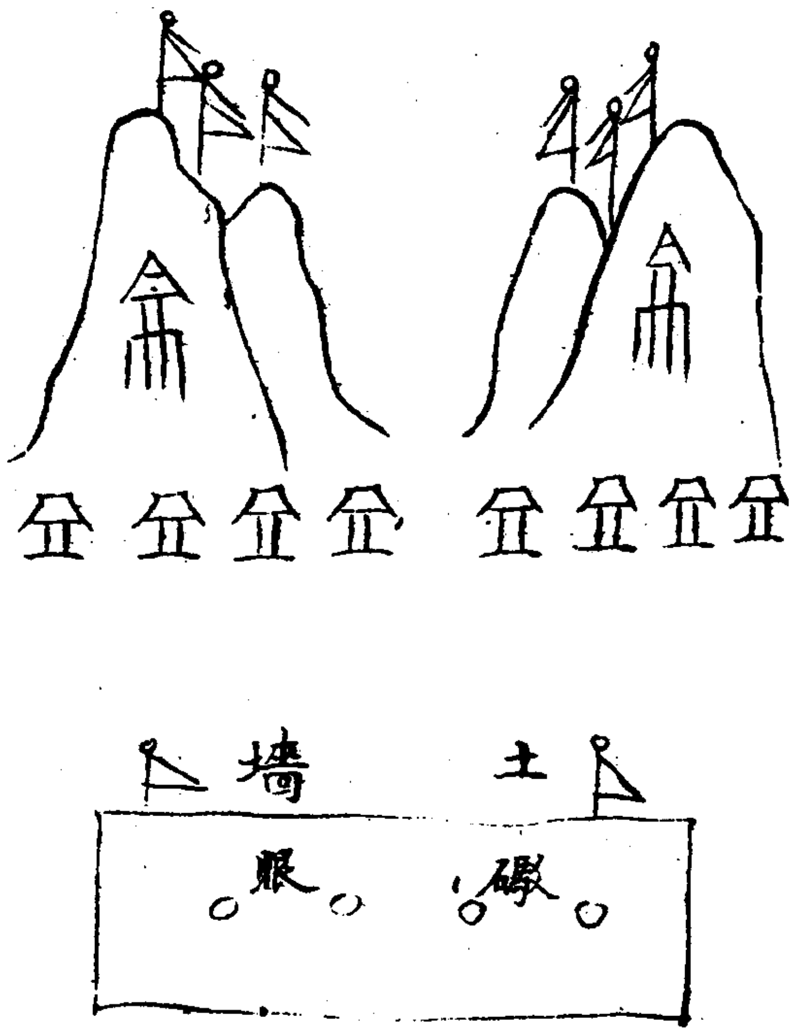
而不可登

夾河為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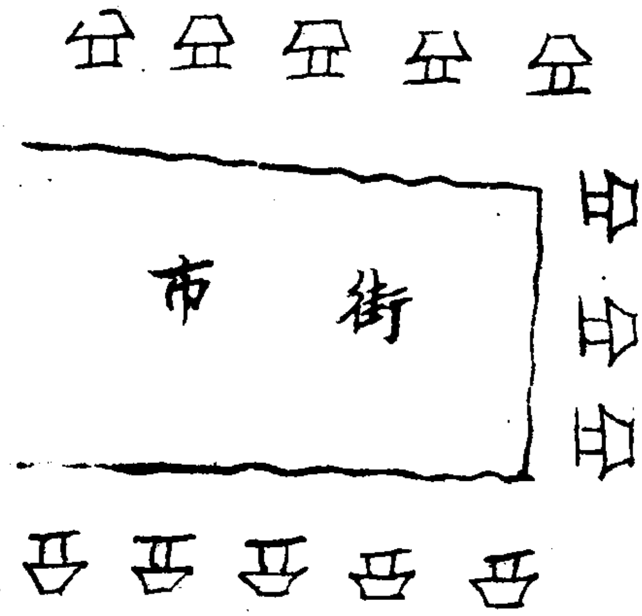
賊軍遇有河道通舟三路並進時亦必夾河為營如夾江法獨於漢陽漢口小河備極經營其通江河口則植木樁兩萬根更以破船塞口中開一閘以堅木栅為門扇用牽車啟閉以放賊船出入河口兩岸各立數營漢鎮之尾橋口地方兩岸亦各立數營中於接駕嘴搭浮橋一道以通往來

阻山為營圖



兩 山對峙或狹路谷口賊每對屯數營 山後多插旗幟 以為疑兵
前築土墻上開礮眼架槍礮 以擊我軍此賊之故智守城守險以
及攻城必依 山為營或於山腰 山頂分立數營如桂林之象鼻山
武昌洪 山漢陽龜 山蘄州半壁 山等處皆是尋常朝行暮宿悉住
民舍從未見其屯於 山岡

夾市為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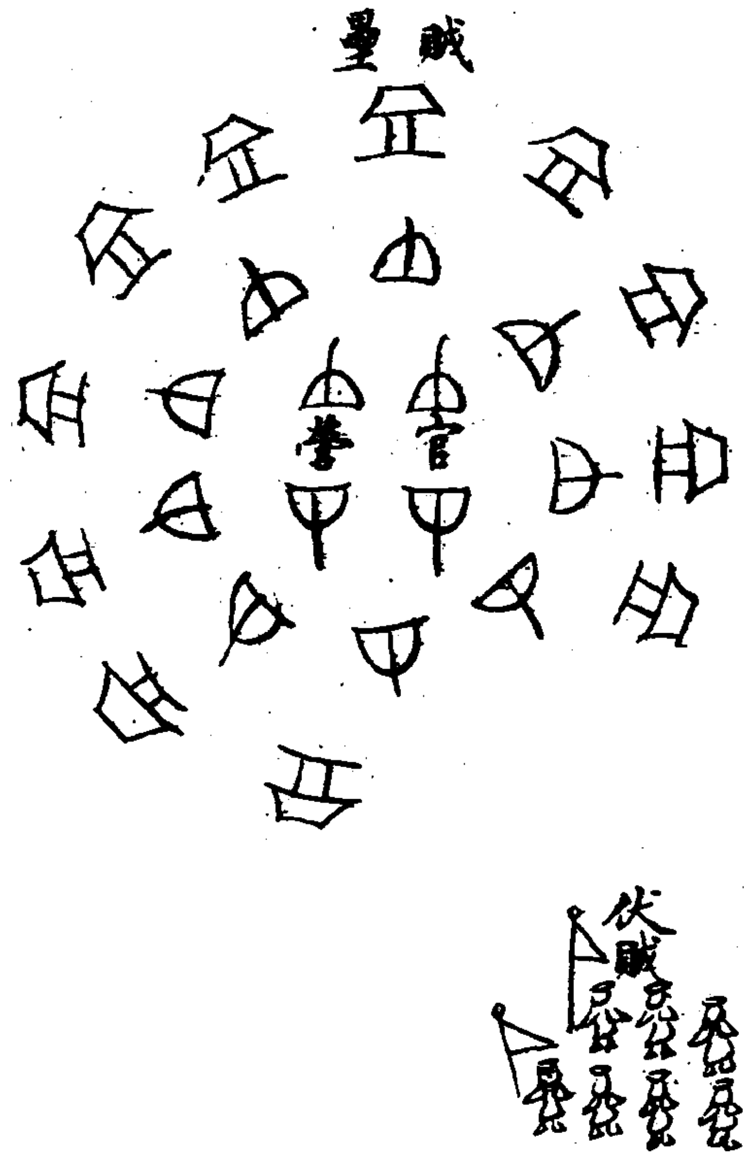
夾市為營則比比皆是如長江埠蔡店漢口宋埠團風武穴大通派河𣵀漳澇港諸處俱以羣賊分路衔市民房而拆門窗複壁板片環立賊壘嚴守三面仍留一面此賊之來路前通賊境地方寬濶故不必守也

以村莊為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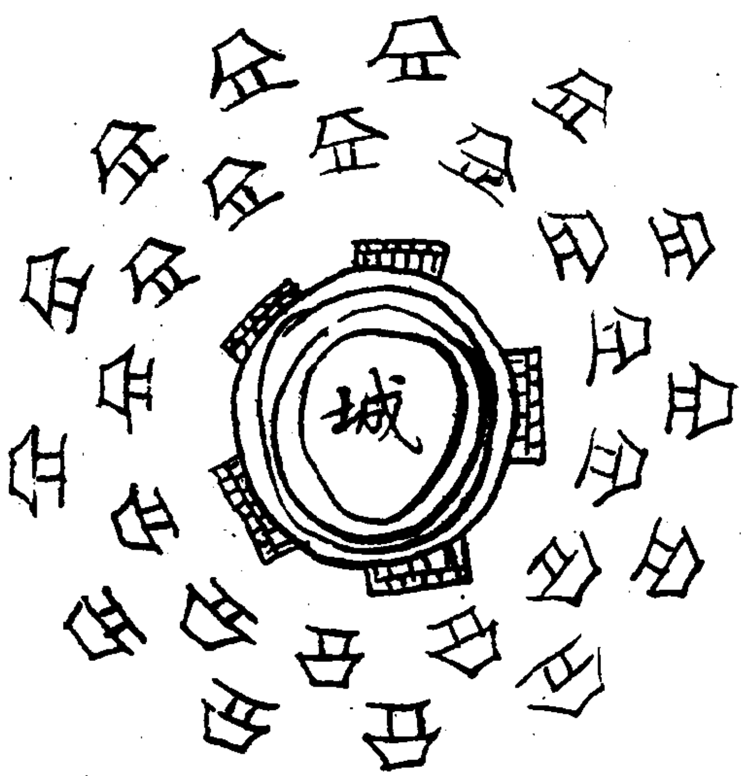
以村莊為營則係剿敗之賊無城池市鎮可踞遂據大村挑濠築土墻以堅守北五省村莊多有圍墻瞭臺護莊河賊擾山西河南山東直隸各境被官軍追急往往踞大村以負嵎

包營為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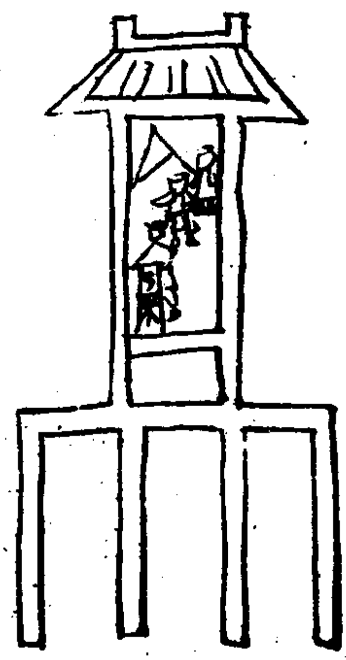
我營與賊營對立相抗日久設大股匪繼至則必哭然包營一二日間環我營皆賊壘獨留一路誘我兵由此徑衝出前以伏兵要之鮮有不敗者總兵瞿騰龍曾言如倉卒遇此但熟計我師宜向何處宜退何處併力衝擊之自可哭圍而出慎毋利其稀鬆之處而轉蹈危機也

包城為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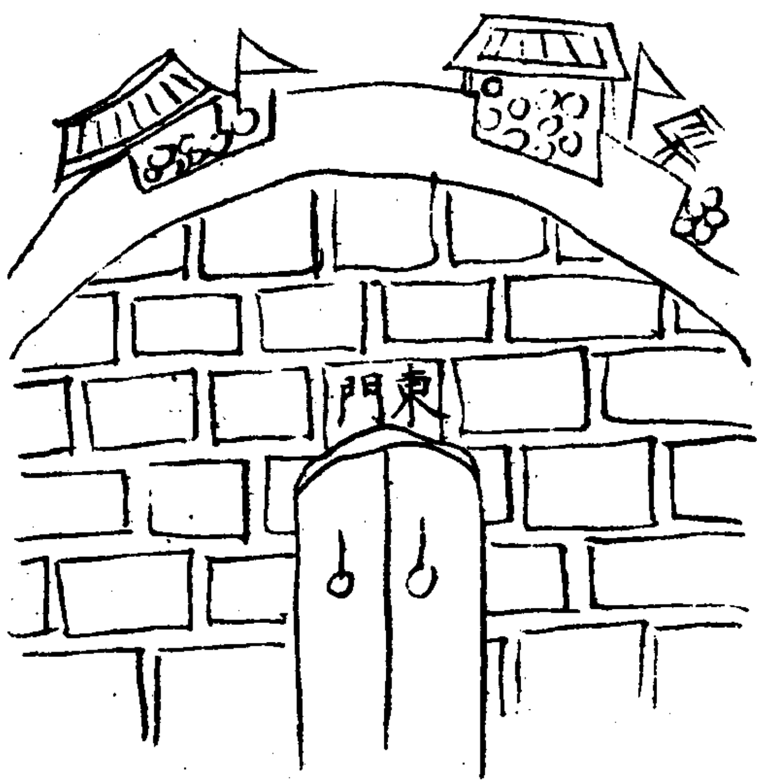
賊攻省城郡城每恃人衆恨不環營以困我然於長沙武昌南昌或一面濱江或一面有我兵營壘從無環攻之事其餘彈丸州邑多不能久持亦不待環攻惟廬州兵單城外虛無壁壘援兵相距甚遠城未陷先數日賊壘如星旗羅布四圍幾無隙地

望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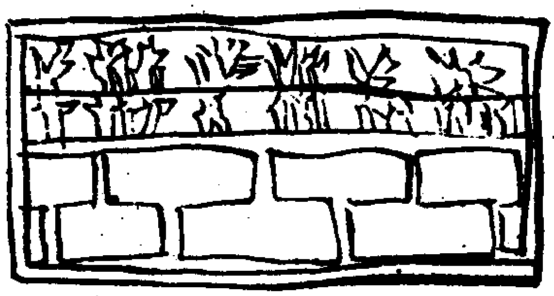
望樓高低無定式必立於至高之處皆折民房為之每數營則置一樓上立瞭望者一晝夜輪換數十人無敢曠誤見官軍至則吹角為號與官軍打仗則擊鼓搖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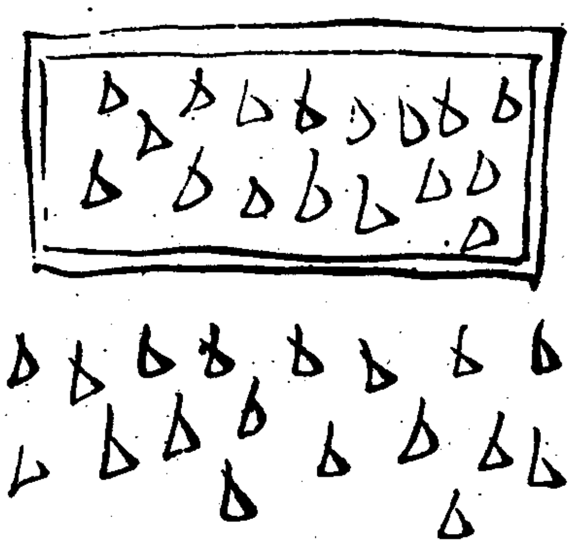
城上板屋圖



賊守城無布帳亦拆民房庋為板屋每五垛置一具高出雉堞數寸凡堅守之城並用磚石將垛口砌閉只留小孔外視甚至將城加高數尺其餘營壘但築土墻木墻亦必環庋板屋相離數尺即置一具如係土墻鬆不能載則植樁於地上搭板棚略高土墻數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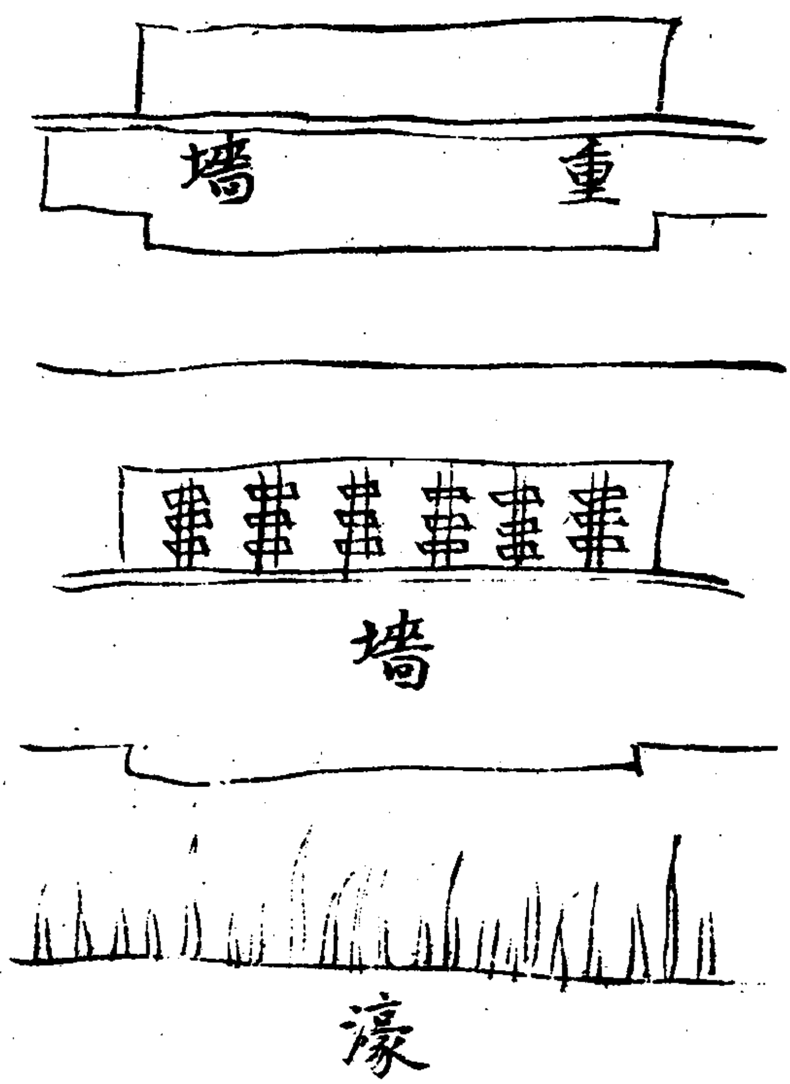
土墻濠溝圖





濬濠築墻營壘一定之制賊築土墻每樹竹木為骨拆民舍磚石
為基址椎擊堅實雨淋不致坍塌濠溝亦不過寬深而已惟賊中
所擄老弱及城中婦女日以削竹簽為事取用不竭每以竹簽密
釘濠中甚至平地徧揷周匝數丈

重濠重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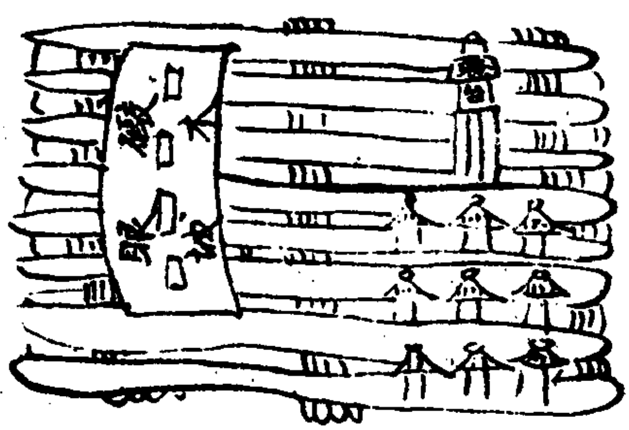
賊於我軍攻急之處則濬重濠築重墻第一道濠必密植竹簽第一重墻必用雙層板片疎疎排架用橫木釘而約之虛其中如複壁壯中真沙石磚土重濠亦務寬深而已第二重墻所築為何物則無定或密排整株樹木或壘積鹽包糖包以及水浸棉花包其在永安州時曾以生根活樹間以杉竹篙編成墻壁尤為匪夷所思

木樁十字竹簽圖



木樁多釘於江灘河灘水淺之處使我船不能近岸其土墻外濠邊卡房外亦多釘之更以荊棘繫其旁十字竹簽則釘於木樁之外取極軟竹片交叉密布磁子擊中竹簽微欹而磁子已無力墮地蓋以柔制剛也大抵賊堅守之處房屋之外必築土墻墻外開濠濠外又立木墻木墻外又開重濠濠外釘木樁前立交叉竹簽其意不過欲多一層即多一層耽延可以從容抵拒且使我兵畏難而不肯遽進耳

浮筏為營圖



賊以大木簰數架外樹木城中搭板屋起瞭樓為營壘木城上開
礮眼密架槍礮以向外擊此多置於江寧城外水營湖口田家鎮
漢口等處甲寅八月官軍克復武漢楊賊屢下偽誥諭搜括鏰纜
廣造木筏營壘曾差偽東殿左七承宣佘鎮興等陸續運五座至
田家鎮其已到者自為官軍焚燬未到者想在湖口安慶等處停
泊

營壘後說

賊倡亂之始勢尚單微時慮我兵聚而殲旃故不敢佔踞城池多依山險或大村巨鎮堅築營寨以自守初無舟楫更無所謂大營然自始迄今從不更其初制不於平野紮營不用爐鍋帳房其軍行也朝發暮休必止一村一鎮賊目據大宅打館羣賊亦據各民房打館盡搜民間食物以供啖嚼不足則裹粮出均食之擄得富户則以刀擬項逼使辦飯其休止之處雖距官軍不遠亦不設備惟於每館各派五賊輪支五更鼓聲鼕鼕比户相接徹夜不息天明則角聲烏大旗先行羣賊牽線以行莫敢先後若久踞之處

或城或鄉或江或河鎮市則必堅其壁壘挑濠築墻插簽釘樁其為守也不遺餘力嘗聞難民述劇賊之夸詞曰其每晚休止不必為備者蓋雖知官兵昏夜不敢遽進必探我所在而後進及探子往返一宵已過我又轉徙他處且鼓聲遠聞數里官兵又安知我無備耶總之我於當守處則重濠重墻不當守處則不營不壘若官兵則處處為濠為墻然濠淺墻鬆雖有如無況守夜之法甚疎每以數騎昏夜焚其帳房鮮不得手云云此等狂悖之言固不必記載今總論賊之行軍築營諸法特為揭出者庶知賊恪守初制亦非無說賊行昏夜休止毫無屏蔽雖處處襲之可也

註

營壘諸說乃瞿騰龍駱永忠方靖蕭長齡梅青及兵勇任福
筆所說質之程奉璜皆不謬其賊目參詞係楊有玉明昌祿
石佑高三俘賊所
供難民亦多知者

土營

熬翻一法穴地攻城實以火藥發機引火則充錄云掀翻鉅城如揭片紙蓋甚言之也賊攻城專以挖地道為得計於道州郴桂等處盡擄挖煤山人數千另立土營初僅指揮一人將軍分一二正副四人後又封指揮至三十餘人將軍六百餘人其總制監軍軍帥至兩司馬俱備至江寧封土營師帥至七百六十二人其實所轄並無一萬三千一百之數因穴地有功故悉封師帥之職非皆統五百人也凡土營之衆賊中呼為開壠口兄弟賊目優視之專充穴地之役鮮使打仗既陷一城賊自為守又必將轟損城垣補

葺所開地道填塞亦皆此輩為之擒得泥水匠悉隸土營凡有興作亦由土營偽官協同木營偽官督造壬子臘月十二日武昌難氏曾聞一賊鳴鉦傳呼於市曰東王有令開壠口兄弟即刻赴大東門監軍衙聽點蓋即役使土營脩城塞竇也地道之計殊惡然亦視守城為何如耳賊屢用於長沙南昌城內知覺亦開濠溝直穿橫截灌水灌糞死賊無算即被轟城成缺猶能殺退登城之賊隨即補繕卒能保守若武昌江寧未講戰守諸法城大勢散即賊不穴地亦未必不失其餘不能堅守之城亦非穴地而陷賊攻城諸法究以此事為至可恨講守禦者若能以長沙南昌為法以武

昌江甯為戒賊又安能得志耶

註黃龐鄒元標說
與程奉璜說同

附諸匠營

水營土營而外又有木營其卒皆木工金匠營其卒皆金銀匠織營其卒皆織機匠金鞋營其卒皆鞋韈匠繡錦營其卒皆男繡匠鐫刻營其卒皆刻字匠各營以指揮統之其總制至兩司馬亦如土營水營之制賊中又設各典官名目至繁已詳僞官制內總之擄得諸色目人則分送各匠營及各典官處謂之聽使各儲其材各判其器凡有所需無不如意此等匠營暨典官所屬散卒隨營奏技却不役使打仗然用詭計以人衆驚我時則百工匠作亦皆使搖旗吶喊矣

訞考自偽文告及
程奉璜所說

賊情彙纂卷五

僞軍制下

水營

賊初無舟楫故無水營自益陽至武漢擄民船三十餘隻船户唐正財爲指揺浮橋於漢江揚逆嘉其能始立水營以唐正財爲指揮總統水營船務逺至江南擄船愈多幾於浮江萬艘乃升唐正財爲殿前丞相即以被擄船户水手爲水兵分爲前後左右中五軍旋增至九軍每軍以軍帥領之其下所屬師帥至兩司馬亦如旱營之制惟師帥多至六百人虛標分數其實僅得十之三四然

從賊黠者多樂就水營以其便於　掠不易稽察故也別立水營
總制將軍監軍統之此九軍均歸唐正財調遣張子朋激變水營
各船皆欲揚帆星散楊逆撫慰正財正財調停寢息已詳楊逆事
實內賊初虜得船隻不　顧惜不事修艌計不久皆為朽板自得
正財後搜括釘鐵油蔴竹木錨纜督工修補煥然一新擄得我兵
戰船礮船初不亦倣式增置羣賊不習駕駛不能點礮遂索然廢
棄故賊中不分礮船戰船坐船輜重船所有船隻皆載賊軍皆載
糧糗皆載器械礮火凡有船皆戰船凡接仗皆出隊其江寧水營
則全恃木簰木城為營壘船隻大小不一未經訓練其實不能接

伏賊知之故專以人衆船多勝我其由武漢下江南也帆幔蔽江
銜尾數十里癸丑五月犯江西九月犯武漢甲寅正月再犯武漢
賊船之多亦不下萬餘艘行則帆如疊雪住則檣若叢蘆礮聲遠
震沿江州邑無兵無船莫不望風披靡鄂省亦僅有礮船數十隻
快划百隻其勢之强弱懸殊百姓逆料不敵所以遷避一空而不
知賊船皆不能鬭伏不　截賊登岸及以聲勢驚人而已當甲寅
正月賊船甫至武昌城下開礮擊沉數隻賊船遂緊貼北岸行
走盡闖入小河我兵屢駕礮船往攻對岸賊但於墻內密排槍礮
拒我不能登岸其闖入之船數千　無非往來轉運從未敢出小河

口接仗逮後陷武昌亦由旱路直撲東門致兵勇潰散並非得力於戰船也湖北候補知縣羅鳳池極知賊船不能戰闕常奮然曰使沿江收令皆有膽識不為虛聲所驚安排火船火筏處處燒之船上之賊無噍類矣惜皆昏庸柔懦之輩但驚賊船之多而不察賊船之無用也若如所云賊船果無所用乎抑又不然賊仗船多驚我所向無前乘風急駛飄忽靡常一日行數十里處處使我猝不及防所欲城池不戰即得搞地金帛粮米恣意擄掠任其載運聲勢炫赫我兵單薄每不敢遽近及其竄也我無船使不能追剿是比年賊之蹂躪沿江幾無禦之之法皆船多為害也故知辦賊

者必以焚賊船為第一要着其間豈無人謀要皆不竊要惟
欽差侍郎曾公與湖南提督塔公早隊舟師三路下勦初焚於賊
船於湘潭約二千艘再焚於岳州約數百艘再焚於城陵磯約數
百艘再焚於漢陽小河約四千艘再焚於田家鎮約三千艘其焚
賊船之多尤莫過漢陽田家鎮兩次　虎蔽江江水為沸誠不誣
也以上統計賊船被燬已不下萬艘殲賊何止數萬沉失貲粮又
安可數計賊之喪胆以此脅從星散亦以此至所殲之賊所失輜
重賊仍可復得所燬之船賊斷不能復得蓋近來民船懼為賊虜
賊踪相距尚數百里皆相率遠逃賊虜船日稀萬不能複如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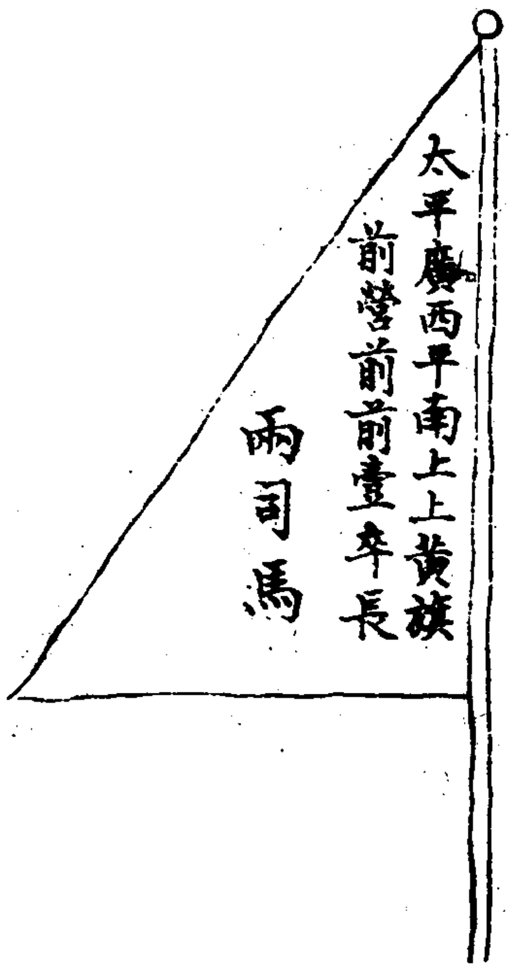
更聞江寧官軍用紅單船燬賊水營船隻殆盡果爾則賊船無幾宜其死踞武漢不敢溯江而上今滅賊之機以賊無船為可慶是舟師下剿克復各城池雖得而復失然使不能復振漸可制其死命者於截焚賊船之功可謂偉矣

旗幟器械

匪黨皆山僻亂民揭竿為逆無非裂布為旗削竹為矛初未標新立異嗣因勢日蔓延不獨閭閻百貨皆飽谿壑即官軍戰守之具亦多資賊逮陷武昌後所執刀矛多用硃漆畫桿雖不必適用然而軍器日求華美可概見矣賊專務虛聲驚人每一軍大小黃旗至六百五十六面之多計兩司馬旗五百面卒長旗一百二十五面旅帥旗二十五面師帥旗五面軍帥旗一面共成此數更有總制將軍監軍各典官之旗尤不可數計故官軍與賊接仗恒覺賊旗之多也茲將賊中旗幟尺寸顏色號衣號帽腰牌各舉其一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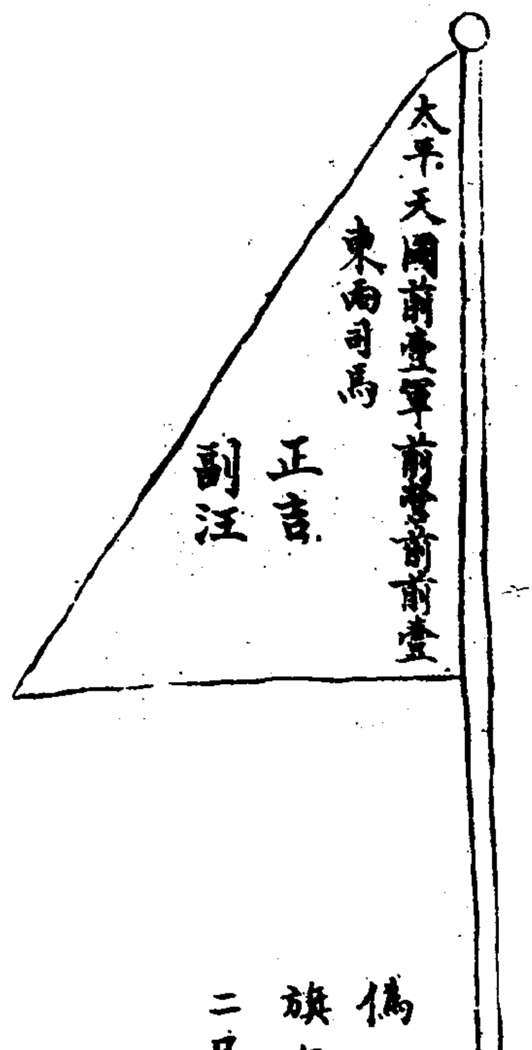
圖繫說其槍礮名目賊中多改隱語亦特記之庶考賊情者可一覽無遺焉

偽太平軍目內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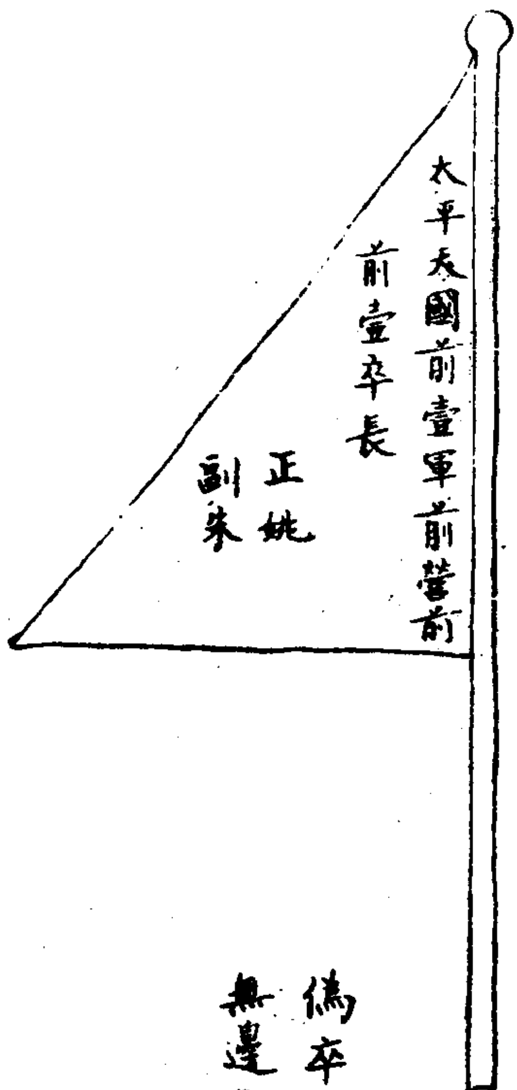


此賊初起兩司馬黃旗也長濶二尺五寸其刋於僞太平軍目中有太平廣西平南桂平貴縣道州上上黃旗等字樣蓋其始虜得一州一邑人民皆籍為一軍以旗標別各繫地名嗣所擄之處漸多五方雜處湊集成軍難於區分此制故廢此旗乃賊旗濫觴特列於衆旗之前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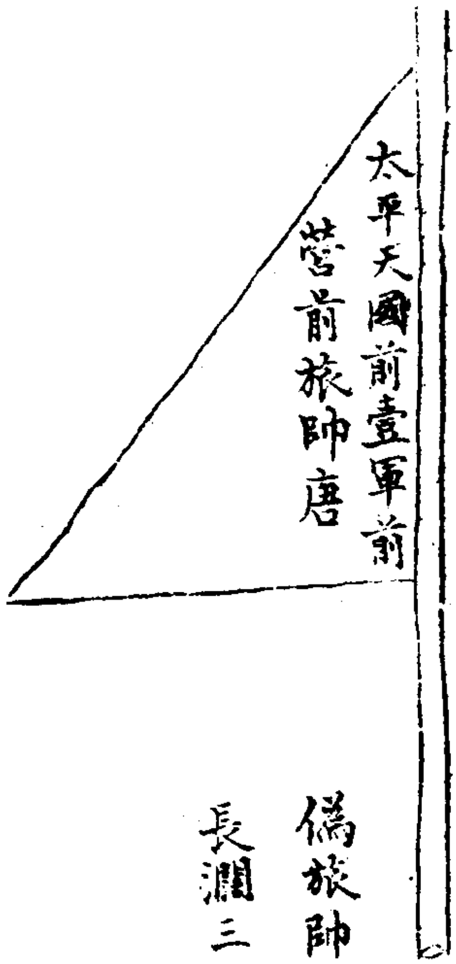
偽正職官旗圖



偽兩司馬黃旗無邊長濶二尺五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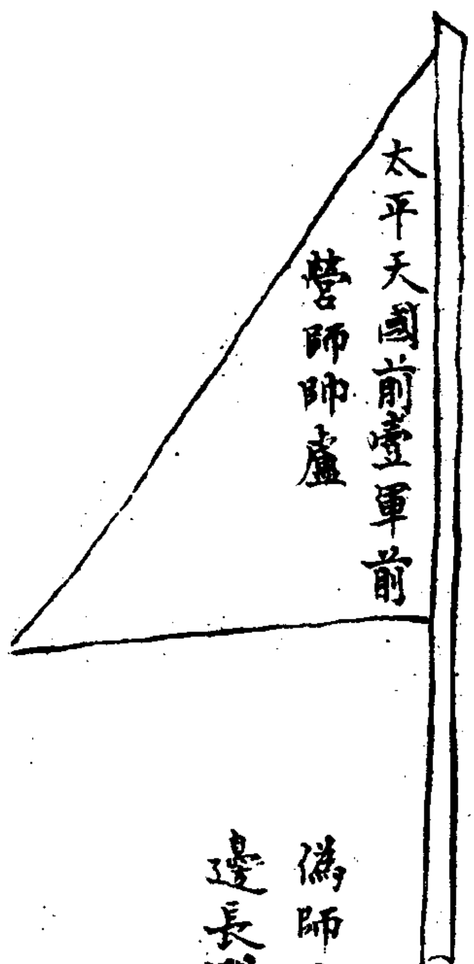


偽卒長黃旗
無邊長濶三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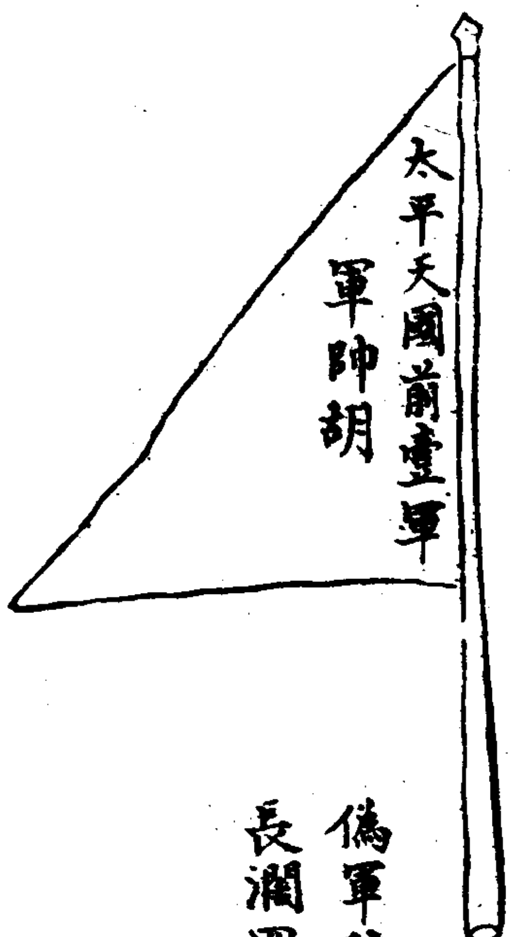


偽旅帥黃旗無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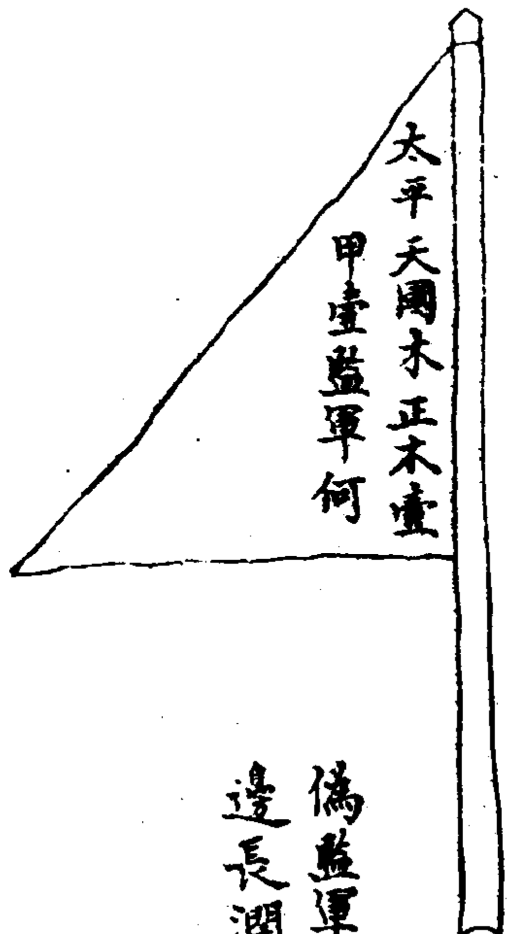
長濶三尺五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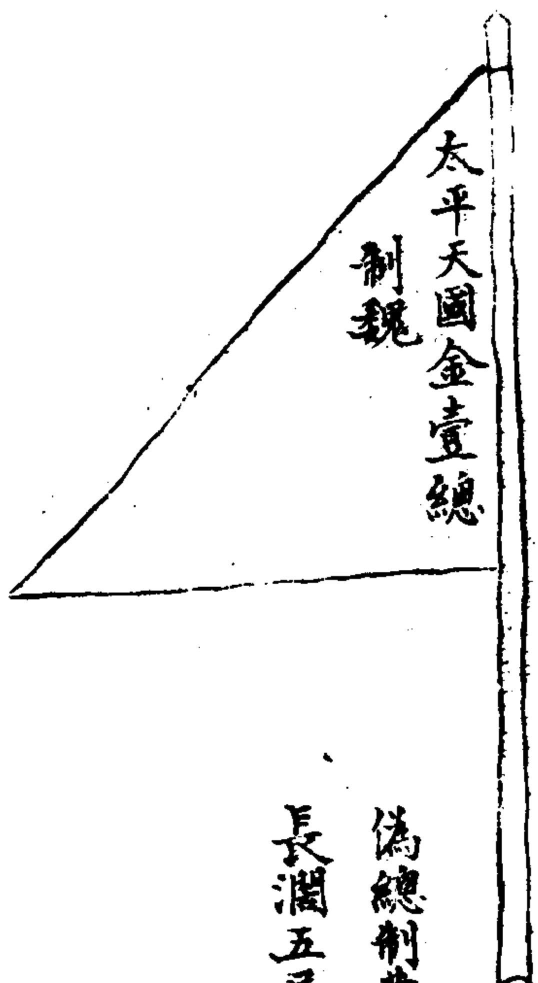
僞師帥黄旗無
邊長濶四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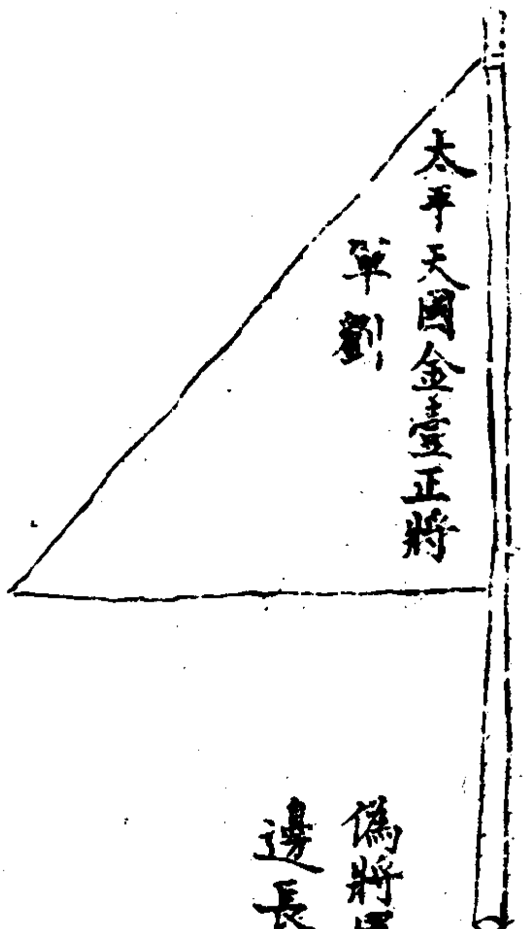
僞軍帥黄旗無邊
長濶四尺五寸



僞監軍黃旗無
邊長濶五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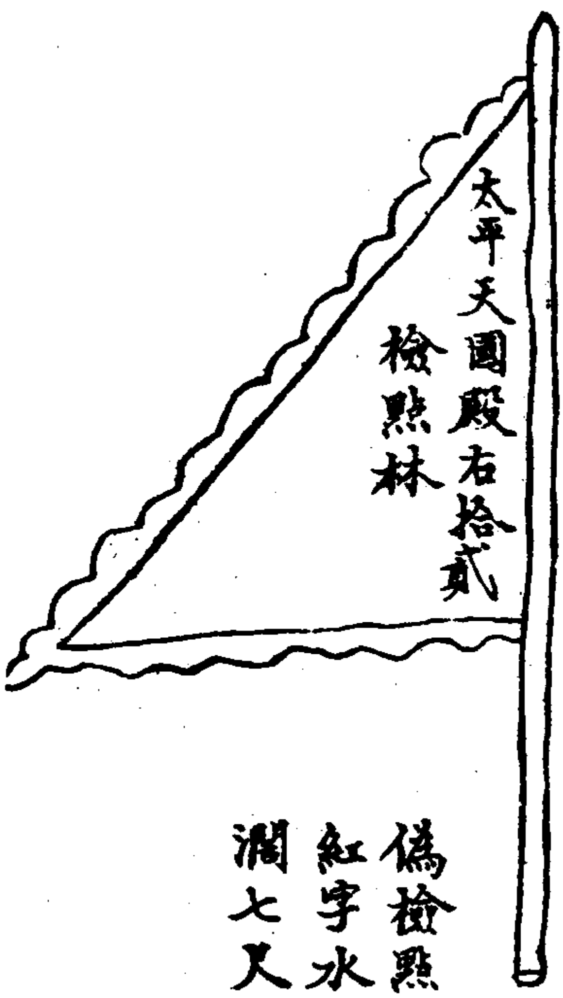
偽總制黃旗無邊
長闊五尺五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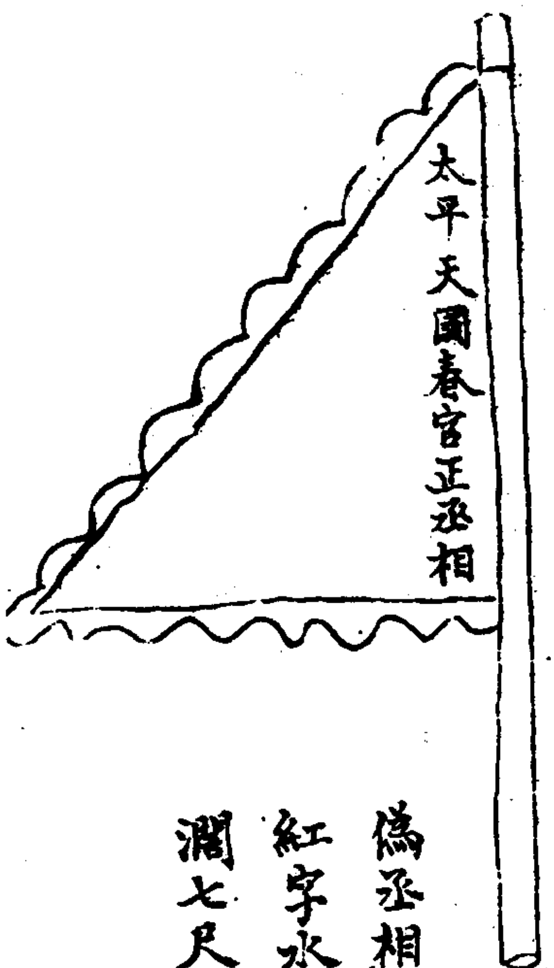
偽將軍黃旗無邊長濶六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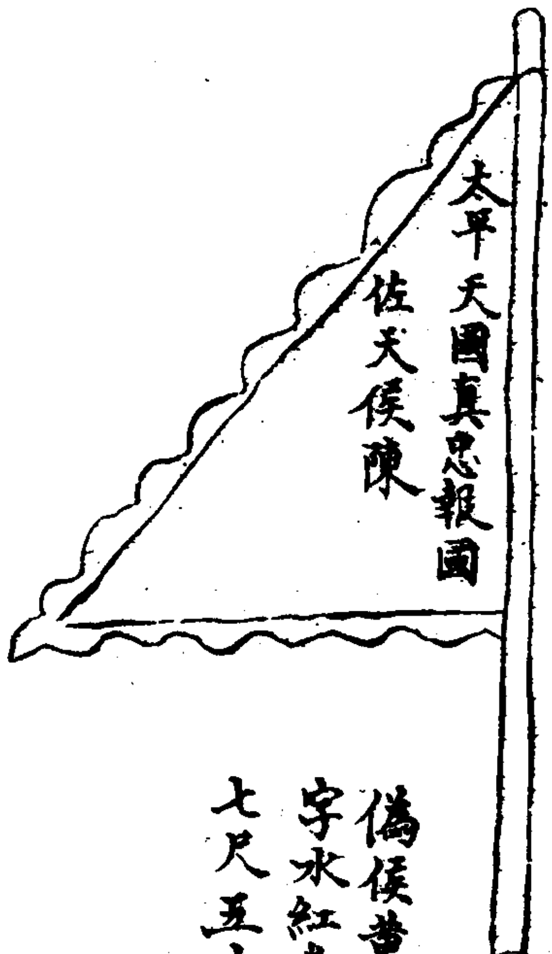
偽指揮黃綢旗
黑字水紅邊長
濶六尺五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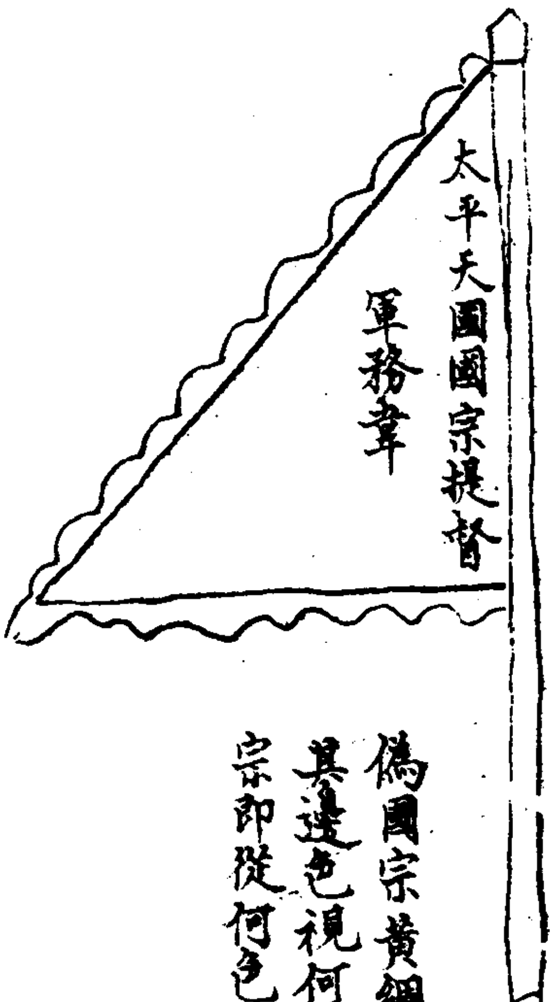
偽檢點黃綢旗
紅字水紅邊長
濶七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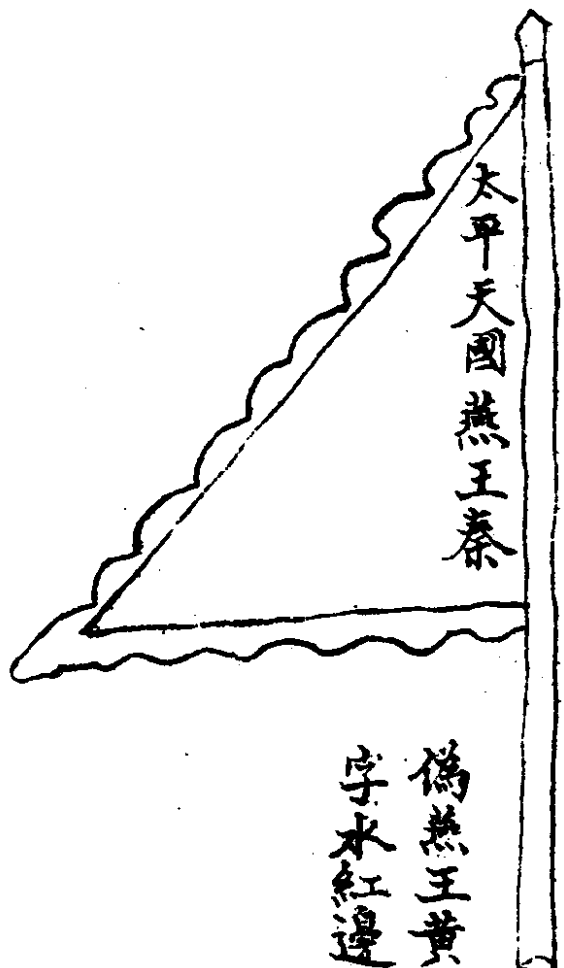
僞丞相黃綢旗
紅字水紅邊長
濶七尺五寸



僞侯黃綢旗紅
字水紅邊長濶
七尺五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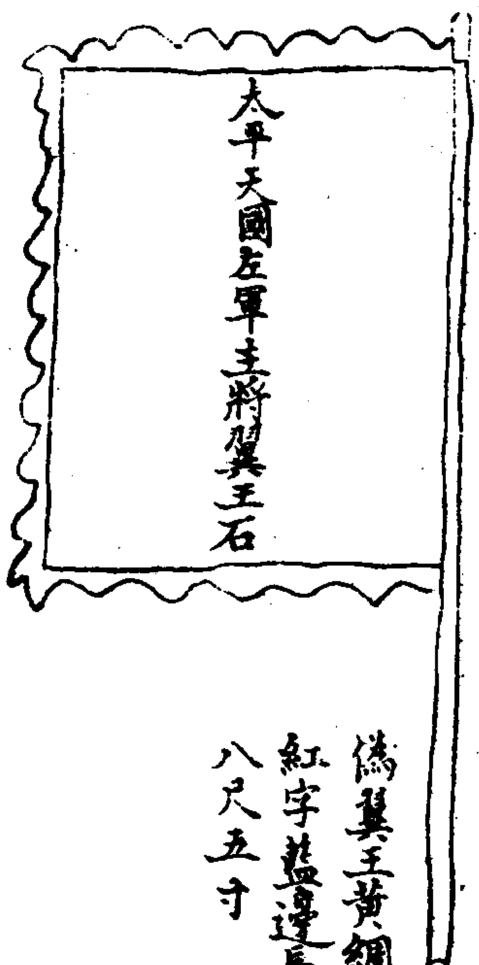
偽國宗黃綢旗紅字
其邊色視何偽王國
宗即從何色長濶八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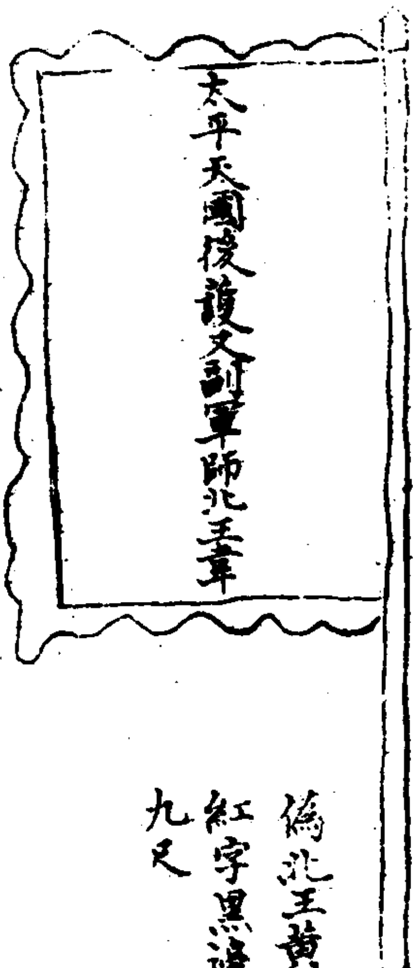
僞燕王黄綢旗紅
字水紅邊長濶八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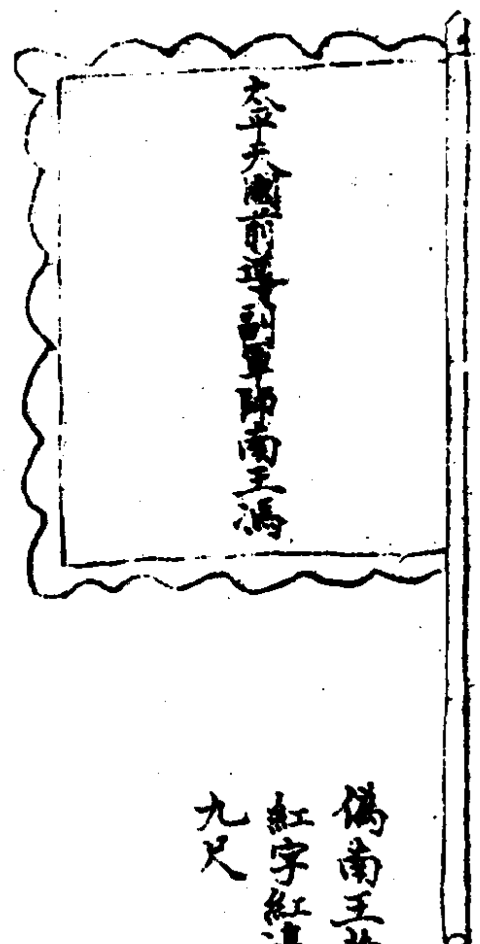
偽豫王黃綢旗紅字水紅邊長濶八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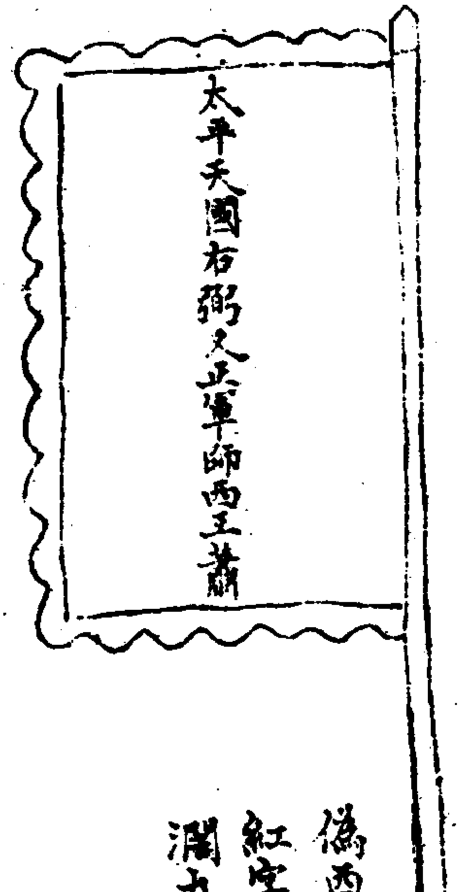
偽翼王黄綢旗
紅字藍邊長濶
八尺五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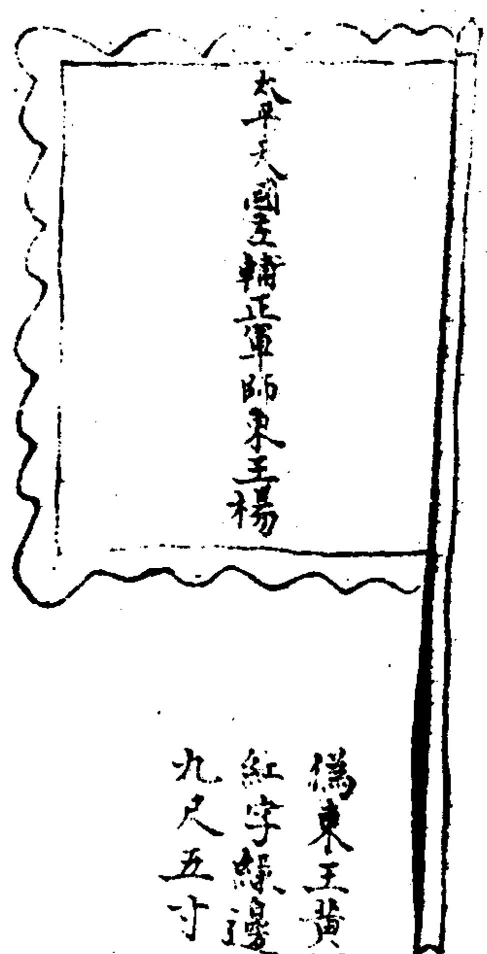
偽北王黃綢旗
紅字黑邊長闊
九尺



偽南王黃綢旗
紅字紅邊長濶
九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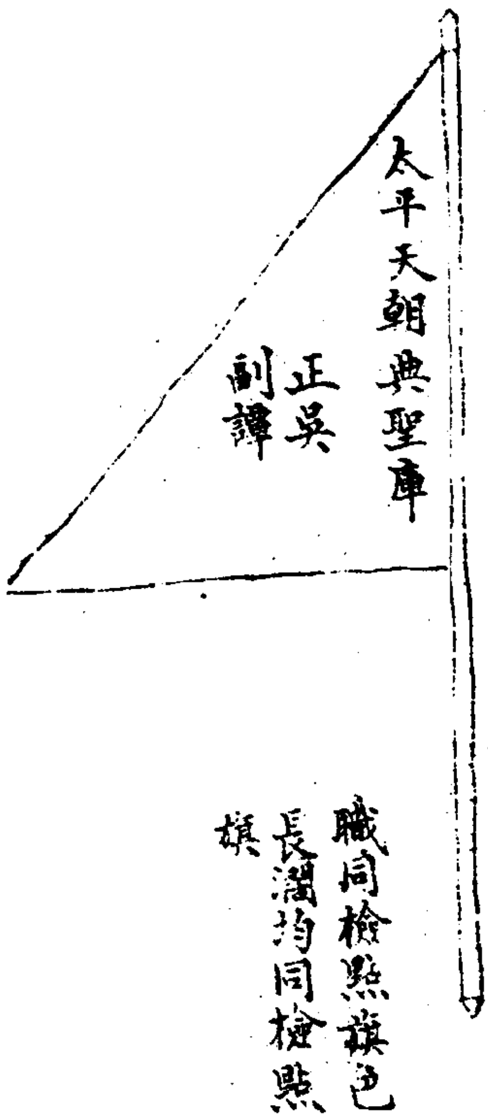
僞西王黃綢旗
紅字白邊長
濶九尺五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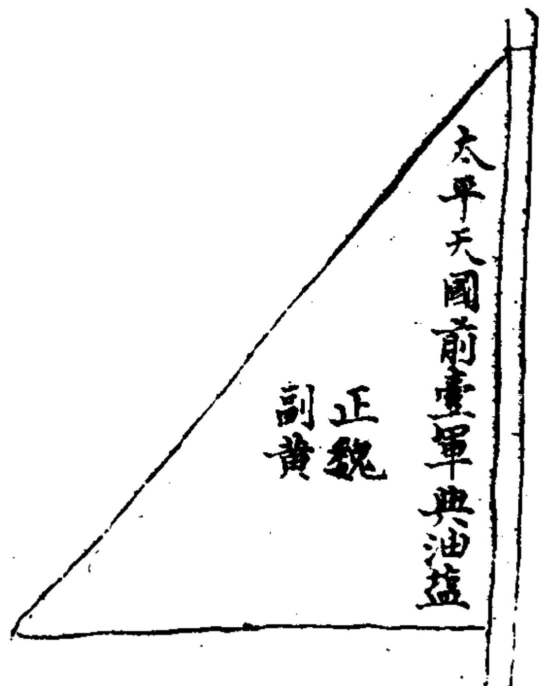
偽東王黃綢旗
紅字綠邊長闊
九尺五寸

偽太平軍目一冊首載旗之尖方式樣長濶尺寸但不及邊色其時尚未封偽燕王豫王及各偽侯其偽東王旗長潤止九尺並定日干侍衛旗七尺節氣侍衛旗六尺五寸諸制嗣踞江寧以侍衛歸入同職官裁其旗制增封侯王遞加至偽東王旗九尺五寸而已其字分紅黑邊分各色曾有人覩見及俘獲偽旗互相較驗而得定為圖說適符賊中今制云

偽同職官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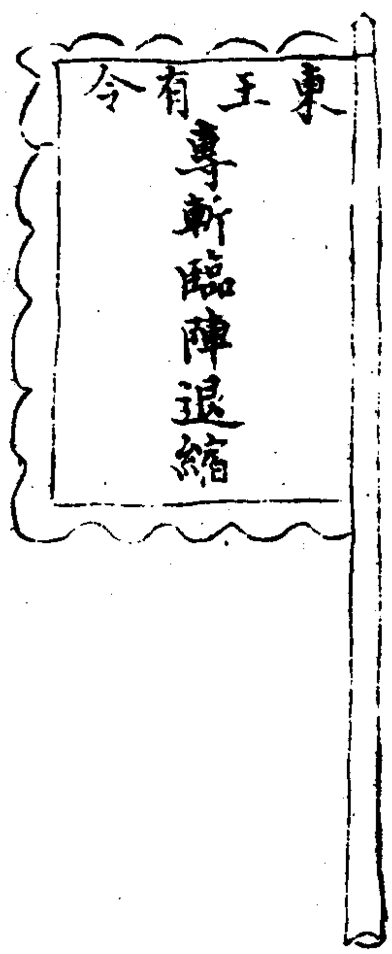
職同檢點旗色
長濶均同檢點
旗



職同監軍旗
色長濶均同
監軍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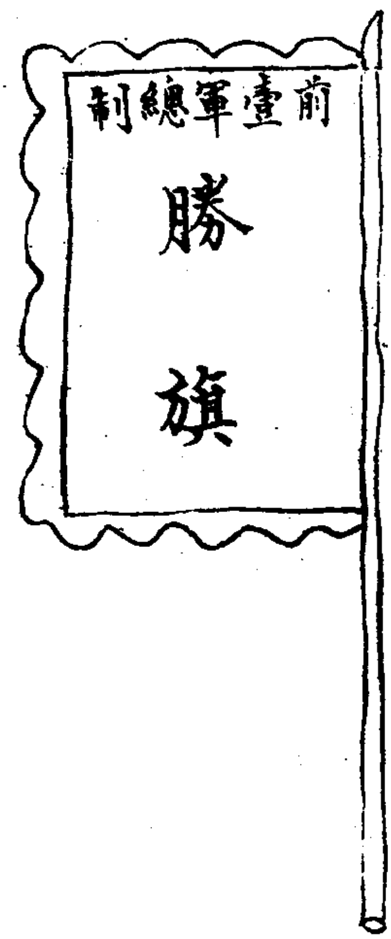
偽雜職皆定為職同何官統謂之同職官名目繁瑣難更僕數已畧具於偽官表內茲但圖偽天朝總聖庫軍中典油鹽二旗以例其餘偽女官亦有旗幟如偽女左輔正軍師旗即同偽東王旗式偽女軍師旗即同男軍師旗之類

專斬臨陣退縮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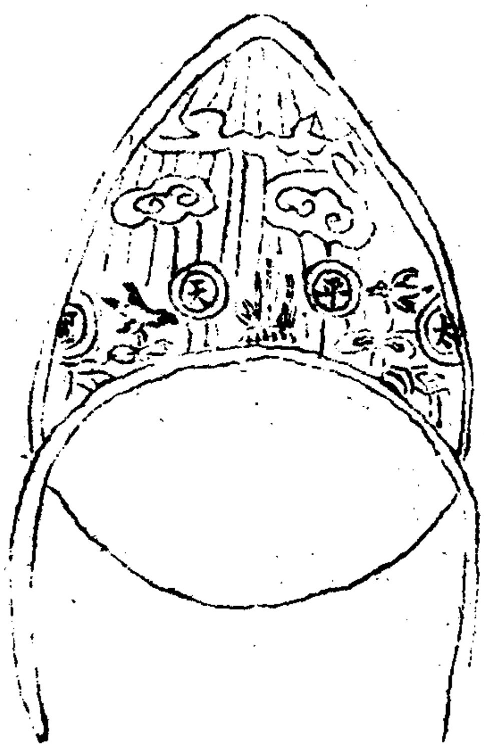
專斬臨陣退縮旗黃綢心綠綢火燄邊長濶一尺二寸上平寫東
王有令四字下寫專斬臨陣退縮六字蓋用僞東王印此旗皆由
楊逆頒給各佐將臨陣執督戰者

勝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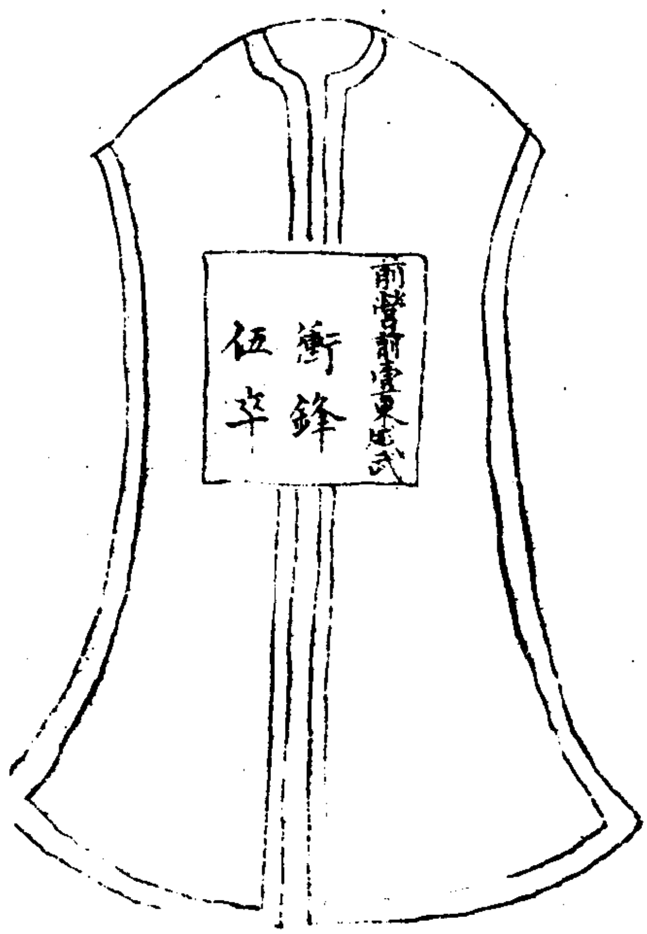
賊軍中另有勝旗乃各軍總制自製請偽王用印臨陣以此督戰
長濶並無定制各軍皆有斬臨陣退縮旗亦殊不輕𩔗也

號帽圖



號帽以竹編爲柳條涼帽式上畫紅綠雜花雲彩四面留粉白圈四個分寫太平天國四字賊恒講道理勸人時時要頂天報國所以將此四字寫於帽上也

軍中號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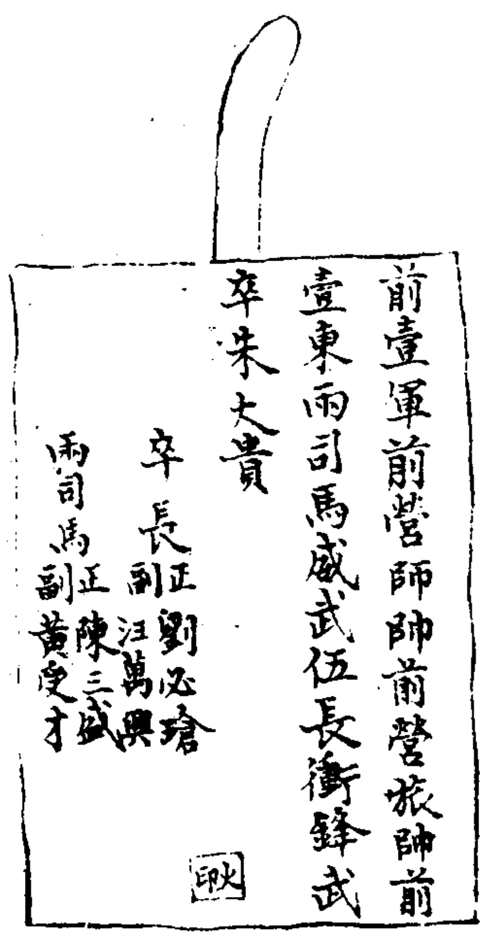
各衙號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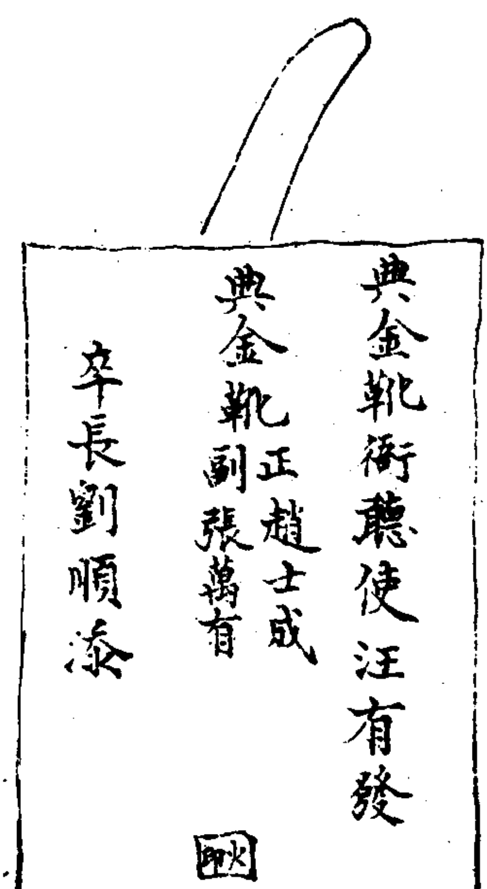
賊中號衣皆半臂式如俗尚背心之製偽天王統下則全黃背心無邊偽東王統下黃背心綠邊偽西王統下黃背心白邊偽南王統下黃背心紅邊偽北王統下黃背心黑邊偽翼王統下黃背心藍邊偽燕王豫王統下黃背心水紅邊偽侯至偽指揮統下亦黃背心水紅邊偽將軍至偽監軍統下紅背心黃邊偽軍帥至偽兩司馬統下皆紅背心綠邊前後各綴長五寸闊五寸黃布一方或寫或刷印其初則前寫太平二字後寫第幾軍聖兵數字或某衙聽使數字如前二軍聖兵典金靴衙聽使之類既陷江寧則精其制宋字鏤板濃墨刷印於號衣前後不復另綴黃布矣胸背兩方

字樣一律如以上所畫之式

軍中腰牌圖


前壹軍前營師帥前營旅帥前
壹東兩司馬威武伍長衝鋒武
卒朱大貴
卒長 正劉必瑲 副汪萬興
兩司馬 正陳三盛 副黃受才
印

各衙腰牌圖



賊每陷一城虜諸色目人脅令拜降謂之拜上帝簡言之曰拜上百姓冀緩須臾之死莫不爭領包巾號衣腰牌一時所備不給甚有削門扳為腰牌者其長濶厚薄無一定式樣可知初只近上平寫太平天國四字其下寫某一軍聖兵某某人某衙聽使某人而已既陷江寧亦定其式長濶二寸五分厚三分下綴火印預製千萬塊分給各軍各衙備用所寫字樣如以上所畫式軍中各典官皆職同監軍所屬人數多寡不一有百人則置一卒長分轄四兩司馬二百人則置兩卒長無軍帥旅帥諸偽官故各衙聽使腰牌無前營後營字樣若係偽朝內偽王府典官並無某軍字樣則標典

天與衙與東羅衙諸名色

賊中軍火器械隱語別名

大礮改稱洋裝

抬礮改稱長龍

鳥槍改稱營槍又名小礮

槍礮子改稱鉛碼

火藥改稱紅粉

刀改稱雲中雪

短刀改稱順子

矛杆改稱挑子

兵稱聖兵
鼓稱聖鼓
海螺稱聖角
旗稱聖旗
竹帽稱聖帽
號衣稱招衣
連發棍改稱神鞭
火彈改稱先鋒包又名紅粉包
噴筒改稱花筒

庫稱聖庫
粮稱聖粮

逆賊皆兩粵劇盜黨與其窩屯嘯聚畏官司緝捕不敢公然用槍礮火藥如洋裝云云者皆盜中之隱語也逆賊沿其習輩下口熟現已不能改易如聖鼓聖角之類因天主教書中有聖水聖油諸說賊復矜張之於百事百物動加一聖字則刦盜之廋詞雜邪書之誕語實足亂人耳目此獨單舉一端耳其餘竄易偏旁字畫改換名色尤多不可詰究宜乎軍中俘得僞文書讀至終篇及復詳審仍不知所作何語及所製

所需為何物也

營規

官軍俘獲賊中刊本營規一冊僅載營規二十條又獲楊逆誥諭內列禁令多則偽燕王偽示榜列應斬罪多至數十款徧貼賊館賊營似皆偽律非專用以行軍者訟之難民僉謂刊本營規是粵西舊例賊全恃威劫苛刻之令日日多寔不止前數今姑錄刊本偽營規於左其餘偽示條禁別入偽文告門內亦可互證而㕘考也

賊定營規式

一要恪遵　天令

二要熟識　天條讚美朝晚禮拜感謝規矩及所頒行詔諭

三要練好心腸不得吹烟飲酒公正和儺毋得包弊狥情順下逆
上

四要同心合力各遵有司約束不得隱藏兵數及匿金銀器飾

五要別男營女營不得授受相親

六要諳熟日夜點兵鳴鑼吹角擂鼓號令

七要無幹不得過營越軍荒誤公事

八要學習為官稱呼問答禮制

九要各整軍裝鎗礮以備急用

十要不許謊言

國法　王章訓傳軍機將令

賊行營規式

一令各內外將兵凡自十五歲以外各要佩帶軍裝粮食及碗鍋油鹽不得有鎗無桿

二令內外强健將兵不得僭分千名坐轎騎馬及亂拿外小

三令內外官兵各廻避道傍呼　萬歲　萬福千歲不得雜入御輿官妃馬轎中間

四令號角喧傳急赶前禁地聽令殺妖不得躱避偷安

五令軍兵男婦不得入鄉造飯取食毀壞民房擄掠財物及搜操藥材鋪户並府州縣有司衙門

六令不許亂捉賣茶水賣粥飯外小為挑夫及瞞昧吞騙軍中兄弟行李

七令不許在途中鋪户堆燒𡇹睡躭走行程務宜前後聯絡不得脫徒

八令不得焚燬民房及出恭在路并房舍

九令不得枉殺老弱無力挑夫

十令各遵主將有司號令分撥毋得任性自便推前越後

附號令

賊軍中號令惟擊鼓敲金吹螺搖旗而已瞭望官軍至及將起行將出隊時俱擂鼓吹螺搖旗以集衆打仗則擊鼓吶喊收隊敗退則鳴鉦每一擊必一連四聲其暮宿城鄉市鎮打館既定必敲鑼傳令徧曉各館其據守一城一鎮也一日之內鳴鉦於市日動十數次賊中謂之喊令其所傳之令不可枚舉如敲鑼者大呼曰東王有令朝內軍中大小官員各衙兄弟人等明日黎明齊集某處聽點或呼國宗大人有令丞相大人有令大小官員各衙兄弟齊集某處聽講道理之類他如挑濠築墻一切雜役皆以喊令傳人

俟齊集而後分遣之其私營規或犯天條者重則斬首以二賊扛抬首級一賊敲鑼大呼於市曰某人犯某事斬首示衆斬輕者責打枷示亦必何校游行於市一賊在前敲鑼一賊以竹篦鞭撲之使其自呼因犯何事而得此罪衆兄弟切莫學我云云此賊喊令之熟技其意謂鳴鉦呼令較之傳契箭馳文檄尤為捷速頃刻可以周知日殺數人日枷數人亦鳴鉦徧曉各館者無非以威劫衆時時提警之意也其營規所列各條即賊中號令茲不復叙報更不用鉦柝每館必設一鼓羣賊輪流支更一更則擊一聲五更則連擊五聲定更天明皆無信礮其泊船也每船擊鼓支更亦如賊

館之例賊船賊館虜得鉦鐃及一切樂器任意敲擊並無節奏無關號令惟賊散天父鳴鑼有一定之制應別詳賊教門內賊中亦無口號然多隱語其奸細夜領必藏暗號亦別詳偽文書門內賊之號令不過如以上所叙而已惟每晚聽令之制甚屬詭密如兩司馬必至卒長館卒長必至旅帥衙遞而上之如偽國宗之踞一城所轄總制監軍軍帥每晚必齊集於偽署無敢曠誤卒長兩司馬皆有正副正者聽令副者守館謂之照館軍帥等偽官無副員則自設協理本員聽令留協理照館每晚所聽之令外人固不得聞大抵不便鳴鉦偏曉之言必於此時密授之如事出倉卒則隨

時鳴鉦傳集則又不待日夕之趨詣矣

詭計

僞軍制既詳記其陣法營壘營規號令即應載其攻戰守備諸法然而賊無定法其懈我誘我圖我誤我無非詭計兵法戰策草野罕有賊之詭計果何所依據蓋由二三點賊採裨官野史中軍情倣而行之往往有效遂寶為不傳之秘訣其取裁三國演義水滸傳爲尤多我軍堂堂正正豈屑為之今滙衆說將賊中詭計一一著之於篇俾我軍民習知熟聞自不致復陷陷穽矣

賊妄肆邪言譏無知狂寇罔由賊皆鄙夫不知文義一切文告輙令人齒冷然自初至今不更其說者未始非有意以此惑我也我

軍中多儒將習知史事賊如此行為以為斷無不速滅之理凡獲賊中偽文書見其詞義悖謬有如夢囈則羣起而嗤詈之訕笑而易視之往往輕賊無備以致敗挫大抵賊肆邪言專主惑人至於用兵別有詭道猶之深險人將欲謀人而佯示猥瑣使人不疑不防耳或謂此深求賊情之過論未必其然此說亦是究願辦賊者於賊之披猖險詐不易得手諸處用心着力而不必嗤其闇陋致懈我心而為其所乘不更善乎

賊行邪教既懈我將領之心又能奪我兵勇之氣並能使被脅愚民崇信之而不敢背叛兵勇安知前古成敗之迹原無輕賊之心

賊之惑我兵勇則在異言異服讀讚誦咒多張旗幟盛陳儀衛衣巾則黃紅一色吶喊則呼聲如雷使我軍耳目迷眩遂疑賊教果有邪術曾聞堵城逃勇云賊匪有能騰空者實親見之故一隊驚潰嗣獲老賊鞫問始知賊衆伏打仗時在後之賊乘鎗礮烟迷之際各脫紅黃短衣向空拋擲兵勇遥見誤認賊匪能飛往往駭潰今習戰兵勇雖漸知賊無甚伎倆然訝其束裝奇異若鬼神然終覺邪術之可以懾先餒於中設一軍將領輕賊無備兵勇懾賊退縮安求制勝之道哉至於被脅愚民始雖訝其非道既而朝夕禮拜諷誦之耳濡目染莫不迷惑忘死從來叛逆多籍邪教倡亂而

粤匪為尤甚也

賊之奸黠者在能審勢度力如攻桂林不下則臨全州攻長沙屢敗則下竄湖北攻南昌不下則攻田家鎮攻田家鎮知力不敵則先虜興國大治力足然後破之勢不足臨武昌則徧擾四圍郡邑絕我援餉俟我飢疲彼勢強盛然後臨之上溯襄河直逼襄陽知襄陽堅守而有敢戰兵勇遂幡然回竄犯荊州一敗旋即退去。踞麻城憚羅山縣勇多恐尺不敢往受創於黃安誓不復去屢敗於湖南賊以湖南為畏途調往之賊有暗泣者若謂賊匪不畏官兵真妄論也夫攻堅則力倍而多損攻瑕則力省而效速賊安知勝

算然能逞其巧詐毫無拘執捷若轉圜愈見賊教專主惑人其窺
伺圖維似有別所主矣
賊安知兵法專尋花樣於小詭中如設伏也必於歧險之處預伏
賊兵三路用一軍詐敗以誘我師引至其處伏兵齊出此伏兵未
必皆勁旅每以工匠幼孩充數甚至雇倩鄉民執旗吶喊我兵驟
然遇伏氣奪反奔鮮不敗挫
賊中一味講求埋伏有剪尾衝腰諸法賊每出隊或預伏一軍於
我兵之後我兵之左右當酣鬬時非潛出剪我之尾即突出衝我
之腰我兵驚顧亦每致挫大抵賊明路攻擊必選勁粹設伏則專

以人衆驚我使我兵自計以為千數百賊與之苦戰猶不能勝今忽益以無數之賊尚可禦乎人心疑怯奔北不遑而不知設伏皆無用之衆不過用數驍賊督帶耳

我軍出隊離營十數里賊必暗繞一軍斷我回營之路既可夾擊入可直撲我營我營中未見我兵收隊忽然見賊能不驚疑

賊每聲東擊西故縱逃人洩其機密多方誤我賊每製我軍冠服旗幟賺城或突入我營

賊每用鄉官率領百姓迎接官兵賊匪即雜其中乘機圖我

賊圍攻我城賊營密布營壘特空一面以誘我出此其實先有伏

兵於路要擊

賊於山川形勢自度地利已為我占忽一夜盡退再遲一日探之甚至退二三百里別據一城一市為營果爾必是賊得地利之處誘我進剿以逸待勞反客為主也

賊凡奉偽令退兵每以進為退必連日出隊打仗不息反進數十里或數里逼近我營下寨使人不疑其退其實布置周密一夕已不知遁往何處

賊於其退也必於城內寨內留瞽目殘疾多人擊鼓吹角城墻土墻或立草人或立木椿上頂竹帽晝則徧插旌旗夜則虛張燈火

甚至賊去數日附近鄉民猶不知也
賊如詐退圖我虛立營寨亦如以上情形誘我軍入其空寨四面
伏兵齊出環擊之
賊爲我兵追急忽見元寶金銀華美衣物徧擲於地誘我兵爭取
賊復整隊回撲之
賊中素選魁梧大漢塗面掛鬚衣以神鬼之服手執箔貼斗大銀
鎚或執背寬五寸長五六尺之短柄箔貼大刀擁以大黃旗羽旄
每於酣鬪時數騎突出驚我兵勇
賊黑夜驚我營盤尤爲慣技如驚旱營必遣數驍賊乘馬各懷火

毬數枚容藏火種更以慓賊百人隨之攜帶鼓角旗械銜枚急走約距我營數里則伏於暗陬俟三更後數騎賊直馳抵我土壘踹鞍攀登各擲火毬燒我帳房必有四五處燃着當門營驚擾之時數里外百賊遙見火起則鼓角齊鳴飛奔我營昏夜不知賊之多少往往致潰其驚我水師每用大船數隻載葦柴焚着漸漸逼近誘我礮船抵擊別用無燈黑划多隻繞至礮船之後及輜重各船左右拋火毬放噴筒焚我數船黑夜驚擾不容不退或於岸上暗處四十步置一二賊專放噴筒相間排列十餘里其實不過二三百賊噴筒亦不能及我船但舟師翹望江岸十餘里火筒如流星

相繼不絕衆心疑懼不約而同必退馭矣

賊目每選慓賊一隊與我兵戰故意退往絕地誘我兵追之及至水窮山阻之處忽變爲伏地陣此時賊衆自知不戰必死速返戈回擊之時無不以一當十

賊慣用奸細混入我城我營往往慓賊登城纔一二人頃刻黃旗成隊大抵稽查疏懈處賊可得志未必處處皆然

賊攻城曾用呂公車被創遂廢此法凡開地道多以棺材裝火藥爬城亦多造雲梯遇堅守之城必多施詭計更有驍賊手持數竹釘即可援城而上凡地道轟缺城垣城上兵勇皆爭赴缺口堵禦

賊見無人之處遂乘間攀登破城之處並未進賊未破之處賊已魚貫猱升而上矣如武昌江甯實因此而陷非賊皆由缺口進也當火藥轟揭城垣時磚石飛揚烟霧障天約一炊之頃對視不辨眉目兵勇賊衆皆耳目迷悶相拒不立烟霧畧散兵勇先奮則城可保賊先登則城陷此又一定之理至守城殲賊最多則莫過全州之桐油麋淖懷慶之火藥瓦壜南昌之火藥桶賊中至今談及猶切齒股慄

賊曾用火牛衝我營壘以刀繫牛角以麻束牛尾浸油爇之然不常用其攻城之誤我也每夜用牛多隻以燈籠火炬繫牛角上燒

其尾使狂奔城下或用小舟數隻上置燈數盞各用一人盪槳往來江面城上兵勇疑賊來攻鎗礮徹夜不息徒耗藥彈虛疲人力賊攻城或以有力散卒數十人頭頂浸濕大綿花包抛擲城下積纍成梯頃刻可上

賊之操演以老賊領兩隊作對面環抱交叉勢胸臆之間老賊俱已在後新虜之衆皆在前每打仗輒給新虜之人曰爾等毫無本領何能打仗不過用爾等助威耳我們老兄弟俱在前隊但我們殺入妖營妖已到你們面前如再不刺殺敢退後者立斬其實上陣之時亦作環抱交換之勢須臾老賊在後新賊居前與我軍短

兵相接新賊誤認老賊已入我營且恐退後立斬莫不奮勇爭先然無技藝多被我兵殲斃設勢不可支之時方鳴金牽線以退猶能以勢驟拒我而老賊實無所損也

賊以威脅新虜之衆打仗又以詭計使其在前雖無技藝然齊一心志誓以死鬭我軍往往不敵即遇我之勁旅是殺斃皆我之人民與老賊初無所損況此一萬數千之新賊又安能一次殺盡或有經數十戰猶存者譬之頑鐵百鍊亦可成鋼此輩無伎倆到此地步亦成能者以我民人冒鋒及當鎗礮又能於此中鍊成戰士心雖喪盡而計為至巧夫粵西老賊不過數千人轉戰數年何存

者尚務實處處以我人民替死之故可勝嘆哉

賊每用廟宇中土木偶以船裝載先搪鎗礮候我彈稍稀真賊

至

賊穴地攻城專在城外空房内開挖城上兵勇不得見凡守城之

處四圍五里不可留房屋其裝藥無非棺材布袋以油紙包裹燃

引線必用竹筩套接五里之外似賊亦不易為矣

附技藝

逆黨皆所脅鄉民何技之有然賊即以無技為技以人衆為技以敢死為技以能耐勞苦忍飢渴為技其打仗亦有熟習之技每遇我兵鎗礮齊施時皆伏貼於地候彈稍稀雀躍而猱進轉瞬已至槍兵之前甚至舉刀矛傷我一二人此時我之火器已屬無用若刀矛兵退縮鮮有不敗者他如渡不測之淵登壁立之山賊目必以威脅不進者殺此時死者自死渡者自渡登者自登故我之險不足恃我將帥雖甚嚴斷不肯強人以不能賊但取自便不近人情喪心至此亦一技也此外則有聲色二技聲則萬人大呼殺妖

色則衣巾旗幟一片紅黃可以亂我兵耳目若施放鎗礮命中致遠千百賊中無一能者臨陣亦用火器每以抬鎗木架置於地上發火後趨避遠立官軍恒訕笑之近所擾之地甚廣漸有能放鎗礮之賊以一軍計之仍不過萬人中數十人其拋火毬放噴筒人人優為之固不待也習也賊中於此技最精至於火箭則不諳造法據得我軍中火箭亦不知施放其刀矛擊刺賊中間有能者然從無教習操演之說其臨陣也惟蠻砍亂刺而已偶有偽帥樂於演鍊皆私為保身計非賊令也於刀矛不禁於火器且禁之蓋恐新虜之人乘操火器時反向擊其渠賊一時人衆無可究詰耳故

止功勲老賊始准習用火器賊踞之處有時鼓角喧闐非操演耶然操演非技藝惟以大旗數面各領一隊牽線急趨以捷疾不脱落為合式氣喘力疲退後者笞之是賊中所鍊惟飛奔狂躍而已

偵探

賊起自粵西自其時即傳聞賊之偵探最確曾用白足蠻婦担米入桂林城探信盤獲殺之他如官軍少處賊衆飄忽即至守備嚴處賊每繞越不入其境羣以意揣遂謂賊探至多至得力殊不知不然近日城門營盤盤詰愈嚴賊安能混入如甲寅正月賊據漢陽漢口圍攻武昌半年之久餉盡援絶兵勇時欲内潰賊如知之自四月以還何日不可來〻一攻即不可收拾其久之不攻者蓋賊仍知武昌餉可支年餘兵勇有三十萬故也曾詢賊中逃人云賊踞漢陽漢口時曾差奸細探武昌虛實發遣數十起其回漢陽

覆信者不過三五人凡差此等人多屬賊中心腹未必肯逃其不歸者皆為我軍盤獲殺訖可知矣探覆之數人僉謂武昌豐備倉有穀米百餘萬石庫銀八十萬兩城外兵勇二萬城內兵勇三十萬大礮數百尊賊懾其威故蠶食四圍不敢驟攻省城也自五月中旬賊於鸚鵡洲虜去川勇數人以刑拷之始畧知省中餉盡兵勇不多而尤不知其危若是故始由青山渡賊紮營猶為我軍剿退繼由梁子湖渡賊攻撲東門經營一二十日徐徐來攻不意一戰即潰及得武昌賊目狂喜咸謂不料如此之易賊探之不能確切於此可知其不能確切亦非無故賊所遣之人多闒陋鄉民安

知我文武衙門體制及營中紀律斷無混入官署營盤本領自怯於中亦不敢逼近官署營盤刺探無非訪詢居民鋪戶及江湖星卜諸人此等人亦不知我軍虛實但居此城中莫不願此城之可守曾聞武昌百姓相約相戒曰但有人問兵數餉數總宜多說恐是奸細可以吹風駭賊人心僉同可見賊探之詭皆出此等人之口所謂百餘萬三十萬八十萬亦民間相約之詞賊探徧詢皆同宜乎探者確信屢探皆同宜乎賊目亦確信也然則賊每探必詭乎抑又不然大抵我城中事賊不易知若我軍一行屯於原野則賊探幾無不確矣何以知之其探武昌城外只二萬兵勇頗不懸

絶蓋賊探我營則另有使倆多遣賣食物人近我營盤日與我兵勇相見稔熟閑談便可得實話矣近探我營之術愈精愈確必籌所以防之賊於所得之地徧立鄉官每鄉以數盜魁督領之即役使鄉官統下偽官伍卒就其所習之業如賣棉紗布線錢繩茶葉之類予以資本徧撒多人令其上下左右各探四五百里限日期回報如所探不實或不盡力則殺其一家而焚其廬鄉民怵於滅門之禍無不竭盡心力此等本是田間百姓形色衣履毫無瑕隙往來我城池營盤諸處習見不察誠足慮也

賊情彙纂卷六

偽禮制

自古叛逆起於汙賤必多所更張以自衛然從未有滅古荒今背棄倫常一味怪誕妄冀僥此安居良善之民為彼困苦凶頑之黨者而洪秀全楊秀清等雖極狡獪亦知威力可劫一時而不可強人以必服特恃其私智假託鬼神以愚同類立偽制偽律以矜己能故於干支六書時憲語言服飾無不任意捏造現踞江寧修營宮室盛陳儀衛恣情快意似亦知來日無多乘時自娛以俟一朝之倖戮耳所置偽簿書左右史等官專主章奏倡立科條裒然成

帙其已梓刻之太平禮制一册僅載稱呼毫無別義餘皆偽奏章中探輯暨雜氏所述錯綜勘訂編偽禮制為一門分偽宮室以下為七則一言一動纖細無遺庶畢照當前魑魅魍無遁影矣

偽宮室

偽印　偽時憲

偽朝儀

偽服飾

偽儀衛輿馬

偽稱呼　飲食

僞宮室

逆首洪秀全楊秀清等皆潯梧山僻山徒賤隸所居無非草門圭竇所著則短褐草屨日坐卧於蠻烟瘴雨之中烏覩大厦廣居之盛叛逆以來屢爲我兵所窘窮蹙奔竄數瀕於死每詭秘深藏甚至一夜之中三移其居即如秀全所居之區謂之天朝亦屬虛設其實不知避匿何處雖被擄經年之人亦不能指實逆首所在蓋初未嘗占踞城池懼我兵襲而搶之也迨陷武昌省城後始盛飾僞宮僭越非分及踞江寧見宮室之富器用之美益沒然自得癸丑四月僞天王洪秀全改兩江總督署爲僞天朝宮殿毀行宮及

寺觀取其磚石木植自督署直至西華門一帶所壞官廨民居不可勝記以廣基址日驅男婦萬人併力興築半載方成窮極壯麗以金陵文弱之人逼令挑磚運土稍不遂意則鞭撻立下婦孺慘遭凌虐亘古罕聞茹苦含冤天地慘變是以工甫成即燬於火詎虺蝎之心冥頑不靈四年正月復興土木於原址重建僞宮曰宮禁城周圍十餘里墻高數丈內外兩重外曰太陽城內曰金龍城殿曰金龍殿苑曰後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輝煌如大蘭若伏惟外面純用黃色塗飾向南開門曰天朝門門扇以黃緞裱糊繪雙龍雙鳳金滙獸環五色繽紛侈麗無匹其宮殿堂廡下及廁簷庖湢

無不如是且以黃綢十餘丈掛諸門外硃筆大書字徑五尺其文曰大小衆臣工列此止行蹤有詔方准進否則雪雲中賊中呼刀曰雲中雪忽作歇後隱語言外必殺也門之兩傍設東西朝房二所內外各三層亦皆寬廠高廣門外用紅黃綢縛紮成彩棚風雨任其淋漓月餘即更換一次門前丈餘開河一道寬深二丈謂之御溝上橫三橋以通往來過橋一里砌大照壁高數丈寬十餘丈照壁適中搭造高臺名曰天臺為洪逆十二月初十日生日登臺謝天之所臺傍數丈外建木牌樓二左書天子萬年右書太平一統牌樓外有下馬牌東西各一此洪逆偽官之大概也偽東王楊

秀清至江寧初據藩署因有金甲神到處呵叱不獲安居三日後移至內城將軍署又以逼近東門懼城外礮子飛入復移至旱西門黃泥岡改前山東鹽運使何其興住宅為偽府盡毀附近民房闌闠開拓地基以竊奪之物料威脅之人力何所顧惜窮極工巧騁心悅目以懼同儔百姓震驚以為尊嚴無比雖遜於洪逆偽宮然已迴環數里垣高數仞更以碎磁鋒密布墻頂擁以油灰防人攀越以謀已大門亦糊黃緞并用銅環彩畫則止一龍一鳳彩棚仍以紅黃綢縐為之東西設偽官廳各一東曰承宣廳西曰參護廳並有東殿尚書掛號所此楊逆偽府之規模也其偽西王蕭朝

貴偽南王馮雲山久經殄滅今仍列其偽銜逆屬亦有偽府奢侈暴殄大略相同偽北王韋昌輝初至江寧據富室李姓家嗣移中正街前湖北巡撫伍長華新宅偽翼王石達開先據故明張侯第嗣住上江考棚偽燕王秦曰綱據中正街昇平橋前湖北宜昌府程家督宅除洪逆外所居皆謂之偽府偽西王府門畫一龍一鳳與東王同他如南北翼及燕豫五偽王則畫一龍一虎國伯國宗及各偽侯亦畫龍虎而所據之第則又謂之衙丞相畫象檢點指揮至總制俱畫鹿監軍下至兩司馬則畫豹但監軍軍帥畫豹踏雲師帥至兩司馬雖亦畫豹則踏山岡丞相至軍帥公堂畫龍師

帥至兩司馬公堂一概畫虎其偽侯丞相以下分據文武衙署並紳縉富室房屋殆盡無大不張旗鼓粘貼偽銜互相誇勝而窮奢極欲惟洪楊兩逆酋為最餘皆不逮矣改妙相菴為偽天朝花園改惜陰書屋為偽東王別業獨古林菴隨園楊秀清周覽以為朽壞棄之不用凡宮殿服飾等差必由楊賊奏取偽旨方興工製造初賊陷雄郡省會必以官廨巨第據為偽府如洪逆所居則用立匾黃紙硃字大書曰天朝門楊賊曰東王府丞相以下別用黃紙封條曰天官正丞相某姓館下至兩司馬皆然偽王府必用黃紙糊門上畫龍鳳帷幔桌圍皆用黃綢繡龍鳳後至江寧則以黃緞

糊門蓋地方濟皆購買不出雖幃幔亦用黃紙總之賊慕殄天物有則儘用無亦遷就為綢為紙不同然尚用黃色則一也若偽王侯對聯皆黃綾或黃紙朱書偽檢點以下則黃紙黑字語皆狂悖其對句另詳賊文書條內

註逆酋至褻而挂也一節李宲方靖說吉瑲隆供江甯情形程奉璜說與衆說互證悉同

偽印

賊衆皆鄉愚市儈多不識字安知篆文故所刻偽印皆宋字正書四面刻陽文雲龍邊正中一行另鐫一線邊刻偽官銜於其中並無印信關防字樣偽王皆金印八寸見方四面雲龍中空一行刻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九字左首角上鐫一金字右首角上鐫一璽字并改璽作壐左首邊上刻奉天誅妖四字右首邊上刻斬邪留正四字然非緊要詔旨不用此印另有三寸六分見方一印四面龍文中刻旨准二字凡批答偽奏章及各偽書皆鈐之偽東王偽西王印長六寸六分闊三寸三分雲龍邊如楊秀清印中一行

刻太平天國四字下忽雙行以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為一行續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為一行下接楊秀清三字居中蕭遊印偽銜亦雙行並列偽南王偽北王印字則單行居中偽燕王豫王印偽侯印字皆單行然必繫以姓名如太平天國燕王秦日綱太平天國真忠報國佐天侯陳承瑢之類偽東王至偽燕王印長各遞減二分濶遞減一分偽侯印長減四分濶減二分偽王侯印凡筆畫粗肥之處皆中空如飛白體偽侯偽天官正丞相銀印以下皆木印偽丞相印長五寸濶二寸五分以次至兩司馬每降一等減長二分半其濶皆對折如偽指揮印長四寸五分濶二寸二分半

是也凡金銀印其質皆極薄金印則金印匣金匙鑰銀印則銀匣銀匙鑰自丞相至兩司馬印中一行但刻偽銜不繫姓名偽銜甚多各舉一以概其餘如偽丞相則刻太平天國天官正丞相各偽銜皆首綴太平天國四字并改國為囯凡偽印皆同後不複敘偽檢點則刻殿左殿右幾檢點指揮則刻殿左殿右幾指揮將軍則刻炎一正將軍總制則刻金一總制監軍則刻木正木一甲一監軍軍帥則刻中一軍軍帥師帥則印中一軍中營師帥旅帥則印前一軍前營前旅帥卒長則刻前一軍前營前前一卒長兩司馬則刻前一軍前營前前一東兩司馬其餘雜職及各典官職司何

官印之長濶即同何官偽典官極多已詳偽官制門內如某軍正典聖糧某軍副典硝之類各偽印皆刻偽銜別無暗記偽官卑者多有正副正副亦皆有印偽天王印龍鳳雙紐偽王印龍紐偽侯印象紐偽丞相印麟紐皆有人見過丞相以下亦分獅豹熊虎諸紐為等差曾見偽奏章議定然各本印至今並未刻紐並無直紐偽國宗提督軍務印僅用銀包而已賊中制度標新立異朝更夕改繁冗太甚故羣下亦不甚遵溯立偽印之初皆江湖星卜者流為之創置其式如神牌如羽士疏文標篆醜俗已極尤不值一笑也

註

僞印式及分寸皆攷自僞文告餘俱程奉璜說與賊情集安所載冢說同


太平天國金壹總制

偽印長濶寸分

偽天王印見方八寸

又旨准印見方三寸六分

東西王印長六寸六分濶三寸三分

南北王印長六寸四分濶三寸二分

翼王印長六寸二分濶三寸一分

燕豫王印長六寸濶三寸

侯印長五寸六分濶二寸八分

丞相印長五寸濶二寸五分 國宗提督軍務印寸分如之然不常置

檢點印長四寸七分半濶二寸一分七厘半
指揮印長四寸五分濶二寸二分半
將軍印長四寸二分半濶二寸一分二厘半
總制印長四寸濶二寸
監軍印長三寸七分半濶一寸八分七厘半
軍帥印長三寸五分濶一寸七分半
師帥印長三寸二分半濶一寸六分二厘半
旅帥印長三寸濶一寸五分
卒長印長二寸七分半濶一寸三分七厘半

兩司馬印長二寸五分濶一寸二分半

偽王妃印長二寸濶一寸另繪式於偽文告門

同職官鄉官印之長濶同正職

偽時憲書

行夏之時聖人之訓夫寒暑往來日月盈虧剝食及七政四餘周天行度以人測天不容毫釐之謬嗚呼曆法尚矣前明每患推步訛誤故延西洋人入欽天監教習我

朝治隆萬古

仁廟天亶聰明

御製數理精蘊一書集時憲之大成永爲萬世萬國之法雖西域回疆南徼爨長無不供奉正朔蠢爾狂寇竟至更張時憲此尤黃巾赤眉所不爲黃巢闖獻所不敢也測其初心亦不過欲錯亂日

月以惑我軍如我探知該逆傳令何日圍攻何處預為防堵其實彼中日期不同或先或後即此可以誤我耳逆賊氣日熾遂恬不為怪居然定偽時憲書頒行賊境其偽書之式已着於左以三百六十六日為一歲單月三十一日雙月三十日以立春等六節氣定為十六日餘俱十五日因無閏月其意欲分兩次閏餘之六十日匀散於五年之内殊不知推移伸縮已於現行時憲書錯亂至十餘日其寒暑不驗可知尤可異者我之初五日即賊中十五日試思初五日月尚未弦安能圓滿賊教動以尊天為名如是行為直欲强天道而就其偽法逆天瀆天罪大惡極豈區區禮拜諷誦

所能違乎是賊之悖為亘古所無而賊之愚亦亘古所未見也又如大撓作甲子亦萬世不易之制賊妄改干支以丑為好以卯為榮以亥為開復改鬼宿為魁宿此則賊中忌諱變易文字甚多別無用意另詳偽文案門內

僞時憲書式

太平天國

前導副軍師南王馮

禾乃師贖病主

左輔正軍師東王楊

右弼又正軍師西王蕭

後護又副軍師北王韋

暨左軍主將翼王石

伏奏我

主我兄天王萬歲萬歲萬萬歲爲治曆定時事當今

天父上主皇上帝開大恩差我

主降凡為
太平真主是
太平天日平匀圓滿無一些虧缺也故臣等造曆以三百六十
六日為一年單月三十一日雙月三十日立春菁明芒種立
秋寒露大雪俱十六日餘俱十五日我
天朝天國永遠江山萬萬年無有窮盡乃是
天父上主皇上帝差遣我
主降凡旨意也其餘從前曆書一切邪說歪例皆是妖魔詭
計迷惱世人臣等盡行删除蓋年月日時皆是

天父排定年年是吉是良月月是吉是良日日時時亦總是吉是良何有好歹何用揀擇凡大衆皆真心虔敬

天父上主皇上帝有天看顧隨時行事皆大吉大昌也今臣等造曆既成謹獻哉

主萬歲萬歲萬萬歲作主頒行

御批　准

奉

旨造甲寅四年新曆頒行天下

正月建　丙寅　參宿

初一戊申虛　立春禮拜

初二己酉危

初三庚戌室

初四辛閑壁

初五壬子金

初六癸好婁

初七甲寅胃

初八乙禁昴　禮拜

初九丙辰畢
初十丁巳觜
十一戊午參
十二己未井
十三庚申魁
十四辛酉柳
十五壬戌星
十六癸亥張
十七甲子翼

禮拜

雨水

十八乙好軫
十九丙寅角
二十丁桀亢
二十一戊辰氐
二十二己巳房
二十三庚午心
二十四辛未尾
二十五壬申箕
二十六癸酉斗

禮拜

二十七甲戌牛
二十八乙開女
二十九丙子虛
三十日丁好危
三十一日戊寅室
以次各月之式皆同偽時憲書至簡祇載數目無日字無一切宜
忌吉凶神煞字樣以甲子推之乙卯年正月二十一日乙酉乃賊
中二月初一日也

偽朝儀

逆賊無恭拜揖讓之儀凡打躬叩首皆呼為妖禮雖洪逆禮拜敬天父羣下朝逆洪亦止長跪其餘偽官互見平行并無禮節官降一等卑者跪白事尊者坐受之跪後仍雜坐諧謔尊者自外入卑者但起立讓坐奉茶而已賊知粗鄙人繩以禮法則手足無措故簡略之使其易知易從耳初至江甯楊賊日朝洪逆所近則洪楊諸賊深居不出妄擬垂拱而治必有大喜慶事方設朝會如楊賊有事要見亦必請偽旨批定日時大抵午未時居多屆時楊賊率各偽官羣集與馬填塞街市偽天朝門洞開火（大）門外立偽引贊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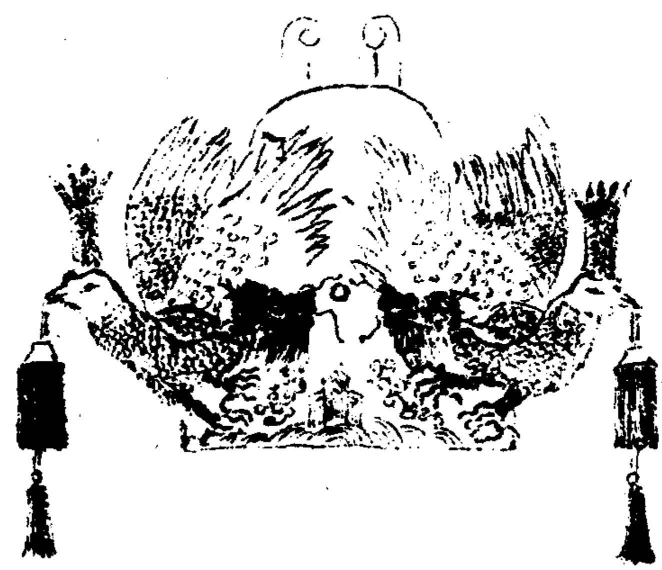
傳呼各官進帷楊韋石秦各劇賊得進見雖寵任如偽佐天侯亦不得望見顏色偽侯以次具排列於大門內引贊官呼號則皆跪左右史跪於階下侍臣遞茶偽通讚官呼曰天王有旨諭衆官員珠貫而入各肅班聯趨蹌起跪不得囂喧三呼萬歲聽旨傳宣朝覲已畢站立兩邊讚訖則衆偽官如儀起立少頃楊賊白事畢出則轉身向內而立各偽官皆跪其後又呼萬歲者三然後掩門而散他如生子彌月等喜事楊賊具奏請朝覲洪逆每批勤理天事便是朝見也尋常禮拜日羣下惟具本請安而已楊韋石各偽王亦自有受賀之儀楊賊則自韋石以下皆朝之餘偽王惟本府屬

官朝之然亦不常見一切軍務皆由楊賊主裁僅東殿尚書侯謙芳李壽春等一二人與之計議凡有令則交佐天侯傳至檢點林錫保胡海隆處各偽官日至檢點衙聽令雖佐天侯有時燕見一月之間亦不過二三次其一切文書多不能面白故纖芥之事必具稟奏層層轉達以取偽旨賊多市井無賴識字不多厭見文字悉任掌書裁處於是則多設簿書掌書諸偽官而被曾充先生者似可漸操其柄也夫首逆數人起自草莽結盟寢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於一室得計便機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勢今踞江寧再為繁華迷惑養尊處優專務於聲色貨利往之倚為心腹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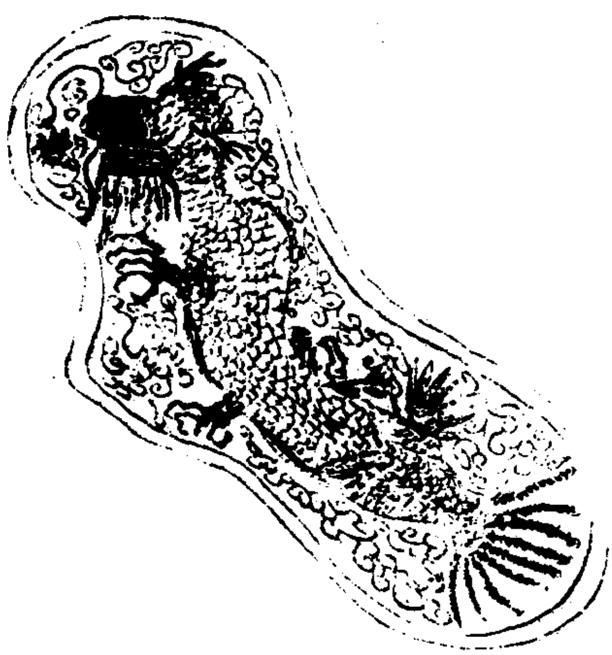
肱者今乃彼此暌隔猜忌日生禁令則徒立科條軍務則全憑文

告氣脉不通已成麻痺不仁之象賊之滅亡可燭照而數計矣

賊角帽圖



賊風帽圖



賊帽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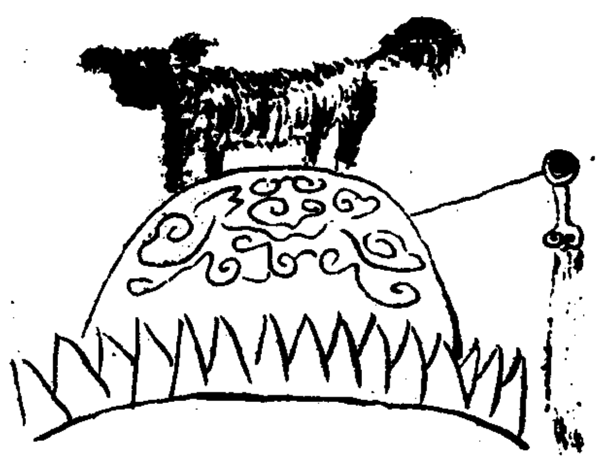


賊帽額內偽銜圖

功勳

天官正丞相加壹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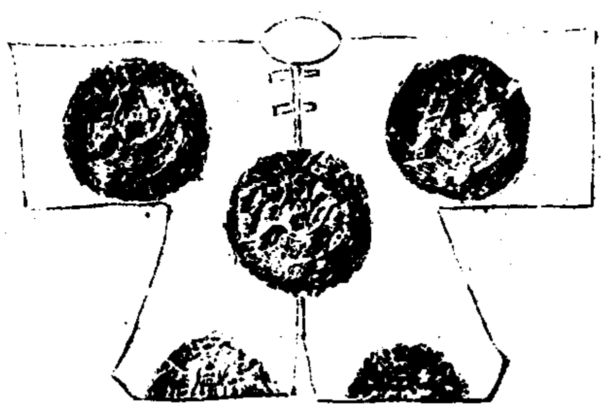
賊涼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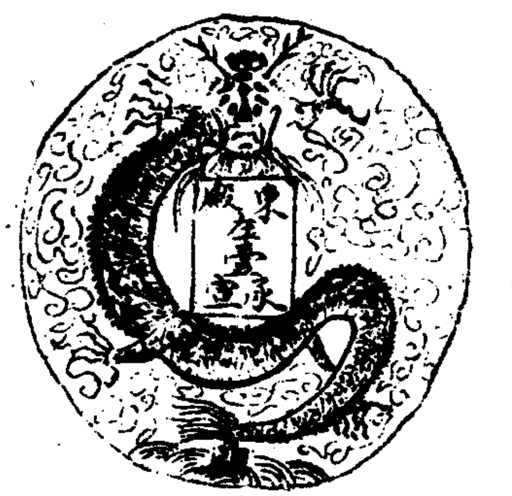
戰龍袍圖



僞團龍馬褂圖



賊馬掛偽銜圖



服飾

賊由粵西至長沙尚皆布衣藍褸縫數寸黃布於衣襟以為記號因首垢面鶉衣百結者比比皆是即首逆洪秀全楊秀清等亦止紅袍紅風帽而已打仗則短衣赤足取其登涉輕便故擄來之人無論士農工商必先褫其衣冠履襪惟以包巾分別新舊與尊卑兵及新虜之人皆紮紅巾偽官與老長髮則包黃巾旅帥以下黃布巾以上黃綢巾拖長一寸官大一級百姓男女概令包藍布巾逮陷武漢繁華之區錦繡山積賊逐戶搜刮所得鮮衣華服貂褕狐裘雖覺華麗可喜然多不能辨識於是有裂婦女紅藍裙褲以

鉤首者折金綉挽袖以繫腰著有賊婦而着男子馬褂穿厚底鑲鞋者有男賊而着婦人闊袖皮襖者更有以雜色織錦被面及西洋印花飯單裹其首者青黃紅綠錯雜紛披醜惡之態難以言喻虜得貂狐綢緞長衣必齊腰剪斷改作窄袖小襟短襖或改對襟坎肩以數疋紅綠綢綿纏於腰際帶頭拖至足跟若珠毛灰鼠之衣則著諸帖體海龍紫貂之袖則用以抹桌粵西女子雙足如漆多有不着鞋襪不著裙者插戴滿頭珠翠壓首難勝披裹數重綾絹懷挾纍纍金銀形同孕腹擄得幼童貌美者偽官得之謂之公子衆賊得之謂之老弟周身皆着花綉以抄得香珠玉佩手鐲指

環及荷囊扇袋之類懸帶於腰項襟袖之間行動則金玉撞擊鏗鏘有聲且使之顛狂跳躑以為笑樂時當雪後泥濘以被褥帳幔之屬鋪墊通衢其單夾紗羅衣裳一時無用則各偽府用以鋪地往來踐踏略不相顧至靴帽領袖並剪攢半截衣及一切銅錫磁器隨處拋棄填塞溝池巷道幾滿然其時偽職尚少惟以風帽分別職級無職老賊並無風帽偽王親戚戴全紅風帽其餘偽官皆紅風帽以紅黃邊寬狹定官職之大小另用白綾一小塊或寫或綉揭其官銜如正將軍或副將軍三字標於帽額正中賊目風帽遂改用全黃如洪楊各偽王賊戴綉龍黃風帽於內上戴龍鳳金

冠金綉戲班行頭以為偽服如黃色龍袍龍帽則偽王分用紅袍紫袍金盔則丞相以下自分等次攫取蓋彼時尚無金綉諸匠作為之執役也由武昌下竄船隻多載婦女羣賊皆各携刀械陸行始愛衣飾華美儘數背負既而力不能勝則沿途拋擲久之身着重裘過燠汗出力綿舉前截改之短衣一并擲棄賊過之後衣衫被褥狼籍原野如此暴殄寶曠古所無迨至江寧乃錦綉緞疋出産之區其繁華更勝於湖北賊於是又變易其服飾更張其偽制平時戴風帽者謂之功勲加一等又自金田起至永安州止相從之賊不拘有官無官俱謂之功勲准着黃馬褂朝帽額中寫功勲

二字職同偽總制永安州至岳州相從者自將軍以下至師帥皆紅袍紅馬褂以上則紅袍黃馬褂有功小官亦有賞黃馬褂者凡穿袍有喜慶朝會大事則戴盔名之曰角帽故有典角帽銜其偽王等角帽又名金冠偽官角帽又名朝帽自洪逆以下金冠皆以紙骨為之雕鏤龍鳳粘貼金箔即戲班盔頭也洪逆冠如圓規紗帽式上綴雙龍雙鳳鳳嘴左右向下銜穿珠三黃纓二卦冠後翹立金翅二冠前立花繡冠額一如扇面式亦繡雙龍雙鳳上繡滿天星斗下繡一統山河中留空格鑿金為天王二字楊逆朝帽如古制兜鍪式左右各一龍其中近上立一鳳盔頂豎一纓槍四圍

皆珠寶纓絡冠額則綉雙龍單鳳中列金字偽銜韋石兩逆之冠
如楊逆式但上改纓槍為小黃繖盖周圍拖排纓珠絡韋逆帽額
亦綉雙龍單鳳中綴偽銜石逆帽額則一邊綉一蝶上綉單鳳中
列偽銜楊逆單鳳棲於雲中韋逆單鳳棲於山岡石逆單鳳棲於
牡丹花上此偽王金冠朝帽之制也偽國宗朝帽同各偽王式如
韋姓則從韋逆之制但額字必標明某國伯某國兄偽侯係丞相
朝帽如無翅正方紗帽式亦像紙骨貼金上綴雙龍單鳳龍頭向
下亦銜貫珠黃綫二掛帽額綉百蝶穿雲中列偽銜自偽檢點至
偽兩司馬朝帽皆獸頭兜鍪式如檢點指揮兜鍪上綴一獅左右

各綴一龍中綴一鳳帽額綉百蝶穿花中列偽銜金字至檢點止指揮以下偽官銜綉紅字將軍總制朝帽同上式但去單鳳祇蟠龍雙龍冠頂綴一麟麒麟帽額綉百蝠穿雲中綉偽銜監軍軍師朝冠同上式冠頂綴一虎帽額綴綉百蝠穿花中綉偽銜師帥朝帽同上式但龍去一爪冠頂綴一豹帽額綉雲彩自師帥以下皆綉黑字偽銜旅帥朝帽同上式但去雙龍冠頂綴一熊帽額綉牡丹中綉偽銜卒長朝帽同上式冠頂綴一彪帽額綉荷花中綉銜偽銜兩司馬朝帽同上式冠頂綴一犀牛帽額綉菊花中綉偽銜凡有功勲平湖監試諸字樣亦標於帽額之上帽上之龍又以節

數分等差偽王九節侯相七節檢點指揮將軍五節總制監軍軍帥三節此偽官朝帽之制也其秋冬平常所戴風帽以角帽上所有之物皆繡於風帽上如洪逆風帽繡雙龍雙鳳一統山河滿天星斗偽丞相繡雙龍一鳳餘可類推帽額悉如角帽之額花繡遞分等差亦列偽銜偽王則全黃風帽偽侯至偽兩司馬皆紅風帽黃邊兩司馬風帽鑲一寸黃邊官大一級黃邊加寬二分加至偽侯黃邊寬至三寸二分其中又分花素繡絨自兩司馬上至師帥素黃綢邊自軍帥上至將軍花綢黃邊自指揮上至偽侯則用黃絨繡成黃邊深淺相間如水紋然夏日則別有涼帽自偽王至兩

司馬帽胎皆同昆盧帽式而稍狹四方圓帽沿如蓮花瓣帽頂四面挖空如意雲頭帽上龍鳳獅虎則以角帽上所有之物悉移置涼帽之上後綴一長柄五彩圓光下綴黃綏緣綏拖出匾外五六寸通體皆薄竹片編紮以五色紗綢糊成者若於昏夜置一燭於其中儼然揚州之包燈也至偽服僅黃龍袍紅袍紅黃馬褂而已其袍式如無袖蓋肩袖一裹圓袍洪逆黃緞袍繡龍九條楊逆繡龍八條韋逆繡龍七條石逆繡龍六條秦胡二賊繡龍五條偽國宗繡龍從各偽王制偽侯偽丞相繡龍四條偽檢點素黃花偽指揮至兩司馬皆素紅袍其等差則於黃紅馬褂內外分別洪逆黃馬

褂繡八團龍正中一團繡双龍合九龍之數楊逆繡八團龍韋石
秦胡四賊皆繡四團龍自偽侯至偽指揮皆繡兩團龍自洪逆至
指揮皆於前面正中一團繡偽銜於其中偽將軍至偽監軍黃馬
褂前後繡牡丹二團偽軍帥至偽旅帥紅馬褂前後繡牡丹二團
俱繡偽銜於前面團內偽卒長兩司馬紅馬褂不繡花前後刷印
二團書偽銜於團內其偽銜之字亦分金字紅字黑字如帽之制
皆由各典袍衙繡錦衙製造此偽服之制也賊之初呼鞾為妖服
只准着鞋近立典金鞾衙製紅黃緞鞾亦有定制鞾皆方頭洪楊
韋三逆皆黃緞鞾繡金龍洪逆每隻繡九條楊逆每隻繡七條韋

逆每僅繡五條石秦胡三賊素黃辮僞侯至指揮素紅辮僞將軍以下皆皂辮其女官冠服如男制然未見有戴角帽涼帽者冬月則代風帽夏月則代繡花紗羅圓帽如草帽形空其頂露髮髻於外或亦有定制未考女冠尊者則金田條脫兩臂多至十數副頭上珠翠堆集官漸卑則金玉珠翠亦漸少矣大抵僞官服初皆攫自戲班能則任意造作前次攻克岳州復繡龍黃袍黃馬褂繡承宣二字團龍黃馬褂及織金團龍黃馬褂鑿金為字蟠龍金冠多仟製尤侈僭蓋賊中金銀玉帛皆自擄刦而來毫無顧惜任意標新立異窮工極巧彼則欣欣自得以為尊貴無比殊不知詭製褻

色俗惡不堪真所謂槐國衣冠也長髮老賊用五彩絲絨編成條子光纘命縷然緊扎髮根後將髮挽髻以所餘之絲盤於髻上偽制將軍以下不得用五彩只用紅綠絲繩編挽其無職羣賊短髮者打紅辮線髮長過尺或挽髻貫以婦女銀簪並有紮綢(綢)巾及披髮者打仗必穿號衣代竹盔着平頭薄底紅鞋老賊與有官者穿紅黃小襖着黃鞋而不着號衣夏日多以擄來男女綢縐衣裙改為窄袖衫寬腳褲偽官老賊穿紅黃衫其餘除白色不穿外就原衣雜色或為短衫或為坎肩其衫褲尤尚黑色幼童或有穿紅藍褲者擄來書寫人統稱先生准穿長衫著鞋襪小館紮黑綢包巾

大館紮黄包巾無腰牌號掛賊中禁令雖極熱夜卧不准光身白晝不得裸上體犯則枷打賊目所用畫龍宮扇柄長三尺每以幼童環扇之出則列於馬前並以黄紅緞或金字壽帳改為短柄手繖謂之洋繖僞王侯則黄緞而綉金龍其次亦有五色彩畫者賊者則以印花洋布為之每出必挾於肘下亦有代草帽而用花邊鑲沿者賊黨多半脅從賊目防人私積即所以防逃故立法甚嚴檢點以上方准代金條脱其餘惟准代銀鐲銀指環然銀鐲分兩亦有輕重如軍帥以下不得過五兩旅帥以下不得過四兩不准私藏絲毫金銀以及剃刀倘或搜出謂欲變妖輕則棰楚重必

斬首所得首飾金珠不准昧匿必令層層進獻歸之偽王聖庫而後已至於所定偽制奢侈已極一冠袍可抵中人之產甚偽王劇賊擄掠之貲富厚何事不辦下逮各散職偽官各軍旅帥卒長兩司馬等輩既賤且窮安能有力製此且其製屢定屢更又安能製而複易似賊之侍從及有執拿者或從其制餘多赭衣若因難任偽官並不能一服偽官冠服也更有外出虜糧之賊職僅總制竟僭用檢點冠服務精其製以鳴得意亦有被脅為偽官者雖尊至指揮仍敝衣粗服視偽冠服如桎梏此則天良不泯人禽之分逃出難民默識之出以語人恒欷歔不置焉

偽儀衛輿馬

賊踞永安彈丸之地重兵圍攻數月窮蹙竄逃脊越山險奔走於榛莽陵谷之間自携軍火裹粮以行無舟車之載安能覔轎馬洪楊諸首逆亦自敝衣草屨徒步相從偶至鄉村擄得民夫或以竹椅舁之已爲至幸迨後由長沙下竄盡擄大江船隻多得綢絹恣意製造旗旌炫燿山谿漸張旋陷武漢以武昌省會漢口鉅鎮百貨匠作舟車轎馬無所不具賊始創設鹵簿儀仗其下僞官女官亦攫得騾馬遊行街市然皆攬轡抱鞍以足踝置鐙外使人牽馬緩行惶惶恐墜羣下擄得各公廨綠藍圍轎獻之僞王多製黃紬

畫龍鳳旗幟用五色鑲邊以分別東西南北每出不過銅鉦三五對幡旌三五對綉龍黃蓋一擎鼓樂兩班護衛數十人而已既陷江寧則侈然自得踵事增華則設典天輿典天馬偽職其東西南北翼各偽王亦各署此職專司其事並迭次議奏於儀衛分別等差凡偽王皆黃緞轎綉龍雲傍丞相檢點指揮皆紅緞轎綉彩龍雲鳳以龍鳳之多寡分尊卑將軍總制監軍皆綠轎軍帥師帥旅帥皆藍轎百長兩司馬皆黑轎亦定有綉虎綉鹿之制然未嘗用偽天王舁夫六十四人偽東王舁夫四十八人以次遞減至兩司馬舁夫四人而止洪逆從未出行惟楊逆每出必盛陳儀仗開路

用龍燈一條計三十六節以鉦鼓隨之其次則綠邊黃心金字銜牌二十對其次則銅鉦十六對用人肩挑後飄數尺黃旗墨書金鑼二字其次綠邊黃心綉龍長方旗二十對其次同上色綉正方旗二十對其次同上色綉蜈蚣旗二十對高照提燈各二十對黑白畫亦用之其次畫龍黃遮陽二十對提爐二十對黃龍繖二十柄參護背令旗騎對馬約數十對最後執械護衛數十人綉龍黃蓋一柄黃轎二乘揚職乘坐或前或後蓋仿古副車之義而恐人之伺己也轎後黃纛千餘桿騎馬執大刀者數十人更用鼓吹音樂數班與儀從相間轎後亦用龍燈鉦鼓凡執事人皆上黃下綠

號衣至於執蓋執旗多用偽官皆作偽公服每一出偽府役使千數百人如賽會狀以此街街駭愚民以為尊貴無比若天神然然奢縱不倫至於此極似古之叛逆亦未必盡如是也偽北王以下雖乘黃紅轎一切儀衛較之楊賊不逮十分之一其餘丞相檢點等官無非銅鉦兩對黃蓋一二柄而已惟與馬前所張之蓋用人執持不住旋轉若演劇中張蓋式其偽東王妃出行無龍燈一切執事較簡惟多護衛穿黃紅衣女官耳悍賊下下樂乘轎散秩卑小之官亦變乘馬其鞭韁雖無定制亦偽王侯始用黃色下不敢僭焉各偽官爭奇門門富盛飾鞍韉擄得花綉帳幔被面任意改造惟代

串鈴則有等差指揮以上雙串鈴一繫馬頸一綴馬臀將軍總制監軍單串鈴軍師以下不准帶串鈴然在外搶掠之賊人人僭用群醜連鑣而過一片鈴聲依然響馬行徑也

偽稱呼

父子夫婦人之大倫賊逆天背理不知長幼尊卑之序安知有兄弟是其所謂兄弟者不惟自兄其兄自弟其弟并欲强一切而兄弟之於是有老兄弟新兄弟之稱强婦女而姊妹之有老姊妹新姊妹之呼至其起事者〻逆皆拜會結盟之黨不以少長排行而以入會先後分次第如偽王侯呼洪逆為二兄楊逆為四兄之類其次則以有功勲有科炭為最老兄弟下此皆由新入老是老賊有盡而新新不已之無盡為可概也即於全家被虜則必使祖孫父子齊一而兄弟之姑嫜妯娌齊一而姊妹之及至同胞兄弟數人

則反東西互謂分處之是舍親親而强仇仇以為兄弟者群下稱洪秀全為天王三呼萬歲及各偽王偽官女官公子枝枝節節皆改易稱呼詳後所鈔偽太平禮制原本不贅然摭拾煩瑣群賊多不遵奉如丞相下至兩司馬偽制雖有分別而賊中皆呼大人各偽官之子皆呼公子之類亦有尋常稱謂與其制不同者如兩司馬或呼管長卒長或呼百長女營之長亦稱管長各賊所帶幼童均稱老弟貴者稱小大人群賊能打仗者謂之牌面老幼服役之人謂之牌尾是賊雖妄標色目謬分等差究屬封賊之暗號隱語並無所謂義意也他如能寫字者概稱先生貿易之人百姓概稱

外小婦女曰外小婆呼我顯官為大妖頭卑官曰小妖頭兵曰妖兵勇曰妖勇以及妖婆妖崽妖團幫妖跟妖諸名色賊本妖孽如我丈告中軍曰迅掃妖氛果何謂乎

偽太平禮制稱呼原本全錄

王世子臣下呼稱幼主萬歲

第三子臣下呼稱王三殿下千歲

第四子臣下呼稱王四殿下千歲

第五子臣下呼稱王五殿下千歲

以下第六子百子至千子倣此類推

王長女臣下呼稱天長金

第二女臣下呼稱天二金

第三女臣下呼稱天三金

第四女臣下呼稱天四金

以下第五女至百女千女倣此類推

東世子臣下呼稱東嗣君千歲

第二子臣下呼稱東二殿下萬福

第三子臣下呼稱東三殿下萬福

以下第四子至百子千子倣此類推

東長女臣下呼稱東長金

第二女臣下呼稱東二金

第三女臣下呼稱東三金

以下第四女至百女千女倣此類推

西世子臣下呼稱西嗣君千歲

第二子臣下呼稱西二殿下萬福

第三子臣下呼稱西三殿下萬福

以下第四子至百子千子倣此類推

西長女臣下呼稱西長金

第二女臣下呼稱西二金
第三女臣下呼稱西三金
以下第四女至百女千女倣此類推
南世子呼稱南嗣君千歲
北世子呼稱北嗣君千歲
翼世子稱呼翼嗣君千歲
南女呼稱南金
北女呼稱北金
翼女呼稱翼金

皆與東西一式

丞相至軍師皆稱大人如丞相則稱丞相大人檢點則稱檢點大
人以下類推

師帥至西司馬皆稱善人如師帥則稱師帥善人旅帥則稱旅帥
善人以下類推

丞相子至軍帥子皆稱公子但同稱公子亦有些別如丞相子稱
丞公子檢點子稱檢公子指揮子稱指公子將軍子稱將公子
侍臣子稱侍公子侍衛子稱衛公子總制子稱總公子以下類
推

師帥子至兩司馬子皆稱將子但同稱將子亦有些別如師帥子稱師將子旅帥子稱旅將子以下類推

丞相女至軍帥女皆稱玉但同稱玉亦有些別如丞相女稱丞玉檢點女稱檢玉以下類推

師帥女至兩司馬女皆稱雪但同稱雪亦有些別如師帥女稱師雪旅帥女稱旅雪以下類推

王世子及東西南北翼各世子皆是管理世間者也故均稱世子

宮城女及東西南北翼各女皆是貴如金者也故均稱金金貴也色美而不變者也

丞相至軍帥皆是公義之人故均稱其子曰公子又皆是廉潔之人故均稱其女曰玉玉潔也色潤而可寶者也

師帥至兩司馬皆是典兵之人故均稱其子曰將子又皆是清淨之人故均稱其女曰雪雪清也色白而可愛者也

女丞相女檢點女指揮女將軍皆稱貞人婦人以貞節為貴者也

軍師妻呼稱王娘丞相妻呼稱貴嬪檢點妻呼稱貴姒指揮妻呼稱貴姬將軍妻呼稱貴嬙

欽命總制妻呼稱貴媪監軍妻呼稱貴奶軍帥妻呼稱貴嫺

師帥妻呼稱貴嫺旅帥妻呼稱貴婕卒長妻呼稱貴妯兩司馬妻

呼稱貴妲丞相妻至軍帥妻加稱貞人師帥妻至兩司馬妻加
稱夫人
朕仁發兄仁達兄稱國兄嫂稱國嫂慶喜伯纘奎伯元玠伯輩稱
國伯慶軒紹衍叔輩一體同稱國叔仁正兄仁賓稱國宗兄元
清輔清四福章賓輩一體同稱國宗兄貴妹夫及后宮父母伯
叔兄弟輩一體同稱國親細分之后宮父稱國丈后宮母稱外
母后宮伯叔稱國外伯國外叔后宮兄弟稱國舅
朕岳丈天下人大同稱國丈岳母天下人亦大同稱國岳母國岳
與國岳兩相稱自因其長次則稱為國親兄國親弟千歲岳丈

天下人 大同稱某千歲貴大岳母天下人亦大同稱某千歲貴
岳母
貴岳與貴岳兩相稱自用其等職譬如七千歲貴岳見九千歲貴
岳則稱東貴親兄又譬如七千歲貴岳會六千歲五千歲貴岳
則稱北貴親弟與貴親弟如此為兄弟相稱也
國岳丈與九千歲七千歲六千歲五千歲之貴岳會見八千歲貴
岳兩相稱自因其長次同稱親家兄親家弟也
貴丈人見貴岳則稱某國岳
國岳會貴岳亦因其等職譬如會九千歲貴岳則稱東貴弟會七

千歲貴岳稱南貴弟如此則國岳為兄貴岳為弟也
國岳母與國岳母兩相稱自因其長次則稱國親嫂國親嬸
貴岳母與貴岳母兩相稱自因其等職譬如七千歲貴岳母見九
千歲貴岳母則稱東貴親嫂人譬如七千歲貴岳母會六千歲
貴岳母五千歲貴岳母則稱北貴親嬸翼貴親嬸如此則為嫂
嬸相稱也
國
岳母與九千歲七千歲六千歲五千歲貴岳母會見八千歲貴
岳母兩相稱自因其長次同稱親家嫂親家嬸也貴岳母見國
岳母則稱某國岳母

國岳母會貴岳母亦因其等職譬如會九千歲貴岳母則稱東貴
嬸會七千歲貴岳母則稱南貴嬸會六千歲貴岳母則稱北貴
嬸會五千歲貴岳母則稱翼貴嬸如此國岳母為嫂貴岳母為
嬸也各宜凜遵欽此

飲食

賊不耕種而飽食終日溯其源皆由虜刧而來凡到一處盡封油鹽食物歸偽典官看守禮拜日憑偽照發給各賊館分食當逐戶抄虜時雖零星食物必盡搶以去每過鎮集村莊必肆行出橫動謂不辦飯者必加燒殺鄉里愚民倉皇失措雖不欲款以飲食而保一時之安全故賊至一家必罄其所有以供咬嚼其實賊平居之日擄得何物即食何物多則啜哺狼藉無亦素餐淡食若官兵斷其糧道求粗糲不得竟有煮皮箱以充飢者各偽王盤踞江寧雖有山珍海錯茫不知何為何物凡搶得牛羊犬豕每用刀矛刺

殺不甚洗刷膏血淋漓卽置釜中烹而聚食鄉村多鷄賊逼人貢獻或逐家搜捉反其烹也亦往往不熟而食尤可笑者每以海參炒白菜魚翅炒豆芽燕窩煮蘿蔔高麗參桂元煮肉宜水浸者或竟乾炒宜油煎者或用水煮種種顚倒不可枚舉廣西老賊嗜食煎炒絕不飮湯謂飮湯則腹痛而瀉每肴必加秦椒若辣辣喉他人不能下嚥食果品多不去殼如金橘連肉不知酸蓮子連心不覺苦凡過蔬圃紛紛爭取或甫生之物亦不待其長成摘割恣啖食盡遂不復栽種夫五穀所以養人賊擄掠充牣每以白米餵馬以代芻豆獸相人食暴殄天物莫此爲甚賊所最重者惟魚偶有

所得不敢私食必進之偽王各偽王有喜慶事羣賊進獻食物亦以魚為至敬緣賊氣所過之處漁人引避因其希而重之至金陵時城內多蓄魚池賊令偽官看守官曰典天魚惟各偽王方准取食以下羣賊則徒有臨淵之羨耳其不與人同嗜者則狗肉每敬天父必用之如攫得羊豕必與狗肉共烹以為味美無比更有凶狠之賊食人肉飲人血燔人心肝以為饌殘忍之性尤堪髮指至於煙酒為賊最禁之物吸洋煙謂之犯天條殺無赦水旱煙名曰黃烟名回酒曰潮水有犯禁吸飲者重則立決輕亦枷杖賊令雖嚴然未能周察故犯者自殺而食者自食也從來賊盜行為鮮不

如是且有甚者誠無足怪如張獻忠手下健兒每刳人腹實以菽米餧馬謂可肥壯狂寇恣肆何事不可為若洪楊諸逆實山野鄙夫陷賊冠裳之士又安忍出而虜刦操刀為割不過隨衆飲食待盡而已其攫取烹調類皆鄉愚乞丐為之宜其臠割失飪諸堪齒冷至於偽王雖有典廚諸役亦皆沿其俗以治饌孰肯竭技奉之故諸偽王侯雖自負豪華厭足其實被體皆優孟衣冠充口則味同嚼蠟也

賊情彙纂卷七

賊文告

羣逆皆因盜兇徒識字者少倡亂之始並無所謂文告也即有急事皆首逆數人杜撰隱語互相傳說或楊賊詭稱天父下凡示羣下以七言詩句其辭詭誕不經亦多費解從無由下具禀之事及攻陷永安州始署偽官頒條敎有本章禀奏誥諭誡諭諸名色然朝更夕改究無定制癸丑二月陷江寧文士吏胥多被擄脅於是則標新立異修飾而潤色之居然成文今就俘獲賊中文卷及逃人口述綜覈而編輯之總名

曰賊文告分別條目於左

偽詔旨

偽誥諭 附 諴諭 訓諭 誨諭 札諭 照會 將憑 批式 封筒式

偽本章 附 稟報 稟奏 各件

偽告示

偽律

偽官照 附 關憑 暗記 憑據 賊館門牌 印據 船票 船牌

偽貢單 附 鄉官門牌 封条

偽文字 附 隱語 聯句

偽詔旨

凡洪逆所出偽詔賊中稱為天王詔旨前在粵西尚未敢明目張胆宣示於外不過以隱語出之誡約羣下而已嘗於偽書中見桂平茶地時所出偽照有高老山山令要遵十字有一筆祈祈等語初亦不解後詢之賊中逃出之人始悉高老即天父山山即出字十字有一筆即千字大概言天父令要遵千祈之意以拆字法出令尤為匪夷所思既陷江寧侈然自肆逆用數尺黃綢畫硃格首行列天王詔旨四字餘係洪逆親書天王詔曰云云雖欽此二字亦係自寫其黃綢長三尺橫幅末條天王二字出格雙抬字尚端

正方圓徑寸行楷相間任意揮灑其句讀則如俚曲音詞大都費解窺其意似亦稍知文義者故意矯揉造作作此支離曼衍之詞以惑愚人之聞聽兼使我將帥知之謂爲鄙俚不足道而輕視之也但偽語甚多此外仍有秘而不傳以及外人不得而見者無從着筆統俟掃穴犁庭時盡獲賊中偽文案再行增入可也今就所知摹數式於後庶畧見逆賊狂悖僭妄之意云

御詔旨式用横幅黄綢直格本綠天王詔曰四字係刻成刷印者洪逆就其下用朱筆狂草任意揮灑偽年月日亦蓋大偽印

天王詔曰萬樣

欽命六日造同時今日 好誅妖地轉實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

朝軍行速追語殺膽京守嚴巡滅叛逃一統江山圖已

到胞門寬草任逍遙欽此

天王詔曰咨爾史臣萬樣更新詩韻一部足啟文明今持詔

左史右史將朕發出詩韻一部遵朕所改將其中一切

鬼話妖怪話妖語邪語一概刪除淨盡只留真話正話

抄得好好繳進候朕披閱刊刻欽此

天王詔曰咨爾清胞名份昭昭誥諭兵士遵命遵條普天大下
皇帝獨一
天父上主皇上帝是也
天父上主皇上帝而外有人稱
皇帝者論天法該過雲中雪也天下
大哥獨一
天兄耶穌是也
天兄耶穌而外有人稱
大哥者論天法該過雲中雪也繼自今詔明天下以後犯者勿怪也欽此

天王詔曰高天燈草似条膏時時
天父眼針針不信且看黄以鎮無心
天救河新金吹去吹來吹不飽如何咁蠢變生妖戒烟病死甚誅
　死腩鬼成人到底高偕欽此
太平天國癸好三年四月　日

偽告諭 附識訓誨札各諭平行照會將憑批式封筒式

賊中行事多所更張初出一令雷厲風行三日之後不弛則改蓋慮官兵之偵探兼防逃人之漏洩未始非賊之勝算而獨於一切誥諭諸名色自矜并并有條故至今猶仍之近年俘獲賊中文卷甚多特擇其簡而明者附錄於後以見寇盜之偽制政令不過於是而已洪逆深居簡出從無出令之事即偶發一詔已詳前說其軍旅各務皆楊韋石三賊密計安協大事則登偽朝面奏小事即具偽本章入奏亦有時事過方奏或竟不奏其所覆偽官及分擾各省之劇賊當封賞遺發時必頒給楊賊將憑一張用黃洋綢寫

好鈐蓋僞印准劇賊在外先斬後奏若無楊賊將憑而在外殺人者以故殺論抵雖有此令究未遵奉工控者百中之一倘竟控准亦論抵賞此將憑之大畧也至軍務一切無有不行僞文以稱諭者楊逆以之所行稱誥諭自諭韋逆始韋逆之所行稱誡諭自諭石逆稱始石逆稱訓諭自諭僞燕豫始燕豫稱誨諭諭侯至兩司馬止侯以下均謂之札諭若平行之文自僞燕豫始凡平行者均謂之照會僞王皆用黃紙黃封筒硃印雲龍邊面刻僞銜背刻僞年月日及遞送何處何官開折等字樣僞侯以下則用紅紙奢楷無比不成文封款式畧如道教章疏逮甲寅年賊踞江寧日久為

聲色所迷思無為而治所有政事悉由偽侯相商議傳安具稟於石賊不行則寢其說行即代楊賊寫成偽誥諭差偽翼恭護送楊賊頭門交值日偽尚書掛號訖擊鼓傳進戲頂蓋印發出即由偽東恭護送韋賊偽府登簿再送至石賊處彙齊由佐天侯發交疏附官分遞各處雖層層轉達而毫無窒礙曾於一日之內發諭至三百件之多緣軍務中又雜以喜慶諸事遍諭各處纖悉靡遺倘遇有緊要事件則以尺許黃綢寫成偽誥諭重包密裹外做家信式樣以重價令沿江百姓投遞並許以顯官厚賞愚民既無知既利其銀又冀得官鮮有不墮其術中者若在外之劇賊其有急事

亦用此法寄京奏回江寧甲寅八月我官兵克復武漢曾獲黃綢偽誥諭一件其餘偽諭不可勝計此數年中其所積偽文案稿想已汗牛充棟官軍隨處俘獲亦皆成束成綑惜俱已往事迹於現在勦辦事機亦殊不合況鄙俚荒誕毫無關係若每件必錄未免繁冗贅複茲於各偽諭每式摹錄一二道著其規模隅舉可知賊中之文義機宜已無餘蘊矣

備誥諭式

用黃紙畫成四周六寸不等長一尺四寸濶七寸面上寫誥諭二字硃筆圈點年月蓋双印

真天命太平天國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楊　為

誥諭國宗韋俊石鳳魁國相石佐邦暨各佐將等知悉緣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特差我
真主天王降凡寧治天下茲於九月二十四日又蒙
天父勞心恩命
王四殿下凡繼治天下佐理萬國之事真是
天朝喜事重重有加無已爾等出師在外未得周知為此特知誥諭仰爾國宗暨各佐將轉諭各
統下官員人等俱要多多備辦奇珍異寶差派妥員押解回京以備十月二十四日
王四殿下滿月之期
天王登朝謝
天之用爾等在外亦如是日虔敬
天父以報

天恩使是其能畢務一切俱要凛遵
本軍師前回頒行誥諭兩行可也諭到亟宜凛遵毋違誥諭
太平天國　年　月　日

回覆誥諭式

其紙色尺寸均同上

前衔　為

誥諭兵主本司衙弟和志兹於九月廿九日接閱弟之稟奏歷次令員解回錨纜等項俱已備悉查收
但弟前來

天命鎮守四家鎮卞
本軍師前已頒行誥諭令弟在四家鎮地方築起堅固營盤並造木牌水城在江心挽泊堵禦誠
恐弟等在該處一時未曾遣得令
本軍師在湖造有能上水木簰一座特差本府承宣梁鎮興押解前來俟木簰到日仰弟妥足軍裝
嚴曉諳看河道何處可以挽泊起緊挽好並仰弟會同本府承宣條式整造多座妥好　勝任以
誅妖魔可也諭到之日亟宜凛遵毋違誥諭
衔　年　月　日

偽誡諭式 其紙色尺寸均同偽誥諭

真天命太平天國雷師後護又副軍師北王韋

誡諭國宗石鳳魁兄地官副丞相黃再興知悉緣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特差

真主天王降凡宰治天下又差

東王下凡輔佐

天朝佐理國政正是萬國來朝之候殘妖滅絕之時今

本軍師在朝聞得湖北地方仍有些少殘妖不時前來作怪皆兄等前時誅妖未經滅盡之故為此特行誡諭諭到之日仰兄等即時統兵分巡各郡縣遇妖即誅見民必救務期掃盡妖氛不留餘孽倘該縣良民如有勾結通妖及引妖魔入境等弊一經訪確即行勦洗毋得姑容致負

天父

天兄我

主天王委任之聖意

爲

本軍師不憚誡之諄諄凡事慎勿聽之藐藐也亟宜凜遵毋違誡諭

偽 年 月 日

偽訓諭式 其紙色尺寸均同偽誥諭

真天命太平天国電師左軍主將翼王石 為

訓諭秋官又正丞相曾添養弟知悉據於六月二十四日接閱弟等具回稟報兄已備

悉惟稟稱妖魔作陰難以取勝恐岳州城池難守等情兄已將此情由稟奏

東王殿下俟奉到誥諭再行諭知弟等在外俱要事事靈變加意提防如若岳

州城池十分難守弟等可即退趕下游堅築營壘靜候

東王誥諭遵行毋得擅悮銳俟

天父大開天恩大顯權能誅邪妖魔一面飛總靡遺哉

天父

天兄手段過也特時將此道理講與眾兵士聽不可使有別意也為此特行訓諭諭到亟宜凜遵

毋違訓諭

偽 年 月 日

偽誨諭式　紙色同長一尺二寸闊六寸凡軍情緊急則用雙印尋常事俱單印

真天命太平天國燕王秦　爲

誨諭殿右三十檢點陳玉成弟暨指揮將軍總制等官知悉茲於八月二十四日接閱弟

等稟中各件俱悉一切但瑞州地方現下雖有些少幾妖不時前來作怪俱仰

弟等在彼堅築營盤約束兵士小心靈變加意防範毋使妖魔攔入並將我

天朝

天情道理時時宣講令衆兵士放胆誅妖萬事總有

天父主張不用慌也其餘軍務一切仍宜凜遵

東王誥諭而行爲此特行誨諭諭到必宜凜遵毋違誨諭

偽　年　月　日

偽札諭式　用十頁紅全帖繕寫年月上用單印

真天命太平天国真忠報国佐天侯加一等世襲陳　　為

札諭地官副丞相黄再興弟知悉緣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命我

主天王降凡宰治天下又命

東王下凡佐理天下輔治朝綱正是萬国來朝之候天興土木之時現因建造

天朝宮殿及

東王府内殿所需工匠甚多茲據冬官又正丞相賓福壽稟稱湖北漢陽地方木工廣

有今特着協理石映發押啟傳前來招集一俟招有即便押解回京以供我

天朝及

東王府應用等情為此特行札諭仰該協理前來弟處稟知如招有木工兄弟即飭其速

即回京不得在外逗留致誤軍務一切俱仰遵

東王頒行誥諭而行使是為此特札

備　年　月　日

偽平行照會式 用十頁紅全帖謄寫年月上用單印其偽燕豫王照會偽国宗仍用黃紙

太平天国冬官正丞相功勳加一等羅　照會

天朝国宗石兄知之九月二十三日接閱

兄台十八日來函得知退至下游駐紮田家鎮招集散兵再圖進取等情曷勝欽

兵家常事尚望

兄台將天情道理教導兵士必須堅耐自有

天父看顧也此是兵士修鍊不正以致

天父義怒倘後宜修好鍊正才是至請發草粮紅粉等件現據二十一檢點黃炳賢弟由

九江回省稱該處粮米甚為屬便宜安省米粮已解　天京諸求

鑒原為幸至紅粉等件前已解赴九江安省小在缺乏其令帶兵前來接濟

一層現

燕王親來九江一帶誅妖

免可專文請
燕王酌議為是將此照會

偽　年　月　日

偽將憑式

用黃洋綢二尺留邊寸餘偽年月日蓋楊逆偽印

真天命太平天国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楊　為
頒給將憑以昭命令事照得令嚴方可以肅兵威命重始足以整綱紀茲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
本軍師在朝奏蒙
天王旨准特命地官副丞相黃再興前赴湖北地方掃滅妖魔撫安良善恐軍中兵士以及統下人等
有不遵條命任意犯科者許爾佐將審實口供將該犯先行斬首遊營示眾再將所犯情由粘
供具稟回朝候
本軍師詳核定議轉詔簿書衙將該犯官冊除名以昭慎重該佐將亦不得任意好故荼害

善良致干反咎為此特諭將憑存執遵行切切須至憑者

右給北官副丞相黃再興出師湖北地方准此

偽　年　月　日

偽批式　凡稟事由偽丞相擬批送進准行發出交偽尚書錄批粘於首進頭門

某官某人於某月　日稟奏為某事　奏

東王

金批　云云

太平天國甲寅四年　月　日

如偽官稟侯相則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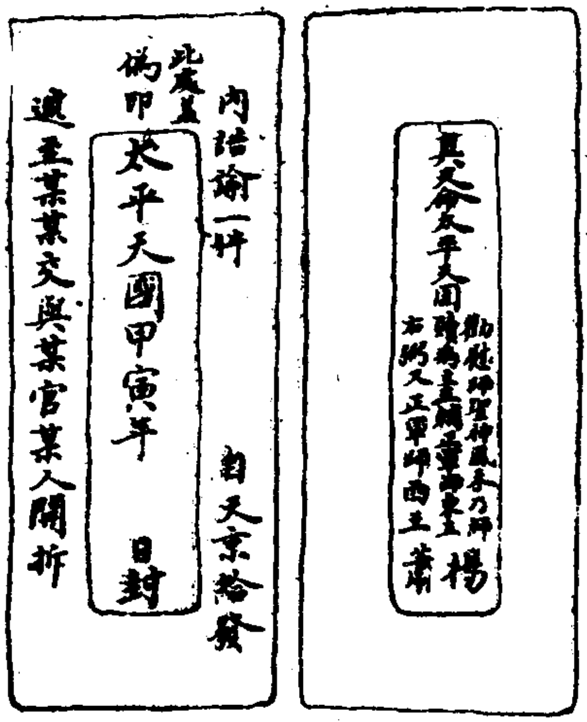
某侯相批云云俱墨字年月蓋掌書印餘仿此

偽批示後說

偽批式長闊無定偽王皆黃紙偽侯以次皆紅紙凡其下具稟奏楊逆閱後發出交偽丞相擬批偽尚書謄批偽侯以次則由所屬六部書六部掌書擬批謄批然所批字不謄於原稟之後故另有此式既謄之後則張帖偽署門首間有用封簡遞回者

偽誥諭封套式 黃紙硃刷

正面　　背面



誥誡訓諭等諭封套亦同此式惟易其偽銜兩已龍數遞減如韋賊上變龍易變獅石賊上變獅易變麟秦胡二賊變獅易變虎

偽封筒式樣說

楊逆偽誥諭封筒背細黃紙厚表為之長二尺濶一尺正面雲龍海水邊中列偽銜背面係偽年月日諸字如所繪式皆用硃紅刷印其地名月日人名則用墨筆填寫背面封口處蓋偽印一顆餘處無印章韋石諸逆偽文封筒如之惟不用雲龍邊改獅麟豹虎繪畫四邊偽侯以下則用紅紙

偽本章 附稟奏稟報各件

羣賊具奏於洪逆概謂之本章洪不能逕達必由楊逆率韋石諸逆轉奏能列名於本章者惟楊韋石三逆下此具本章於洪逆惟請安賀喜謝恩而已概不准奏事且必須請楊逆蓋印否則洪逆不閱若一應軍務各偽官俱具稟楊逆謂之稟奏夫下稟上謂之稟臣對君謂之奏從無以此連貫成文者稟奏二字臆造甚新緣楊逆下洪逆一階羣醜之屬望推尊幾過於洪逆者故標此以示尊崇之意大權悉為楊逆所攬故本章寥寥而稟奏獨多即如犯偽令各案亦皆由下擬定楊逆入奏洪逆從無駁者賊巢百務亦

皆楊韋石三賊議奏施行在外賊目大小事件纖微必稟如稟楊逆謂之稟奏稟韋石二賊謂之稟報稟秦胡二賊謂之稟申侯以下均謂之啟稟毫髮之事動輒具稟重複累贅筆墨繁多卑小偽官其館允先生者率多鄙夫所繕之稟格式無定字句訛別措詞荒謬者皆堪噴飯其銜各又有分別如韋石二賊所奏所稟則稱小弟某某不繫偽銜秦胡二賊稱卑爵亦不繫偽銜侯至兩司馬則書偽銜加小卑職三字於名上然不得越次白事必稟本管偽官層層轉達此賊中文案之編制也今就俘獲之件編次自本章至啟稟各註一式詳註行款及用何色紙章於封賞擄糧興造軍

務刑戮暨慶賀餽遺各事每錄一件庶覽賊情者得燭照其隱微
而鬼蜮情形亦無地可以遁匿也

僞本章式　用大黃紙疊成四頁兩頁兩面畫雲水雙龍中空三寸長格墨筆寫本章二字上
蓋楊逆僞印頁裏紅格十二行行合二十四字不用封套另用紅緞繡龍護書裝
入紅緞套內由僞恭護遞至僞朝門當日批出即由僞侍衛遞至石逆頭門

小弟楊秀清立在
陛下暨小弟韋昌輝石達開跪在
陛下奏為議定職官懇　恩封賞事緣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差我
主二兄降凡為天下萬國真主建都　天京　天事日繁日多需人佐理今弟等大膽僭議
開具名單一併啟奏我
主萬歲。、
旨准施行以便弟等轉飭詔命官書成金榜張掛朝門如此緣由理合肅具本章啟奏我
主萬歲萬歲萬萬歲御照施行
僞　　年　　月　　日
御照爾等所議是也即照單封職勤理天事便是欽此

小弟楊秀清立在
陛下暨小弟韋昌輝石達開跪在
陛下奏為徽辦米糧以裕國課事緣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差我
主二兄建都　天京兵士日衆宜廣積米糧以充軍儲而裕國課弟等細思安徽江西米
糧廣有宜令鎮守佐將在彼曉諭良民照舊交粮納税如蒙
恩准弟等卽頒行誥諭令該等遵辦解回　天京　聖倉堆積如此緣由理合肅具
本章啟奏我
萬歲萬歲萬萬歲御照施行
禡　年　月　日
御照胞等所議是也卽遣佐將施行

小弟楊秀清立在
陛下暨小弟韋昌輝石達開跪在
陛下奏為僭議制度請
旨遵行事緣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差我
主二兄降凡為天下萬國真主正是萬國來朝之候太平一統之時須明定制度章程以壯
天父之威風弟等大膽僭議
二兄朝帽用雙龍雙鳳帽額上繡一統山河下繡满天星斗弟　朝帽用雙龍单鳳帽額繡
单鳳企雲中立弟　朝帽亦用双龍单鳳企山崗達帽額繡单鳳弟　朝帽亦用双龍单
鳳帽額一邊加繡一梁內繡单鳳企壯丹帽額皆如一把扇式様相以下朝帽俟弟等
議定再奏如此僭議未知合否理合肅具本章啟奏我
主萬歲萬歲萬萬歲御照施行
偽　年　月　日
御照弟等所議皆是准行欽此

小弟楊秀清立在
陛下暨小弟韋昌輝石達開跪在
陛下奏爲出師誅妖理合奏明事緣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差我
主二兄降凡誅妖目下正是殘妖將盡之時弟等僭議命夏官又正丞相周勝坤出
師廬州一帶誅滅妖魔撫安良善並帶前十一軍兵士及弟府各護官兵人等前
往如此酌議擬於八月十四日起程前進理合肅具本章啟奏我
主萬歲萬歲萬萬歲御照施行
偽　年　月　日
御照肥弟等嚴諭官員兵士致胆誅妖早日太平共享
天父大福也欽此
小弟楊秀清立在
陛下暨小弟韋昌輝石達開跪在
陛下奏爲吹吸洋烟大犯　天條事緣據夏官正丞相何震川稟稱轉據殿右二檢點胡

海龍東稱前三巡查輯桂英於十月十八日在　天京城内新橋地方拿獲周亞九
李連升子順添等開吹洋烟一案並起獲烟具烟泥等件已由該地官承審確實取
有口供稟報前來弟等未敢擅專理合備具本章粘附原供啟奏我
主萬歲萬歲萬萬歲御照施行
偽　年　月　日
御照弟等所議皆是周亞九等即斬首不留欽此
小弟楊秀清立在
陛下暨小弟韋昌輝石達開跪在
陛下奏為起造　天朝宮殿先期奏明事緣弟等前奉
二兄詔旨命將木工泥工起蓋　天朝宮殿迄今多日未能奉行弟等罪實有餘
今蒙
天父開恩啟石田枚照張湖爵由安徽解回各項匠作兄弟弟等擬於明天令仲后正侍衛張維
昆帶領各匠在朝門伺候或先起内宮或先修后林苑恭候
二兄照明以便弟等轉飭該官遵

旨辦理如此緣由理合肅具本章啟奏我

主萬歲萬歲萬萬歲御照施行

僞　　年　　　　月

御照明天辰刻興工欽此

僞稟奏式　用黃紙疊成濶窄長短不拘

卑爵泰曰綱稟奏

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九千歲千歲千千歲殿下為稟明乞

恩寬宥事緣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

天王鴻恩及我

東王重重厚恩命卑爵往上江一帶巡查河道以重防禦並蒙我

東王頒發行軍號令書一本卑爵跪讀之下感激靡涯足見我

東王刻刻勞心籌謀軍機圖務無微不至卑爵查看在外兵士均皆新招弟兄未能
熟悉營規是以不揣冒昧即將我
東王號令擇其至要者、飭令鐫刻官刻成刷印發給各衙各頭子一張傳諭該統下兵士人等
令其時時熟讀謹記在心方不負我
東王籌謀軍務之至意也卑爵大膽妄議未知是否不敢擅專理合稟奏伏乞我
東王金裁恭請
金安

卑爵秦日綱稟奏
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九千歲千歲千千歲殿下為回復稟明事緣於十月二十三日卑
刻田家鎮行營敬接十月初七日頒發
金諭一件蒙我
東王勞心凡保舉官員必須查其平素歷練老成精明靈變然後傳該員
前來親自勘驗觀其言語舉動進退趨蹌果堪勝任再行保舉稟奏回朝

毋得徇情濫保等因仰見我
東王慎重人才無微不至甲爵遵即諭明各官嗣後凡有保舉官員毋得徇情濫
保有玷官方以重人才而慎選舉時時親為勸懲凜遵我
東王金諭而行所有甲爵接奉誥諭敬復緣由理合度具稟奏恭請
金安

小弟韋俊跪稟奏
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九千歲千歲千千歲殿下稟奏為誅妖情形據實奏明事
竊小弟於十月初七日在蕪湖舟次接奉
誥諭一件跪讀之後遵即稟奏回覆以安 金念初九日開船上行於十八日申刻行
抵田家鎮又嘗與 燕王秦兄公同酌議小弟帶領下尉及圻州調來土八
副將軍梁修仁所統左十五左十七中十五三軍兵士從馬鞍山上路兜剿棗防
富池口妖魔出來作怪小弟於十九日黎刻同鎮崙弟以德侄在駝背棗樹
及半壁山兩路一岸秦兄於由桶山江邊上岸三路兜剿詎意妖魔從馬
鞍山亦分三路所敢前來與我聖兵迎敵鎮崙弟以德侄身邊兵士被妖追

數伊等前途直攻妖魔又從後路抄入小弟見事勢可危即從河下上船兩回秦兄弟領兵士由上路追殺不期殘妖亦分兩路來進富池口妖魔亦來炸營秦兄首尾受敵只得亦由河下上船兩回小弟回船後時已酉刻特令統下兵士在河邊找尋兩人均無着落有逃回兵士稟稱二人追前妖前追被妖圍繞均被弄朝昇天小弟伏思與鎮崙弟以德任兩載出師軍務事件均皆和衷商議有天有帮助一朝被害觸目傷心慘惻

天父排定人難逆料懇求

殿下寬心安福弟等回船之後查無兵士被傷者十有八九浸水昇天者約數百人統計千餘人昇天享福至伊等統下各員及尉左人等已令至

安省

翼王殿下听候鋪派所有

殿下前賜石鎮崙弟以德將憑二張皆帶在身邊想已失落其印信二顆現在弟處俟有妥便再行寄京軍務一切仍懇

殿下頒行誥諭俾得遵循庶不致悮特此稟奏跪請

金體金安

偽稟報式 用黃紙疊成長短無定

卑爵秦日綱跪稟報

電師左軍主將翼王五千歲千歲千千歲殿下稟報為稟明察看地勢情形乞

恩賞裁事緣蒙

天恩

主恩及我

翼王重重厚恩命卑爵往湖北安徽一帶地方巡查河道以重防禦卑爵沿江一路以來查看地勢惟有彭澤縣之上有一小姑山其山居中該處水面較之各處甚窄且此處亦係湖北江西下游總口最關緊要卑爵意欲在此地方兩岸築造營盤添令妥員統帶兵士在此鎮守再江中用木簰造成木城修作礮台攔截江面不獨可以防備妖船窺探而且可以稽查來往船隻卑爵大胆如此妄議未知是否不敢擅專伏乞我

翼王貴裁後祈稟奏

北王金鑒指示遵行如此踏看地勢緣由理合稟報恭請

貴安

卑爵秦日綱跪稟報

電師左軍主將翼王五千歲千歲千千歲殿下稟報為回覆稟明事緣於十

月二十日巳刻田家鎮行營敬接十月十三日頒來

貴誨一件欽知荷蒙

天父

天兄天王大顯權能

天生鴻福及我

翼王威德所有建德殘妖已命冬官正丞相羅大綱暨指揮賴桂英等於本月

初十日誅妖滅該處殘妖三四百餘隻餘妖潰散迸遁遠方建得一帶業已

安堵矣查與興國州之青才官胡萬智並池州貴州兩郡有天試翰林亦在於該

處持印理民務命卑爵暫留伊等在於該處辦理本俟

東王金諭定奪卑爵自當稟遵而行又蒙我

翼王勞心教導軍務命　卑爵在田家鎮一帶盡心竭力約束官兵防守堅營壘才
可退兵直剿等諭　卑爵會同国宗兄韋俊殿右三十一檢點曹鳳偉暨指揮將
軍等酌議時時約束兵士加意防守伏乞
翼王寬心安福如此緣由理合虔具稟報恭請
台安

太平天国天官正丞相督　試正總提功勲閲文加三等曾　照會
殿前丞相天朝副總典聖庫功勲監試加三等譚兄　臺下為照會事
照現屆仲冬天氣漸寒前蒙
天父開恩賜來表袍甚多除將貂狐猞猁進奉　天朝及
列王服用外如有次等表袍不拘表面照發數件交相尉帶回為要再聞
兄台前次買有拖尾鳳琴一張未知其式如何声音可好否交來尉帶回一
看明天即着人送還斷不敢稍有損失致
兄台感傷近日如求

東王府聽令閒安千祈落嶽衙一晤特此照會並請

玉安

偽 年 月 日

照會

太平天囯殿左三十一檢點功勲平湖加二等曾

殿前丞相右三十八指揮功勲加一等彭兄案下緣於昨天十四日接奉

燕王誨諭命中轉諭

兄台作速前往圻州帮同本館檢點陳兄誅妖所有富池口一帶地方營盤即交與殿前丞相何

兄在彼築造其統下差爵人等一並帶去為是

燕王現在九江巡察将究不日即可親臨富池口踏看營盤且有何兄處置諒必得宜

兄台可寬心前去圻州放胆誅滅妖魔萬事總有

天父主張

天兄擔担顧

兄台指日馬到成功早日太平一統是所至囑特此照會並候

玉安

偽 年 月 日

太平天國水營前叄軍吳叄捴制平湖加一等劉　照會

後二軍監軍鄭兄知之緣據水營前三巡查李萬勝稟稱伊衙牌尾劉大興一名於九月十八日逃走

聞知否

兄衙縣遇如果屬實望即放還以便遵照

東王前次誥諭各衙兄弟不得私自過衙過館且現下軍令嚴肅望

兄台知之是以特此照會並請

玉安

偽　年　月　日

殿前檢點水武總制功勳加一等小卑職黃暢超敬稟

殿前丞相右指武檢點功勳加一等林大人案下稟為請領軍裝以便誅妖事緣小卑職荷蒙

天恩

主恩畀以重任管帶後二軍通軍兵士現值妖氛未盡又蒙

檢點大人不棄愚頑命小卑職紮本南門外防守妖魔昨具後二軍軍師劉瑠得稟稱

營內缺少長隆紅粉等件恐妖魔倉卒前來難以抵禦懇請轉稟飭發等情小卑職

細思長隆紅粉為誅妖要物不便缺少理合開具清單據情轉稟懇乞

檢點大人賜蓋印信俾往各衙領實為

恩便再小卑職代備鴨肫拾隻羊崽二隻敬呈
案下為
撿點大人察告
天父之用如此緣由理合肅具敬稟並請
玉安
偽　　年　　月　　日
後二軍軍師功勳加一等小卑職劉瑲得敬稟
總制大人案下緣蒙
天父開恩小卑職衙內兄弟衆多日逐買菜缺少錢文意欲在後二典聖庫請領大錢十
五十四百文計統下兄弟一百七十餘人每名約得八十文之數未敢多請
理合稟明懇求
總制大人開恩施行則小卑職及各兄弟均感
天父鴻恩於無既矣肅此敬稟並請
玉安

中五軍前營中旅帥小卑職劉堯二敬禀
中五軍軍帥功勳加一等覃大人案下禀為求發船隻事竊小卑職今奉
天命出師統下兄弟四十餘人汪沙高船一條不敷起坐昨在
檢點大人衙內求發封條未曾給有船小人多實實不便今乞
天父開恩
大人格外開恩在
張大人衙內代小卑職求與封條一張以便往河下封船一条理合敬禀並請
玉安

中四軍前營前一卒長功勳加一等小弟覃瑞容敬禀
後營軍帥善人功勳加一等陳兄案下緣明天十九日房宿礼拜之辰弟統下四兩司
馬共帶兄弟一百叁十五名內牌面九十八名每名領錢二十一文共領錢二千五十八文
牌尾兄弟三十七名每名領錢十四文共領錢五百二十八文二共應領錢二千五百
八十六文又兩司馬四員每員領俸錢三十五文共該錢一百四十文小弟俸錢七十
文統共實領礼拜錢二千七百九十六文理合具禀懇求

師帥善人發下以便分與衆兄弟同沾
天恩兼辦供物處識祭告
天父祝福無疆如此緣由理合啟東寫明並候
善人兄台玉安
偽
殿右三十檢點陳玉成稟中　年　月　日
燕王台下緣小卑職前因攻復武瑲微勞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及
天王
東王暨　列王厚恩升爲殿右三十檢點之職感激圖報奮不顧身不料水路有曹
妖頭礮船下來甚屬利害旱路又有塔楊二妖前來十分作惟小卑職所統帶
後十三軍兵士並水營前四軍兄弟苦戰不能取勝只得棄船下退保守圻
黃開封江武瑲城內國宗夫人及地官副丞相大人亦守不住大約也要退守吳
國大治一帶今聞
燕王巡查河道不日可到圻州田家鎮小卑職欲事之至特此禀申　並禀知國宗兄齊

會於田家鎮庶可誅殺妖魔小卑職無能之處尚求

燕王禀奏

東王開恩赦宥則感激於無既矣所有妖魔作怪情由理合禀申并請

玉安

太〻　天囯甲寅四年九月　初之日

偽告示

賊之初踞永安也官兵四集負固深藏何告示之有即洪逆發令不過以寸条書數語曉諭賊眾而已及由長沙下竄始明目張膽大肆偽言洎陷江寧夜郎自大大張偽示遍貼街衢楊逆所出偽示稱誥諭韋逆稱誠諭石逆稱訓諭秦胡二逆稱誨諭出外擄掠國宗亦稱誨諭侯相檢指稱曉諭將軍以下稱劄諭偽王皆黃紙龍邊侯以下紅紙無邊誥諭上畫双龍下雲水誠諭上畫双鳳下雲水訓諭上畫双獅下雲水誨諭上畫双虎下雲水紅紙告示無多故未刊刻畫式刑賞生殺喜慶生誕亦皆出示如洪逆偽生誕

則楊逆出示楊逆則韋逆出示韋逆則石逆出示之類一示之成更易數四由偽侯定稿呈於石逆准行則送偽詔命衙繕寫寫成交石逆判硃送楊逆處蓋偽印轉交偽宣詔官發貼日新月易筆墨繁多且城内閭市半皆榛莽縱有居民亦多粗鄙方欲逃之不速何暇屬目賊之初意想此以惑人又將誰惑耶至於在外擄掠之劇賊其告示更有不可究詰者又難僕數今就偽文案中告示參以逃人口述及江寧城内所出之示標著數式以例其餘

楊逆告示式

真天命太平天國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

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楊　　為

誥諭朝內軍中大小官員王親國戚以及兵士水手兄弟人等知悉緣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特差

真主天王降凡救世誅滅妖魔普天大下凡屬臣民俱宜感激涕零以仰副

天父

天兄差我

主天王降凡之意茲於十二月初九日恭逢

天王萬壽之期

本軍師及列王尚且備辦奇珍異寶進獻

天朝為我

天王祝壽爾等為官為民俱要認實

天父敬念
天王多多採辦寶物先期十日齋献
天朝並具本章由
本軍師代奏以邀
天覌並於萬壽前三日一心齋戒虔敬
天父歆答
天恩為此特行誥諭尔等須要凛遵毋得覬玩自悞致負
本軍師屬望殷殷之至意切切誥諭
年　　月　　日

韋逆告示式

真天命太平天國雷師後護又副軍師北王韋
誠諭朝內軍中官員兵士及各衙兄弟人等毋受妖惑致干

為

天誅極宜猛省事緣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特差
真主天王降凡宰治天下天命
東王下凡乃理人世輔佐朝綱
天恩重叠凡屬含生賦性者應時時感激方足以圖報
天恩於萬一迺有職營總制吳長松等身受
天恩不知圖報内結妖魔欲破天京蒙
天父大顯權能密中指出將妖魔殺退並拿獲剪髮通妖逆犯多名以正
天法又有妖婦朱九妹胆敢謀逆欲思私藏紅粉毒害
東王亦蒙
天父指出此等行為實實令人髮指除將朱九妹明正
大法外誠恐爾等間於妖習一時被惑作出此等逆事迨至身首異處已不可救
本軍師心實不忍為此特行誠諭爾須要認實

天父仰體

天王救世之意雖現下苦些大家堅草耐草將來自有大福享也若生異心是

自甘鬼路前功盡棄那時悔之無及也切切凜遵毋違識諭

石逆告示式

真天命太平天國電師左軍主將翼王石　　為

訓諭　縣良民各安生業勿受妖惑驚惶遷徙事照得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親命

真主天王宰治天下之命

東王及

北王輔佐朝綱業已建都天京現下四海歸心萬邦向化今特命

本主將前來安徽撫安黎庶援救生靈爾等良民生逢其時何其大幸然

國四路尚有漏網殘妖未盡誅滅業經特派大員統兵四出搜捕妖魔誠

恐爾等惑於謠言擅自遷徙縱有點點殘妖竄入該境爾等即遵

本主將前次頒行訓諭一律嚴拿解呈安徽自有重賞為此特行訓諭爾等庶
民須要敬
天識
主認實
東王那時自有
天父看顧也切不可妄聽浮言須知一經遷徙或去家業或喪身命其害不可勝言統從
天父大顯權能將四海殘妖誅盡自享永福於無窮也爾等其各凜遵毋負
本主將訓誨殷殷之至意也切切毋違調諭

秦逆告示式

真天命太平天國燕王秦
誨諭　縣四民悉宗真道勿受妖迷致干　　為
天誅事緣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親命

真主天王降凡斬邪留正復差
東王輔佐朝綱輯安黎庶茲於　月天命
本燕王統帶雄兵百萬週遊天下良善必救妖匪必誅凡爾四民好安居
樂業永享
天福於無窮但良莠不齊共敬
天識
主者固多而輕信謠言者亦復不少近有不法之徒甘受妖惑胡言亂語捕風捉
影搖亂人心以致愚民互相驚擾除嚴飭官兵分段查拿造言之人外為此
特行誨諭凡爾四民須要醒醒不必多生恐懼況各郡縣業以團集鄉民
即有些少殘妖擱入何難一時撲滅自諭之後各宜安分守業倘再謠動
耶時
天法無私一家長幼均斬不留切切凜遵毋違誨諭

陳賊告示式

真天命太平天国真忠報国佐天侯加一等世襲陳　為
曉諭大小官員兵士人等知悉照得貴賤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緣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差立
主天王降凡為萬國太平真主復差
東王及
列王佐輔朝綱綏安良善現下景運昌隆文章黼黻理合宜恪遵定制以判
崇卑是以
東王格外勞心因紅黄二色為
天朝貴重之物凡有官者即遵官職製造穿着無官之人僅准紅色包頭其
汗袍蚊帳足衣尤不准用限至本春四月初一日止逾限者斬首不留等因

遵此為此特行曉諭仰尔大小各員兵士人等極宜遵守礼儀鄭重紅
黄二色其已成之物只准穿在内服不准作為外觀倘限期已滿一經查出按照
天法斬首不留耶時悔之無及切謂諭之不先也 亟宜凛遵毋違曉諭

韋石両逆告示式

真天命太平天國天朝國宗提督軍務韋 石 為
誨諭官兵良民人等各宜革除污俗以歸正道事照得去邪所以崇正革
故即以爲新緣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親命
真主天王降凡主宰天下復差
東王及

列王輔佐朝綱斬邪留正除暴安良業已建都　天京四海投誠萬方向化
振方新之
國運人盡歸真革已敝之頹風俗皆改舊嚴男行女行之別秉至公至正之心
凡普天之下有不合乎規条越乎礼義者均戒
天朝所深惡而痛恨者也
本國家恭承
天命出師安民革除惡習禁過澆風聞尔等地方有邪淫之輩干犯規条為此慬
切誨諭仰尔官兵良民一体知悉凡有蠱惑人心敗壞風俗者列名於左
一男行女行最宜分別也間有官兵并將污穢衣服送與民婦洗浣並有
僱倩民婦縫補衣服者既已私相授受难免眉目傳情不可不防微
杜漸以徽歪風嗣後如有官兵僱倩民婦洗衣縫紉者概斬不留其
有好淫情事者男女並坐
一娼妓最宜禁絶也男有男行女有女行男習士農工商女習針指中饋

一夫一婦理所宜然倘有習於邪行官兵民人私行宿娼不遵條規
開娼者合家剿洗鄰佑擒送者有賞知情故縱者一体治罪明
知故犯者斬首不留
一洋烟黄烟不可販賣吃食也洋烟為妖夷貽害世人之物吸食成癮病
入膏肓不可救藥黄烟有傷骨体無補飢渴且屬妖魔惡習倘
有販賣者斬吃食者斬知情不禀者一体治罪
以上各款尔等官兵人民俱要嚴為禁絶不可故犯倘有犯此者
一經查覺定按
天法究治
本国宗言出法隨決不姑寛凛之慎之毋違誨諭

賊情彙纂卷八

賊文告

僞律

賊中所刻僞天條書僞營規皆粵西舊例賊目殘忍專事威刦所增禁令日繁俘獲僞奏章稿内有增議太平刑律多條又僞燕王秦曰綱所出告示亦載應斬罪多欵謂之律則羣賊遵奉又統謂之天令夫令所以馭軍律所以制民兩兼制軍者也賊中百姓皆籍為兵是有兵無民矣賊目概稱條禁為令也亦宜今搜剔俘件凡有關禁令者悉彙錄之以僞律之規模大備所可異者處處姦

擄焚殺時時禁人不得姦擄焚殺細微之故過笞且不足賊輒律以斬首夫妻人倫之始如或同宿輒駢首就誅此等行為雖執三尺之童告以事理亦能知為不可即使商鞅定律周來執法恐亦持筆難下也賊之梟張則全恃行軍有法賊之滅亡則在虐民無人理諸偽制皆足亡之而尤以偽律為至酷耳

禍作諸條禁

一凡營中每逢星昴房虛四宿禮拜之日亦要三更起身洗面虔誠禮拜讚誦天父皇上帝恩德不得怠慢

一凡紮營盤處所以必須詳察地勢不得隨意任紮致妖魔攔入有傷兄弟

一凡兵士打仗殺妖之時俱要虔誠跪求天父看顧助陣殺妖

一凡營盤之內俱要潔淨打掃不得任意運化作踐有污馬路以及在無羞恥處潤泉

一凡各衙各館兄弟在館無事除練習天情外俱要磨刀洗刀鎗

操鍊以武藝以備臨陣殺妖不得偷安妄食天父之祿

一凡營盤四圍俱要築土城挑濠溝密釘竹簽以防妖魔鬼計

一凡各衙各館兄弟倘有口角爭鬭以及持強鬭架俱是天父所深惡不問曲直概斬不留

一凡軍中兄弟俱要謹遵條令公正和儺不准大呼小叫俱要安靜無喧

一凡我們兄弟行路不准強拉外小挑擔即在外小屋內打館亦不准妄取一物

一凡軍中兄弟五十歲以下至十五歲以上一聞聖角响俱要裝

身赴各本管衙聽令殺殺

一凡遇殺妖之時頭陣鼓角即要吃飯二陣鼓角裝身持械聽令三陣鼓角一齊踴躍殺妖退後者斬

一凡殺妖之時聞鼓則進聞金則退不得違誤違者斬

一凡我們兄弟在鄉村住紮不得強帶他人子弟做自家子弟違者斬

一凡我們兄弟俱要修好鍊正不准吹洋烟吃黃烟飲酒虜掠姦淫犯者斬首不留

一凡各軍兄弟行路俱要認定大旗各歸各隊不得越次爭先亂

延遲後違者斬

一凡我們兄弟俱要各歸各衙不准私自過館及在別館寄宿等弊違者斬

一營中設有青白紅黑旗四面如妖魔從東邊來則搖青旗從西邊來則搖白旗從南邊來則搖紅旗從北邊來則搖黑旗兵士認定旗之顏色即往何方殺妖若妖魔從兩路來旗亦兩面齊搖兵士分頭殺妖派在左邊殺妖不得到右邊派在右邊殺妖不得到左邊違者斬

一凡城中營中望樓設紅黑旗二面如妖魔從水路來則望樓上

搖黑旗從旱路來則搖紅旗水旱兩路俱有妖來則紅黑二旗
齊搖各要努力殺妖退避者斬

一凡追殺妖魔所遺金玉衣物自然皆為我得必須殺盡妖魔將
殘妖追出四五十里外方准收取妖物解歸聖庫自後殺妖之
時路旁金銀衣物概不准低頭撿拾以及私取私藏違者斬首
不留

一凡我們兄弟如有被妖魔迷懞反草通妖自有天父下凡指出
即治以點天燈五馬分屍之罪

一凡各衙兄弟如有三更逃黑夜被卡房提拏者斬首不留

一凡兄弟在衙静坐俱要習鍊天情不准坐卧喧嘩胡言亂道以
及唱邪歌説邪話等情

一凡兄弟俱要熟讀讚美天條如過三個禮拜不能熟記者斬首
不留

一凡天條書中各條如有違犯斬首不留

一凡我們兄弟俱要鍊得正正真真不得脱衣露體睡覺不准脱
裳

一凡各衙牌尾兄弟在館俱要削竹釘夜晚輪流支更不得怠惰
偷安

一凡軍中兵士打仗昇天此是好事不准哭泣緣是人有志頂天
已隨天父到大天堂享萬年之福何用哭也
一凡軍中兵士無故昇天亦是好事所有昇天之人俱不准照凡
情歪例私用棺木以錦被綢縐包埋便是
一凡東王北王翼王及各王駕出侯丞相轎出凡朝內軍中大小
官員兵士如不迴避冒衝儀仗者斬首不留
一凡東王駕出如各官兵士迴避不及當跪於道旁如敢對面行
走者斬首不留
一凡檢點指揮各官轎出卑小之官兵士亦照路遇列王規矩如

不迴避或不跪道旁者斬首不留

一凡各尊官自外入卑小官必須起身奉茶不得怠慢

一凡朝會敬天父時如有官員兵士喧囂者斬首不留

一凡接遞緊要公文如有遲悞日時者斬首不留

一凡寫辦軍務緊要公文如有心錯誤者斬首不留

一凡典聖庫聖粮及各典官如有藏匿盜賣等弊即屬反草變妖即治以點天燈之罪

一凡有人私帶妖魔入城或妖示張貼謀反諸事自有天父指出定將此人點天燈其知情不告者一概斬首不留

一凡私盜關憑混出城卡一經盤獲定斬不留

一凡假冒官員私打先鋒者斬首不留

一凡無故殺害外小者斬

一凡焚燒外小房屋者斬

一凡擄掠外小財物者斬

一凡犯第七天條如係老兄弟定點天燈新兄弟斬首示衆

一凡夫妻私犯天條者男女皆斬

一凡强姦經婦女喊冤定即斬首示衆婦女釋放如係和姦即屬同犯天條男女皆斬

一凡姦老弟如十三歲以上皆斬十三歲以下專斬行姦者如係和姦皆斬

一凡私藏金銀剃刀即是變妖定斬不留

一凡剪髮剃鬍刮面皆是不脫妖氣斬首不留

一凡聚集飲酒私議軍事巡查拏獲一概同斬

一凡吹洋烟者斬首不留

一凡喫黃烟者初犯責打一百加一個禮拜再犯責打一千加三個禮拜三犯斬首不留

一凡傳令聽講道理如各官有無故不到者枷七個禮拜責打一

千再犯斬首不留

一凡各館書士如有編造歌謡及以凡情歪例編成詩文迷懞兄弟者斬首不留

一凡行軍黑夜發妖風驚營必尋出起首喊吽之人斬首示衆

一凡黑夜支更如果貪睡被旁人將鼓拏去交出告犯者責打一千再犯斬首示衆

一凡挑濠溝築土城一切軍中事務如有口出怨言者斬首不留

一凡辱罵官長者斬首不留

一凡有反草通妖之人經天人指出通館通營皆斬首

一凡一切妖書如有敢念誦教習者一概皆斬爾等靜候删改鐫

刻頒行之後始准讀習

一凡一切妖物妖文書一概燬化如有私留者搜出斬首不留

一凡邪歌邪戲一概停止如有聚人演戲者全行斬首

一凡朝內軍中如有凡弟賭博者斬首

僞官照 附關憑暗記憑據財館門牌印據船票船牌

逆賊百事怪誕愈出愈奇其一切喪心作僞之處有非筆墨所能罄者其僞官照亦一端也自粵西至金陵雖大妻僞官尚無憑據不過榜列姓名懸掛僞朝而已癸丑六月楊逆始議每僞官各予官憑一張謂之官執照由韋逆定稿畫式先稟楊賊後奏洪賊取僞旨頒行我軍於甲寅八月克復武漢俘獲賊中文案始得見之然其上並無洪逆僞印中蓋楊逆僞印於編號騎縫處蓋韋逆僞印半鈐照上半鈐底簿今就所俘者繪其式於後以見庸瑣狂寇亦事以虛名餌此不馴之民也而無目者流見其雲龍邊幅列端

楷之字加如斗之印莫不什襲藏之自幸未紋方來居然身膺華膴已吁泥塗市井目不識丁陷身賊巢驟膺寵命有不盡死力以圖報者乎尤可異者賊中之官愈尊窮究其平日流品必最賤卑皆因盜宄徒與臺優隸方之爛羊都尉狗尾續貂抑又劣矣且官無常俸之官無任所敝衣藍縷並不得一服偽職官服被餌者亦可謂至愚若大將軍告身只博一醉此等官憑又奚值一醉哉

僞官執照式 白紙刷成上邊双龍兩旁龍各一条下刻水雲邊約廿半闊中寫

真天命太平天国 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
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楊

頒給官執照事照得 天朝之官佐理
上帝天下之事必以頒給照憑印信以昭慎
天威照職授官照份理治
天事允以執照為據茲蒙
天父
天兄大開天恩鑒我（此處蓋楊逆僞印）
主鴻恩
本軍師將某某 互結公同
保舉某人壹名保奏
天王旨准封升某人為

為

自應執照赴任毋得有違為此須發執照一張仰該官收執以憑赴任領印辦理

某任事務須依公忠正理辦不得有朦昧濫冒致干法究宜立志頂

天報国速速此照

正月第　　　　號

太平天国　年　月　　　　日

右給　　　　某官　　　　給收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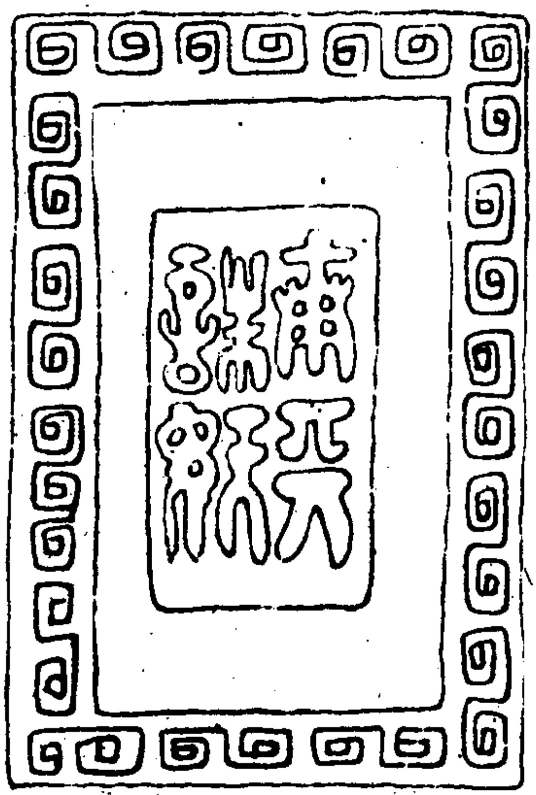
偽關憑式



偽關憑用白洋布一條長八寸寬四寸墨筆寫關憑二字上蓋巡查偽印賊踞城池於各城門皆設巡查惟開一門准其出入所蓋偽印即係此門巡查之即印旁別有暗號背面有粉筆花押衙中有底簿可稽其暗號數日一換凡未及繳換者即係真關憑但與現換之式不合亦指為妖執而殺之我軍雖曾俘獲然仿造甚難另有買菜憑據即由各館開一紅黃紙條上寫着某人出城買菜諸兄弟不得阻攔上蓋本館偽官偽印亦可出城前在江甯門內應事發盤詰甚緊忽改用偽王妃松樹立鳳之印非此憑據萬不能出城總之賊窮思詭計無非防人逃及我兵混入也查驗關憑

在城則盤驗於城門在鎮集則設卡房以稽察之江寧查詰較嚴他處亦甚鬆懈曹詢湖北難民云往往已偽官充先生者隨時寫一紙條今有外小某人往某處購買何物眾兄弟不得阻攔等語出城出卡偽巡查署一看視立即放行矣夫治平之世良法畢具在事者不必盡賢陽奉陰違猶不能無弊況賊之伎倆乎賊目徒用機心羣賊多屬脅從甘心事賊讀書識字者百之一二耳又安能保其恪遵其制精覈嚴查歟此賊自矜得計而旁觀竊笑其愚者也

賊暗記憑據式



據　　　　憑

賊目被俘詳細另有二寸八分長二寸寬黃紙一方漢文花邊中刻空心篆文奉天誅妖四字更刻草書憑據二戳如左營則印於左邊右營則印於右邊前營則印於上後營則印於下中營則印於中然後又分牌面牌尾牌面則印於上牌尾則印於下凡暗記一張上必加二小戳所印之處無定蓋先分何營後分牌面牌尾故也每印必先印憑字又側加一據字並非印色滿紙花文印文皆係銀硃水印二戳如印狂草顛倒模糊專意使人不能辨識此係楊州生員胡純卿為秦曰綱設策創置者自矜巧妙無比孰知我軍搜出一望即知為賊物不付訊供便可正法矣近來賊知暗

記不行遂又於其人之身容為暗記如左營則剃左腋毛右營則剃右腋毛前營則剃頂心髮後營則剃兩腿毛中營則剃陰毛以分別之總之賊之秘計朝更夕改既俘有此伴即應繪圖繫說云

偽貢單附鄉官門牌封条

從來叛逆之輩必捏造邪説藉口救民勸民協助遂大肆其凶殘而猶謂與民無擾逆賊所至之處未經擾刦之先必脅人貢獻且以免抄免粮耕鑿鄉愚厭見兵革欲請室家之安不得已而作權宜之計莫不罄囊篋以供賊之饕餮賊之邪説已驗肆毒愈深遂創造貢單陽為安撫之名陰寓搜括之意其一切被害情形已詳載賊粮擄刦條内茲不復叙然賊目甚多偽官甚衆凡出外擄掠之賊無不懷貢單以往者當其路一鄉一邑之時先以小惠籠絡無業游民為之耳目探聽某也富某也貧然後大張偽示令百姓

於三日內辦好貢物交至某處領給貢單云云甚有一戶而領四五貢單者蓋賊又分別所貢為何物則填何項貢單以予之如銀錢衣物則蓋偽聖庫印信魚鴨雞豬則蓋偽軍夫印信餘可類推無目者見其牌票朱標印信纍纍幾欲倚為護身符矣及至谿壑已盈席捲而去後來之賊又立新章其荼毒拷掠有甚於前者嗟乎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小民之脂膏有限逆賊之飲饜無窮言之心傷思之髮指今沿江數百里農民知賊之貢單無益鮮有貢者然科派章程已定收粮之令較貢單為更迫矣其初陷之處貢單仍盛行焉今就俘獲貢單詳著其式於後其已立鄉官之處既造

軍冊家冊復編給門牌如 江寧賊館之制封条則各偽官皆有之卒長兩司馬外出擄刦亦各帶封条數十張但見錢穀即封條條搬運賊蹈湖北麻城縣盡封富室質庫喧傳官軍至賊旋遁去三日後復至所粘封條此三日內無有敢揭去者今併摹其式於後

備貢單式

真天命太平天國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楊 右弼右正軍師西王蕭 為輸誠進貢

給付執照事據眾民回心順天痛改前非欽崇

天父上主皇上帝並傾心歸附

天父上主皇上帝待命

真主日行虔具禮物進貢

天朝業經

聖庫查收註籍在案惟自今爾該村人等務宜朝夕欽崇

天父上主皇上帝恪遵天條總期修好鍊正為要俟四海昇平查明冊籍將該投誠鄉士量才

器使今給執照以為異日合符之憑各宜凜遵毋貽自悞速速須照

省　府　州　縣鄉民　某人

此二字上有四個紅圖章陽文進貢二字

進貢　何物件

右執照給該鄉民　某人收執准此

太平天國　年　月　日　照

賊館門牌印據船票船牌

賊中初無門牌之設癸丑六月訛言有官兵混入江寧城舉国若狂韋賊始倡議設立門牌逐戶編查以尺許白紙先書偽官名姓次列給役之散賊後列為年月鈐蓋韋賊偽印印旁編號以天父鴻恩廣大無邊八字每字千號每賊館各一張若門牌無名或未領門牌者均指為妖殺之出師在外行船之賊亦有船牌如門牌式甲寅三月江寧監生吳維棠在城謀為內應事泄維棠走免城內一日十驚與謀者逃散殆盡先是維棠諭眾曰向師進城爾諸人臨時將所蓄長髮在鬢後剪去方寸一塊以為識別即可不殺

此大師簽令云云故城內剪髮者以千計事既未成維棠又走免賊恨愈深將剪髮之人屠殺淨盡並令闔城之人無論新賊老賊俱赴韋正偽王聽令未經剪髮者給印據一張長四寸闊二寸上用偽王妃花鳳印印文無字左立一鳳上覆松樹長二寸闊一寸三日又傳令驗據無據者立殺之統計驗髮驗據所殺不下萬人令將所俘門牌船票諮牌及曾見過之印據俱繪其式於左並記江甯城中情事俾知其設立之緣起云

太平天朝天官正丞相秦日綱衙內牌面牌尾兄弟姓名列
於後

牌面 牌尾
秦日綱 秦士禎
某 某

共牌面牌尾 名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六月 日

天字第十八號

門牌用白紙刷印太平天朝牌面牌尾年月日諸字皆宋字刻就
者其餘人名等字皆隨時填寫天字第幾號則畫狂草偽印蓋於
年月日上

行船路票

真

天命太平天国燕王秦　為

巡查河道來往船隻嚴拏私藏奸

宄事合據

坐船　　条　統帶

兄弟　名　內裝
水手　名

由　　至

押沿途巡察官照數驗明不得多少方准放行如數

目不符情形可疑即行拴拏嚴究遵此

太平天國甲寅四年　月　日　票

船票如上式祇僞街年月日係刷印者餘字皆填寫僞印蓋年月

上

乙 置鄉官之處門牌

門牌

太平天国黄州郡黄冈縣監軍彭

為編給門牌事汪家集前一軍軍

帥劉兆隆統下

一戶伍卒汪友發

父汪長松

弟汪友昌

母潘大妹

妻余二妹

太平天国甲寅肆月初伍日 給

鄉平門牌即照鄉官所造家冊填寫戶各一張鄉民多糊於板上懸掛門内應官兵至便於藏匿賊如復至仍可再掛

偽封条式

偽王無封条如出師在外則用太平天国年月日封条

太平天国真忠報国佐天侯加一等世襲陳 甲寅肆年　月　日封

此係本偽今出師之人請以封船凡賊中船隻自南京出者無此賊封条概為私行察出治罪

太平天国　年　月　日封

蓋偽印

此係有偽官印封条出師在外用以封屋凡虜得錢粮亦用此条封識

偽官在外虜掠皆有封条或刷印或臨時書寫紙色黄白紅無定
偽佐天侯封条係專用封船者賊目率衆出擾必領陳賊船封否
則水營不發船隻第二封条不過具一式以概其餘凡羣賊出而
剽掠皆挾封条百數張以行見房即封見物即封一經封識居民
即爲賊有

僞文字 附隱語謎句

考古篡竊之君必多所更張以自衒如王莽盡改漢官儀武后多更唐制之類他如叛逆寇盜亦莫不僭署僞官任意標榜以故載籍中有宇宙大將軍天公將軍諸名號然於文字猶不敢有所創易南漢劉龑取飛龍在天之義造龑字武后之名取日月當兵義意造曌字並改製十數字宋明帝性忌諱以騧近禍改騧字人有言白門者輒曰白汝家門後世且深譏之然從來有狂悖恣肆竄易文字至數十字之多者有之自粵匪始古人避諱有二名不偏諱臨文不諱諸義固非逆匪所知惟所諱者當時臨御之君反

廟諱耳未聞尊爵顯秩之名亦諱也有之亦自粵匪始逆黨非楊非墨殘破疆圍荼毒人民不過黄巢李闖之流亞至於毀棄六經創改文字敗壞先王聖人大道此誠天下萬世之罪人又豈一時僇磔已哉秦灰之暴清流之禍乃復見於斯時衛道君子莫不亟欲滅此朝食者不徒蒿目烽烟實傷亘古未聞之奇變也爰搜偽書偽文告摘其創易諸字標釋於左覽者自必訕笑唾罵然齒冷之餘然又不知涕之何從出已賊中隱語聯句並附此條

天父名各偽主及偽王子孫名諱改諸字

爺改牙　火改夥又改炎　華改花　秀改繡　全改泉　清改菁　朝改湖　貴改桂

雲改芸　山改珊　正改政　昌改倉　輝改暉　達改闥　開改偕　德改得

榮改容　祐改宥　曾改（永乃洪逆之子有名曾者已死現不復諱故曾添養初名永添養旋復姓曾）

皇上帝天王聖神改諸字

皇改黄　上改尚　帝改諦　天改添　王改（狂凡姓汪或改黄）　改聖改勝　神改辰

老改考

年月日地支所改諸字

年改歲　月改期　月改（旦周一行下寫年月日不能強記遵行此三字漸廢）

丑改好　卯改榮　亥改開

賊中忌諱及毫無情理所改諸字

溫改吉　心改草　龍改隆　宄改究（音作奸究或旁有者操筆有意為之）　凡偽文過奸宄二字連屬處

恃（改恃亦以有意為之者）　鬼（改魁推鬼宿改魁宿他處不改）　份（請作分上聲凡名分音作名份）　贊改讚

妄造諸字

玖即瑰字　国即國字　咁（讀作幹音作壯大解）　燒（即亮字作照亮解）　睏（讀作困作睡字解）

數目諸字

俱作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

五行改火為炎並亂次序

炎水木金土

隱語　軍械隱語諸名已載入軍制

妖　凡稱我官民兵役概謂之妖
泥瓏　稱我營盤曰泥瓏
乃埋　賊用二字作救世解
和儺　二字賊中作和睦解
堆燒　賊稱點燈為堆燒
長龍　即烟筒
高老　即天父
反草　即變心
贖病人　即楊逆

叟　凡我兵勇幾人稱殺妖幾隻
難　凡欲責人殺人必曰你難了
山山　即出字
運化　賊稱如廁為運化
燈草　賊稱人心為燈草
紅粉　即旱煙
高兄　即天兄
三星兄　即洪逆
打先鋒　即擄掠別名

條　凡稱船幾隻旗幾面概稱幾條
些　凡語終皆帶一些字如吃茶些吃飯些之類
禾乃　乃秀字折字隱語
潤泉　賊稱小便為潤泉
黃煙　賊稱水旱煙為黃煙
潮水　即酒自長龍至潮水乃賊中術元者創為隱語非賊教也
真草　即真心
禾王　即洪逆
裝身　作收拾起程解

各人打算（此賊中口頭語及粵西土話將算字之音說成散字率居終日不住口呼各人打散賊中讖語已兆於此）

拓兄弟（即房人別名）

變妖

三更（皆指人逃走而言）

昇天（賊死曰昇天）

科炭（凡賊首有急事下斂錢斂之謂之科炭）

聯句

賊衆粗鄙不知文義而最尚聯句凡陷一城分據宅第謂之打館必令充先生者搜括紅黃紙張撰聯句以朱墨書之互相誇耀於是被脅衿吏得操筆以從事甘心從賊者遂竭技揄揚憒憊難飾者恆藉詞譏刺其巫覡星卜之徒勉強塞責荒誕捏湊義舛音乖又足令人齒冷嘗見鋪戶春聯如裕盛字號其聯句必拓字號兩

字分冠諸首也如秧斜妓館如妓館名月娥贈聯者亦必以妓名分冠聯句之首鄙陋之習此可笑之至者賊中風俗尚此各館聯句必以偽銜兩字居先如鋪戶娼館之例撰句能如是者共賞之如偽天朝中行軍女巡查一聯竟將偽銜八字全嵌於聯內引用周禮離騷組織工緻殫思以奉枉寇不啻以水投石吾想項水心亦解笑人也今就諸逃人所記述者備錄於後為揄揚為譏刺為噴飯閱者自知不贅註矣

偽天王聯句

天命誅妖殺盡羣妖萬里山河歸化日

王赫斯怒勃然一怒六軍介冑逞威風

偽東王聯句

東国諸侯替天行道

王畿千里順地無疆

東風解凍暖回暘谷之春

王澤敷天普錫羣黎之福

位冠百僚肇啟天朝新日月

職司左輔宏開景運大乾坤

偽北王聯句

位列北王徽率羣星繞天國
職司後護常施恩雨溥羣黎
恩如北海民皆仰
惠似春風人盡沾
廿九春秋歸冀北
六千歲月頌賢王
偽翼王聯句
翼戴著鴻猷合四海之人民齊歸掌握
王威馳駿譽率萬方之黎庶盡入版圖

翼德威明鄙阿瞞如小兒能視豫州同骨肉
王陵忠義棄項羽若敝屣獨知劉季是英雄
僞燕王聯句
燕薊雄都龍蟠虎踞
王侯偉績雲蔚霞蒸
僞豫王聯句
豫州居天下之中萬邦爲憲
王爵加封建之上百辟同欽
僞丞相聯句

丞天又鴻恩報国効忠標姓字
相王侯駿業斬邪留正燮陰陽
丞是秋丞張中丞江淮保障
相非小相江都相道德文章
凝碧池頭王右丞得句
虎牢關外平原相勤王

偽地官丞相聯句

地載萬物以無私備位於師保疑丞獨隆駿業
官冠百僚而共濟治功在裁成輔相特著鴻猷

偽檢點聯句

檢束身心為宰相
點提兵將斬妖魔

偽指揮聯句

指示機宜傷心二百餘年忍令故國衣冠淪為妖服
揮軍力戰假手六千君子但願當朝父老復追王都
指日高升不愁富貴
揮扇可渡大顯神通

偽將軍聯句

將十萬眾橫行天下
軍八十人威振寰中

偽總制聯句

總紀總綱好把天情消詭計
制心制事須憑聖禮勝凶殘

偽監軍聯句

監古監人皆可法
軍機軍務總其成

偽巡查聯句

巡之為言循也共凛循威夏楚

查其近於察乎摩瞻明察秋毫

偽軍帥聯句

軍其近於均乎與士卒同甘苦

帥之為言率也撥鑿矢以先登

偽師帥聯句

師天父訓言莫學黃巢李闖

帥地官徒旅但為魯肅曹彬

偽旅帥聯句

旅人聳吼妖魔走
帥字旗飄得勝回

偽卒長聯句

卒真名士之卒黔婁覆衾表正
長是隆王之長劉鋹執梃猶雄

偽司馬聯句

司廿五人威風無敵
馬二三匹行走如飛

偽天朝中八軍女巡查聯句

天事理中樞軍將軍兵巡合內外
朝威嚴八法女娶女娣查究奸邪
偽鉛碼衡聯句
鉛鎔月暈
碼逆星流
鉛有紅鉛莫把紅鉛來鑄錯
碼惟法碼終須法碼去秤量
偽典袍衡聯句
典內衣裳憑人取

袍上雲龍伴我行

偽典硝衙聯句

典務紛紜須料理
硝斤出入要秤量

偽繡錦衙聯句

繡衣赤舄堪為相
錦地花天盡是妖

偽詔書衙聯句

詔出九重天那怕妖魔施毒計

書成一統志豈容狐兔竟横行

偽僕射衛聯句

僕本恨人逢妖必殺

射望毒藥見血即亡

偽參護衛聯句

參拜天父永為我父

護衛東王早作人王

偽司天水衛聯句

天父天兄能救世

水兵水將盡誅妖

偽油鹽衙聯句

油然作雲爾自巫山雲雨會

鹽差擬雪我甘冰窖雪還寒

偽金匠衙聯句

金氣多壽

匠心自工

偽承宣聯句

承發文書勤爾職

宣來佐將見吾王、

偽聖庫館聯句

聖德比天高二百年共革常災雖君明臣忠赤子祇難逃運數

庫藏如海會四萬里車書一統混星羅棋布金甌原未缺分毫

偽聖糧館聯句

曰堯曰舜克念作聖

斯倉斯箱乃裹餱糧

偽典天柴衙聯句

天降李戢平此虜

柴燔岱岳告成功

賊情彙纂卷九

賊教

自古草竊之徒多藉邪教故以倡亂自季漢張角之後如宋貝州妖人王直明蒲王妖婦唐賽兒近之白蓮教八卦教莫不假託鬼神煽惑愚民以為淵藪之聚逋人眾勢熾以威脅人或不專恃其教可知邪教實為亂階兩粵八閩素多天主教因地方官緝捕嚴迫遂諱其名改教為會故有上帝會添弟會小刀會諸名目嗾夷就撫之後粵閩不馴之民日漸驕肆而會匪愈纂洪逆等結盟之始曰上帝會復更名天帝會

亦名添弟會蓋入教之人不論長幼以後至者爲弟故也雖屢更其名其實即天主教畧變其格者也嘗考梁茝林中丞浪迹叢談述黄岡吳德芝天主教書事一篇曰西洋國天主教前未之聞也明季其國人利碼竇湯若望南懷仁先後來中國人多信之其術長於推步象緯使之治曆頗有奇驗又善作奇技淫巧又燒煉金銀法故不耕織而衣食自裕浸假延蔓各直省郡邑建立大廟曰天主堂宏麗深邃人不敢窺而各以一西人主之細民願歸之者必先自斧其祖先神主及五祀牌位而後主者受之名曰喫教人授一名與白銀四

兩傍其門以赤紙上畫一長圈中列十字架刀鎮鈎棚等器
或曰其所奉神以磔死故門畫磔器也每月朔望男女齊集
堂中閉門誦經及暮始散有疾病不得如常醫藥必其教中
人來施鍼灸婦女亦偶體受治死時主者遣人來驗盡驅死
者血屬無一人在前方扃門行殮殮時以膏藥二紙掩屍目
後裹以紅布囊曰衣胞級其項以入棺或曰借殮事以剖死
人睛作煉銀藥生前與銀四兩正為此也故死時不使聞知
若不聽其殮法者謂之叛教即合多人至其家凌辱百計權
四兩之子母而索之窮民惑於此每墮其術中而士大夫之

嗜利無恥者皆信其煉術可得相與尊信之稱曰西儒而其
主如所在地方必與其長吏相結厚餽遺有事則官徇庇之
以故其教益張所刻口鐸一書其言謂萬物主於天而天又
主於天主一概圜壇方澤光岳祀典宗廟祖考皆極其唾罵
而惟一心致敬天主又言自無始以來倘非有天主操持焉
則天久傾頹地久翻覆矣又言天主之神則生於漢哀帝十
四年其說之狂悖如此工繪畫雖刻本亦奇絕一幅中煙雲
人物備諸變態而尋其理皆世俗横陳圖也又能製物為倮
婦人肌膚骸骨耳目齒舌陰竅無一不具初折疊如衣物以

氣吹則柔軟溫暖如美人可擁以交接如人道其巧而喪心如此又道光庚子伊莘農節相於餘姚俘獲唊夷三十六人搜其行李得鈔本耶穌降世書救世書二冊漢文並非夷字僚幕多曾見之猶記其書大旨其降世書曰耶穌乃天帝之子漢哀帝年間降生於猶太國以善化人著種種神異希羅德王忌之設計誘擒磔死於十字架上埋屍七日能聚精神合成全體毀墓而出復生三日說法昇天而去主今仍在天上永為天主其救世書則教人敬天而外不可更事一切邪神其天條多款首戒殺人害人奸淫擄掠及不孝欺詐諸不

善凡婚嫁必听其師擇配不得苟合苟能不犯所戒則魂昇天堂否則永墮地獄其降世固屬荒誕不經其教人敬天勿崇淫祀暨一切條禁亦無非教人為善而已海外羣夷渾蠢不通中國罔知倫常義理慘殺相尋天必憫焉又安知千百載之上天不生此一人倡其教而化導之是耶穌之有無原不必深究迹其教人也恐頑夷信鬼神而好邪說故但令敬天又恐其好殺欺盜背棄所生故立諸條禁男女必听其擇配者庶不致冥頑蠢動若禽獸孳尾云爾是耶穌諸說非楊非墨既屬異端在中國即為邪教然因其俗而牖導之置此

一人於無知無識羣夷之中未始非先知先覺海外奉為天主不亦宜乎不料身死二千年後奉其教者假誦經為名男女混雜矣以數金賂人臨死剜其睛以煉銀矣繪畫祕戲圖矣以物為淫具矣此則非耶穌所教不得為耶穌咎也然此等傖夷奸民亦知其說斷不能徧行於中國不過於近海之區造言播弄漁獵財色求快一時之欲耳若今之粵匪則大不然初或藉邪教為倡亂之資既寓詭計於邪教之中更逞其私智懈我將帥驚我兵士惑我人民逆燄日張而崇奉其教愈篤遂毀先王聖人之道廢山川岳瀆諸神惟耶穌是奉

幾欲變中華為夷俗是天主教流毒至於此極又豈耶穌所能逆料哉尤可異者其徧布偽書偽天條書以及某某講道理覽其書听其言皆耶穌之教皆耶穌之禁今觀其行則殘殺無人理奸淫擄掠無所不至裹脅良民使父母不相見而教人以孝譎詐百出而戒人勿欺行與言違是早已自叛其教矣若夫妻共處則治以極刑於听師擇配之義何居各逆首妄標名目如贖病主聖神風雨師雲師之類人襲神號尤亘古未有之奇聞於勿惑鬼神之戒又何在究之粵匪乃開闢至今逆天悖理第一狂寇不惟覆載王法所不容為天下

萬世之罪人實亦彼教之罪人耶穌有知亦當助百靈而致順共殄此凶殘梟獍也至於賊教之誦經讀讚者猶朝夕按籍點名也服飾奇幻者欲驚我戰士也講道理時假託天父附體殺人一二人者欲以威刦衆也雖習邪教實無邪術今就所俘賊文案參酌羣書輯賊教一門析爲五則庶賊之醜態畢露而羣疑可以消釋已

僞書

僞天條

禮拜

刑罚
讲道理

僞書

耶穌之教行於海外千八百餘年曾閱與西洋人隱熟者談及彼教之書多至數十種要皆西洋聰穎之士衍其教以著書大抵蔓衍支離一波窮一波又起於喫緊處仍不說明非雜以廋詞即以番語畧如二氏之書然竟義字句尚多雅奧宜乎湯若望諸人夙有西儒之目也逆賊僞書則大不然除所稱新舊遺詔書天條書尚係西洋遺意其餘僞書十數種則皆首逆數人竊彼教之緒餘任意揑造者無情無理猘吠梟啼其隱語皆剽盜常談鄙陋荒唐又村歌盲詞之不若從建天京等論則是彼曾能文人所為語

雖悖逆尚不俚俗亦非首逆等所能解也至於軍目條規應編入偽曆書軍制偽曆書應編入偽禮制其餘各書毫無關係官軍隨處俘獲漢牛充棟人人習見若全錄之徒費筆墨茲於各偽書每一名目摘錄數條或挈其綱領以繫說焉如欲統觀之不難取原書一覆也

偽書名目

天父上帝言題皇詔	全錄
天父下凡詔書	摘叙
天命詔旨書	摘錄
舊遺詔聖書	摘叙
新遺詔聖書	摘錄
天條書	全錄另入偽天條條內
太平詔書	摘叙
太平禮制	入偽禮制門

太平軍目	入偽軍制門
太平條規	入偽軍制門
頒行詔書	摘叙
頒行曆書	入偽禮制門
三字經	摘叙
幼學詩	摘錄
太平救世歌	摘叙
建天京於金陵論	
貶妖穴為罪隸論	

詔書蓋璽頒行論

天朝田畝制度

以上之論語多悖逆皆不錄

此書賊中似未梓予迄未得獲

僞書內天父上帝言題皇詔即十全大吉詩

三星共照日出天　禾王作主救人善　爾們認得禾救飢

乃念日頭好上天　人字脚下一二三　一直不出在中間

玉清不好起歪心　全敬上帝不慈難　清明燈草就日頭

照明天下不用愁　貴人也要三星照　昇天享福正修悠

且說金爐是名頭　日月照明不用愁　燈草開來對日洪

信實天父自悠悠　功名頂頭借金引　不拘大小身真心

戒滓邪花酒多少　得福公子貴如金　琶琵鼓樂簫來和

金玉堂中快樂多　正人上天真享福　勝起高樓頂上坐

朝中公子勝公郎　出在深山金玉堂　富貴功名天分定
燈草對緊日頭上　箇子出在玉堂中　扇子不拔自有風
山頭白雲風吹散　真心敬天不愁窮　黃金財寶是名頭
為人修善不用愁　正人自有昇天日　天堂享福萬千秋
題名頭頂半金黃　為人真心總不妨　且看江水何處去
盡歸一統轉天堂

偽書內天父下凡詔書

一冊只十餘頁所載在廣西時有周錫能者勾結官兵為內應楊秀清知覺詭稱天父下凡附体指出此人治以點天燈之刑及一切訊答之詞一夜之頃天父下凡二次其天父附体之言輒曰周錫能反草變妖若非我指破爾等危矣我回天已云云

偽書內天命詔旨書

天王詔曰戊申歲三月天父上主皇上帝下凡顯出無數神蹟權能憑據載在詔書是年九月天兄救世主耶穌下凡亦顯出無數神蹟權能憑據載在詔書今恐通軍大小男女弁將未能熟知天父聖旨命令及熟知天兄聖旨命令致有誤逆天命天令也故特將詔書尋閱天父天兄聖旨命令最緊關者彙錄鐫刻成書庶使通軍熟讀記心免犯天令方得天父天兄歡心也後將朕令附后遞無非使爾等識法忌法之意欽此

己酉三月十六日時在貴縣天父上主皇上帝曰高老山山令遵

正十字有一筆祈祈

辛開三月十四日時在東鄉天父諭衆小曰衆小認得天父天兄真麼衆小對曰認得真天父天兄天父又曰衆小爾認得爾主上真麼衆小對曰認得真我主上天父曰我差爾主下凡作天主也出一言是天命爾等要遵爾等要真心扶主顧王不得大膽放肆不得怠慢也若不顧主顧王一個都難也

十四朝詩曰

天父下凡事因誰　耶穌捨命代何爲
天降爾主爲真主　何用項愁膽心飛

今尔今知兄前苦　何不心雄戰勝回
有志頂天忠報國　何嘗臨陣縱屢屢
自古死生天排定　那有由己得成人
靈魂本是由天父　今時不醒做何氏

辛開十月二十日時在永安天兄耶穌曰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越受苦越威風各放草寬草凡有那些妖魔任他一面飛一面變總不能走得我天父天兄手下過也

又八月初七日時在永安天王詔令各軍各營衆兵將各宜為公莫為私總要一條草對緊天父天兄及朕也各繼自今其令衆兵

將凡一切殺妖取城得金寶綢帛寶物等物項不得私藏盡繳歸
天朝聖庫逆者議罪欽此
辛開十月十二日時在永安天王詔令通軍大小眾兵將千祈遵
天令歡喜踴躍堅耐威武同心同力同向前同頂天父天兄綱常
當前朕有令曰上天豈容易頭要耐心志一定會上天爾們把心
堅最怕半路差鬼路是歪邪據眼前眾兵將今知得妖魔多端誘
惑否今知得鬼路歪邪否今知得朕前言有定准否茲今將詔大
小兵將千祈堅耐莫被誘惑果能立志頂天忠報國到底天父天
兄自有眼照得爾到朕亦自有眼照得爾到也今詔封從前及後

一概打仗昇天功臣職同總製制世襲掌打大旗昇天功臣職同將軍侍衛世襲現封及者袍帽遵依官制未封及者風帽一概盡與兩司馬同既封及者一體未封及者一樣上到小天堂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勲等臣大則封丞相檢點指揮將軍侍衛至小亦軍帥職累代世襲龍袍角帶在天朝朕實諭爾我等既幸得為天父子女又幸得為天兄弟妹在世則威風無比在天則享福無疆咲問爾等威風有如此真威風否享福有如此真享福否繼自今各軍大小衆兵將千祈踴躍同心同頂起天父天兄綱常妖魔詭計百出衆兵將千祈醒醒莫至天光悞鬼迷也欽此

壬子八月初十日時在長沙天王諭令通軍大小兵將自今不得再私藏私帶金寶盡繳歸天朝聖庫倘再私藏私帶一經查出斬首示衆欽此

舊遺詔聖書

所載皆西洋番語殊不可解尋其意緒亦無非言耶穌功德神奇書已發鈔

偽新遺詔聖書又名馬太傳福音書

第一章云耶穌基督之族譜云云者叙耶穌世系也耶穌祖名大闢父名約色弗母名馬利亞其云卻有上主之天使託夢與之懷孕感聖神而生夫妻但接不交生冢子名耶穌者叙耶穌降生神奇也

第二章云希羅德王時耶穌生在猶太國伯利恒色布羅德觀星尋耶穌所在天使託夢約色弗將耶穌携奔麥西地者叙天使救護方免得希羅德謀害也其天使託夢帶嬰往色利及加利利地方者叙神明時時指示也

第三章云行洗禮師約翰在猶太宣道耶穌自加利利來約翰稱耶穌乃先知之師且轉欲受洗於耶穌者叙耶穌既長從師師愧不及也

第四章云聖神引耶穌到野致魔鬼試之飽食四十日或引升殿頂或携登高嶽者叙天神試其法力也又云耶穌徧巡加利利地方宣天國福音醫民間疾病大衆多來相隨者叙教化流行其徒日衆也

第五章至第七章耶穌登山宣教門生就之其教人虛心教人守法守律例教人勿殺人勿姦淫勿誑言勿吝施捨敵我咒我者翻

愛之祝之誡人謹慎勿逞才勿為偽善持齋勿戲顏勿積財於地須積財於天勿貪財忌慢上帝勿慮衣食自有天父養之啟人眼明勿生障礙勿以聖物投豬狗勸人愛人求則給之叩門即開謹防偽師除惡務盡善樹必無惡果惡樹必無善果須伐樹投之火又勸人堅心奉其教如建居磐石之上遇風雨不傾如背其教如屋在沙上風雨立倒云云者叙耶穌教人為善及多方比喻云也第八章九章云有麻瘋人耶穌撫手即淨以及醫癱病醫瘧疾醫婦人血漏醫瞽醫聾醫啞無不立效人死以手按之即復生以及祛邪鬼渡海湖風浪覆舟耶穌起責風海立即安靜者叙種種神

奇也
第十章十二章云召十二門生賜之有權管污鬼並使徧行各處
袪魔治病又告誡勿往何邑宜往何處宜謹慎勿干王法恐致正
法及一切比喻教訓問荅之詞者叙耶穌使高足徧傳其教也然
此時耶穌父母兄弟相就己反顧如不識指天爲父矣
第十四章暨耶穌以田畝網罟諸事比喻教人諸語
第十五章十六章云有希羅得公者聞耶穌之風而追究約翰之
傳教因有寵女欲約翰之頭遂於獄中殺之以頭付其女耶穌亦
懼殺遂率徒衆四千奔林大粒之郊途次乏食幾飢疲耶穌命衆

偃地自取七餅及魚子食四千人復告門生將來必死於十字架上如欲從我必提十字架隨行云云者是外國此時亦誅耶教耶穌奔走不遑也

第十七章十八章云耶穌登山變化其容如太陽其衣皓有光約翰復生從與之會及與摩西以利亞各搭一廬正說之間有輝雲掩映雲中出聲此我之愛子門人宜俯伏聽之云云亦不過紀耶穌之神蹟云爾中雜醫病及問答諸隱語聞之不解殊悶人也

第十九章至二十五章備叙耶穌去加利利進猶太境內及偽臨葡萄園橄欖山諸處記說法言詞蓋極言神通廣大徒衆無算而

己

第二十六章至二十八章云其國祭主書士長老謀之祭司元魁設計以銀三十兩給耶穌門生同謀賣師設宴擒耶穌磔死於十字架上埋屍七日毀墓復生語門生曰在天在地吾奉萬權矣此叙耶穌誘擒被磔也其復生昇天與否則彼教附會之辭所擒如何國所稱總督千總皆中國官名殊不可解

其餘所載則耶穌成神之後與魔鬼戰鬪諸靈異

偽太平詔書

皆洪逆所下偽詔由偽詔書衙彙修發刻書已發

偽太平軍目

所載旗幟尺寸及軍師旅卒兩伍諸式已編入軍制門

偽太平禮制

所載祇稱呼毫無別義已編入偽禮制門

偽太平條規

所載皆行軍規矩已編入軍制門

偽頒行詔書

亦洪逆偽詔頒行賊境者書已發鈔

偽頒行曆書

即偽時憲書已編入偽禮制門

偽三字經

每三字一句其首句曰皇上帝造山海七日成及閻羅妖四方頭紅眼睛諸怪誕語書已發鈔

偽幼學詩

真神皇上帝　萬國盡尊崇　世上多男子　朝朝夕拜同

府仰隨觀察　都沾上帝恩　當初纔六日　萬樣造齊全

有罪與無罪　誰非上帝生　天恩虔荅謝　永遠得光堯

耶穌為太子　上帝遣當年　贖罪甘捐命　功勞認實光

十字架難當　愁云暗太陽　天堂真貴子　代爾人世亡

死後復昇天　煌榮握萬權　吾儕知倚靠　得救上高天

以上皆敬天父詩也其次又有敬內親詩君道詩臣道詩父道詩母道詩子道詩媳道詩兄道弟道姊道妹道夫道妻道嫂道叔道各綴詩一首又有身箴目箴耳箴口箴手箴足箴各詩一首末繫天堂詩一首詩曰貴賤皆由己為人當自強天條遵十款享福在天堂詩皆四句率鄙俚不堪逆賊五倫俱廢四體百骸皆應割裂

何五倫詩箴之有故不全錄

僞太平救世歌

每七字一句如俚曲盲詞皆邪教怪誕之論書已發鈔

建天京於金陵論

貶妖穴為罪隸論

詔書蓋璽頒行論

文字粗通此則陷江甯後被擄讀書人所為其冠首一論即劇賊何震川所撰頗有筆氣其為粵西諸生信矣然語太狂悖故不錄

天朝田畝制度

凡賊中偽書首一章必載諸書名目末一條即係偽天朝田畝制度應編入賊糧門內惟各處俘獲賊書皆成綑束獨無此書即賊中逬出者亦未見過其賊尚未梓行耶

偽天條

賊中所刻偽天條書共條禁十款如崇拜皇上帝不好拜邪神不好犯皇上帝名字七日礼拜讚美皇上帝恩德皆天主教中章程所事云云此其所以為邪教也其不准殺人害人教人孝順父母不准奸淫不准竊搶不許欺詐不許起貪心無非與人為善或即耶穌之遺教具前列之序之奏章及逐條七言句以及註語似即教匪中稍知文義者所為賊傳鈔得也攬為己有何以知之蓋賊中文字鄙謬不可究詰假使撰此並無此伎倆若書中讚美書後對句詩句斯真逆賊之語矣逆黨結盟之始不過鈔寫數則逮勢

日熾則刊刻遍布初猶每館一本既則人各一本齎令被擄之人朝夕誦讀如入教期逾二十一日猶不熟記者斬首然鄉愚多不識字其令終格不行遂責識字者誦習口授之間有蠢賊以背誦天條為能誇耀於衆賊殘殺蔑倫奸淫擄刼拔詐貪婪俱備其示人天條又如此若非天良喪盡幾何不自思匿笑自愧死也然於所惡所忌之人則每籍犯天條以殺之甚至夫妻同宿駢首就戮何不更定天條亦增此欵於內耶賊中定制但犯天條者無生理更於天條之外多立禁令另詳偽律條內

禮拜

逆賊自蠢動之初以迄今日其於城市村莊也則分踞民房打館於原野也則蓋板屋以為營壘賊目所居率皆宏敞所以然者為備礼拜之用軍中礼拜之儀稍畧或不得桌椅陳設則席地以敬
天父其城市各館極力鋪張殊可駭也凡陷一城踞一鎮賊目分據高宅鉅第其卑狹房舍則卒長司馬居之每館百人數十人不定盡擄可以鋪陳之物華美者貴者得之次等者賤者得之必於堂宇正中設一方桌繫綉花或素紅桌圍此一室中必掛幃幔張燈彩懸楹聯畫幅陳設彝鼎花瓶帽鏡就擄得之物儘數鋪排憑

蒙依儈安知款式甚至有四賊擄得玻璃燈四張各分一張復擄得明角燈四張亦各分一張皆非成對者錯亂懸掛擄得金字壽聯各分一隻別擄一隻與之為配聯句互易長短不齊滿堂書畫燈彩器玩但取華麗可愛而不知所置皆非其地識者竊笑之亦竊歎也賊敬天父不用香燭故不設香爐燭奴於方桌上近外一邊設油燈二盞桌上陳設無定然必設花瓶或帽筒一對各插小尖角黃綢令旂一手桌前立小竹板約三尺長一寸寬上寫奉天令三字桌後設椅三張飾以椅衣椅三張者蓋本館賊目及副職偽官與先生坐位也如此館先生較多甚至設立五座七座其敘

以星昴房虛四宿日礼拜先一日偽帥遣人覔礼拜於一面鳴鉦於市大呼明日礼拜各宜虔潔不得怠慢各館即於是夜三更交子時後點燈二盞供茶三杯肴三盛飯三盂鳴鑼集衆環坐一堂賊目及充先生者即坐於正中所設數座上羣賊兩旁雜坐齊誦讚美畢充先生者繕成黃表奏章盡列一館賊名此時手執奏章跪地朗誦羣賊長跪讀訖焚化則以所供肴饌共享此七日礼拜之儀也每日朝饔夕飧亦必鳴鉦齊集儘所擄之肴供三盌茶飯如然自賊目以下亦環坐而讀讚美畢充先生者伏地默讀奏章謂之默咒羣賊俱跪讀訖始雜坐飲食賊知鄉民苦飢每以三餐

魚肉飯誘人故日必三飯朝夕礼拜午餐則否然礼拜誠敬怠忽
則視其館賊目為何如人如稍有天良者恒草率從事甚至有跪
讀默咒低言天父皇上帝施權能雷擊天王火燒東王羣賊跪其
後聞之忍笑不得者若廣西老賊或執迷不晤之人則將事必誠
必敬如無病貪睡鬧鑼不至或稍涉嬉戲必杖責數百其所設禮
拜桌椅即賊目之公案有事則據案審斷之每用界方擊桌若驚
堂然如礼拜三次無故不至則轉告偽師斬首示衆以上所叙猶
卑小偽官館中所為若首逆洪賊且於天門外造一臺為生日令
節敬天之所偽宮内亦設礼拜壇場鋪張侈麗莫可殫述楊韋石

諸逆皆然凡禮拜及朝夕上食必鳴鉦六十四聲奏樂三次率偽妃嬪女官數以千計同讀讚美聲越殿廷其鳴鑼之制侯相四十八聲檢指三十六聲總制監軍二十四聲軍帥二十聲師帥十六聲旅帥十二聲卒長十聲兩司馬八聲自偽王至指揮皆得奏樂每遇礼拜各偽官必開單蓋印赴典茶心衙領取果品糕餅赴典天廚衙領取海菜以備敬天父之用此則江寧之事其餘軍中不能如是惟視所擄何物即供何物多則珍錯雜陳少無則單食豆羹亦必供獻其供獻之肴又以狗肉為至重擄得輒分送各館住時令節壽誕生子彌月與夫攻陷何地在賊中所謂喜慶事則不

狥常格另備盛饌普敬天父其有疾病修灶等事悉如天條中所載奏章格式繕寫讀而焚化之敬天父以祈福嘗聞習天主教者以耶穌為天王其天主堂及礼拜之所所供之象皆十字架獲彼教人犯畫十字於地上刑迫之使邁步跨過至死不從蓋奉天主教者以耶穌為神者也若粵匪雖襲被教直以天為父捨耶穌不奉而以死呼之此又天主教之變格耶穌在海外教人為善海外奉為神人可以在中国則為異端奉其教者且應誅使耶穌尚在亦聖遺（追）所不容王法所不赦粵匪習其教而忘本崇其說而違其禁令既叛其教且欲與耶穌為兄弟行狂悖如此此前叙所論耶穌

亦當殛之非情理之至乎賊中有喜慶事必礼拜又以尋常礼拜日為喜慶事是日羣不皆具稟奏請安稱賀又如枷示亦必以礼拜為斷或過三次礼拜五次礼拜始行釋放行軍各事亦以礼拜之期為限故偽誥諭有再過三次礼拜不能收復武昌定即提京治罪諸語軍中口糧油監亦必逢礼拜日始領另詳賊口糧條內

刑罰

賊教有天條書外更有偽律已入偽文案門其刑法則謂之刑罰不本五刑惟枷杖與死罪而已其枷輕重無定式杖責自五板加至二千板為止踵裹以紙張麻皮入油缸內浸片刻倒植之以松脂白蠟堆足心用火燃之呼號之聲慘不可聞人之秉賦強弱不同有燃至脛即死者有燃至膝至小腹始死者其次則五馬分屍以籠頭絡頸和髮絞纏繫於馬後足四肢各繫一馬數賊齊鞭之瞬息肢解項脫而胸腹仍趯趯躍再次則斬首示眾絞與軍流無聞馬其行杖也又至可笑而至可恨如老賊及所憐惜之人犯條禁

既貸其死不得不杖責賊中有暗號可以默會每杖輒一千數百行杖者以杖擊地其人大呼天父天兄天王東王或丞相大人檢點大人大開天恩其實杖畢一無傷損且駭新擄之人曰我輩有法術天父看顧打破血肉隨即完好或杖至數百得副職偽官及充先生者一言緩頰亦即停止令向外跪謝天父旋即起與賊日雜坐談笑自如猶同列然吏有打至數十板行刑與受杖者坐堂上者互相戲謔一笑而罷此皆可笑之至者也他如新擄之人看出係我中官吏冠裳之士退有後言或捉得我探役巡哨人問供則狗臉生霜嚴行拷掠必杖至血肉俱枯僅餘腔骨受竹篦之擊

立死者有之不耐煅鍊甘即就戮者有之此又可恨之至者也然從賊稍久稍有天良背後議賊圖賊者一經發覺則不待敲樸便自認通妖諸事盖明知肉盡見骨仍不免一死不若早承省此荼毒之為愈耳賊專以鳴鑼喊令用威刦衆如將用點天燈五馬分屍之刑必喊令集衆於空濶之地听講道理俟各館俱有人至則宣示於衆曰某人現犯何罪應得何罪對衆行刑慘酷之狀人人掩面此則至重之刑必俟齊集而後施行若斬首示衆恒以筐籃盛首級二賊扛之一賊鳴鉦大呼某人因犯何罪斬首示衆徧行各館各營後將首級棄之如和姦案則扛兩首級強姦案則扛男

子首級使被強姦之婦隨首級之後自呼某人因強姦我斬首示衆有廉恥之婦輒不肯呼叫但俯首隨行鳴鉦之賊代呼而已其枷示亦然使荷校者游行於市以竹篦級之使罪人自呼曰衆兄弟莫學我犯何事戴枷責打等語點天燈等刑十日半月始有一次若斬首示衆荷校游行一日必有數次甚至以一首級捏五六人姓名喊令五六次者大抵賊目專以殺人駭人鄉愚惜命莫不提心在口惟命是從已其死刑不外天條偽律諸禁令至於枷責無一定過犯則視賊目之強弱喜怒有一館日枷數人者有一館數月未枷一人者所犯之事無非吃旱烟脫衣卧些小口角及禮

拜一次不到見官長至不起身奉茶喂馬不如法役使懶惰之類毛舉細故藉以儆衆蠢賊忽授偽官可以升堂刑人大有忍拔不禁之勢每尋所惡者責之固不必定有所犯也若果犯天條偽律偽令則無有不殺者矣賊中非刑更有太史師椅醉翁椅二事凡堅不承認者則用此刑慘酷甚於三木可想而知其踞江甯刑人必問供具稟偽侯主僭僭轉達以取偽旨洪逆批准由偽翼王交偽翼殿刑部尚書蓋印赴偽天牢提人屠殺賊初無此制是皆江甯充吏胥者為之籌辦其意摩(麻拜)他亦不過欲緩須臾來推問稟奏時尚可設法救人耳若賊軍在外殺人如麻安得有審鞫稟奏

諸事

講道理

逆賊所踞之地動輒鳴鑼傳集賊衆百姓於何日何時齊集何處所講道理賊本邪教何道之有賊教無情無理何理之有所言則教人為善所行則窮凶極惡欺人常談淺而易見又何講之有然時以講道理為名者皆有所為也凡刑人必講道理擄人必講道理倉卒行軍臨時授令必講道理選婦女為偽嬪妃必講道理驅使羣賊為極苦至難之役必講道理逃者日多必講道理將欲搜擄必講道理逼人貢獻必講道理總之賊講道理者不過集衆諭語云爾所為之事既不同所講之言亦互易如用點天燈諸刑以

上所記是也其陷武昌江寧自好者多伏匿不肯從賊遂傳令閤城百姓赴何處聽講道理給予外小腰牌准其為民如一名不到身無腰牌見即斬首百姓私幸可為外小懼無腰牌被殺無不爭赴其時數賊目高坐臺上偽言曰凡外小各報姓名令先生記簿挨名散給腰牌當報名給牌之時賊又曰如得腰牌先走者立斬其時已殺一二人橫屍地下賊復肆言曰天王列王皆天父差下凡間為太平真主乃理世人爾等早該投營効力還待鳴鑼傳集可見都是妖魔本當全殺姑念俱來听講從此要敬拜上帝練習天情頂天報國爾新封兩司馬五百人各領二十五人歸館如一

名違拗立即斬首此等本是應殺之人天父開恩暫留倘不知悔
罪犯令變妖定斬不留講道理既畢臺下萬人數千人面面相覷
俯首而隨偽司馬歸館頃刻可成一軍此擄人講道理情形也若
倉卒行軍則不傳百姓專指名傳某幾軍賊衆必大呼曰各帶衣
裝刀械於何處聽講俟齊集時賊目先數衍邪教套語一番然後
大言曰今已有密令交某丞相某國宗往何處打江山爾等立刻
隨行不准歸館數軍之衆各隨偽帥起程毋敢回顧且不知何往
此行軍捷速藉講道理以諭衆也每選女色則傳令閤城婦女聽
講如一名不至全家斬首俟齊集時賊目亦令報名如擄人法曰

講邪敎之言女流茫然不解此時蜂目閃爍於百花叢內擇美麗處女爲一籍以供偽嬪妃之選美婦別立一冊予以貴使繡錦等偽職粗醜之材即籍爲女兵使開濠負土賊登台大呼各隨女指揮營長歸館違者斬首其時碰死者有之卧地不行甘爲屠戮者有之鞭扑脅行痛哭者有之欣欣自得以爲徼倖得選者有之此選色講道理之大概也還有苦難之役亦傳齊賊集台下賊日講邪敎禁令謂之天情敍稱天父七日造成山海莫大功德天王列王操心費力乃理世人爾等何得浪費天父之祿兄弟們要享天福必要喫此〻辛苦果到阻隔艱難之處自有天父看顧切不可退

悔致前功盡廢逮隨何官往何處充當何役大抵皆開山塡河或伐林木封閉城垛一切不近人情之事此役使苦差藉講道理以鼓舞衆心也賊於鄉村擄糧必先集鄉民所講大抵所說皆天父造山海之功天王列王乃理世人之德爾等身家田畝皆天父所賜理應將銀錢米穀進貢屢經出示未見獻來本該全行誅殺今天王大開天恩憐爾愚民命本檢點前來講說道理限來日交貢如有藏匿斬首不留鄉民震駭紛紛進貢錢米擇所貢多者給予鄉官執照其餘給予貢單富室所獻不足復行鈔搶殺其人焚其廬以驚衆此擄掠之先必講道理也又敢殲之後逆者日多則傳

齊賊衆登台大言曰萬事皆由天父排定爾等都要練得正正真真不怕妖魔一面飛一面變都難避天父手內過衆兄弟切不要慌兄弟們昇天乃是好事勝敗常事總是兄弟中多有不肯真心頂天之人纔被妖魔侵害此是天父磨練我們的務要放胆放草自有天父看顧天父自然大顯權能爾想在永安時尚蒙天父救出此時還怕妖魔何事切不可反草變妖逃走天父曾說任爾三更逃黑夜難逃天父眼睜睜即如某某是打算逃走的天父下凡指出遂當場殺一二人使衆悚惧又說現立卡房多處諒爾等難逃一經捉獲五馬分屍爾等放着天福不享自尋死路真是被鬼

迷被鬼捉真下賤矣此防人迸走講道理之詭套也若遇偽王偽貴官生日生子彌月亦必集眾所講宣述某王某官恩德各宜備具礼物進獻如藏匿金銀即是反草天父下凡指出定即斬首不留此人逼人貢獻因而講道理也以上數端皆賊之慣技被擄難民無不知之其匪夷所思之事仍不可枚舉大約集眾論話必傳令所講道理其實無道無理亦無所謂講也

賊情彙纂卷十

賊糧

夫魯論有足食之訓大學多理財之義可知糧糈財用實經國行軍之本漢書功臣蕭相國居第一以能轉餉關中也魏武之拒官渡幾因糧盡大困幸速戰而轉勝也臧刺史守青州張中丞守睢陽以雄武之資卒因糧罄淪陷史冊所載遺蹟而稽事者難更僕數是戰守成敗利鈍之機固寄諸將而三軍性命根蒂實係乎糧足食而敗者時有之乏食而能久持常勝者未之聞近之軍中文案動曰軍需軍需之名義不

當體貼而深思耶賊不賈而封殖不耕而得飽食其來何自無非擄掠惟其喪心搜刮則金貲五穀來源無窮嘗聞賊目肆言曰吾以天下富室為庫以天下積穀之家為倉隨處可以取給雖狂悖萬罪之言為神人所共憤然設想其便利豈不十倍於官軍乎堅壁清野之法既不能行鄉民團練又迄無實效賊任意而往恣取以歸蔓延至於此極者皆處處資賊不能斷賊衣食之源故也今必思所以杜之之策使其無所逞無所獲似不戰可以滅賊盖不待盡殲而賊必盡散耳爰集諸說輯賊糧一門分著條目如左俾覽斯者知賊中入

出之大概焉

貢獻

虜刦

科派

船運

關榷

口糧

倉庫

貢獻

賊之虜刦任意恣取非專意於根然究以糧爲大宗賊目每每言回軍行先數百里即遣人前往徧張告示令富者貢獻貲糧窮者効力其實乃自欺妄語我軍防堵界上地方官於近賊之區邏察必嚴豈容奸細入境徧張僞示乎或賊所遣之人給之未可知也然賊動以此事責鄉民凡賊至境過境所張僞示輒數千言其起首千餘字率皆邪教狂語如天父天兄大開天恩差遣天王列王乃埋世人速宜悔罪輸忱等字，句反復告誡繼之此則入鄉民之罪曰本軍師於軍行相距數百里之先即徧張誥諭令，爾百姓富

者出資罰者効力　候太平江山一統定加擢用詎爾愚民不知悔罪執迷不悟天兵壓境來投營者既屬寥寥進貢之人愈少此是爾等為妖魔所迷本當立遣兵士屠殺不留姑念爾某村莊尚無幫妖湊勇之事本軍帥特再出示差某檢點前來收貢限三日齊解聖庫賞給貢單諸兄弟不得騷擾如有一戶不到定將全家斬首云云此示一出膽怯者無不擔負銀錢粮米駱驛於道以獻於賊城市鎮聚所至皆然非專行於鄉村也然賊中章程亦數改矣其初陷武昌時亦如此出示設館收貢僅行一日見所獲無幾遂逐戶搜刮此時盡專虜城市仍不擾鄉民逮後陷安慶江寧再肥

江西湖北於城市並不出示取貢但肆虜刦於鄉村則仍出示督民進獻每至一處打館數日必盈其欲壑而去大抵多近水次地方賊收貢之後役使鄉民搬運至船而後遣之去其距船較近之處則逕赴船上交貢鄉民方幸領得貢單高揭門首可為護符孰知不數日二起三起收貢之賊又至鄉民以貢單支拒賊目輒勃然變色曰爾以貢單嚇我耶彼東王府差來我北王或翼王府差來者爾不交貢必斬爾人焚爾屋鄉民懾服又復進獻甚至一月之中收貢之賊五六至鄉民疲於奔命所貢之物亦漸次減畧如初貢也富厚之家必千金數百金穀米數百担猪數口鷄數十隻

酌以華物以次遞減最後之賊至即斗米隻鷄亦可塞責惟賊踞之地既久其另股虜掠又不知幾次且已設立鄉官而下科派之令已總之鄉民始以進貢得貢單謂可以安居故甘輸納而不知貢貢之無已既知貢單無益則不甘進獻而不知賊打先鋒搜括終無遺也力田編民蓋藏雖罄新穀方登猶可接濟而不知賊以安民為名旋立鄉官時遣催粮之賊徵取迫於星火也其虜掠科派俱詳後說不贅敘

賊脅鄉民貢獻而賊中亦尊尚貢獻其偽王偽尊官有喜慶事羣下醵金爭獻禮物尋常虜得金帛亦必層層轉獻如散卒虜得貴

重之物不敢絲毫藏匿必獻之本管官卑官畧為乾沒亦不敢全受復獻之偽尊官統歸偽王而後已次等衣物亦必先提數事獻於充先生者其餘方敢自有擄得新鮮食物亦必進獻賊中稟奏言軍事者寥寥動即具稟進貢其微細如鴨肫二十枚野雞一隻亦必進獻偽王優語批答殊可笑也細詢賊中進獻亦非得已甘心從賊者固欲借此為進身之資然而私藏金銀珍物過多一經偽尊官訪知突入其館抄之數其罪而殺之故雖極垂涎而不敢飾隱也

虜刦

當逆燄初張時所過粤西州邑搜刮貲粮每遇富室鉅家必掘土三尺粤西紳士間關入都叩

閽呈訴冤苦

皇上不惜帑金命將出師蓋亟欲拯民於水火也逮逆黨由長沙陷武漢虜刦之局一變屢變始則專虜城市不但不虜鄉民且所過之處以搜得衣物散給貧者布散流言謂將來概免租賦之年鄉民德之以致富者坐視城中困守不肯捐助一錢貧者方幸賊來藉可肥己殊不知賊得武漢及沿江州邑輜重已如山積船不

數載有藁數千石米莪寄囤於積穀之家者猶人之過飽雖有珍羞不能下咽留為後時哺啜非真見食不餐耳且亦知鄉民衆怒難犯現已充牣姑以好言惑之徐徐圖之云爾蚩蚩之民竟為賊賣甚至賊至爭迎之官軍至皆罷市此等悖惑情形比比皆然而以湖北為尤甚及賊臨江甯揚州官軍近城為營亦僅一面兩面其通四鄉之路甚寬離賊十餘里賊不敢多邁一步者蓋鄉民處處立團矢以死鬥也亦非江南之民情果勝於湖北蓋有鑒於紳士江壽民華糾金銀犒賊引賊入城設數百席恣其咦嚼冀免騷擾而不料其肆毒如初江壽民仍為所殺江南在籍紳耆徧曉於

衆曰若等有江壽民之富厚聲望可以釀金數十萬及備百席于即能敉之亦不能息事而仍不免一死賊之甘言可勿聽已鄉民遂齊一心志聯團各數百里以仙女鎮之衆竟能殺賊千人賊安敢四出故賊僅以江甯為老巢謬以北犯為進取實以安徽湖北江西為大供給所且不能一刻忘情於湖南其注意上游若嬰兒之仰乳哺貢獻虜掠科派迭行之故此時湖北安徽及江西南九一帶鄉民皮骨僅存皆性浮識暗為賊所愚以自誤然開導倡率乃紳耆牧令之責亦不得專為蚩蚩者咎此時何暇責之亦惟有哀之憫之而已矣賊之虜掠慘刻萬言難罄可勝記耶今請言其

顯著共見者賊諱虜刦之名曰打先鋒既屢經貢獻矣忽又來㸃
先鋒賊數十百人住於村內一半日尚無舉動覓得此村此莊無
賴之民飲食而撫慰之轉令勾通富戶奸細勞僕訪問窖藏所在
許摳得分給更有官幕家眷家寄住此村及紳衿為誰某一一採
訪確切即以奸人引路於是率醜類逐戶搜虜糧米錢貫珠不易
藏每僅數刦去既得眼線雖瓦溝所藏之金水塘所沈之銀亦無
有免者如所藏甚密不得其處則虜其家最尊重之人或其妻女
用繩懸於梁間以刀背剃條鞭撻而審詰之有鞭至死不吐實者
有背縛懸掛其家不忍自引賊往起窖者或本家遠避祇留老僕

應門賊必拷掠以詰其主之所在不勝捶楚遂不禁直告主人藏匿之匣及窖藏何地矣然人之欲窖藏也苦思密計何所不至賊衆既去幸未發掘者亦間有之然臨賊之處賊來駱驛十次八次考究搜剔安得更有遺金哉迨其虜封亦視當何如時為何如賊如初次踞武昌一月賊竄後儘有被壁地窖收藏如故者蓋其時賊如乞丐暴富不暇窮搜故也老賊谿壑已滿必擇貴重輕便者始攫之故每至一家見尋常衣物棄置不顧惟珍寶金銀之是求惟賊來不絕遠新虜窮賊繼至雖尺布升米亦必將去傾筐覆盆幾無緣累當此之時富者文弱者吞聲以填溝壑窮者强有力者

遂甘心從賊自去投營以圖溫飽是賊之虜刦不獨為富有計且使鄉民不能自存不待虜而自至耳其有田畝者猶肩糠覈以度朝昏賊知野無遺粮窖無遺金於竭澤而漁之後忽下安民之令於一州一邑選老賊置監軍一人徧頒二尺長闊之鄉官軍冊分軍師旅卒兩伍會田畝多者充偽官而以貧戶充伍卒民衆一日之安皆勉從之比戶皆如懸罄此後誠不復抄而責令辦粮及軍中軍需用各物偽文一下迫不可待少不如意則執鄉官殺之其酷虐情形更詳科派條内總之賊收貢者先擷其精華也虜刦淨盡者使民凍餒不得不從也立鄉官而科派者待禾稼之登責隨

時之供給且妄冀鄉民為彼捍衛也虐民至於此極矣豈忍哉以上所叙皆賊虜刦之大概然亦有畧異者賊於鄉村從不肆殺恐鄉民自計計無復之與之死鬥然於官幕吏胥避居家屬及闔閭之家其抄愈甚且殺人而焚其廬並追究收留之家謂之藏妖亦焚殺之凡搜官中公服文案亦謂之藏妖肆行屠殺故賊所遇之處戕官幕眷口至無人收留有露處松林寄宿破廟者官中服物一概燬棄每克復一處官紳冕一頂珠纓冠而不可得至不能出謁長官蓋緣陷賊境時惟恐棄之不速比比皆是又將何處購得耶其待鄉民雖不如是若鄉民團練與賊鬥敗賊必殘殺即或不

門但知其地曾經團練或搜出旗幟器械亦必尋其首事屠焚之而後已倡義紳耆縱速逃幸免賊過歸家村民僅存者羣起而尤之以為不團練不致受擾如是之甚賊如再至欲縛獻之使怠公之士不容於賊並不諒於民宜乎團練之終無實效也賊必尋仇毒害者欲塞鄉民之心儆他處不敢與抗以故三五零賊下鄉千百姓夫唯唯聽令豈力有所不敵歟特為積威所刦耳惜無賢牧令知道紳耆行聯團之法使上下左右千里之內無不團之處賊至鳴鑼集衆千里聯為一氣賊衆來千斃千來萬斃萬賊又何仇之可復乎今不思所以禦賊困賊之策但懲於團練受害團賊

受害惟賊是奉猶終不免為賊害可勝歎哉然而此大不韙官民當分任之官不籌辦專責於民亦非平心之論馬廷尚之觀察曰團練一日不成賊匪一日不滅言雖過激然非洞見癥結不能語此蓋團練成賊則無所獲即堅壁清野之法賊之衣食來源立斷逃者日衆虜人日稀江寧老巢無上游接濟糧絕心散一攻即潰城滅賊之善策惟不易行或行不如法致民受害愈引以為戒此所謂有治法少治人是以在事官紳所當疚心負愧者也賊之根以虜刦為大宗故論虜刦而瑣瑣及之

科派

鄉民因承平日久罕見兵革賊至遷避一空任賊虜掠此壬子癸丑冬春情形嗣賊蹂躪沿江往來駱驛習見不怪故於每村鎮各舉數耆老設一公所賊至作奉使者老周旋其間哀告貧苦輸納錢數百千糧數百石求免窮搜賊去則按田畝而攤之此科派之始也最可異者賊每以豁免三年錢粮惑我鄉民逮虜掠既盡設立鄉官之後則又出示曰天下農民米穀商賈貲本皆天父所有全應解歸聖庫大口歲給一石小口五斗以為口食而已此示一出被惑鄉民方如夢覺然此令已無人理究不能行遂下科派之

今稽查所設鄉官一軍之地共有田畝若干以種一石終歲責交錢一千文米三石六斗核算註於册籍存偽州縣監軍處備查無上下忙節限諸章程催粮之賊不絕於道賴數鄉官支吾而供給之苟延性命其立鄉官之處仍舊騷擾者有之絕不敢私取一物者有之此則視鄉官為何如人耳儘有鄉官本刁健訟棍饒有機穽每備礼物入城獻於賊目與之款洽倚為護符但有横行搶刦之賊鄉官一稟遙達且將此賊斬首懸示矣設策以保鄉黨其心可原殊不知此等人又以賊所科派者更加歛之中飽乾沒仍以鄉民為魚肉者也賊之科派不獨錢米如行軍所需各物皆悉取

給於鄉官僞書鍬鋤千柄或葦席千張或划船百隻僞文一下咄嗟立辦民不堪命怨毒可知然恨賊者虛資賊者實尤爲可慮或謂鄉民處處助賊打仗似不致喪心如此然有時賊爲官軍追勦威脅鄉民使搖旗吶喊以壯聲勢又安能保其必無耶

船運

賊糧所給於上游恚用船運不待言矣然自癸丑五月上犯江西湖北僅甲寅九月至歲底此數月中一清楚境此外則帆檣如織無一非虜糧之船無一非接濟江寧之船也然而賊之他竄或有別意於江廣則專為虜糧何以知之今得獲賊中偽誥諭一則曰着爾某某乘坐水營左三軍船一千三百餘（賊稱船以條計）配帶兵士前赴江西南昌湖北武昌一帶收貢收糧解歸天京不得違悞再則曰爾某官某弟用船一千八百條將黃州漢陽妖魔驚走所辦糧米速用船全數裝解天京切勿違悞務宜靈變不可為妖魔所搶

復有誥諭褒獎張子朋等回江北黃陂孝感德安各處廣有粮米爾等能駭走妖魔解到糧米二萬三千石全行收到足見靈變有幹回空船四十五條仍命後十三軍正典聖粮層福新配帶兵士前來幫同殺妖云云是賊之所欲得者專在粮米於此可見甲寅四五月間江寧賊粮幾盡故下令除偽王外概食淖糜有敢喫飯者斬晉此時武昌若再支一月江北之兵早逼漢口使無所逞無所虜船運一絶則江寧賊黨必內潰矣賊之伎倆專以船為用故近水之處受害最烈一經北犯殲斃無遺所恃者船多載賊登陸以人衆驚我既臨一處悉載粮米下行賊船之為害水營條內已

詳論之上年舟師下剿焚毀船七八千艘賊船運局勢從此不可
復振不惟不能載賊回竄且不能載糧以飼江寧之賊今可以滅
賊之機者終可以昔焚賊船爲第一偉績也

關榷交易

自武昌至江寧向設四關賊於武昌蕪湖兩關因與官軍相持不暇榷稅其龍江關則專設提中關偽官一人職同指揮九江關則以偽九江郡總制陳作霖兼收關稅賊踞之處凡有身家商賈豈肯來往其境間有貧不能度之民覓蠅頭之利冒死貿易亦殊為可憐嘗詢曾過賊關賈人曰賊之抽稅無一切章程則例其報船料也以船長一丈抽稅千錢所載之貨分粗貨細貨粗貨船長一丈抽稅錢二千細貨倍之大率以鹽布棉花煤米為粗貨絲綢蘇貨為細貨抽稅之後給偽船票一張如遇賊黨竟可免虜掠前在

九江問陳作霖之子口供云九江榷稅一月不過數千錢無非附近貧民小貿若於數十里之內或載客船實未經見以此類推其龍江關之稅不能多獲可知是賊之關榷似有實無也賊之關榷所獲寥寥然賊之交易頗足資賊盡擄得百貨凡不濟用者或所擄過多者皆於付鎮屯積命五三五賊目招徠交易較常價倍減鄉民始猶疑懼既見靡他遂趨利爭赴或以錢買或以米豆互易不數日銷售淨盡船載錢米賫送賊巢矣百貨之中尤以淮鹽及湖北布棉爲大宗載江淮之鹽運至興國蘄黃買於民間虜得湖北布疋棉花復賣與安徽江南百姓物係擄來全無貲本似貢獻

虜劫科派而外即此所入亦復甚鉅大都交易多在已立鄉官之處若賊甫臨之地亦恒招民交易然黙記買貨之多寡以覘其家之有無少遲數日另易一夥剽賊突入其室搜刮一空所賣之物亦並取去此則以交易為鉤餌而愚民驚利不覺誤吞者也

口糧

以上所叙皆計賊之所入若口糧則量賊所出焉賊所入其道四五迹其出祇口糧一事此賊之所以不虞匱乏歟僞官雖貴爲王侯並無常俸惟食肉有制僞天王日給肉十斤以次遞減至總制半斤以下無與焉其僞朝内各官一切衣食皆向各典官衙取給軍中亦然虜劫充足恣取狼藉來源不繼亦甘淡泊然諸劇賊莫不私藏秘積足以自奉若卑下僞官日厭粗糲有以鹽水爲肴者每逢礼拜日僞官必開单赴各典官領敬天父之物典官亦視其官之當事與否或盈筐以獻或戔戔塞責惟礼拜錢及粮米油鹽

一律皆有定制偽官每人每七日給錢百文散卒半之每二十五人每七日給米二百斤油七斤鹽七斤而已雖虜刦極多亦毫無加增若貿乏糧盡之時或減半給發或全不給發如江寧城中一概喫粥揚州城中麥皮藉充飢此時無礼拜錢米及油鹽可知矣其另有所謂買菜錢則係賊中私情如總制監軍虜獲金銀有揮霍者多隨時散給各館爲買菜用難民曾述有卒長館百人係某功勳統下現見其卒長每月向偽功勳領取買菜錢多至金一二兩銀首飾數十兩其卒長悉數易錢買豬雞以供衆啖又見偽稟奏中有偽旅帥具稟本營偽總制求取買菜錢批發銀五兩者蓋

所得禮拜錢每人每日止錢七文即蔬食亦復不敷故不得不向
賊目乞取也

倉庫

甲寅三四月間賊踞對江武昌省迭獲難逃出難民及盤獲奸細衆供勘對其人多正二月由江寗隨賊目來漢口者內有總典聖粮總典聖庫偽官銜充先生主簿籍者所言賊之倉庫數目甚為確切云偽聖粮館分豐備倉復成倉貢院三處屯貯截至癸丑年終共存穀一百二十七萬石米七十五萬石江寗羣賊口粮每月約放米三十餘萬石合計米穀足支四月偽聖庫館截止癸丑年底實存銀二百六十三萬兩銀首飾一百二十五萬兩赤金葉條餅錠首飾實存金十八萬四千七百餘兩錢三百三十五萬五千

串每月發礼拜錢約二十萬串油塩鰕疋布帛則不知確數始聞疑詫乍為妄供姑筆記之以俟考證嗣得句容縣探報之甲寅三月賊糧僅存十餘萬石银三十餘萬兩與前數懸殊遂沈思其故似江寧賊衆與被虜之民男婦不下數十萬即以五十萬人為斷所發錢米如賊中定制每二十五人每七日發米二百斤錢一千二百五十文以此核算每月應發米十七萬石有奇錢十二萬串有奇蓋以偽官加倍之數統計所發米錢與難民所述之數實相去不遠若如探報所云存米且不足支一月又豈待五月始下一概喫粥之令乎賊踩躪數千里姑不論官中倉庫處處資賊即所

擄閭閻貲粮又安可數計蔓延既廣所養賊衆難民又若是之多據理推勘似前次供詞並非虛謬官軍恨賊心甚故探報多言賊勢窮蹙貲粮匱竭然粉飾失實未足信也

賊糧一卷本方君 翊元認纂方君識高品粹文尤古奥籍隸興國備知鄉民受害情形狀其分纂此卷為尤宜今知已呈稿於

太帥自以彼著為善本因全書告成獨缺一卷且夙昔所記及在局諸君亦多知賊粮梗概故補足之俟定本付梓時兩冊 勘存其是刪其否不愈善乎賊粮似屬 節然能處處

斷賊糧處處燒賊糧賢於十萬兵多已

賊情彙纂卷十一

賊數

賊有數乎軍興以來於今五稔官兵雖跟蹤追勦有能其數者否或曰十餘萬二三十萬及籠統言數十萬者要皆臆斷之辭頻年之勦殺逃亡章章可考者數已逾乎百萬即今之蜂屯蟻聚者恐亦不僅此 數姑無論其竊踞雄郡名邦足以屢抗 軍是以固守兩年即浮江萬艘駕駛需幾何人況盤踞皖廬郡邑幾無完土蹂躪兩湖南北不下數十百城另股擾卞梁圍懷慶屢經大創斬馘無算以灰燼之餘越黃而

北尚稱數萬遂致恃衆西突取道太行由山西竄直隸以至
高唐連鎮奔馳數千里猶煩大兵掃蕩以此計之賊識不可
勝數苟以智取絕其衣食之源烏合自散若必欲一一梟夷
之未免有誅不勝誅之患矣若是其多固無怪人駭人聞聽
軍民先為膽寒逆氛所至數百里內城堡為墟人無固志且
使援勦官兵防禦將領亦心怵其衆懼衆寡強弱之不敵雖
誘以爵賞齊以刑罰勉力支持實外強而中餒毫無把握
一處挫衄則魚爛瓦解千里無堅城矣惟大兵雲集之處聲
勢雄壯互相倚救稍足自恃如南軍堅壁紫荆山麓亦僅足

屏蔽一方而不能進取半步其他處兵卑餉絀坐是而僨事奔潰者不一而足又曷忍道哉守土牧令困於見聞不能知賊固無足論矣其方鎮干城始事從征以至今日尚不能盡悉劇賊之名數矧羣賊之數乎是我之守令不知兵勇不知將領不知即獲始謀老賊亦有不知者賊全恃虛聲恫喝自喝得意愈益詭密其事張大其詞衒惑人心輾轉傳播人亦震恐謂其來也幾如山頹河決之莫或能禦也即以偽官制軍制論之所設偽職名目實繁有徒又皆得部衆闗陣統計偽官共得三十一萬五千有奇每一偽職所轄散卒多寡不

等以一統十已三百萬況賊中至卑如管長兩司馬轄二十五人以例其餘則更倍前數矣武經曰古之名將戰勝攻取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取於鬼神卜筮必取於人徵於事庶彼己之知己審於立萬重山望之井井而曰圖功不克者未之有也第彼介胄之士披堅執銳厲兵以待指揮何能更冀其謀勇兼資能殺賊而又能知賊獨封圻重臣事權在握可以總攬全局者若不知賊何以運籌顧有為者攬轡有澄清之概莫不欲鑄神姦於禹鼎燃犀照於西江或有志未竟或不久升遷每多不暇及此而有守者則務清靜以寧人賊氛頓

遍但竭力驅之使去一經出境經營善後遑及其他亦由自知不足以滅賊故不求深知而更不望人之能知矣故於賊情隔膜賊數終於不知惟知地廣賊多之可慮士氣日衰將何由振起歟殊不知賊實有數且有確數惟從戎日久深造其境隨時隨事留心究尋者可以得其端緒然非鹵莽踈忽者所能深知而確論也往者武漢田鎮兩次大捷所獲賊中偽官簿冊甚夥於是賊中不宣之秘竟得瞭然在目更據積年記述徵之簿冊上溯始起下迄於今合劉洗新脅之數覈計而裒除之分偽官伍卒數老賊新賊擄人逃亡童子兵

女官女軍爲七等逐層推勘籍其可考之數劃其虛標之數
統計所有之賊數其能戰之賊蓋散則爲民擄即爲賊不皆
眞賊雖有彼數實止此數是謂確數一掃誣言庶幾羣疑頓
釋於是將士則目無全牛編民則不驚風鶴一鼓作氣衆志
成城更參以角智不角力之功賊數雖多不待盡殲而亦必
盡散妖氛淨掃不亦休哉

僞官伍卒數

老賊

新賊

擄人

逃亡

童子兵

女官女軍

偽官額數

偽官名色數目甚繁除首逆一人並各偽王偽官逆屬偽職親屬向無定名以及恩賞平湖功勲各虛銜暨屬官中之屬官兩司馬之屬官與官之屬官皆無額數無職掌者與散卒等者均不冗載茲就偽官制軍制中可考之數編次列後

偽王八人

偽國宗加提督軍務銜者十四人餘俱閑散國宗

偽侯九人

偽丞相正副又正副二十四人

僞檢點三十六人
僞指揮七十二人
僞將軍一百人
僞總制九十五人
僞監軍一百人
僞軍帥九十五人
僞師帥四百七十五人
僞旅帥二千三百七十五人
僞卒長一萬一千八百七十五人

偽副率長一萬一千八百七十五人
偽兩司馬四萬七千五百人
偽副兩司馬四萬七千五百人
偽水營九軍制如別營自將軍以下正副各偽官典官屬官
每軍一千七百十五人
九軍共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五人
偽土營二軍制如別營自將軍以下正副各偽官屬官每軍
一千七百十五人二軍共三千四百三十人
偽本營一軍同上共偽官一千七百十五人

偽金匠營一軍同上共偽官一千七百十五人

偽金靴營一軍同上共偽官一千七百十五人

偽織營一軍同上共偽官一千七百十五人

偽繡錦營一軍同上共偽官一千七百十五人

偽鐫刻營一軍同上共偽官一千七百十五人

偽天朝雜職及各典官一千八百三十七人

偽東王屬官典官偽西王屬官附內計東西共三千八百三十七人

偽北王屬官典官偽南王屬官附內計南北共二千三十一人

偽翼王屬官典官共一千九百六十一人

偽燕豫王屬官典官各六百四十九人計兩偽王共一千二百九十八人

偽提督軍務國宗屬官各六百三十一人計十四國宗共八千八百三十四人

偽侯屬官典官各五百三十五人計偽侯九人共四千八百十五人

偽丞相屬官典官各三百二十九人計二十四丞相共七千八百九十六人

偽檢點屬官典官各二百二十五人三十六檢點共一萬一
千一百人
偽指揮屬官典官各一百十七人七十二指揮共八千四百
二十四人
偽將軍屬官各一百十一人一百將軍共一萬一千一百人
偽總制屬官各八十八人九十五總制共八千三百六十人
偽監軍屬官各六十八人一百監軍共六千八百人
偽軍帥屬官各四十六人九十五軍帥共四千三百七十人
偽師帥屬官各二十八人四百七十五師帥共一萬三千三

百人
偽旅帥屬官各十八人二千三百七十五旅帥共三萬七千
五百五十人
偽卒長書理各二人計一萬一千八百七十五人卒長共二
萬三千七百五十人
偽典官每軍正副各三十五人計九十五軍共六千六百五
十八人
統計以上正副偽官共三十一萬五千二百二十一人
按賊顧制偽官實有此數第賊慣事飾詐使人揣測其下伍卒必

有數百萬不必精銳即恃衆多可不戰而勝矣其實僞王侯丞檢指揮多有殲斃仍列僞銜僞名而不除亦不補人如僞西南之人王殞首已久人所共知賊仍諱之五僞王各轄十九軍則西南所轄三十八軍無其官無其卒可知以此求之餘可類推至如許僞官典官應轄伍卒聽使若干亦爲標出附列於後庶我軍知閱傳虛數之不足信閱此實數備禦自有方

伍卒額數

此僅就賊軍目並典官之卒使而論若僞官雜職屬官悉責以及僞官國戚貴親閑散國宗監郡總制州縣監軍等項亦有伺使卒

役其人本無定數所轄更多寡不等參差錯綜不足究詰且無非為賊服役無關軍事非若典官之造辦軍火粮糗助賊以抗我也故畧而不叙

偽陸營每軍伍卒一萬二千五百人計九十五軍共伍卒一百一十八萬七千五百人

偽水營每軍伍卒同上計九軍共伍卒十一萬二千五百人

偽土營每軍伍卒同上計二軍共伍卒二萬五千人

偽金木六營每營一軍每軍同上計六軍共伍卒七萬五千人

偽各軍典官每館听使百人計一軍正副七十典官一百十

二軍共听使七十八萬四千人

僞王侯丞檢等所屬各典官每館听使百人統計正副典官五千八百五十八人共听使五十八萬五千八百人

統計以上伍卒听使共二百七十六萬九千八百人

合計僞官卒使總共三百八萬五千二十一人

賊中每一軍伍卒一萬二千五百人每一典官衙听使賊制准用百人以其官數軍數推測伍卒听使應有以上總結之數此即首逆虛標分數欲以衆驚我之詭計也賊專恃僞職虛名籠絡羣醜但從賊稍久幾無有不官者已是僞官實有前數而伍卒听使實

無此數如偽西南兩王殲後所轄三十六軍散歸各軍不復更置然仍存軍數名目是也又如初陷一州一邑據擄數軍之眾造册報之偽王不數日官軍克復殲馘既多其眾紛紛逃散故敗竄之後有軍帥監軍僅餘一身不能立軍立館寄食於別營而司馬之館者有一館只軍帥師帥旅帥卒長二三十人伍卒及止四五人者又何必一軍之必管萬餘眾乎大抵自江寗配調出擾各處每一軍誠確有一軍之數其餘盤踞各處之賊殲逃無定一軍數十人數百人皆有之損多益寡每一軍以四千人每典官以二十五人為斷益以偽王官之眾然統而計之已有一百七萬矣蔓延數

千里負圍數十城若猶謂亦無此數似又失實矣

光賊

承平日久四民樂業幾忘帝力於何有且用人行政體國經野良法美意畢具一洗往古積弊頓安得有亂民揭竿蜂起若是之衆且戾哉豈天地厲氣所鍾抑運會適當其時與蓋齊民之不能無匪類猶嘉禾之不免生莠賊耳若誅鋤於萌蘖之初弭患於無形恒力少而功倍經常習見亦治世所不能必無者夫人平居爲不善必爲父兄鄉黨所不齒惰其四肢不甘淡泊則思攫人所有爲己飲博之資然搶刦必藉多人於是羣不逞之徒同氣相求呼朋引類不免有萑苻之聚遂與鄉人判爲兩途不相爲謀且將爲仇

矣聚集既衆必有狡黠桀驁者雄長其間蓄異謀以要結人心捭金浪費曰球財仗義强梁鬬狠曰英雄好漢以此相尚舉衆若狂且為之語曰寧快意而死毋貧賤以生游惰無聊者亦附會其說崇奉而黨附之招納亡命為逋逃淵藪久之乃創會名傳教邪教假託鬼神禍福煽惑羣小即所以籠絡其心而鈐束其身有所欲為莫敢不遵矣更遣黨四出輾轉邀約無少長皆入會以先後分等次誦咒結盟概稱兄弟惟呼首匪曰大爺隱語則曰瓢把子言外刦奪人財如瓢取水操持在瓢柄也下流納纖衆惡必歸此一定之理歷來會匪倡亂莫不由此前後如出一轍惟在賢有司預

謀曲突徙薪防患於未然若易視之或畏難苟安或恐激變獲咎因循貽害必至不可收拾萌芽不擲將尋斧柯涓滴不塞必成江河必此之謂也是急之禍速而患小緩之禍遲而患大今致逆燄滔天者果誰之過歟即執其人而戮之何補於事牧令實政教之始治亂之源有察吏責者因地擇人可不熟計乎況粵處邊陲烟瘴之所惟桂林諸郡向化日久濡染深渥民風土俗游擬上國其僻遠之區近接峒猺人情浮動性多凶頑以械鬥為事刦搶為生者比比皆是首逆洪楊蕭韋等及以下諸老賊皆潯之金田村大黄江白沙圍等處莠民潯梧之交有大山曰紫荊延袤七百餘里

界平南桂平武宣象州四邑平澗處有村落四十餘區深林密箐人跡罕到惟粵東無業貧民利開墾者往馬絖紫荊山攀麓麓即大黃江去金田二十里為附近水陸一大集鎮又二十里為桂平縣城各逆首伏莽其間非一日己酉庚戌之間逆匪雷再浩李沅發前後滋事皆與洪逆等聲息相通迨後竄敗皆至粵西欲糾合起事而不果廣潮嘉應人業烟土者素往來潯梧及湖南邊界本係違禁之物土豪地棍藉名搶奪節節阻滯千百人結幫而行猶恐不免每致失貨喪資必邀接幫送幫之人重其酬謝名曰保標無賴惡少遂成羣結黨專事其事亦必雄健有力橫行敢死者始

充為之洪楊等數劇賊皆由廣東遷居潯屬素以此為業洪秀全稍知文墨深沉有智慮本貧賤無賴而刻意矜持外飾端重詭稱明洪武後人以洪為姓楊秀清譎詐多謀蕭朝貴勇悍善鬬馮雲山洪大全皆通文義始為村塾師暨操刀筆唆訟作奸犯科無所不至賊中目為才子其讚美冗語傳習添弟會一切奸謀僞側二人之力為多韋石饒有資財亦猶石季倫之刦人以致富者也勢不敵洪楊恐為吞併故與會匪往来結為死黨其次則胡以晄陳承瑢等十餘人為腹心爪牙始以數十百人護送烟土較之他貿獲利常什伯焉悖入之財益事結納詎知土販因粤東土匪滋事道

梗皆改途他適洪逆等既失所恃而黨羽日衆用亦不支竟大肆封搶搶掠人畜受害者紛紛控告官司捕之急皆颺他邑稍懈即歸尋仇肆虐民不堪其擾上揭撫司並有叢粵赴京申訴者大府通飭嚴緝逆衆潛匿深山迄未弋獲惟雲山自恃健訟與人構衅赴訴遂誘擒之申解潯州詎知雲山善以文弱動人且言僞而辯貌既不類强徒語復娓娓可聽問官皆疑而憐之羣黨復醵金多方賄脫竟致縱虎出柙蓋亦由當事者視同疥癬初不料其猖獗至於此極也庚戌秋冬之交兩粵盜賊滋熾跳梁蠢動股以數十計最著名者蓋十有八股如大頭羊張嘉祥凌十八西南長諸劇

盜是也洪逆久謀不軌至此逆謀益急遂招集黨類約期舉事於金田村其時入會已有千餘家因捕急逃亡且多伏藏觀望至此走集者僅三百餘人官軍彼拿此竄往來各縣飄忽靡常旬月之間擄有男婦數千然後回踞大黄江凡紫荊山附近藏匿黨羽皆出歸附於是群賊大會署偽官製偽印立軍制造火器購藥鉛備刀矛極力固守養鋒蓄銳不與官兵戰相持日久覷我稍懈一朝突出則狼奔豕突任其所之自初迄今專用此術官兵每欲戰不能賊則休息精力以乘我怠我兵初謂其怯而輕之不意猝然全出如山移海湧莫之能禦矣其去大黄江也盡裹男婦以行恐戮

其宗族故耳凡逆屬之父母兄弟妻子暨所親所愛婦女幼孩悉令隨行取健婦壯丁統一而編伍之軍行則以新擄之人列諸前行强賊斷後中擁婦孺及各偽王辛亥閏八月陷永安州時衆已三萬七千人而能戰之賊僅五千餘外跨水竇莫村爲犄角内踞州城爲巢穴屢戰不利大全被擒則堅壁不出增修重城三重重濠三道我兵圍之六越月壬子二月仍以前術得脫反傷四鎮官軍大潰州城僅餘聾病數人而已賊遂乘勝長驅逕撲桂林省城以呂公車方卓雲梯蛇行匍伏百道攻之竟未得逞逆衆之傷亡者亦十去二三矣彼時各股匪徒迭勦幾盡餘黨之隱伏巖穴及

先期逃出並搜捕漏網者皆奔走歸之加以裹脅徒衆將及八萬人勢復大振四月乃率羣醜而東臨興安據全州攻圍十日為兵民誘殲萬數千人馮逆死焉賊益忿甚極力破之屠殺慘酷靡有孑遺五月竄入湖南至黃沙河永州等處被殲者復數千人遂折而南踞道州四面山險惟一綫可通爲道崎嶇人力難逞賊亦因踞此休歇以避炎暑揚言偽太平王生長子慶賀彌月後方議行兵其實仍係前術蓄毒以伺我隙盡擄州民暨沿途裹脅之衆編伍而部署之大封有功增修戰具補益軍目製備軍火七月成軍欲出羣賊懷土重遷欲由灌陽而歸仍擾廣西秀清獨謂非計曰

已騎虎背豈容復有顧戀今日上策莫如舍粵不顧直前衝擊循江而略城堡舍要害專意金陵而據為根本然後遣將四出分擾南北即不成事黃河以南我可有已洪逆等深然之遂轉掠郴桂欲由衡郡下犯朝貴獻謀曰聞長沙城卑防疎若假輕兵數千倍道襲之垂手可得逆首遂畀朝貴老賊一千人取道攸醴僻徑兼程急馳沿途擄脅復得四千餘人七月二十八日由醴陵夜馳二百里晡時竟薄長沙城下踞城外高屋發炮轟擊逆衆循墻奮呼相攻鬪聲如雷城內屋瓦皆震晝夜不輟者六日崇墉屹立防守綦嚴賊無所施展而羣醜來攻被殲者已過半矣其實彼時城內

兵勇單薄守禦尚在不敷何暇出勦朝貴但知有備其計不行神氣為之沮喪告急郴州洪逆等始率全股及所擄郴桂挖煤人星夜來會八月望後始集城下其時賊數已逾十萬老賊祗三分之一耳此後續增當入新賊條內茲不復贅老賊雖從逆心堅慓悍善戰然皆督陣於後而令新賊衝冒鋒鏑故鮮死焉惟以長沙為易與心輕之敢於嘗試故殄殲之數較他處為最多朝貴所部已殲千餘而朝貴亦殲於是役先時城內有國初五千觔大炮因歲月久遠不敢試用且以城垣不甚堅固恐炮震傾圮有請於城內另築高台架放者有請用棉花包厚墊炮身者最後巴陵令王丹

溪徑請運炮上城開放保無他虞衆猶疑阻王令憤然曰如有失請將王某立正軍法衆難之曰城垣一經震潰賊人乘之已無長沙矣雖食汝肉於事何益月餘之間衆論紛紛迄無敢用者賊意城上必無大炮占踞近城房屋去城墻不及二丈亦有直逼城根者更憑履升與鋪樓屋高出於城施鎗傷我兵勇百計毀之皆未得手兵勇距賊甚近日則詬誶相及夜則咳唾相聞迨後向軍門來援入城周視非用大炮不可於是置放大炮天心閣最高處親身督放初開三五炮與鋪高屋立毀毀為平地兵憑高之賊被擊及覆壓而斃者以千計乘夜接連開放數十百炮城外呼嘯驚擾

終夜不息斃賊數千人老賊居半賊遂遠徙不敢近城矣嗣因相持日久援兵四集吾軍日張賊以粮盡勢窮逃亡日衆不得已由浮橋背遁紆道西竄寗益盡得益陽縣內之船復折而東由岳州臨漢陽武昌賊之凶心至此大逞升賞僞官不可勝計而老賊居十之七且皆權要每二十五人為一館一賊監之老賊竟至不敷分布以新擄之人充管長可見老賊至此已屬無多已無不為官矣迨臨江寗老賊盡居顯職無復卑官矣其後令衆北竄派出督隊老賊三千人為最多即此年之上犯兩湖者亦祇老賊千人數百人而已其餘盤踞金陵給役僞王左右及分守鎮江廬州等處

郡邑蓋老賊皆百戰之餘心腹之契逆首倚為羽翼雖無職亦加功勳平湖偽銜有過降責亦調回金陵綜核其數究以金陵為最多除勦殺逃亡外現存老賊不計婦孺尚不及萬人其間知兵能事亦僅千數百人餘皆隨衆奔走恩賞虛銜或典厨或輿服役趨蹌以及各偽王侯相宗族戚畹衣飾飯囊徒具其數不能與我戰亦不為賊所仗一朝勢敗惟知跪而授首此皆不足介意者也其典兵外出踞守一郡一邑及統衆往來滋擾地方之賊操柄握機只一二人副之者三四人餘皆相從剽刦及賴指臂之助每處亦不過數十人百餘人雖不任事要皆顯秩無復軍師以下等官即

有緣事降斥暫居卑位亦千百中絕無而僅見者計其數亦祇六七千人每西婦女赤足蓬首壯健如男子賊每使助陣並可負荷軍裝制至金陵皆授偽職與偽朝官等有軍師丞相以下各名目統轄繡裹婦女為之服役數年以來飽食嬉戲養成嬌惰恭萑變為高梁非復曩時慓悍能耐勞苦矣雖有萬餘直砧上肉耳今攬賊勢之全局勘核逃人之言統計以上老賊暨婦女實不滿三萬人或曰自壬子以往斬馘賊衆以百萬計何粵西老賊僅數萬餘恐非確論而不知老賊每以一二人督十百人臨陣騎怒馬馭健兒即使崩潰其下護之急馳追奔不及又何能傷之且今臨陣率

多郴桂以下續裹之人疊受偽封甘為之死老賊憑高遠眺作壁上觀而已殲斃雖多仍屬新賊惟甲寅夏間上犯湖南勢大而驕老賊輕出官軍屢戰屢捷直逼武漢下勒田鎮迅雷不及掩耳渠魁訊殲者約有千餘人自長沙後此為第一大捷亦第一快事其他雖日有斬獲亦奚益於事哉

新賊

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原以悖逆之誅兇殘之罪出自首逆良民被脅寃苦萬狀實有不得已之情矜憫之不暇豈可概以賊論第今之從賊者心跡却有數端不可不辨也廣西老賊亦有脅從究多甘心事賊者同惡相濟厥罪正等前論已詳載矣兩湖人民耕田鑿井鼓腹而歌正樂熙皥之世初不料賊衆掩至其不與聞逆謀與知賊事也明矣逆氛所至攻城陷邑焚掠一空脅民從行如虎驅羊誰敢不從自道州江永而下長沙武昌沿江數千里人民婦孺之從賊者誠屬流離困苦中苟延殘喘而已然既非心服

必思逃歸或不得間隙亦必隱忍相隨不爲盡力豈復有欣欣自得與我兵苦戰者乎豈復有效其焚殺淫擄荼毒生靈者乎賊中授職必以能戰嗜殺爲上擄人次之擄金帛又次之倘皆不爲雖相從日久未立功績斷無輕加僞職之理凡從賊日久依然散卒皆欲逃未能情有可原者一也倘既授僞職則其助虐可知即使從賊日淺亦當律以叛逆難從末減者二也賊中最喜粗鄙無知識人爲其易於愚弄賊中詭計既不能窺測即或逃出亦無虞漏洩且皆强有力能耐勞苦故每慰撫而任用之蠢爾匹夫一朝被虜驚惶無措不意竟獲溫飽食未嘗之食衣未見之衣羨賊目之

修富澟刑罰之嚴厲莫不感懼交深極力趨附惟恐弗及久之賊餂以偽職則感恩懷惠以為不世奇遇戰必當先擄必盡力雖縱不去此則情雖可原而法所難宥者三也識文字人賊擄為先生供給豐厚與偽職埒然邏察甚嚴深居簡出每不易逃是不能為善亦不能作惡忍辱偷生而已此則情可憫而法所宜原者四也若劇賊渠帥之先生與知軍事不難禍福人造作悖逆文告撰擬機密稟奏且有欲逞才華忘義干進為之設策獻謀形我之短贊彼之長此則斯文敗類行同梟獍而罪在不赦者五也無恒產力作以謀衣食者郴桂挖煤開礦人沿江縴夫船戶碼頭挑腳轎夫

鉄木匠作艱苦手藝皆終歲勤勞未嘗溫飽被擄服役賊必善遇之數月後居然老兄弟矣衣錦食肉優游自如遂亦安之且不打仗非事急不用此輩助戰安逸之樂幾幸為夢想不到若爾人焉其數實繁以水土兩營為最盛而土營之賊則屢次穴地轟裂堅城陷我省會如摧枯朽賊優養之以備急需並以功授偽將軍總制等職矜寵之以固其心是若等遺害無窮其罪則上通於天出於情法之外所宜誘致其人衆而殄殲之毋遺餘孽者六也郴州土匪劉代偉借匪教倡亂戕官劫庫抗拒大兵不旬日擒首其黨登時擒獲者數百人餘匪潛匿各鄉經父老拴獻有司解省正法

者復三百餘人匪之親暱乃子乃孫若弟及姪皆怨鄉人而恨有司亦猶桀犬吠堯敵仇奉法之吏聞逆等踞道州乃遣人勾結來取州城遂焚殺其鄉全家從賊蕭朝貴之攄長沙也郴匪曾以數百人為鄉導匪驅攻城隊陣皆殊死鬬今且居賊顯職遇我兵勇吏役必殘殺臠割以逞其意遇紳商富戶必擄掠慘酷而求索無厭如此類者則東安蔣斌瀏陽周國愚湖北崇通廣濟之餘匪莫不皆然是則新賊中之罪魁禍首情法皆當寸磔宜與老賊同科者七也其最殘忍惡毒者則莫如封盜光棍獄囚鹽梟並窮光乞丐無賴博徒其心惟恐天下不亂聞賊之來已自竊喜及入夥或

被擄則言行起居與賊如水乳交融賊亦視同舊識心投意洽日益親厚復見其登高涉險矯捷如飛擄刦資財冥獲若奇賊益愛而任之既獲偽職愈益肆心逞欲橫行無忌焚掠淫虐無復人理百姓見其兇惡氣燄眼光睒睒髮立如蝟毛利刀若霜雪率爪牙衣紅黃排闥直入虎吼而前未有不觳觫請死者敢不任所欲為乎凡所不欲之物及非時所需必踐毀糜爛之使不一物完好倘搜出官吏衣飾並軍器印文必盡殺全家老幼棄其屍焚其居而後已及其臨陣抗我也急馳任奔惟恐弟及或執旗捲地呼嘯而前或持矛盤旋忽然在後被擄之人或不用命則謾罵毒毆逼逐

使前兵勇紳富或遭其手擄掠殘殺較老賊為尤甚直豺狼其性蝎虺其心非復人類如生俘之當使入甕反其所施備諸毒刑然後剉裂其身以快人心者八也賊勢猖獗至此而謂其中皆淺陋之夫亦非確論蓋所擄既廣被脅已衆未嘗無傑出之人委蛇其間更有畧涉經史好談古今心高志大自恃才具非常目空一切視世間事無可當意者不幸裹入賊中必有一二事足以服賊而驚漸至柄用遂得行其意矣雖心知不義不久敗亡然又有所布冀不能舍去所謂明知不是伴暫時且相隨及其統衆不敢守城必固賊盖刮目倚任假以事權渠亦自矜不凡更籠絡其上而恩

撫其下二朝毛羽豐滿則思別豎一幟不晉不楚中立自雄是其因緣賊勢以圖割據不特今日助賊為我勁敵更防為患將來亦我隱憂當求善間者多方以誤之使其自相魚肉而我可乘之以收漁人之利者九也亦有讀書明理之人失身其中無計可出或文弱不能健步或全家老幼皆陷出則無以為家亦如知一日得生暫飽兩餐未嘗不欲作內訌通消息顧力或不逮不免曲意逢迎漸謀親信庶可得當以報我軍或游說渠魁翻然來歸事即未效心則無他若獲一介相通未以非內間之一助者十也至如醫卜星相江湖技藝者流飄泊無定遷變不常且無室家之係戀一

入賊中語言合拍計畫同心未有不親之信之優禮以待之者彼既安之豈遑他顧惟賊之久而不平已為開國功臣雖然招之不來甘與賊衆並戮而不悔者十一也竊查數年以來從賊日衆良莠不齊何從分別等次新舊乎有新賊中之老賊有新賊更擄新賊而老賊有盡而新新不止非勦滅罄盡擄人仍無已時律責誅心僅就其被擄新賊中分極惡次惡可原者為十一等至其從逆久暫則以先後犯過郡縣為憑如賊初入湖南先踞道州別以所擄道州之人為新賊首緣洪逆踞其地兩月整頓軍容補益卒伍故盡擄州人並婦孺而行除即時逃回不計外尚餘男婦三萬餘

人由江永而至郴桂更得挖煤礦徒劉代偉之黨已倍前數沿途
裹脅而至長沙竟得十餘萬之衆攻圍三月糧盡勢蹙日有逃亡
幾丧十之二三官軍圍勦暨來攻被殲者亦三萬人於是僅餘賊
新賊三萬餘人西竄寧益一帶未幾東出湘岳復得前數盡擄商
民船隻近十五萬人矣迨陷武漢裹脅男婦老幼水陸東下合前
數五十萬有奇至安慶增至七十餘萬及至江寧兼擄鎮揚男丁
增至百八十萬婦女三十餘萬旋復分股上竄擾江右陷廬州則
新賊之數竟逾三百餘萬矣然其間旋擄旋逃而續擄之人又旋
補其數大率所擄男婦幼孩至三百萬而止嗣克復揚州並盪滅

北犯之衆所斃新賊十三萬逃亡亦不下五萬人其攻六合等處暨與向軍門屢戰陣殁者十五萬人逃者十四五萬及其上犯湖南也官軍於湘潭一捷賊鋒大挫乘勝逐北屢戰皆捷斃賊七萬餘逃者亦如之旋自岳州追勦直逼武漢克復兩城下及田家鎮暨傍搜各縣節節得手斃賊二十餘萬人逃者倍之人謂赤壁後此為第一戰功誠不誣矣若積年各處勦賊千人數百人不等總計亦在十七八萬人逃者大約相同至於三五成羣或一二人之陸續逃者五年以來亦有三十餘萬人蓋官軍大捷則逃者乘勢來歸必有數萬或十數萬即小勝亦可藉逃惟平時逃出最稀不

敢邀約共走故也賊陷一處擄人亦頃增數萬即以擄十逃八擄十逃七而計之除婦人並鄉官所轄本非臨陣者不計外前後實已見賊八十餘萬矣更除逃亡之衆實存現賊不及百萬耳此其大畧也若夫能戰之賊不過數萬各門已具其說餘皆朝擄夕逃無定日復一日新舊相因徒壯聲勢無足為慮即久於其中者亦皆百工匠作趨走服役之人如前論凶惡甘心事賊之衆僅有數萬非虛語也惟望官軍專意剿逆凶賊苟賊勢瓦解不待盡殲餘自解散雖賊新擄衆多誠無足慮也

擄人

禮經云父兄之仇不共天不共國大清律凡姦其妻妾者登時駢殺之不坐蓋復仇雪恥由血性中來史籍所載孝子復仇束身鋸罪者有司恒宥之古有調人之官掌邦國之仇隨事處分皆體天理所當然原人情所不容已也今冠盜突如來共屠殺其父兄姦擄其妻妾狎玩其子女奴役其壯從之身強奪其金貲器用據其室而踞其床溫其衣而飽其粟復謾罵挫辱之因服鞭撻之稍拂其意且身首異處以鐘鳴鼎食之家服疇安居之民一旦遭此奇禍其深仇至痛有不吐虹貫日及衣濺血者乎又何暇思維何所

顧惜亦惟有斫賊之顱抉賊之目洞胸抜舌寢皮食肉而已矣乃今之被擄受害者殊不然甘受其凌辱甘受其屠割甘爲奔走服役甘遭戛楚虐遇甘爲力戰效死甘爲天下萬世罪人承賊匪逆黨之惡名而不辭甘爲親朋鄉里唾駡非笑而不恥甘爲盛世之亂民致官司兵勇疾恨而剿捕之無地容身而不悔豈皆喪心病狂耶或由五内燥溼剛柔不同民風既有澆淳良莠不齊其人面而獸心者亦儘有如新賊條内所論罪在不赦非歟所可異者人即重利忘義甚至背棄所生心同梟獍見人屠其父母骨肉猶不足以怨之然對其人淫其妻妾狎弄其子女亦必攘臂而眥裂矣

皆矣以勞苦儉積之貲糧畢生經營之衣飾亦被攫去斷無不捨死與賊爭奪者矣今併此不較果何說也夫人之異於禽獸者在有知識耳今執犬馬之子環[illegible]之必且搏噬嗔踢鞭撻不顧若或斃之甚至跳躑不食以死於物且然豈人而反不具此心哉夫人而反不具此心哉夫怨毒之於人大矣如史乘所載簿錄所見其處心積慮專一精神捨生以報必復之仇者不可枚舉然所仇類皆顯者大俠以疏賤之人或不劇近故不得不殫竭計慮以圖之且殺止一人辱止一事害止一身一家尚誓不與之俱生並立今蒙滅門僇身之禍十倍百倍之仇其毒害者仍終日與之共處一

舉手即可以斃之較之艱難其身危險大人者其報復為更易獨不聞被擄之人手及一賊又何說也或謂人情樂生惡死以骨肉家資於己身比較則己身為更重然追思家室傾覆衣食俱無一門血屬死者暴骨原野生者必填溝壑身陷賊中驅使銜鋒冒鏑生死在呼吸間不能自主至此境界即苟合於世又豈復有生人趣哉似無論智愚心口互商固不如死而無知之為適矣然徒死無益則莫妙以彼之死償我之死既判一死以舒家國之恨又何事之不可為乎果爾則未擄者捨死於先家自為守豫為團練已擄者各行其志俱為荊聶使千萬人之心皆同無煩六師而賊可

滅矣盡殊不知被擄之人莫不俯首伏貼且轉效其所為愈大惑不解故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窮思其故而不可得遂博採廣諮研訊俘賊詳問難民始漸得其梗概以百思不得之理深求精密而後知其賊計之至毒至譎從可知矣賊使被擄之人負粮況奇冤皆反顏事賊仇為狗彘不如之事其至毒之計有數端焉請一一論之賊黨將徇一州一邑必先布奸細數十百人於境內城內散邪言云洪逆係太子耶穌之弟降生凡間因世人皆被妖魔迷蒙特生此天王來救世人故曰救世主其陷為妖者如人之受病又生東王勸人回頭救人災病故稱楊逆為勸慰師贖病主又謂

賊衆替天行道救民而不害民江山一統普免三年錢粮富者出資貧者効力事平之後皆封賞顯官世襲所過之處專殺文武兵勇不害百姓儘可照常生理平買平賣破城之時各家閉户可保無事若幫妖守城打仗必屠殺淨盡諸語承平日久編氓罕見兵革况賊計秘密人鮮知者賊來飄忽策馳遽掩前途受害情形探報文書每至於賊至之後百姓不知賊來是何舉動每為所惑智者怯武引避鄉村愚而懦者且安居若無事既受賊惑深以助官軍為戒靳費惜力不肯協濟分毫甚至與兵勇交易故昂其值精殖自封准偷於賊中受一壘以為民而享其樂利城中官吏一無

籌備惟以安定人心為務甚言賊不足懼距此尚遠嚴下遷徙之禁民方竊幸賊來無恙亦遵其禁相率安之逮倉卒賊至城陷守土文武賢者殉難稍生不肖者挨關引道官與民各不相顧爾時必有執旗賊目率衆入城大呼於市曰殺妖一倡百和豺聲雷動路見行人不問誰某皆立殺之民居益恐懼閉關下鍵賊但至通衢則九逵百衢皆無人迹任賊長驅潰兵絕逃不及莫不脫衣棄械避匿民房詭稱百姓賊遂縱火數處洞門數開大股魚貫而入各賊分赴各衙廨城樓公所戕官劫庫縱放獄囚復三五成羣以搜尋兵勇為詞挨戶擄搶恣意殘殺每至一家門首用刀背矛桿

撞門并大聲呼叫若良久不開必毀門而入殺其全家居民甚訝
閉門無事之言不驗始悟被惑又懲於被殺之家不聞賊至雖舉
室老幼手足戰栗不能舉步亦必遣一人踉蹌門奔出開門賊一
入門先以刃加是人之項問有妖無妖若甚恐不能答言必立刃
之或答曰無妖又佯作不信泌遠細查檢遂借此為入室寔搜之
由或有不俟撞門先啟扉以待並有設香案放爆竹舉家跪 於
門內者賊更慘害之非施放鳥鎗連貫數人即以刀矛攢刺夫迎
賊之民固王法所不宥 於賊分中不得不謂之恭順不意賊黨
另有見解謂迎我者必係妖頭藏妖之家故心虛以媚我耳凡膽

怯藏匿不出如潛伏地窖暗樓複壁諸處者搜出亦必亂砍亦謂心虛不敢見我非妖而何其可免登時殺死者無他法惟聚一家人於廳事任其一一盤詰而死生之其龍鍾殘疾多不殺亦不擄若夫壯健後生於盤詰之際一二人應對稍有隙漏仍立挟其首餘則概指為妖其人力辨不承賊乃曰爾既非妖當從我去打江山若五六歲以上幼孩一見如獲異寶必牽挽不忍釋手其父母或泣涕不欲亦必屠之攫抱而去婦女非官紳妝束每多不殺凡護父救夫惜一者亦多殺之餘則悉驅歸女館以女管長統轄之未殺之男丁盡擄以行將所擄財物權令背負隨行更擄別戶集

數十人捆驅之前行賊目隨其後監押以歸賊館自賊初入城以至此時已有數炊之頃百姓驚惶無措心亂如麻及賊入其室如虎狼之驟至頃刻屍骸枕藉血流庭除莫不面若死灰魂魄飛越雖骨肉殺傷滿前而不知傷痛逮毀其居罄其藏擁其身以行又不知抵賊館時為烹為醢將如何以割裂我也此際湯火驚魂身雖有而神氣已離軀殼必有聖賢學問忠孝至性者方能了然於生死罵賊不屈捨此而外無不瞠視僵立任賊所為祇知賊之有畏并忘賊之可恨且不知我若奪刀亦可殺賊矣蓋賊之先惑以甘言驟劫以凶威使人人皆如木石之無知無高聲無涕淚無爭

競回署及推双洞胸諸事皆如醉如夢依長然隨之歸館而已其入鄉鎮情形大畧相同此賊擄人之初毒計一也既而到館中則賊目據案高坐將擄得之人皆指為妖挨次研究訊用竹板杖其兩股輒一千或數百至血肉狼藉始釋而囚於一室間一日又訊之其人忍刑剖辨賊目乃曰既非妖可拜降隨我門做兄弟若再變妖定斬不留雜坐羣賊又嘈雜其間或云是妖殺之可也打江山何少伊一人或曰非妖留心徐徐察訪於是又詢有何技能如能寫字則派充先生軀幹壯偉則派充牌刀手強有力者悉充將使即為官中之尉是也五十以上則令汲爨支更二十以內者悉

充老弟有姿色者爭欲得之能醫者送入內醫功臣諸衙其百工技藝則分送各典官役使如竟一無所能賊必曰無能者當殺倘其人小心勤謹或由他賊保救一二人充割草放馬諸賤役一家父子兄弟奴僕十餘人必分送十餘館使各不相見其分派職役必議論數日而後定此數日中風波迭起愈不可駭矣當甫經審定非妖之時突聞鳴鉦傳令旋有數老賊至館曰某王或某大人有令新收兄弟概斬不留有人敢私藏者同罪爾館中如有新兄弟乘早獻出否則巡查搜出爾等亦無頭矣少選此數賊去本館散賊令將新擄之人送出於畧有生機之時忽聞此言觳觫之狀

可以想賊目乃佯作不忍之色代籌所以救之之策或藏之暗樓
側室迴查來按或詭對係他處招來者非賊中人凡檢查數次輒
掩飾庇護之吏聞羣賊議論爾幸遇好人如某館已獻出新兄弟
數十人皆殺訖矣某館藏掩敗露連本館做好人之大人亦殺訖
矣我救爾等直以性命相與於是被擄者皆感不去口即有一二
慧者知是機穽亦祇得隨衆哀感之方稍安貼冥有賊目至館曰
新兄弟亦不可留爾慎勿為所累速獻去押赴某處處斬一聞此
言自賊目以下莫不愁苦嗟嗟以為計無復之必不可救於是則
背縛纍纍以一繩貫數十人牽行於市雖兵未加頸然自分亦斷

無生理矣於所指行刑之處在望之時忽一騎飛來曰各館長保稟天父開恩新兄弟一概釋放隨各管長回館真心悔罪敬拜上帝如若犯令定即斬首示衆此時難民埀絕復生世有不涕泣感激惟命是從乎歸館又一二日必令羣賊察諸人形色探諸人口氣皆黙識之忽然賊目升坐復集新擄者跪於前指一二人紿之曰爾家有父母妻子乎爾思歸乎我助爾數千文錢為行資何如於是黠者荅曰情願打江山不思家矣賊目亦漫應之其思家者誤認為好言輙曰感此厚恩願得數百錢即去賊目遂令牽出殺之更輒一二無用及探出破綻者立刻斬訖擲首級於衆之前乃

大聲曰凡有反草變妖即以此而為側跪首面面相覷皆無人色惟恐刑之及己過一二日痛定思痛念及全家慘變己身死生未卜憂悶不釋言動失常賊目復指為妖欲殺之如係有用者必另出一賊保之且為遮飾或謂連日有疾實非思家倘後變妖連我并殺其人必深感其救己結為心交此賊且囑之曰幸勿逃走累我自此以往風波漸息始有拜降悔罪諸事自歸館至於此時賊之詭計百出或殺或不殺屢欲殺屢救之又屢殺他人以儆之嚴刑拷掠之甘言欺誘之布人邏察之置之必殺之地而復甦之其意靡他蓋迭用恩威以移換人心使人人抱不易倖生之心絕不

一切繫念毋思被殺者其家室又當何如今得生命尚可留此身為後圖不知不覺遂甘賊用而不辭此賊擄得人民多方烹煉毒計二也速至七日禮拜之期復集衆講說道理敷衍既畢謂爾等皆是應殺之人乃天父開恩赦宥速宜悔罪敬拜上帝須辨一片真心頂天報國凡事自有天父看顧於是則令衆人用清水沐浴跪於地下賊目代讀悔罪奏章焚之更有尋常礼拜奏章列一館賊各讀讚供獻後於案上焚化如紙灰團結謂兄弟皆一如心被風吹散輒云中有變草之人舉動惕息又不知作何伺察人人提心在口其賊目及充先生令新擄之人誦習讚美天條書及一切

偽書并極之天父天兄天王東王諸神異自拜降後可思衣得衣思食得食凡打仗天父大顯權能助陣殺妖萬無一失况新兄弟在後助仗并不用爾等前驅凡事但遵天令出力立功必授美官顯爵死後竟升天堂享福無窮一人悔罪舉家昇天不必掛念終日講究皆邪教之言耳濡目染苟非上智未有不為其蠱惑墮其術中者不俟十日半月居然邪教中人賊匪中人已一切深仇積怨幾擲之爪哇國矣此則繼愚惑移換人心之後更以邪教惑之毒計三也自此以還賊於新擄諸人不惟不雪虐遇且施小恩小惠以要結之或分給銀錢予以食物擄来衣飾被褥亦均分之且

與之嬉笑諧謔促膝談心如一家者然況至此時新擄之人頭髮已長數寸居然以老兄弟自命盡仿賊之所為遂亦擄人而煆煉凡已之曾受者一一施諸於人若素本莠民貪殺嗜利則大肆刦掠欣欣自慶以為得行其志探安周生曾問數賊曰爾在彼中擄來乎投來乎曰擄來且焚搶殆盡復問曰可恨擄爾之人及害爾之人乎曰恨然則何以今日亦行擄人害人之事數賊衆口一詞曰因自家焚擄一空已身復被擄每見完善之地人民以為我如是伊輩何獨安處憤懣不平必將其人擄來同我一樣我心始快周生為之太息曰此猶溺鬼必欲曳人入水也推此數人心千萬

人之心皆同其擄人也無已時矣此又賊移換人心迷以邪教之後復餂以小惠誘其叔搶忘怨毒而傾心事之刻意效之毒計四也然是狀變凡鳥為鴟梟耳人海滔滔豈無鸞鷟不必盡為所蒙蔽惜讀書知道之士一入此中其生機較他人為尤淺有智不必有勇其人類皆文弱賊又頗辨之凡擄人每視其人之手如掌心紅潤十指無重繭者恒指為妖或一見即殺或問答後殺之或不勝刑掠自承為妖殺之或竟捶楚以死不任勞苦不習粗糲熬煎其心挫折其身以死者蓋不可勝計當初入館時驟見兇惡虐毒及其人獰猛怪異如至夜叉鬼國更見其同行同室者或殺或杖

呼號乞命之聲徹耳痛心則昏然迷悶如墮之黑暗地獄神消木立亦惟賊命是從隨衆坐卧奔走待盡而已縱有管葛之才至此亦毫無可逞固不似殺戮諸人忘讎奉賊即不忘讎又將何術以報仇乎况邏察甚嚴每用人給探一言滲漏即執而屠戮即使此一館諸人有知識不甘心從賊者居其半彼此互防又孰敢先出諸口作約逃之議謀賊誅讎乎若爾人爲識刻刻思逃造次弗忘者賊亦知之故禁錮愈密空有復仇之心而無復仇之力有可脫之機智無急馳狂奔之趫捷及其派充先生賊目優待之羣賊尊崇之恨賊不能圖賊徒恨無益日久厭心漸忘其恨亦惟姑且安

之徐圖洗拔已耳卻不肯效賊所行每爲被害者緩頰陰護善類賊性慘酷此輩獨不然及洊升僞職亦恒以積善救人爲事其如千萬鴟梟三五鸞鷟亦奚益哉此賊役使文士爲之書繕而柬牘其身心使無所展布毒計五也茲逐層詳叙之於以見前所云留奇冤至痛皆置而不顧甘爲禽獸所不若者非無故也不足說也賊中因盜虜民方幸遭逢之不易安肯捨賊以逃餘雖思逃既恐賊卡盤詰殺之又愁髮長爲官軍俘斬思家業蕩盡出爲餓莩不如皆同溫飽爲得計又安能大弛法禁一概不殺且各予以衣食之資使之捨賊而去博施濟衆堯舜病諸此必不能之事也或謂

官多張告示解脅從之惑殊不知貼示於無賊之地賊不能見即有冒死兵入賊巢張貼羣賊一見立即扯碎夫索三日示衆勸導之言難民何由得知更有不知賊情者謂宜多撒人混入賊館用苦口勸化動其至性庶可圖賊並可解散此真荒年食肉糜之談矣一館同居之賊且以目會意不敢聚談官軍事及一言詆毀賊匪忽外來數人向其中說法賊聽之抑殺之請建議者自思焉總之解散賊黨惟在官軍屢挫賊勢日盛利不足以動人威不足以劫人即平日號爲固結者亦必各尋生路若挫敗頻聞其黨愈驅肆而自固窮思他法徒亂人意不啻痴人說夢耳但歷叙賊之暴

虐被擄之時若使未擄之處比户皆知賊至可恨庶不為奸言所動矣衆志成城之志不必定殺賊但處處自保不為所害不為所擄賊衷脅之路自斷日殲甕而無所增添事緩而利溥誠正本清源之論矣

逃亡

光天化日之下長養生息各遂其生由富貴而達貧賤之家皆得叙天倫之樂獲身心之安衣適體食充口世其居守其業即犯法罹刑亦止身被拘繫而猶不止傾家絶祀也今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追思鳩居燕安之日相形之下何啻天壤不必親屬盡遭慘殺屋產焚燬無存而身寄虎狼之口命如不繫之舟亦自五內燔灼芒刺在背有不汲汲求去之危苦之境仍返驩虞之鄉者哉故被擄之人雖後日心逃行遲各有不同而其初皆未嘗不欲逃者也然其逃出也亦有難

易不同如賊於鄉村四鎮擄得人民驅入賊館必有數十里十餘里之遙鄉間四面遼闊無所阻礙而鄉民稔知道路凡山谿曲徑賊不及知即可乘機逸出沿江瀕湖之人習知水性擄入舟中亦可泅水而遁此旋擄旋逃不俟終日者也其城内人民破城後無從逃避惟有束手待斃賊至一一擄之如牽檻羊無一得脫任其荼毒拷掠不得不宛轉順從求延旦夕之命每望官兵速來拯己於水火而不可得旬日之後賊之斬殺稍息然後覬覦欲逃賊亦漸令出館負米採薪放馬割草然尚恐逃出被獲是欲逃生而反速其死也賊又給以關卡重重若無老賊帶之一見必殺且不時

有抬人頭鳴鉦往來游行於市大呼殺逃走變妖某人示衆甚至一日之間竟有數起衆益畏縮莫敢嘗試此時惟有膽識者別有計較意謂與其被賊挫折及脅逼臨陣以死或被官兵勦殺不如速逃或不至死即死亦所甘心也故得首先逃出其次則漸稔某館某軍並出入口號得其號衣號帽或假買菜或託牧放等事乘間出走倘遇詰問衘口應答爲某軍某人有某事故作怒目忤視若怪其多問者竟可倘佯而出決無阻滯若氣餒色變言詞鈍澀鮮有不被擒回毒刑慘掠至承認變妖殺之而後已耳至於膽怯之人日夕思逃而猶豫不果及見同館之人偶逃一二人未見擒

回殺之繼進亦如之遂不禁亦進矣此皆被擄後不假思索志在必進者也並有介在欲進不進之間者如貿易之人夫役之類自思被擄之後無家可歸無親朋可投身無技藝囊無資財即能逃出將何以聊生乎不如暫且從之俟有機會再作歸計更有欲進而遷延未進者如貧窮之人肩挑之輩本自度日艱難見賊眾金皆累累則思得其所有而進及見賊防之甚嚴不克遂意則又莫隨賊下鄉擄掠時或亦可潛匿銀錢衣飾而進原其心實非從賊其所以不進者恐出為餓莩也然其中亦間有貪得無厭之徒如賊初意祗望三五金可作路費足矣既獲其數又思若得數十金

再進未晚及得數十金尚不忍舍去以為進出何處覓利此中得金甚易何不再擄若干為一生溫飽計於是無所底止必至身皆俱喪而不悟也以上雖遲速不同皆無事賊之心若我屢勝懾於兵威懼玉石之俱焚則乘勢逃出者為尤多每以十萬計即我兵小勝亦不覷賊不暇稽察藉勢潛逃然僅數百人或數十人而已惟平時踞守一城我兵圍之彼此相持巡警嚴密不惟不易逃且恐逃出又為官兵誤殄故其逃為最難總而論之被擄數月之間立意欲逃者豈惟一無間隙可乘乎久於其中皆可逃而不逃非甘心從賊即貪戀不舍者雖我兵不甚分別而處處誤殲之亦不

足惜矣

童子兵

古人有胎教之說及其成童也有洒掃應對之儀自有知識至冠婚蓋無日不秉父母師長之教也童蒙氣質未定見聞所及輒彤效之故賢母擇鄰而居父子至性慮責善傷慈故嚴父每易子而教庶不致趨於不善流為放辟此固專指賢父兄及閥閱之家而言若夫村童牧豎豈可比倫然處熙皞之世雖居渾樸之鄉亦何致濡染惡習亦不過作桑陰種瓜之童子滄浪作歌之童子已耳不意邇遭粵匪擄脅良民其視童子為至寶每臨一城過一鄉避匿不及舉富貴貧賤之家鈍敏妍媸之童子悉一網打盡當被擄

之時父母如燔肝腸痛哭常護徒被殺割無計挽留孤孀獨子之婦傷痛自盡者有之而被擄之童子遭受非常驚恐如醉如痴任賊綑擄而去特茫然不知悲戚大抵聰俊者賊目認為義子輒從其姓羣下以公子小大人呼之陋劣者散卒帶為老弟然賊中章程非髮非五十寸仍不得役使老弟也童子初擄入館尚具天真驚魂少定未有不繫念父母號泣求歸者賊乃大加兇毒鞭撻之若稍倔强必致身無完膚更以血刃利劍華服美食互置其前謂順從則衣食而撫育之否則殺却試思刦誘兼施童子何堪有不俯首乞憐任所欲為者乎即有器識童子賊欲狎玩之甘受夏楚

輒將抵拒賊必銜恨折磨以死或竟借事殺之嗟乎童子至此含
怨毋而救虎狼眈眈皆是誰可告訴者亦惟有吞聲飲泣任其脅
處數畜而已童子安有卓識定力久之賊目曲盡調護且恣縱之
居然以賊中為樂土耳聞目見無非邪說暴行遂習而與之俱化
致其殺人放火無所不至隨賊愈久殘忍愈甚竟忘其身之所自
出其視賊亦不啻親父兄居賤洗衣滌器行則背負刀劍謹步後
塵冬則為之撥火溫衾夏則為之扇涼拭浴客至則捧茶賊出則
居守日相偎夜伴宿雖妻媵無此殷勤卑賤賊所帶童子皆徒行
馬後氣促流汗若賊目公子羣下尊奉之快馬安輿並無跋涉之

苦甚至擄數十人伺候之賊亦待如親子弟又不致如以上所云充一切賤役矣凡臨陣攻城亦慣用童子為倡以童子皆不畏死無不以號叫跳躍為樂者且手足輕便往往登高陟險如履平地更有捷若猿猱之童子倏忽至前為人所不及防轉瞬而去為人所不及追賊每用以為導者使在後之賊自計童子尚威猛如此我輩退縮竟童子不若矣賊目又安能貸我死耶每臨一城擄一壯童子又願為前驅羣賊隨其後每入人家搜刮金銀官中文書服飾雖藏之至密童子攀高入暗如貓捕鼠意在必得其焚燒廟宇毀壞神像諸事童子最樂為屠殺人民擄掠婦女童子又愛見

觳觫之狀喜聞呼號之聲其暴虐之慘視羣賊為尤甚或我兵偶挫童子率衆窮追馳逐甚急盤逃人及我之偵探官人當刑拷不堪言狀時他賊或稍緩頰童子或持之甚力駁詰最刻其於本館搜查洋烟黃煙及邏查犯天條犯令之各事童子最認真不遺餘力被殺未絕者蠕動於血泊中童子見之必於要害處加之以及或剖其腹而踐罵之每追魁梧兵勇知力不敵則紿之曰棄刀跪降絕不殺若及擲刀長跪舉手決之毫不費力是兵勇何其愚童子又何其巧也於戲童子迹其被擄之初威刦之際亦殊可憐人視其習染肆行則又至可恨惟賊敗潰往往棄童子而不顧同歸

勦洗者有之踐骨為土者有之逃匿四鄉展轉送回其家者間有之兵勇收養者恒有之惟其是童子也即俘獲亦鮮殺之而不知從賊既久之童子無不應殺之童子蓋童子至能殺人虐人故也捨此而外童子未有能自拔者即有父子兄同陷賊中有心計能逃又可携童子同逃此賊千萬中之一二耳至可詫者有薦紳二子為賊擄去數月後賊復挾之過其村打館有鄰居稔熟者告童子曰爾父母自爾之去肝腸寸裂矣今近爾居曷不一歸省視童子瞪目曰爾少說妖話我父母打罵我教我讀書回家何為此中甚樂我父母是檢點比學院大多矣此童子固屬鴟梟然賊之移

揆人心果操何術以至此也散賊帶童子者尚少如偽官自顯要至卑賤莫不有公子者老弟多者數十人少者亦一二人裒多益寡以一偽官有三童子為斷似其數已多偽官三倍矣偽王之童子謂之僕射侯相以下則為之伺皆有同職是賊中不獨有童子兵並有童子官矣不特此也昔之童子今已壯大能戰嗜殺者以及徇情投官者又可勝計哉是今之童子皆他日劇賊年少喜動膂力方剛久經戰鬪數不驚尤神安而氣足無一切繫系受賊恩育一心事賊雖死不悔臨陣勇往直前似無不一以當十劇賊而外惟有此童子亦心腹之大患可不深計熟慮之乎或謂先天畀

賦亦有不同豈無成人風之童子不如以上所叙者乎對曰儘有然此等童子不敢日即憂泣挫折以死并不得厠公子老弟之列也

女官女軍數

偽女軍師正副又正副四人

偽女丞相正副十二人

偽女檢點三十六人

偽女指揮七十二人

偽女將軍正副四十人

偽女總制四十人

偽女監軍四十人

偽女軍帥四十人

偽女宰長一千人
偽女營長四千人
偽女內長門三百人
偽女貴內使二百八十人
偽女繡錦指揮二百四十人
偽女繡錦將軍二百人
偽女繡錦總制一百二十人
偽女繡錦監軍一百六十人
共計以上偽女官六千五百八十四人

據江寧逃出難民云首逆偽天王妻一人稱皇后宮偽王正妻各一人稱王娘首逆妃嬪在武昌選四十人至江寧選百八人陸續增添大約不滿二百人然偽女官數千亦皆妾媵各偽王姬則稱副王娘每王約三四十人然內掌門貴使等官亦充下陳其

條內論之詳矣以偽官簿協難民之言女官女兵應有前數其為繡錦指揮女軍軍帥辛丙等官計六十有奇繡工八千女使五千有奇要皆不謬惟女兵十萬之數此猶癸丑四五月間數目今挫折以死者何可勝計且賊改章程此後非殊色不擄女兵有減無增以意揣之江寧女兵仍亦不過四五萬耳

賊情彙纂卷十二

雜載

賊情詭變層出酷虐異常自劇賊姓名以次雖已分類編輯其匪夷所思逆天悖理各事猶多無類可歸以及我軍文案閭閻事迹凡有關賊情者亦應採輯故另立雜載一門以便隨事隨時增入云

賊皆山僻粗鄙人其稍知文墨者皆為先生多不出館擄掠故挨戶搜括者皆排刀手性貪最愛金銀美服次之姑無論古玩書畫毫無辨識即貴重服飾亦平生所未見　見彝鼎圖書賊尤不愛

必打破而後快不識洋表為何物將內瓤剝去誤認外殼為真銀懷挾以去他如宋明磁器及宋元明名人書畫墨跡宋搨蘭亭各帖皆希世之寶薦紳名臣傳家手澤亦一家之寶一遇逆賊非燬即糜爛之至可恨則莫過殘毀書籍各教目我書為妖書近日沿江各郡邑藏書之家如漢陽葉雲素先生蘇州阮文達公秦敦夫程穆堂兩先生各第皆牙籤萬軸多人間未見書不啻瑯環福地而逆賊一至非付之一炬即用以薰蚊燒茶甚至遺失後用字紙搽之毀褻斯文上干天怒故有雷殛之賊甲寅五月二十一日未刻天暗將降大雨有賊於漢口鎮花樓空地遺矢甫畢繫褌欲行

忽一雷下擊斃之羣賊恐懼衆覩見遺失處有監本易經數頁上
多污穢始知此賊以聖經揩擦神怒隨之故立殛也滔天狂寇安
得人人而殛之雖神祇亦須聽之時數若此賊焉識褻聖悖天特
甚故一懲創以儆其餘耳壬子十二月賊陷武昌初十日於獵馬
場設高台賊目登其上曰講道理鳴鑼於市命闔城人往听內有
漢陽生員馬姓者擠出人叢挨至台下云有要言関白賊目令其
前問有何說馬生云爾繞所說之言一派傷天害理犬吠之聲何
道理之有試問自有人即有五倫爾賊頭於羣醜皆稱兄弟是無
君臣父子亦稱兄弟總亦稱姊妹無父子男女分館不准見面是

無夫婦朋友弟兄離散是無朋友兄弟可謂五倫俱絕即依爾所述亦只有兄弟一倫況捨親兄弟不認而別呼他人為兄弟乎如此悖謬是真無用之狂賊也於是罵不絕口賊目大怒傳令將馬生五馬分屍四肢各駕一馬辮髮繫一馬用人鞭箠之詎五馬四蹄攢躍皆不肯前而馬生肆詈如故賊不得已用刀分裂其屍

賊黨除起首潯桂諸人係真心入夥餘不必湖南湖北即廣西人亦多脅從擄其眷口焚其房屋勢不得不隨行以安居之民忽遭荼毒脅之為賊其恨賊可知然徒恨無益姑無論防閑之嚴不得身為荊聶人情惡死樂生又誰肯捨命剌賊耶曾聞應山諱譚生

云楊賊向所親密言曰吾亦知新收兄弟心不服而怨恨全在繩以苛法劫以嚴令驅策而挫折之使不遑有他志如有相約變妖者殺之雖各有異心彼此疑懼誰敢先出諸口況人人心雖恨而我而不能禍我人人身體精神皆謂為我役使是恨我者虛助我者實也妖之待人人人感之未必妖營辦事之人能如我諸兄弟之盡力是感妖雖有實心助妖並無實濟此妖所以屢敗我之所以屢勝歟

賊皆脅從是已然亦有計喫無賴之徒或迫於賭債或避官司勾捕或在鄉黨作大悖理事不可見人遂皆以賊為逋逃藪又有喪

心貪利愚民欲借賊勢擄掠自肥他如江洋大盜凶惡獄囚賊每陷城池多來投營即或亦由暫脅方以類聚日久濡染未有不真心願從者也賊亦專用此數等人喜其易惑而無室家之繫戀且慓不畏死每用以衝鋒破陣餂以顯官嗟乎賊匪蹂躪數千里良民固多若爾人焉天何也數萬從賊則富貴捨賊則無所歸斷無解散之理雖鹵莽拒我易為我殲然且死且添今之與我兵角力者正此輩也自古叛逆從無婦女並擄者亦未聞行軍以千萬婦女隨行而可制勝者賊之初意不過欲以衆勝寡耳況廣西婦女赤足強有力儘可用為伍卒逮陷湖北江南所得婦女何止數十

萬要皆膏粱肥弱即屬村婦亦不敵廣西賊婆之凶悍擇美麗者充妾媵餘皆無用故役使工作磨折以死者不可勝計於是知婦女不可用而不擄且憎已擄之婦女為累減其糧日給米四兩多設女館以女官領之其各賊目之眷口悉充偽王府女官皆隔別不令共處倘私約就宿則謂之犯天條男女皆殺偽冬官副丞相陳宗揚竟因夫婦同宿駢首就誅各偽王盛置姬妾而使羣下絶人倫之源且給之曰天下一日平定方許完聚未娶者方准婚配功高者始准置妾往往楊賊議奏某官功高應先准娶妻其實並未見准其犯天條得用之賊又恒貸之罰以將來大家娶妻之日

遲娶三年及不准多娶一妻其意謂男女人之大欲以此誘之實以此迫之也現無深慾之事既可保人人精壯許以事定得妻庶諸惡少捨死戰鬥以冀一朝遂願耳然稍有知識者未始不知事不可成妻不可得甚至已妻轉為所得安得不痛恨而深銜之特徒恨無益耳且因無益灰心亦漸忘其恨已

湖北武漢江西江甯鎮江揚州等處多富商大賈士夫民逸享受承平之福二百餘年其驕奢淫佚恣情暴殄匪夷所思莫可窮詰故此數處受害最久被禍尤慘至可憐莫過閨閣子女錦衣玉食不離姆保一旦倉皇被擄男或用為公子老弟猶可偷生婦女則

概歸女館隔絕親人分與有殼之穀令其舂煑有援引者或入繡錦衙餘皆迫令放足役使挑磚背鹽挑濠溝削竹籤要皆夢想不到之苦一朝受之其不死也幾希及其死也卻有數等上等烈婦閨秀不待入館先即自裁其次或勉强入館如事不可爲乘間就死又其次則忍辱偷生因不耐折磨不服粗糲挫折而斃至下則苟延一息甘爲役使甘受捶楚甚至有背鹽美婦行烈日中滷汗交流肩背無皮如著紅衫者嗟乎天地間至慘安有此耶然亦以見人之一死實非易事罪孽未盡真求死不能也

江寧城內又有一婦背負嬰兒被賊驅策入館此婦遲回不行賊

罵之婦亦回詈賊遂挺矛戳殺此婦壓兒於肩下呼娘不絕呱呱亂啼而不知其母已死一婦行於道懷繃數月之兒且走且泣忽袖出一剪將欲自刺其吭復以淚眼熟視抱中兒遂大哭擲剪於地仍向前行賊之殘虐致天壤間有此慘境真不忍下筆矣

賊擄我官吏紳衿讀書有心計人或桎梏以死或分為各館充當書手號曰先生所辦無非寫奏章誥諭封條出告示造家冊兵冊等事一切軍令概不與聞蓋防有用之才之算已也又謊云天下平定先生皆授文官此亦候事定而得妻之意文弱之士苟且偷生者暫圖目前溫飽亦斷不肯為設一謀且有故意寫字訛別者

如偽示動稱天王列王下理天下人民下理理字有意寓作埋字逆賊慘虐不堪指為下埋人民誠不誣也然先生既辨筆墨必能知其軍務誠恐為我軍所得知彼虛實故防範極嚴鮮有能逃者才士文人一入此中非死即終淪為賊可勝歎哉他如江湖星卜者流則甘為先生雖縱不逃又當別論矣

賊亦人也其情性亦有善惡悍懦故有百姓遇賊則視其人之數命當死不當死如當死則所遇者善懦明明是官是兵遇善懦儘可將生實係商賈百姓遇惡悍竟無不死如前之破武昌也有周姓兄弟二人充糧道吏其姊夫某姓素業做衣鋪者賊至其家三八

跪接周氏兩兄弟首尾跪其姊夫跪其中賊至訊之三人皆云向來貿易賊畧視其姊夫一刀決其首捨周氏兄弟而不殺周充書吏賊中謂之妖某素貿易所謂非妖也賊廣西人無一面識安得有仇報此理殊不可解要皆命數當然而遇前生寃孽一見即覺可憎可殺耳

賊初起猶有長夫自破武昌後裹脅愈衆則兵夫不分凡挑抬工作皆各館兩司馬督衆為之咄嗟立辦其需用各物必先所急毫無顧惜諺語云用著生鐵便打鍋賊識有之今則到處徧立鄉官是我民盡為賊助凡用竹木鍬鋤一切器具偽文一下立即辦齊

無敢違者大可怪者三五零賊下鄉千百壯夫紛紛遠避或俯首聽命甚至賊中三尺童子無敢與忤者蓋鄉民非畏此數賊特畏大股報仇也賊之恨毒專意尋仇曾受我創之處凡堅守之城團練之鄉一朝陷墮心倍加燒與殺其意無他不過使出力官民寒心使他處不敢與抗耳

賊見廟宇即燒神像即毀其毀神像者亦欲以威劫人也神祇在天上偶自無靈賊黨不知鄉愚亦不知以為神且砍頭折足何況於人神且不敢為禍人儕敢違其燒廟宇者一則以威劫眾以大驚人一則防鄉民團練以廟宇為公所及官兵設伏於其中也

江寧揚州才士被擄者最多逆黨肆虐目擊必傷不敢明言往往
託諸吟咏甚至以香奩詩為寓意者惜逃出之人不能全記茲就
其記憶者載之朝暉隱約逗檐端絳幘雞人足晚餐驚起歷魔呼
去去歸來仙步惜珊珊蝦蟆坐上聞新法蟋蟀燈前憶舊歡來日
鳩溝還有約暫謀將息到更闌此指清晨役使婦女挑磚瓦聽講
道理及來日挑濠溝也其斷句云惱煞一灣衣帶水青藤隔斷小
虹腰此指禁女人過橋以藤條拍打也三十怨女如花貌百八佳
人墮涸愁此指偽王選妃得一百八人也手執筠籃循曲徑眼看
桃葉渡迷津此指文秀人借買菜以便逃走也燕子紅襟矜寵貴

鶩乳黃帕助嬌羞此刺名教中人降賊考授偽官也居然小婢稱如願大有佳人貌莫悲此指賊者為賊倚任貴者備受磨折也曉看陌上春如織背負花枝盡米囊此指役使婦女負米也絕少君苗焚硯志翻同臣朔上書時文章豈為科名設氣節都因衣食移此文人自傷不得已而赴偽試也他如霜妬菊花寒更艷風吹屁氣腐猶香死縱拔心猶是草生非薄面不為花等句似皆有所指云

廣西渠賊授散職者居江寗城中無所事事飯後三五同羣馳馬遊街有句云朝餐甫畢燕辭巢七尺吳綾馬上拋公子聯翩齊縱

嚮教人錯認試春郊詩不佳然可知其憨游之壯賊擄得騾馬有芻豆則餧之無則任其饑疲每乘必馳不知愛惜一入賊手其不瘠斃者幾希正不獨受鹽車之困也

賊婆皆粵西溪峒村媼赤足徒步無異男子初至江寧即傳僞令婦女不准纏足違者斬首已纏之足忽去束縛幾不能移跬步而賊黨督令挑抬其呼號之慘可以想見

粵西乃劇盜多嚮馬隱語各門已分載之凡盜首犯罪大衆斂錢經營調護謂之科炭其義無他言雪中送炭也馮雲山收入桂平縣監羣醜集貲賂之凡輸錢者當時有籍簿到江寧後查叙科炭

功皆陞授偽官並偏行偽誥諭令其採訪科炭者奏封官職無使一人向隅云

賊兵卒有兵冊家冊每月終送終書衙稽查人數如有逃人下月造冊即將其人名下寫三更二字初甚不解既而訪知係楊賊詭稱天父說過變妖之人謂之三更逃黑夜並造言曰任爾三更逃黑夜難逃天父眼睁睁

賊初至湖南擄挖煤人防其逃用火印烙腦門上嗣擄得獷悍人亦用火印破岳州後裹脅日衆往往强之烙印至死不從賊知不可始廢去此令近於武汗擄人用刀割去辮髮使不得逃其計愈

毒被脅薙髮猶不可下赦令剃髮免死今被擄者皆無髮辮一時安能長成出示解散尤為不易賊立鄉官之處見有剃頭者亦不盡殺輙用麤礪沙石磨其頭皮頃刻血肉狼籍而以鹽擦之酷虐如此百姓安得不畏

賊之偽文書動稱天父天兄文義荒誕字句訛別凡我吏民見之無不啞罵非笑之以為無知狂寇不足介意殊不知賊之詭計正以此惑人一則惑彼中愚人使崇信之不敢背叛一則惑我將帥士卒使人人藐視之疎於防範也

奸淫之禁賊令甚嚴謂之犯天條和姦駢誅强姦則殺行姦者賊

匪非惜名節特欲人人精壯耳殊不知犯者自犯而尤多不可究詰每踞一城時有抬人頭兩顆鳴鑼游行於市斬犯天條某人示衆或一女幸一長髮出首指為强姦一見僞官斷無生理然男子强姦和姦之案則從無犯者盖賊多無賴惡少此風最甚凡見俊美子弟如獲至寶或認為公子或帶為老弟同居一室雖有分床之令更深夜靜其誰察之况夫比比皆然互相回護耶若遇有器識童子宛轉拒之賊亦不敢明言必將其送於極苦極險之地借刀殺之而後快然孩幼何知唉以果餅劫以刀劍其不從者幾希坐是而行姦之賊又往往為童子所挾制動云出首甘與偕亡則

賊技窮而奉順無不至矣嗟乎賊蹤所至數千里湘楚少年猶多樸素若江寧揚州一帶其傳粉玉貌之幼童何可勝計乃一旦供虎狼犬豕之愛玩畧無顧惜任意蹧蹋言念及此有時想眥欲裂有時悄然而悲耳

賊亦嚴搶奪之令必俟官軍退出三十里外始任意擄刦若官兵在前未退有敢取尺布百錢者皆殺無赦蓋賊之擄掠在無兵之處兵退財物將安往其計甚合兵法若一見財物即取斷無不敗之理矣賊真黠者能知此意獨怪賊令如此其下竟不敢犯想亦由積威所刦惟命之是從也

首逆數人竊天主教緒餘倡立邪說呼天為父耶穌為天兄洪逆為二兄洪大全為三兄楊秀清為四兄蕭朝貴乃洪逆妹夫呼為貴妹丈其意欲尊天為父而强拉二千年上海外傳教之耶穌為長兄與諸逆序雁行以其妹為天女蕭朝貴為天婿悖逆至此極矣荒誕至此亦極矣尤可異者朝貴久經授首其妻孀居與洪逆眷屬俱癸丑七月楊逆多蓄淫姫縱慾成血淋症久醫不痊乃具本章於洪逆奏請其孀妹為之療治其詞畧曰當日貴妹夫曾得此疾乃天女貴妹醫調痊愈不揣冒昧請貴妹降臨弟府醫小弟

之疾一俟醫痊即送回天朝洪逆批曰清胞勤勞天事致得此症煩貴妹速赴清胞府內醫治調護不得怠慢又批七言四句曰清胞千要顧精身萬事節輕篠性真縱有高天時看顧蜂唐久讓花新尋繹詩義無非戒楊逆保身節慾云爾然竟使孀妹為楊逆醫血淋之疾作何療治又可想而知逆賊淫亂安有人理古之叛逆其下殺其酋長淫其妻妹者有之然未聞公然具本奏請姦宿其孀妹而其至批准者雖亘古奇聞亦以見洪逆受制於楊逆無事不從也

逆賊屠殺人民每鳴鉦喊令傳集某處然後盡殺之最慘踞揚州

時城內粮盡飢餓百姓輒赴各賊館號泣乞食賊目厭之乃鳴鉦傳令曰四十以上八十以下男婦齊赴南門大街空屋來日五更按名散給口粮於是飢民爭赴約二三萬人各據空房待發米穀詎賊目將兩頭柵欄關閉各以千餘賊執械扼守黃昏後盡將空房縱火次日日中甫熄呼號之慘順風聞十餘里灣頭官兵疑我軍得手故清晨不期而會

或問賊目何行軍不用帳棚對曰此正軍師東王妙計不用帳棚隨處民房可住凡民房皆可拆作板屋其利有三一不盤運可省軍力二不畏火彈驚營三遇祁寒酷暑兵士居於板屋不致食宿

於風雪烈日之中不致喫虧故精力較官軍必倍雞鴨魚肉更縱其喫嚼華美衣服任其穿著貧民驟得如是享用其故氣自振恒戰鬥以忘死

寇盜雖如蛇蝎未必别生肺腸如黃巾之虐猶知敬禮康成不犯高密保鄭公鄉他如倉卒遇賊子請代父弟願代兄彼此爭死者賊輒嘉其義兩釋之史册所載不可枚舉若夫身捍危城力竭劫死者草竊之徒亦知各為其主仍封恤之如陳友諒糾合土賊陷安慶路余闕死之友諒且褒其忠葬以大臣之禮又如蘇武使匈奴洪皓使金義不屈節俱得生還蓋天理至性自在人心雖狂寇

敵國亦可感動也若今之粵匪則大不然無論賢不肖概謂之妖悉屠殺焚搒骨肉相救呼號乞代者兩殺之凡陷一城盡戕官吏有自裁者更臠割之暴骨於市以故官軍克復之城求殉難官吏遺骸迄不可得粵匪虐毒一切舉動皆自古叛逆所無其不速滅是無禮也

逆匪迭陷雄郡劇邑被害文武何可勝計其忠魂不泯最著靈迹者有數人焉甲寅二月賊陷江寧上元縣劉清溪大令同纓素負循良幹濟之名城陷朝服坐大堂厲聲罵賊并誡賊勿傷百姓賊衆將劉令擁至城北綁於樹攢射之更以鉅礮轟擊聯息骸骨崩

散百姓吞聲飲泣莫敢縱逝閱三日有夜行後營者見榛莽中有白光上騰相約省視股骸一隻猶著靴未脫其光自靴中出百姓探之得濺皮靴頁一件內多文案草稿及官紳賢否可任何事筆記然不知為何官之骸骨最後得一手摺列銜為上元縣劉某係條陳六事欲上之大府者於是始知為劉令遺骸矣羣舁之藏密室中覓小木匣以布包裹潛埋於清涼山麓不能封樹暗為標誌而已然其地夜輒有光謀葬之民過墓而祝曰光燄萬丈忠魂結而不散也固宜然恐賊匪驚異尋其處而掘之轉不如韜光之為愈也祝畢其光頓斂有作詩輓之者逸人不能全記如文山首領

常山古今與先生鼎足三所葬祗一是誠合作也又癸丑九月賊陷黃州府全菊仙太守雲門知無兵無餉萬不可守賊絶命詞二章寄湖北撫院交巡捕張德堅囑其代呈大府投井死之先一年太守于役蒲圻其夫人二女寓省垣城陷爭先投繯殉難節義萃於一門且太守起家牧令夙有神君之目其詩曰笑赴清泉死泉香骨亦香滿腔餘熱血泉下侍先皇命婦投繯日雙珠爭後先泉臺貞烈魄相待已經年二詩感人也深膾炙人口賊求其屍不可得遂踞府署每晚二堂必見紅光圓如鏡中立一頭而髯者口吐清水如散珠璣堂上幃幔皆濕賊懼他徙黃州難民多知之此誠

忠盡之氣充塞兩間也甲寅三月初十日賊陷德安府自總督以次文武俱逃避獨署陸安萬令萬成出轎立府署大門外賊至拔佩刀指賊罵砍之羣賊攢刺身無完膚更剖腹實爆竹於其中聚火轟焚皮骨燔灼殆盡賊踞一月他竄居民感其德政憫其慘死尋得殘骸零骨泣而瘞之旋示夢於生員徐鍾須通身作金色光謂所撿頭骨非是乞棄之次日糾集紳民復為開匣其諸骨多金黃色惟頭骨一具髀骨一塊焦黑不類因剔出故葬於漢黃香墓側蓋生時嘗謁香墓欷歔流涕願他日葬遺骸於此庶幾忠孝相依猶梁伯鸞之願埋要離塚旁從其志也賊圍衆武昌半年餉盡

援絕在事文武多知必不可守然竭力捍衛城陷存必死之見者顯秩之中究推署臬司李紅樵觀察卿穀為第一人觀察平日宦績及守城勞瘁皆足生天逮六月初二日大東門啟知事不可為預約候補知縣俞恒淳同死屆時不期而會從容就義縊於寓館之後樓從死更有微職數人僕從一二人賊目踞其室每欲登樓必有異香襲人頃刻頭痛欲裂賊遂封閉之其長子鶴人廉察孟羣自粵帶勇由湘南剿賊至湖北所向前驅急公義而兼家仇忠孝出於至性誠一代偉人八月二十三日克復鄂省不待城啟縋堞而入徧訪以尋父屍至寓館之樓見蛆殼白骨分布樓板之上

獨其父之屍面色如生絲毫無損椎泣欲以監司冠服父老兵勇聚觀如堵莫不篤信忠骸確有鬼神保護賀忠貞之盡節墩子湖浮屍七十日鬚髮如故可並傳矣當酷暑灼金之時遇見屍必殘之冠非死者忠誠所結生者至孝所格安能若是哉賊氛所至之處異聞實多恐傳聞失實不敢率記此則共知共見者至於殉難忠魂指不勝屈何以獨此數公特具靈跡蓋死同一死求其心志或有不同或變出倉卒雖欲求生亦不可得或迹其生平一死僅足晚蓋在

典固所必及然鬼神鑒察別具權衡故不能人人皆示神異吾儒

不言虛幻此則章章在人耳目並非故神其說流為二氏之謊也壬子十二月賊陷武昌縉紳之家闔戶自焚者比比皆是有張姓者其次子以末職需次江南其家二十一口皆焚死所居成瓦礫場癸丑二月其子間關歸撥灰燼尋屍得焦黑殘骨十餘具皆長不滿尺不辨誰某且不知是何肢體泣而殮之當泣涕之時每骸骨一具皆流血數縷拭之復出殮者大慟幾絕嘗聞惡死之屍見親丁則七竅出血死屍何知氣機感觸如此響應若殘碎燒燬之骨較之全屍更無靈氣何一見骨月段段流血不啻有知耶逆賊荼毒生民竟致天壤間見此異事

癸丑九月初賊自江西敗竄犯田家鎮其時前武昌同知勞光泰造礮船甫畢奉檄下剿所招皆潮勇船則笨大不如法其子母礮過長船上不能安頓有識者皆知其必敗光泰方得意肆言謂賊不敢上竄非不能破田家鎮乃懼我礮船也一經下行立即驚散不待戰而勝矣江夏優廩生黃金吾久事戎幕素有胆識殊不直之上書識其驕踈而詆其妄謬光泰甚怒執而訊之問難數千言黃生終不為屈光泰借調尋衅斥辱之黃生不平具稟跪訴於撫轅撫軍是之遂奏光泰不可恃諸狀奏牘未返而事已不可收拾矣廣勇多降賊其遣散者皆為匪即今郴桂東安諸股是也光泰迄

未弋獲喧傳亦在賊中未必不然甲寅六月再陷武昌黃生倶其
母畢命祭拜後亦自縊殉節其人品之懸殊如此光泰壬辰進士
久任牧令素以才識自負其人志大而疏然亦不料僨事流毒至
於此極也黃生上撫軍之稟猶能記其大概於是時事頗有關係
故擇錄之其鈔粘上光泰書曰司馬雖粵人然離粵日久不知目
下情形廣勇最不可靠食口糧即為勇賊至即為賊久已勇賊不
分而潮勇桀驁為尤甚至生曾佐謝定侯太守幕謝公雖非醇正
人然能知潮勇之為害故甘遠戍而不肯帶司馬所招廣勇皆
潮勇也因其名目為衆畏棄不過畧變其名云爾有一一問之有

廣肇高廉等處人爭然能以重賞餌之猶可為用今餉絀責徵又烏足動其心哉在潮勇之意亦未必定欲從賊今駕礮船至田鎮勝則為功敗則駕船投賊未有不重用者況擄掠之奢富必百倍於官糧又何憚而不為司馬貿貿不察猶欲使卿誼以籠絡維繫之試思粵西潮勇滋事所殺帶勇官如李春元等輩非廣人耶在司馬竭力効忠視一死其甘如飴然萬一僨事其如大局何其如國事何廣勇萬不可用迄無人敢言生獨發難効忠於司馬者不過為蒼生計雖廣勇恨而屠之弗避也梁敬堂乃藩司一工房書辦耳市井寡識但知牟利史諸造船諸法尤可異者始造之船兩

頭起翹桅後開礟眼駕駛似尚靈活嗣因人言桅帆過高恐致翻覆一律將船底改為寬平穩則穩已其如不能行駛何夫桅高可去一二尺不必波及船身也治非其病搔非癢處反增他累可勝歎哉然此猶論船之式不善爲若工料之不可問侵蝕纍纍草率偷減則愈不忍言徒以彩繪飾其陋薄何司馬為其蔽惑之甚耶所鑄子母鐵礟長至八尺五寸礟船能對安乎鐵未鎔鍊造不如法槽漏門鬆接筍之處走氣施放必致後坐內膛孔鏬如毛引門未能平底種種舛錯幾成廢物以如是之船載如是之礟用如是之勇禦如是之賊謂可成功雖斷生頭不敢信也賊狡猾至此非

全無伎倆者望司馬察焉生人欲一言或謂司馬所辦諸事聊備不虞已耳賊在江西未必即至湖北以此礮船虛聲瞽駭土匪似尚有餘故暫甘緘默而不料賊衆卒至大令別無豫備專恃司馬一旅劉賊文檄且下行如飛矣聽聞之下不禁汗涕齊出甘冒斧鑕以陳詞者冀司馬抑其驕氣別圖補救也其補救之法無他惟有以潮勇守城換楚勇出師每船置一二潮勇使之教習演礮以剝造之船選所造靈便稍堅固者下劉另僱大擺江協助之全將新鑄礮位棄之不用挑局存屢試之礮置之船上大小有船四五十隻礮七八十尊足供此役已俟到田鎮木城所置之礮仍可移

用在精不在多不獨兵勇即船礮器械亦然也又恃司馬精心默
運激厲將士扼守田鎮不必進取而全楚已有磐石之安矣前於
巡捕房內聞司馬之緒論一則曰廣勇義烈非常千人如一心再
則曰船堅礮利賊見即走不致相持諸談與生　陋之見天淵水
火夫人自信太深外人之言殊不易入生非不知不過代全楚生
靈乞命其心無他伏乞茹鑒云云其述光泰問難之詞曰初四日
勞丞傳生過江至公廨盛氣相凌如鞫重囚首指書中劉如是之
賊諸語為難曰爾訟棍狂生安知軍旅廣勇船礮之得力非爾所
知不足深辯爾說劉如是賊云云是極言賊匪利害也粵匪殘暴

無人理所習邪教荒誕不經一味凶頑毫無伎倆此等毛賊安能
成事又何足平豈古之僭竊隗囂苻堅石勒之徒可比此數人知
所以倡亂且知所以為治始足慮也爾肆言賊勢强盛即屬悖逆
此等狂冦嘩罵之不暇爾獨贊揚之是誠何心雖律以奸細殺之
亦無不可口筆雙刁之輩今理屈詞窮爾將何解　氣聽畢其
詞徐徐對曰生是否奸細無左　公論亦如司馬論船敝云
云可不必深辯至於賊之利害誠生所説何諱為試思劇賊當前
詈之何益豈若小兒女嘩罵之以取快一時耶司馬非真知尊
朝廷莫生若也本　朝治隆千古聖聖相承體國恵民良法美意

無所不具然而奉法之吏似不盡賢行陣之士亦不盡有勇知方
以致釀成冦亂至於粵匪文字荒誕術在惑人其用兵詭變似有
隗囂符堅輩所不及者官軍屢挫賊黨蔓延數省實由賊計捷速
莫測承平日久宿將淪亡殆盡我軍一時乏才故也一經天心轉
移必出偉人以滅此賊所謂非常之續必待非常之人耳奸民倡
亂聖世所不能免然殘破至此猶必謂　伎倆賊不足平將欺
人抑自欺耶近來　皆喜聆粉飾捷音惡聞真實警報此
及賊至進避不遑前之大言威風何在殊可恨也不特此也惟其
賊黨利害所以勦誅數載此亦至情至理若必謂賊黨為隗囂等

輩所不若不過張角孫恩之流亞果如是則是我文武并無張角
孫恩諸人對手豈不重貽朝廷當世之羞哉假使竟有隗囂儕輩
出又將用何人才敵之豈不又重貽朝廷當世之憂乎總之賊誠
暴虐賊誠利害於暴虐則詈之於利害則角智以圖之若一味大
言輕之殊不可也如賊係强敵偶挫猶　詞可解若賊果無能是
我文武之無能較賊豈不更甚耶勞丞聽說復怒曰爾又敢說復
有隗囂輩出此非幸災思亂之詞生復對曰　辯引他言以
實之此恒情也司馬無詞　罪勞丞又曰爾言廣勇通賊豈
亦疑我乎我科目出身受恩深重今垂暮之年捨身以効命者亦

不過欲挽回於萬一耳爾何見迂之甚生對曰司馬循吏名士生安敢疑然恐虜勇降賊之後司馬獨立為可慮焉乃厲聲曰迂酸勿作假慈悲吾老命繫此一行爾何得阻撓生復規以改作補救諸語勞丞愈怒謂生不守卧碑連呼家人强拉生跪欲用宫刑生復對曰我非告狀又未得罪何得戒飭之有若責以出位言事則又誤己今狂寇壓境猶守卧碑之戒不為百姓求生路有是理乎忍心乎司馬果以老命博忠名恐亦非正道正在忿爭之時其幕友出呼兩家人扶生以出猶聞勞丞大言曰吾必　辦此狂徒生素守繩墨實因一時激於　受勞丞凌辱其應辦與否

自憑憲斷所陳之事實係忠言與省城大局關係匪淺乞大人精思而裁決之或別安背弁前赴田鎮生雖受褫刑亦甘心矣稟甚冗長大畧已具崇撫軍竟亦知嘉納惜未能用其言空談無補一奏而已黃生素醇謹言如不出勞丞之僨事悉如黃生所料一書一稟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斯二語可以移贈其氣節才思皆不可及至其扶掖而出倔強之態亦可想見城陷盡節可謂不負所學已至其凌厲長官肆言無忌必其人當斯時斯爭則可若寡識者效之則無理取鬧矣因所言有關賊情故附及之

跋

賊情彙纂十二卷甘泉張德堅總纂書成於咸豐乙卯即太平天國五年也據張氏自叙自癸丑清軍收復武昌初為太平軍所脅逃者多絡繹歸於是太平軍情勢浸洩張氏時充湘北撫轅巡捕官好聞太平軍情有得即錄後又于役大江南北隨吳文鎔至堵城常易裝往偵太平軍又留心訪究並摘錄俘人難民供詞遂綜核而編輯之成賊情集要一冊甲寅九月以此書介劉蓉上之曾國藩曾氏遂檄調赴武穴行營設采編所編輯賊情彙纂以張氏為總纂官鄒漢章方翊元邵彥烺副之別以李楙程奉璜為分纂

乙卯正月太平軍上窺武漢遂移局長沙其時終始其事者唯邵彥烺與程奉璜二人邵氏身歷行陣五易寒暑一應戰守機宜山川形勢莫不瞭如指掌且於火器一節尤所究心而程奉璜則親自太平軍中歸來張氏自序謂程氏在太平軍中時動心忍性與賊周旋寖久而契洽佯為計畫盡其軍事然賊既受其籠絡且弛其禁得至各軍各館潛察而默識欲乘間得脫且相隨自江寧至武昌以故所知為獨詳且確張氏自序又云以可知賊情之道適萃集於一時實難邂之機會乃以德堅夙著及數子記載為嚆矢集俘供為證據恃程生為耳目復廣搜博採多收而嚴覈之間自

何人見自何處更一一詳註之刪所訛存其實統成書十二卷總目九分目五十八附目二十七圖七十一於彼中一舉一動纖悉靡遺賊情於是乎大備誠非囿於偏隅一知半解及逞才臆造者所得操觚而記述也至諸偽制有難於簡畧處文氣龐雜鄙俚所不敢辭求實弗求文工拙故不暇計矣張氏自序作於乙卯七月中澣書中紀事及於丙辰則作序時書尚未竣也總分九類曰劇賊姓名曰偽軍制曰偽禮制曰偽文告曰賊教曰賊糧曰賊數曰雜載分卷目錄曰纂校官生銜名曰纂書原案曰目錄曰凡例曰採訪姓名卷一劇賊姓名上首逆事實卷二劇賊姓名下劇賊事

貢獻擄劫科派關榷交易口糧倉庫卷十一賊數偽官伍卒數老賊新賊童子兵擄人逃亡女官女子數卷十二雜載今以太平天國史料等一集及太平天國有趣文件十六種二書考驗彙纂大都不誤可知彙纂一書實甚可信言太平天國之典章文物自當以此書為淵藪矣唯以前學者多不知此書其肯知之者亦未見全本朱希祖氏曾見洪楊類纂史略抄本十二卷北海圖書館亦藏有此書抄本一部謂為無名氏著吳興凌善清著太平天國野史其所根據為姚瀛在長沙所得之洪楊紀事王文濡據其友人袁某之言以為王韜曾著洪楊紀事疑此書即其所著自今考之

所謂洪楊類纂史略以及洪楊紀事實即賊情彙纂一書之變名而史略紀事兩書於張德堅序原委官紳銜名移局長沙纂書官暨延請繕校生童各銜名原委各札奉札後稟諸項俱闕而不全是以於作書原委著者姓名俱不之知余所見彙纂抄本係友人王伯祥君所藏蓋從楊哲子度藏抄本轉寫者楊氏藏本初在北平待售未得主者輾轉以至上海王君因謂朱氏所見當即此書副本書賈割裂卷首以炫世居奇云云其言頗當民國十七年北平廣業書社刊行太平天國別史一書原即賊情彙纂編者改為此名據編者序謂原書存諱無畏處刊本則稍從刪落云云以之

與余所見彙纂相較有大不同者二一刪節過甚余所見彙纂十二卷全書約二十萬言而廣業節本字才三萬約得什一二余所見者卷帙井然廣業本不分卷次序亦大異雜載禮制宮室偽印偽時憲書偽朝儀服飾偽儀衛輿馬偽稱呼飲食貢獻虜掠科派船運關榷交易口糧倉庫準此譚氏所藏是否足本蓋不無可疑也民國十二年吳興凌善清據姚瀛藏洪楊紀事復搜群籍釐訂史例補缺正訛而成太平天國野史二十卷然於洪楊紀事既不著其來源所補群籍亦未注出處全書價值為之減色使無賊情彙纂一書為之比勘野史之根據既莫由明可信與否亦在疑似

之間矣溆浦向達